



中国男娼秘史

中国男娼秘史

中国男娼秘史

史楠 著

中国男娼秘史

史楠 著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38484

书号

D669.9

S99

5.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男娼秘史/史楠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4
ISBN 7—80074—302—0

I. 中… II. 史… III. ①男性-娼妓-研究-中国②娼妓-
男性-研究-中国 IV. D6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1403 号

中国男娼秘史

史楠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320 千字 13.125 印张 28 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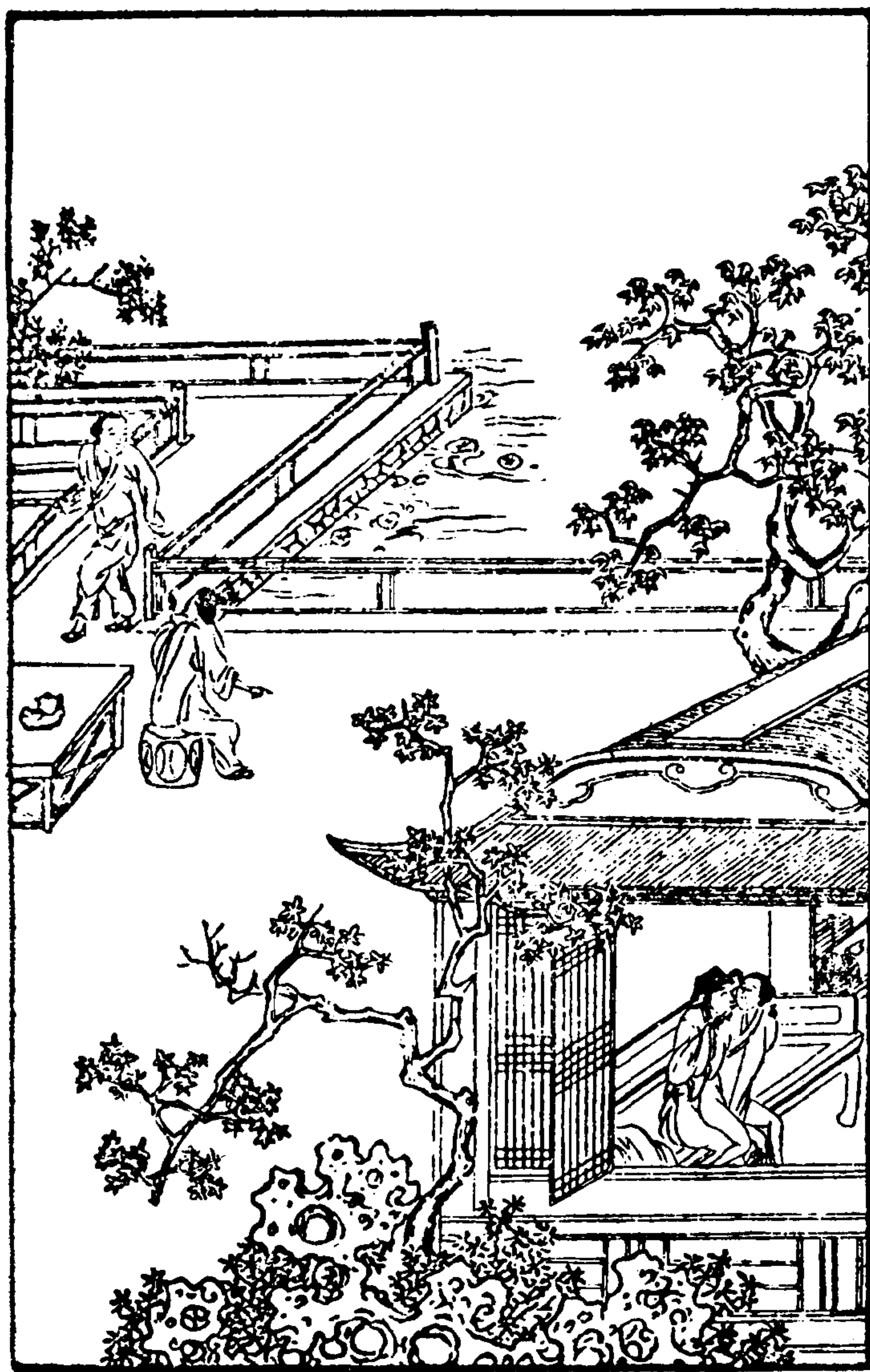
版 次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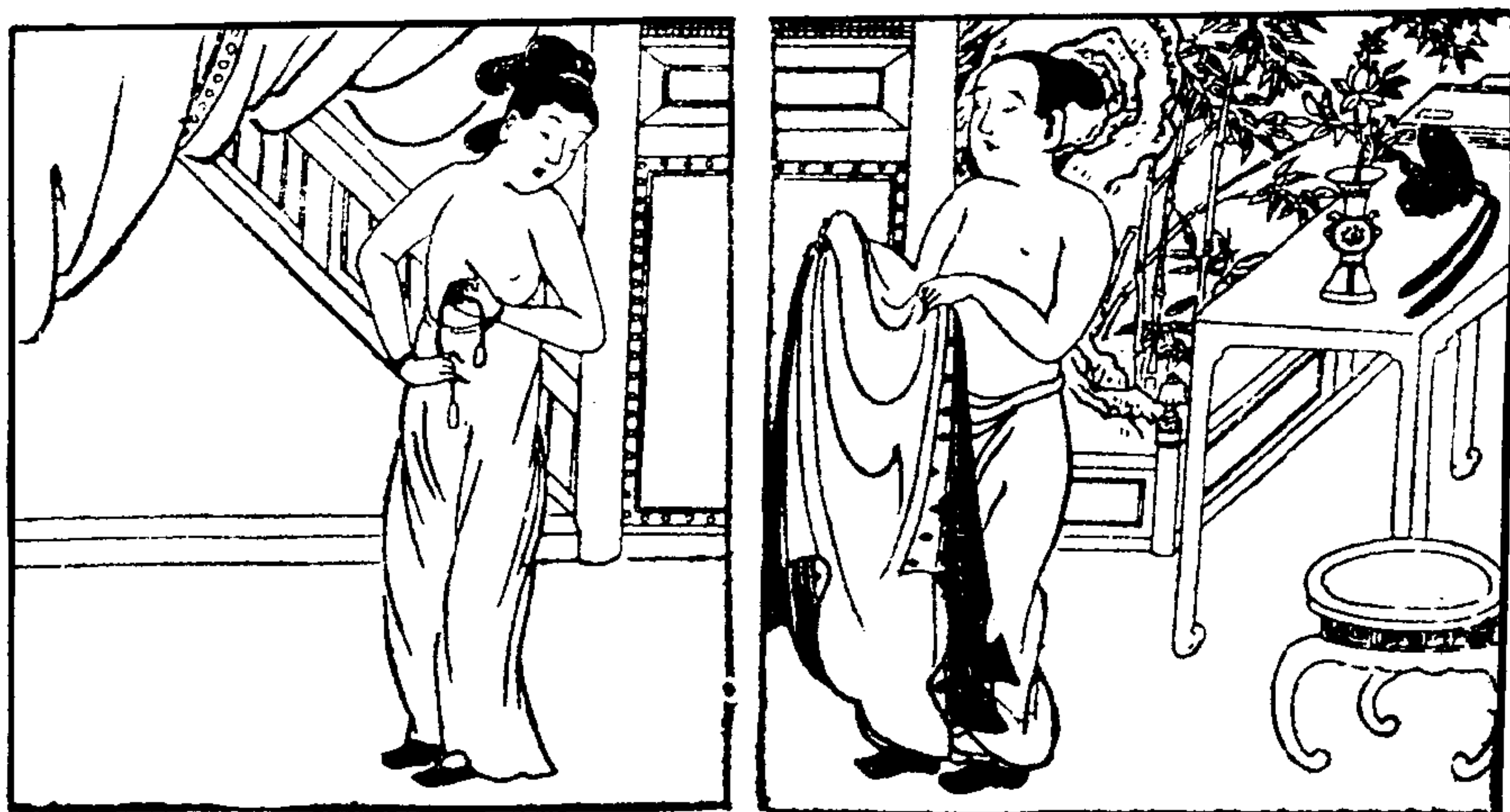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74—302—0/G·160

定 价 14.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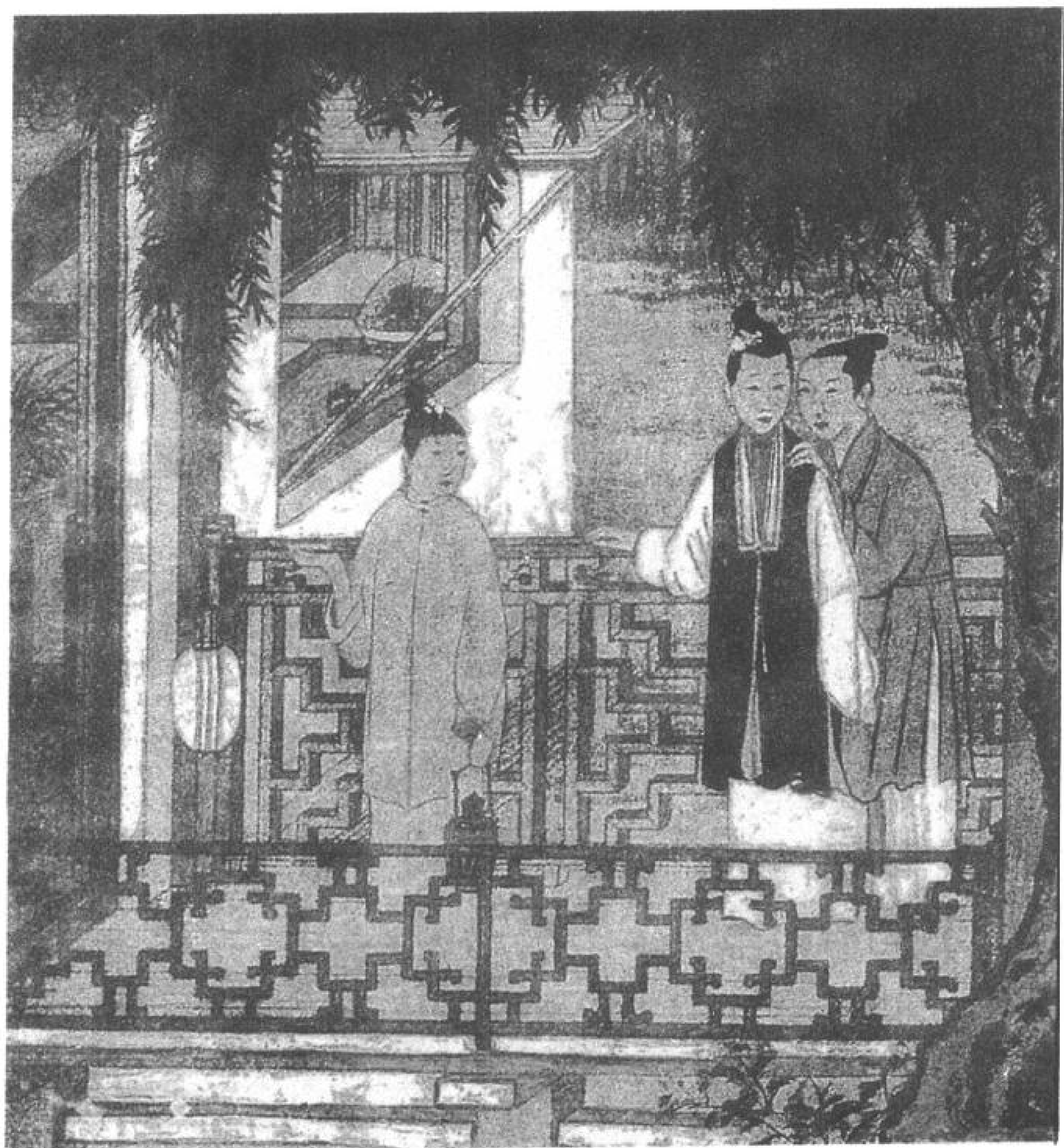
仪行父对夏姬说：“你口口声声说与我恩爱如山，为什么不赠我一件贴身的信物？”



宫闈厮养得封候，肉战功劳亦厚酬。
若使雄狐长得志，人生何惮不淫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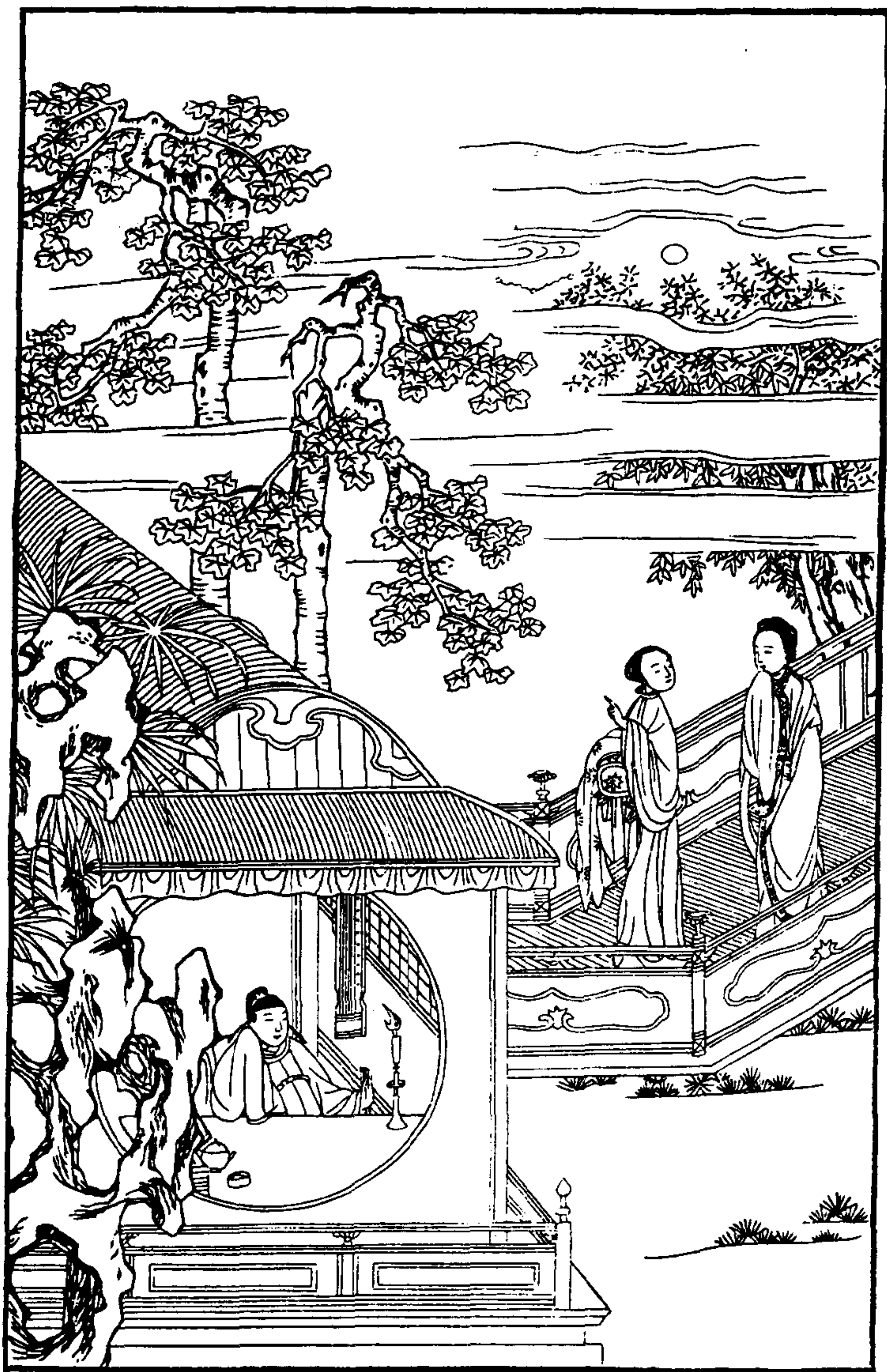


……孙寿被弄得心驰神荡，体酥如醉。从此，秦宫内作情郎，外为宠竖，成了一快活神仙。



“不是让我来祛病的吗？”小吏回头问老姬，老姬已不知什么时候悄然离开了。

“不错，就是给我祛灾治病。”贵妇人拽紧小吏，两人一同走向绣榻。



这些皇后、公主、贵妇，有何贞洁可言。她们仗着自己的位置与容貌，趋使男子为其效劳如同役使、奴仆、牛马。象山阴公主居然打出了要与男儿平等的旗号，公开要求置有面首、厮养男妓的合法化，何等的淫荡！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胁迫、强邀、硬留男妓供自己泄欲取乐，又是何等的专制！



一个美丽、聪慧、坚强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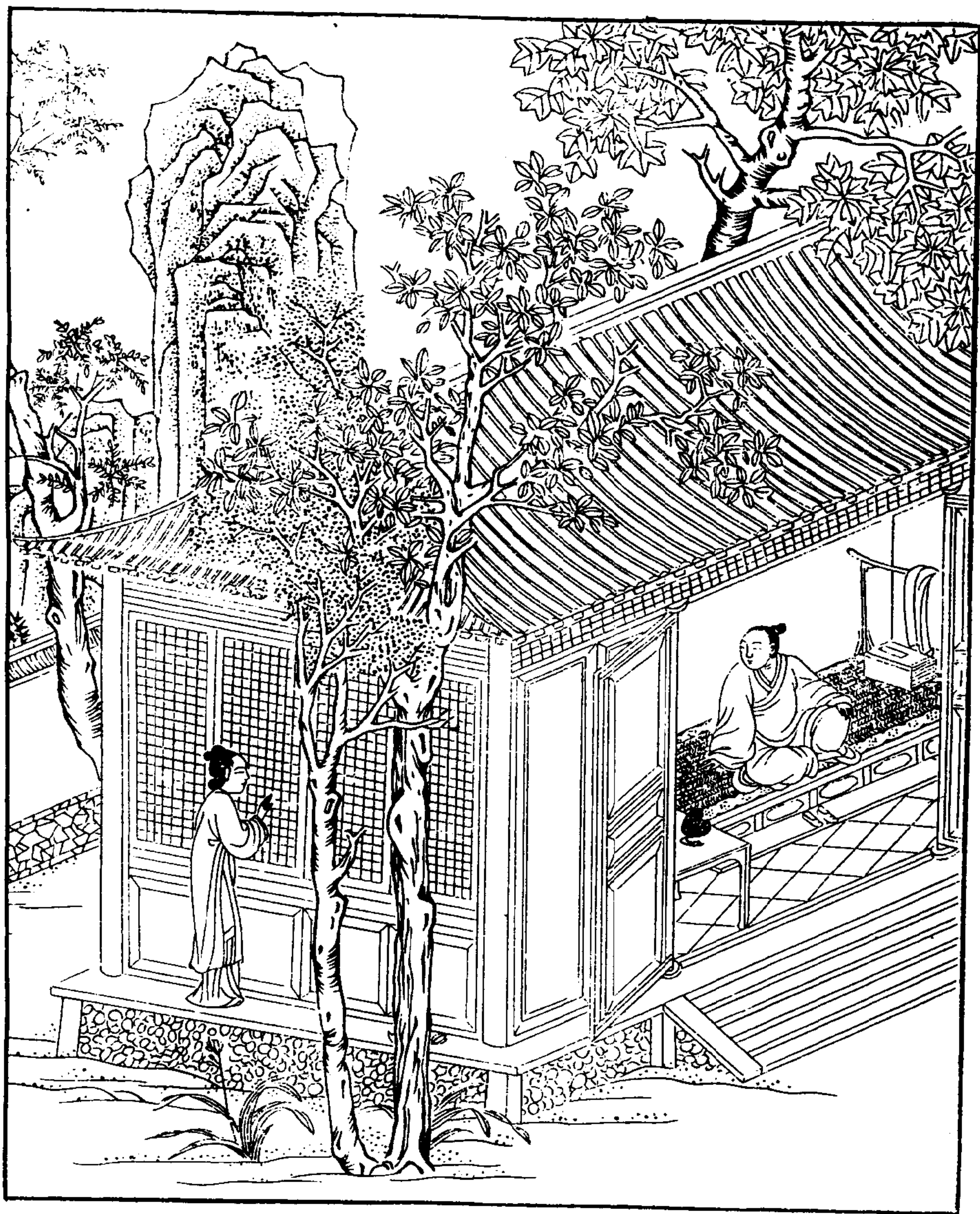
一个集天下权力、财富于一身的女人还需要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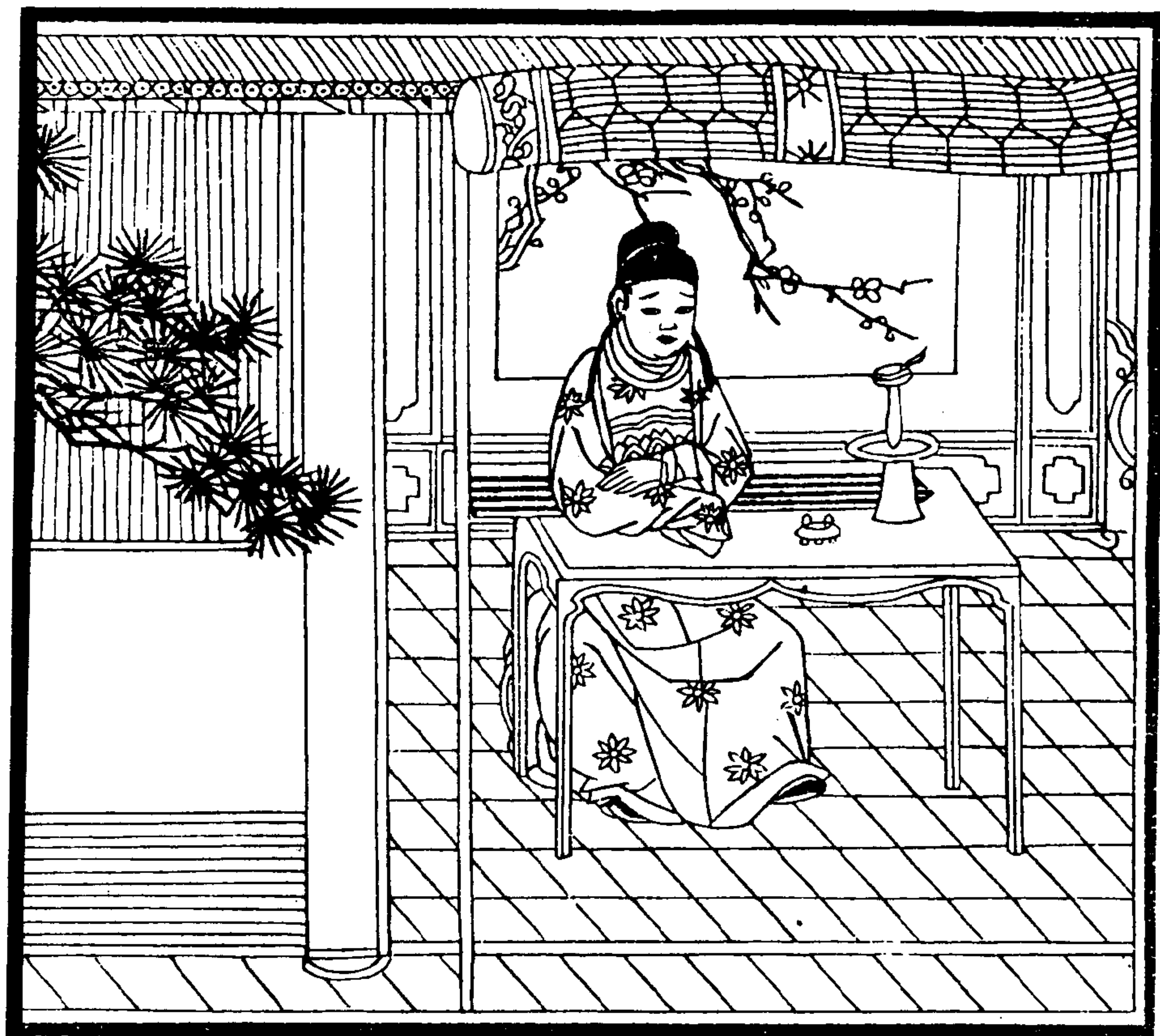
薛怀义看把女天子哄得高兴，渐渐就得意忘形，不知天高地厚。



元来门子是行中之人，风月心性。见说小和尚标致，心里就有些动兴，趁着月色向太平寺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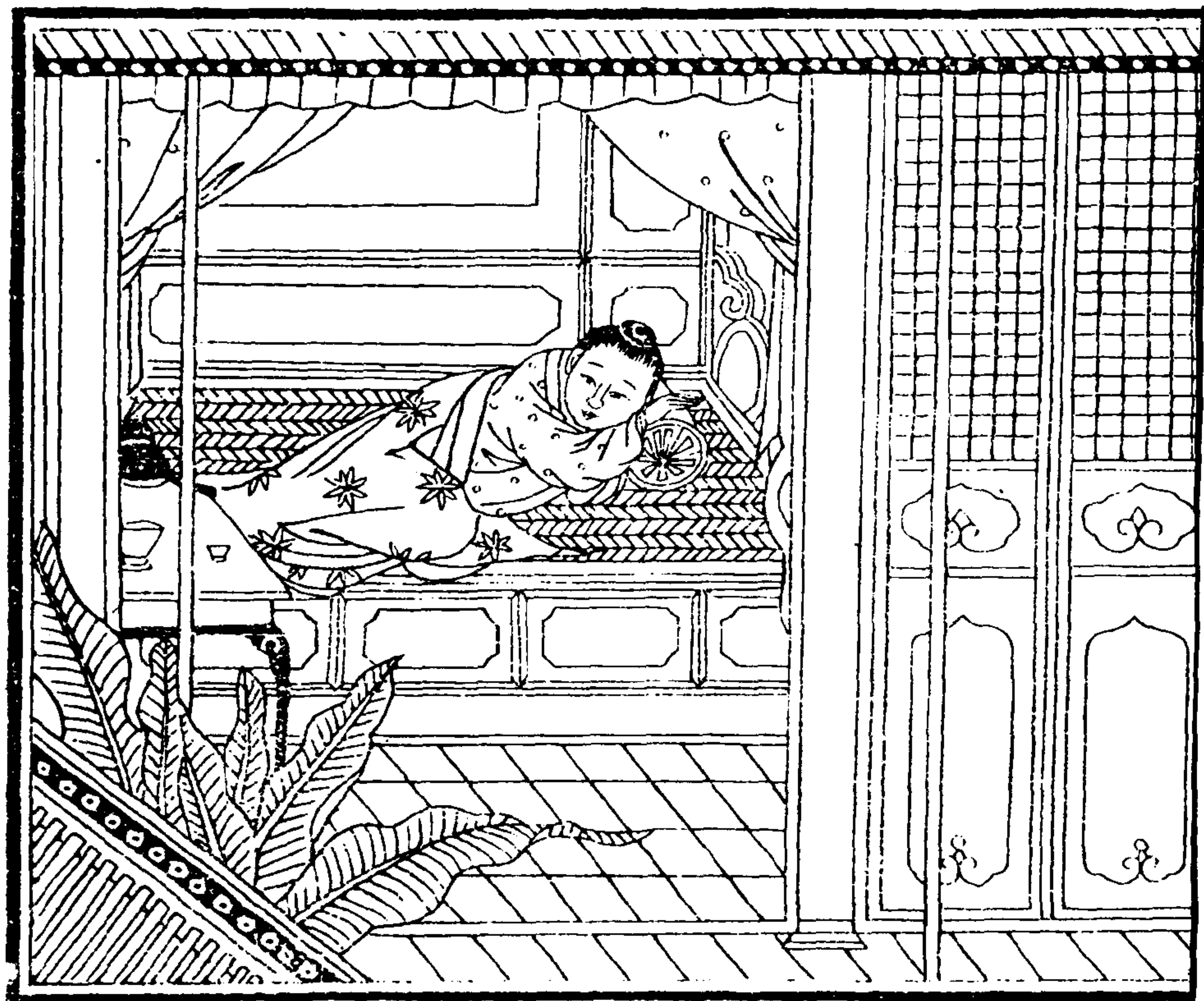
可是武则天公然藐视男性社会，一如男性帝王们一样，放纵情欲，私蓄男妾，创设“男性的后宫”——控鹤监等，便让后世的史家们接受不了了。



我咬指写下永不思色的誓言，从此排除邪念，心如止水，万念俱灰，至今不觉老之至矣。



断俗入禅林，身清心不清。
夜来风雨过，疑是叩门声。



在凤阳这个地方，有个大户人家，姓柘。主公四十岁时便病故了。后来柘妻生有一个遗腹子，取名叫“狗儿”。……狗儿一晃长到了十六七岁，竟相貌俊秀，妍丽如美女。村中的风流女子几多对他苦思成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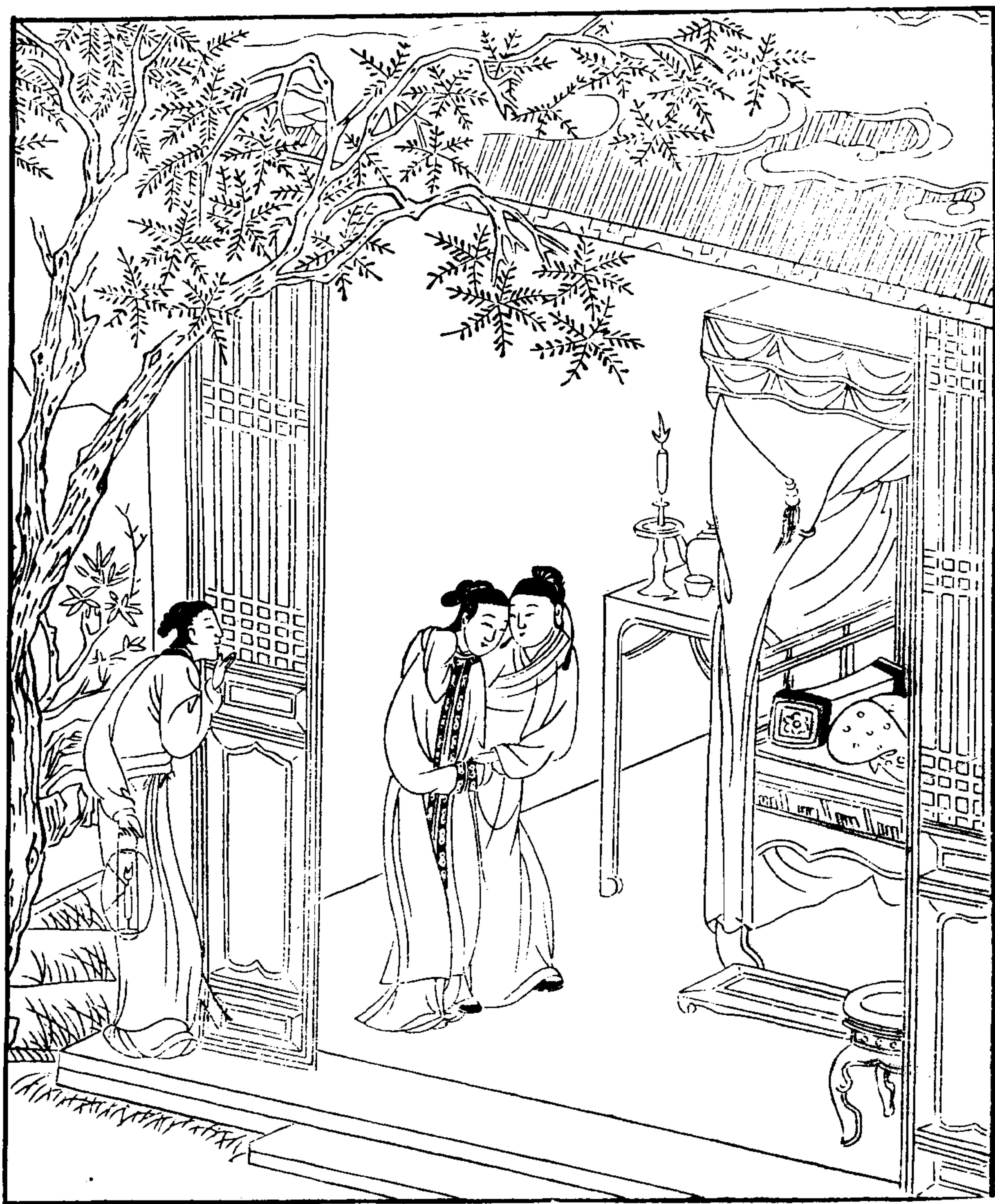


江乙游对安陵君说：“你没有咫尺之功，没有骨肉之亲，却得以养尊处优，全国的臣民见您莫不敛衽而拜，崇敬万分，这是为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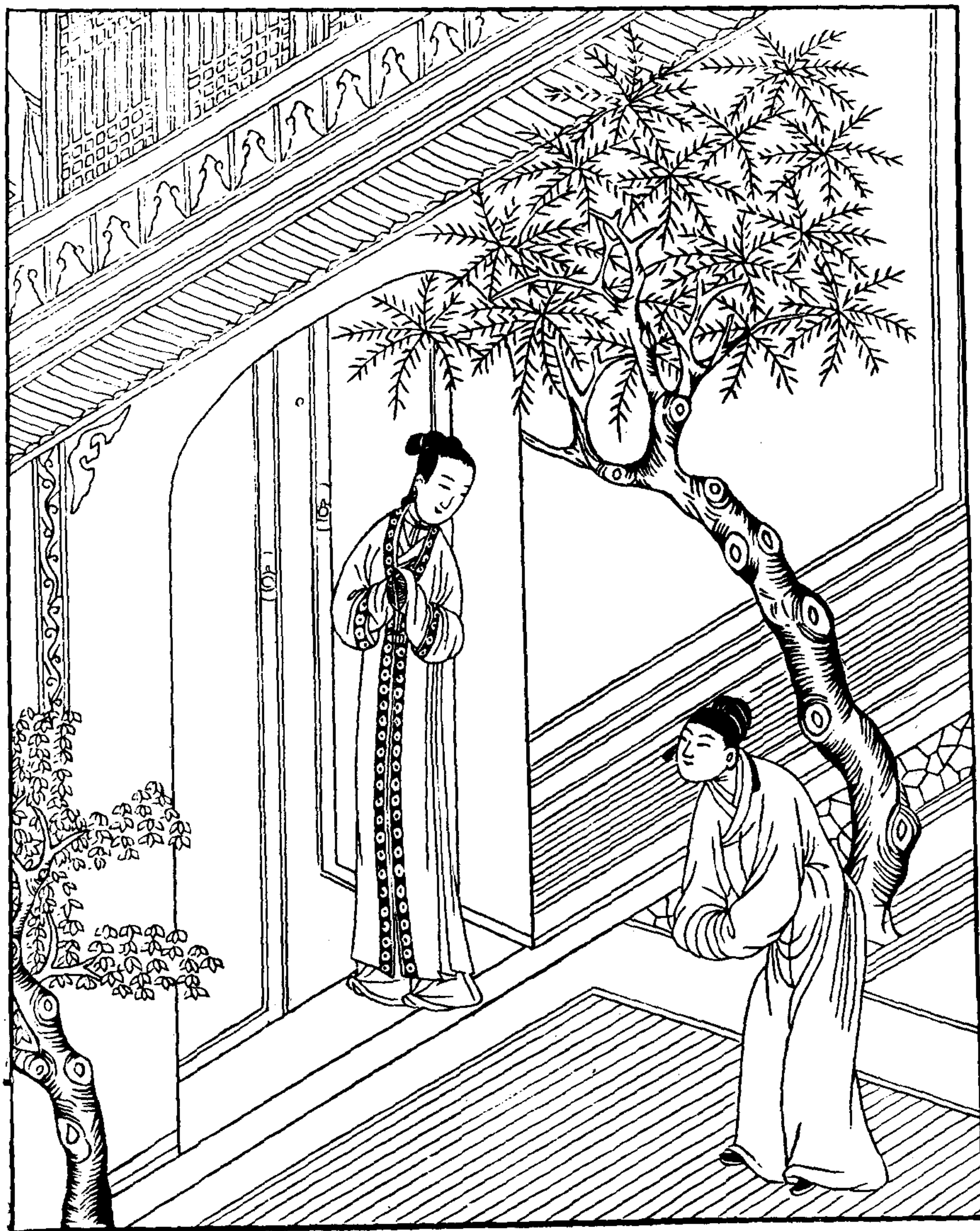
安陵君答：“我对楚王只能是事之以媚色，不然何以至此！”



《史记》、《汉书》都专门列有“佞幸”一门，从中发现，前汉几乎每个皇帝都有玩弄施淫男色，例如……



武宗正德皇帝要算明代帝王中最荒淫好色的皇帝。既疯狂地渔猎女色，同时又大搞同性恋，广嬖男色。……在武宗诸男宠中，最出色的要数钱宁、江彬。



男伶们被人们玩弄，而自己则去狎妓，这也是清代晚期兴起的一大欢场风尚。

前言：历史无可避讳

男人作娼，出卖自己的肉体，成为异性或同性的玩弄物，是中国历史上无可回避的现象。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夫权意识积淀既深，加之史学家们又多为尊者讳、贤者忌，故而男娼现象史翰不彰，其辞闪烁，稗海难寻，如同羚羊挂角，镜花水月。然而，观乎古代“娼”字的写法，便可知从古到今的卖淫者就不仅仅是女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倡”字，但没有“娼”字。梁朝顾野王《玉篇》上才开始出现“娼”字。研读《说文解字》、《玉篇》以及宋代丁度的《集韵》等著作，我们便可知道：一、古代娼妓始源于音乐歌伎；二、古代“优”、“娼”不分；三、古代的“娼”是不分男女的。作为社会的痼疽，以夫权社会的伦理观点

观之，男性的这种堕落，远比妓女倚门卖笑出卖色相更加令人厌恶，因为男妓出卖的不仅是自己的肉体色相，更是以精神的扭曲和心灵的卑污为特征的，他们被彻底摧毁了作为男人所应有的起码人格。在历史长河的画卷上，他们的污秽到处遗射，留下了斑斑点点的邪恶污浊的印记。本书正是一本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展示和研究中国古代男娼历史的专著。从这里，读者朋友将步入一个神秘、奇迷、幽幻的人物、风情画廊，从而领味到夫权思想绝对主宰的中国古代社会里男娼们独特的喜与怒、哀与乐、屈辱与荣华、思想与感情，以及与之相关的情天欲海，风花雪月，雨刀霜剑……

男人的举体自贷，与女人为妓相比较，其性质、目的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在具体的形式上，却自有差别。男人作为被玩弄、被损害者，他们的对象大抵有两种人。

一是有财有势的贵妇，她们厮养男子，供自己泄欲，这类男娼，史称“面首”。面，面容；首，头，头发。“面首”者，原指容貌、头发秀美的美男子，后来发展成了一个专指的名词。史籍上有时还称面首为“男妾”。宠养男娼的女人，一般都是一些鄙视夫权世界、强横荒淫之辈。她们与那些不满夫权意志主宰的不美满婚姻、追求男女平等和美好爱情的叛逆女性有

本质的不同。那些帝王周围的有特权的女性，如太后、皇后、公主等，在宫廷淫逸之风的影响下，纵情声色，广置“面首”。最有典型性的是南北朝时的山阴公主。她的哥哥就是刘宋前废帝刘子业。山阴公主对刘子业说：“我与陛下虽然男女不同，但都是先帝所生，不应有厚有薄。但你宫廷中六宫佳丽数以千计，供你一人欢佚，而我却只有驸马一个，这样比起来，未免太不公平了。”刘子业听了妹妹的话，觉得有道理，便亲自为妹妹挑选来了三十个健美无比的男子，供其淫乐。贵妇广置“面首”，玩弄男娼，一靠淫威相逼，二靠利禄相诱。晋代的贾皇后荒淫放恣，与太医令陈据等乱彰内外，还着人骗得市井壮美男子入宫，满足了淫欲，或玩腻了后，便着人将男子杀掉，销尸匿迹，其行状残酷无比令人不寒而栗。而武则天秽乱宫中，为了引诱张氏兄弟及薛敖曹供自己玩弄，宠优有加，封昌宗为云麾将军，易之为司卫少卿，特赐甲第，并赐给奴仆财物无数。武则天甚至特设“控鹤监”，广罗天下美男子，号称“面首三千”，供自己一人淫乐。这些男子整日无所事事，锦衣玉食，奢靡至极，挥霍的无非是天下百姓的血汗！

充当面首的男人，大多长有一副漂亮的小白脸，且大都阳道壮伟，异乎寻常，其心灵世界则卑污不堪，令人作呕。秦王政的母亲赵姬有一个“面首”名叫嫪毐，

他以硕大的阳具，高超的床第功夫，进身受封，威权日益，但他的心灵与人格却在这种特定的生活状态下发生了可怕的裂变，一方面俯首贴面于赵姬，压抑着正常男性的尊严供其污辱与玩弄，另一方面又在权相贵臣面前颐指气使，自称“我乃当今秦王干爹”，以求心灵的平衡，嫪毐也终于因此而被嬴政五马分尸于市。武则天的一个“面首”叫薛敖曹，他深得武后的宠幸，但他曾多次向武后面陈自己一无定国安邦之才略，二无冲锋陷阵之武功，只是凭一副壮美之身贡奉于武后的床第的羞愧。相传，为了平衡自己的心态，薛敖曹巧吹“枕边风”，在劝谏武则天还政于李方面很是积极，从封建正统观点来看功不可没。千百年而下，这种努力寻求心灵平衡、安定的心志，我们是不难理解的。由此，我们更可以感受到“面首”心灵上的被损害与被扭曲。至于“面首”们狐假虎威，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罪恶行径则更是史不绝书，令人发指。他们是被损害者、被侮辱者，但他们并不值得人们的同情，因为他们的罪恶之于屈辱，完全是万恶之于一辱的。这一点是我们透视中国古代男娼现象所不可忽视的，更是不可看偏的。

男娼的玩弄者还有一种，就是专好男宠的同性。史籍上把这类男娼称为“男宠”、“男色”，还有“顽童”、“变童”等称呼。在中国古代，作为被嗜好男宠的同性

玩弄的男娼，有证可据的是从春秋战国开始的。如《说苑》上记载说：“弥子瑕有宠于卫灵公，尝有母疾，窃驾君车以出，灵公闻而贤之。异日，与灵公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以其余献灵公，灵公曰：“爱我忘其口啖寡人。”据《战国策》载：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语魏王曰：“今以臣之凶恶，得为王拂枕席。”弥子瑕因向卫灵公供奉肉体，竟可以逾越君臣之差等，“窃驾君车”；至于一颗桃子也要两人分而食之，更可见其狎昵之极了。龙阳君不顾廉耻，竟自荐枕席邀宠求荣，实在令人作呕。自此而下，象这样的“龙阳”、“分桃”、“断袖”之类的秽行，绵延不绝于史书。至明清之时，在福建、广东、北平等地，竟形成了同性恋的风会，女有“闺中腻友”，男有“契哥契弟”。清代有条法令规定：“优伶的子孙，以至于受逼被奸的男子，不许应科举考试。”这一点，也从反面证明了当时此风是何等之盛炽了。

从大量史籍中我们知道，同性狎昵男娼之沉耽之深，污秽之至，危害之大，实在令人咋舌瞠目：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相携相狎，招摇过市者有之；偶有男娼不从或移情他人而辱杀之者有之；恋变童而与妻子断绝者有之；因狎男娼而功名沉滞、千金散尽者有之。如魏晋南北朝时代，南风浩荡，由前代君王贵族特殊阶层的玩好，演变成了全社会一般民众的普遍嗜

好，淫靡之风，由南而北，扫过了社会各层面三教九流各式人等的婚床。而男宠们依凭狎主为靠山，擅作威福，挥金如土，纸醉金迷者也是枚不胜数，至于他们委琐卑污地屈体奉迎，献媚邀宠，甚至到了全无廉耻，舔痔吮疮的地步，这些秽行丑事，在本书中我们亦未加掩饰。秉笔直书的目的，无非是要让读者了解男风在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情状，了解封建统治在力倡礼义廉耻信义背后的丑恶面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描述中国男娼秘史的时候，注意到了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作为一种独特的、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民族习俗、社会风情的“一妻多夫”，我们自然不应归入男娼历史之列。例如上古就有“苍吾饶娶妻而美，以让其兄”的记载（《淮南子·记道训》）。《搜神记》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汉宣帝的时候，燕代这个地方有户人家，三个儿子共同娶有一个妻子，生育了四个儿子。但三人却无法瓜分这四子一妻，官司一直打到廷尉范延寿那里。范延寿认为，这一女御三男，实属畜牲所为，只能以禽兽“从母不从父”的特性来判定，于是下令将三个男子杀了，四个孩子归其母亲抚养。在明代，还有这样一件事：温州乐清县近海有个村子叫三山黄渡，有些村民兄弟几个共娶一个老婆，如果是独子，没有兄弟，女方家长反而不愿意结亲，他们担

心男方人丁稀少，缺乏劳力难以举家度日，不免挨饥受寒。成亲后，兄弟几个各备一条手巾，一到傍晚，若哥哥将手巾系在房门框上，那么小弟们就不得入内了；如果弟弟系上手巾，那么哥哥只能孤灯独宿了。这条毛巾成了兄弟们与“公妻”过夜的标志物。（见《明皇典汇》卷一一三）明代陆容的《菽园杂记》以及清朝赵翼的《檐曝杂记》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这类情况的出现，无非是风俗习惯或生活条件使然。试想世界之大，九州之广，何奇不有？何俗不存？抑或由于平民百姓位居穷乡僻壤，生活艰难，穷困不支，娶不起妻子，娶了也无法养家糊口，故而兄弟多人共娶一妻，既可得床第之欢，又可以延续香火。这种情况与贵妇厮养面首，供己泄欲，男娼出卖色相，以身售人，实在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我们对这种情形理应存而不论。

二是今日“同性恋”一词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其表现形态也很复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认为“同性恋”是没有害处的，男色嗜好是人类天生的习性。在本书中，我们所叙述、研究的只是此中被迫充当同性泄欲工具或为了物欲的追逐而干卖淫勾当的男娼。总之，出卖自己，成为异性或同性的玩物，是我们对“男娼”界定的尺度，也是我们在本书中加以描写、展示和研讨的主要内容。

我们相信，本书作为一本具有开山意义的专著，一

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对广大的文史哲研究工作者也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卷首图



目 录

前 言	历史无可避讳	(1)
-----	--------------	-----

上篇 面首奇观

第一章	春秋古俗	(1)
	夏姬:连床会战株林下	(7)
第二章	秦宫风月	(23)
	吕、嫪:肉战功劳亦厚酬	(26)
第三章	两汉淫风	(42)
	审食其:做面首屡兴屡黜	(49)
	射鸟儿:长乐宫中乐未央	(63)
第四章	魏晋秽闻	(79)
	洛阳吏:失踪归来话“桃源”	(86)

第五章	南北奇谭	(94)
	昙献:禅床尽情奉胡后	(100)
第六章	隋唐绝响	(108)
	媚娘裙下云飞五色	(119)
	薛怀义:“小宝”慰女皇	(131)
	昌宗、易之:兄弟面首	(143)
	控鹤监:面首三千	(157)
	“如意君”:真我儿也	(164)
	通三思韦后纵淫欲	(173)
	娇公主广蓄面首	(181)
第七章	宋明云色	(196)
	太监竟也充面首	(200)
	从女尼养汉说起	(227)
第八章	大清何浊	(251)
	柘狗儿:狎妓女反作男娼	(254)

下篇 男风浩荡

第一章	上古时代的男色	(268)
第二章	秦汉时代的男色	(278)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男色	
.....			(289)

第四章	宋明之际的男色	(298)
第五章	帝王、太监与男风	(337)
第六章	清代的男色	(370)

第一章 春秋古俗

中国古代男娼有史可考的是始自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离远古蛮荒时代不远，各诸侯国之间征伐不断，周朝礼乐废弛，因而被中国历代史书里称为“男妾”、“面首”的男娼现象十分普遍，不绝于书；且男娼现象与其他诸如乱伦、淫奔等与远古母氏系族社会遗风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婚姻、性爱乃至男妓现象等等，在当时又多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成为各国征伐、结盟的一种重要辅助手段。同时，基于政治、权势、金钱的婚姻，又必然会有以情爱、肉欲为目的的两性关系为补充。凡此种种由于社会历史的特定因素的存在，便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男妓现象的三大特点：普遍性、风俗性和宫廷性。

打开《左传》，你会发现不少当时男妾现象的真实记录——《左传·桓公十五年》载，雍姬的母亲有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人尽夫也。”人人都可以是自己的丈夫！口气何其大，即便你认为这话太夸张，但当时的淫风也就可想而知了。《左传》中还记载了庄公二年、三年、五年、七年等鲁庄公夫人与齐襄公淫乱的事实。最令人读之可笑的是，鲁夫人文姜与丈夫一同回齐国省亲，齐襄公早已在泺水相迎；回到临淄，襄公以大亨相款待，然后竟把文姜接至宫中，并诓骗鲁庄公说文姜只是进宫会会昔日的亲友，谁知襄公早就造好了华丽的密室，两人进来后你欢我爱，不顾礼节伦理，大行苟且之事。两人在其中迷迷不舍，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方才起身。可怜鲁庄公一人被撇在宫外的旅舍中，冷冷清清，孤孤单单，心中很不是滋味。但他身在别国，心中虽然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不能发作，倍感窝囊。据史载，蔡叔度的后代厉公的妻子蔡女、宋襄公的夫人、夏御叔的夫人等都曾广置面首，淫乱宫闱。

春秋战国时期男妓普遍，连孔子都不免于此有染。《史记·孔子世家》中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派人请孔子前往一叙，孔子知道南子生性淫妖，便辞谢不去，但终于不得已还是前去了。南子在细葛布做成的帷帐中接见了孔子，其间不知二人说了些什么，也不知他们

干了些什。子路的学生对孔子是很尊敬的，但他还是耐不住发问了，孔子赌咒发誓说：“我开始就不愿见这个女人，但又无可奈何，她到底是卫灵公的夫人啊！我见她的时候，一切都是按照礼节行事的，没有什么违反礼节的见不得人的地方。如果我没有说实话，老天爷将抛弃我，老天爷将惩罚我！”孔子一向不愿谈论“鬼神怪力”这类荒诞的东西，现在他只好借助老天爷来发誓表示清白了。当然，孔老夫子毕竟是圣人，南子与卫灵公一同出游，都每把她宠妾的雍渠带上同行同止，很是亲热。孔子目睹了她的这些丑行后，大发了一通感慨，他说：“唉！用像贪淫好色那样的劲头去珍爱美好的德行，这些的‘好德’之人，我实在没有见过啊！”

面对当时世风日下，礼崩乐坏，孔圣人又能如何？只能仰天浩叹了！

在春秋战国时代，还大量残留着远古蛮荒岁月的习俗风情。如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现象，乱伦、收娼、淫奔的现象等都与远古先民的蒙昧的生活习俗有一定的联系。基于此，古代男妾、面首的表现形态便显得相当的复杂。比如上文所说的文姜与齐襄公原先就是妹兄关系，下文我们要重点描述的夏姬未出嫁前就与其表兄私通。据史载，春秋战国时，秦国风俗仍很落后，“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一女不但可以置二

夫、多夫，甚而可以多有宠昵，且婚姻中的辈份关系也不严格。《左传·僖公廿三年》中说：“晋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在政治流亡的时代，曾逃到秦国，秦穆公一次就嫁给他五个宗室女子，其中一个叫怀嬴的女子，就曾先嫁过重耳的侄子太子圉。太子圉曾在秦国作过人质，在秦国时娶了怀嬴。后来他的父亲晋惠公（重耳的弟弟）病危，太子圉为了回国继承王位而只身返晋（后为晋怀公），将怀嬴留在秦国。当重耳到秦国时，怀嬴又被穆公嫁与重耳。这是叔叔娶侄媳，今天看来实在不可思议，而在当时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从风俗上来说，当时的人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不会被看成是一桩丑闻。

当然，一女多夫与女子玩弄男妾、面首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在当时，性爱、婚姻深受远古遗俗影响，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就男妓现象而言，春秋战国时候尤为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的男妾、面首现象，一般都发生在各国宫廷，其女性大多为公主、王后等，而充当被玩弄者的男妾、面首多为大臣或国王。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各国间的婚姻多以政治为第一标准和目的，婚媾男女间的情爱成份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这样就会出现一种男子以偷情、充实后宫等作为补充，女性以偷情、广置面首为补偿的婚姻外性关系。二是男妓现

象是对夫权社会的一种反动。而中国夫权意识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作为女性是丝毫不可能改变这一被歧视、被凌辱的地位的。唯一例外的，只能是一些拥有极权，骄横跋扈的贵族女性。据史载，秦国宣太后以魏丑夫为面首，日夜趋使丑夫供自己淫乐。可能是丑夫其貌虽丑，但床第功夫极佳的缘故，秦宣太后竟然在临死前让魏丑夫陪葬。魏丑夫得知后，恐惧万分，但又能怎么样呢？幸亏有庸芮代为说情，庸芮问太后：“人死了之后有知觉感受七情六欲吗？”太后回答说：“没有。”庸芮于是进一步问道：“太后您很是英明，但明知人死后是什么也感觉不到的，为什么还要让一个活人去侍奉您呢？再说，如果真是死以后还如同活着时一样，那么先王您的丈夫本来就对您淫秽宫闱愤恨无比，恐怕您到了阴间与先王相遇，先王找您算帐您还应付不了哩，您又怎么可能继续与丑夫缱绻呢？”秦宣太后只好长叹一声，打消了以丑夫殉葬的想法。

试想，生前控制一个男子或多个男子，供自己玩弄泄欲，死后还要一个或多个男子殉葬，到阴间继续供自己淫乐，这是何等的占有欲望？这又是对夫权思想一种多大的反动！

《管子·小匡篇》中说：“管仲之政既成，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春谷。”可见，在夫权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春秋战国时期，

普通百姓在婚媾、性爱方面是颇多禁忌的。这从反面也验证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男妓特盛于宫闱之内的缘由。

夏姬：连床会战株林下

撇开奇风异俗不论，在古代，“面首”的产生多在历代宫廷女眷，其淫行丑状比起帝王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的。一些特权女性，如太后、皇后、公主等等，广置“面首”，宣淫宫闱，实在只是帝王腐败私生活的副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历代帝王几乎无一例外地为所欲为，荒淫无度。除了占有婚配形式中的皇后、皇贵妃、众多有封号的妃嫔、贵人、才人等等名目的正式配偶外，几乎内廷的所有女性都是帝王可以随时随地加以蹂躏、奸污、宣淫的对象。在偌大一个内廷中，除了未成年的皇太子，真正的男性可以说只有帝王一人。帝王与所有女性发生性关系都是合法的，他可以“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黄宗羲《原君》）

古代帝王与众多女子性交纵欲，主要有三个目的：

一是为了广育子息，继承帝位，使封建王朝传二世三世至万世。二是为了贪图享乐，满足自己的兽欲。三是迷信采补，以求达到健身、长寿的目的。既然帝王君主为了自己享乐，在宫廷中集中了那么多的女性，而本身又不可能满足她们的合理要求，那么出现广置“面首”、纵乐宫闱的事恐怕也是必然的。这既是对封建社会道德说教的一种讽刺，又是对帝王本身的一种惩罚，更是对夫权至上思想的一种以毒攻毒！无怪乎南北朝时刘宋前废帝刘子业的姐姐山阴公主有这番高论：“我与陛下虽然男女不同，但都是先帝所生，不应有厚有薄。但现在你宫廷内六宫佳丽数以万计，而我却只有驸马一个人。这样比起来，未免太不公平了。”刘子业听了这番话，实在无言以对，只好亲自为山阴公主选来壮美的男子三十来人，供姐姐淫乐。

基于“面首”产生的这一特定温床，我们考察、描述中国古代男妓的特定形式——面首，自然要把视角对准中国古代的宫廷之内。

据史籍记载，上古春秋时代，以五国为首的列国分争天下，天下大乱。其时离远古蛮荒时代不远，淫风尚炽，秽闻层出不穷。

当时，郑国在位的是穆公。穆公的夫人张氏生有一个女儿，名叫素娥，百般疼爱，视若掌上明珠。一晃十五六年过去了，素娥由呀呀学语的黄毛丫头，出

落得蛾眉凤眼，杏脸桃腮，袅袅娜娜，异常可人。

有道是，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到了这般年纪，男女青少年们怎不情窦开启，留意异性，甚至想入非非呢？无怪乎古往今来许多文学作品每每反复描绘这一特定的情愫，朦胧的春思。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在春光明媚间游览后花园后，顿生抑郁，感叹不到此园怎知春色如许，伤心自己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并在梦中由花神引导与潇洒书生梦梅订下终身；在曹雪芹《红楼梦》中，贾宝玉在睡梦中神游太虚幻境，初知男女之事。

这素娥亦有同样经历。她青春妙龄，夜间独眠，忽然梦见一个大花园，园中百花争艳，群葩竞秀，正当她流连忘返之际，花间内闪出一美少年，两人褪衣解带，竟效鱼水之欢，其乐融融。两人正在酣畅美妙处，素娥忽然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从此素娥便开始走上了她一生的风流历程。

与杜丽娘、贾宝玉一样，这梦只不过是一种标志，一种预示，标志着少男少女的春情萌动，预示着他们在情爱场上的风风雨雨。但是，到了明代，一些信服道家采补之说的文人们，竟给素娥加上了羽衣道士教授采补之术的经历，并在一部题为《株林野史》的小说中把她描绘成一个采阳补阴终于得道幻化的神仙妇人。关于“采补”之说，不论是认为真正以阴阳互补，

还精补脑，以健身长寿，还是借以宣泄淫欲，广为交欢，都与本书所展示的男妓秘史有关，是无法回避不论的。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女性生殖器的生理功能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不知道受孕是男子的精子与女子的卵子结合的结果。他们不能分辨普通的阴道分泌物和卵子，而把阴道的所有分泌物、分泌液和子宫统称为“阴气”——系让男子的精液发展成胚胎的子宫必需物。所以“精”几乎专指男人的精液，而卵子则被看成是“气”或“血”。进而言之，古代国人经过哲学的思考，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男人的精液需严格地限制排泄数量，而女子是一个取之不竭的阴气宝鼎。

基于这种认识，性交被认为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使妇女怀孕生子，传宗接代；二是性行为使男子通过从女子身上采阴而起到增强活力的作用，同时，女子则可以从潜在的阴气的激发中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当然，这两个目的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为了得到健康的子嗣，男子射精时，阳气应达到最盛；而为了增强阳气，使之处于最充盈的状态，他就应该经常和不同的女子性交而不射精，用她们的阴气来补充自己的阳气。他那通过与阴气感应而充盈的阳气，会沿着脊柱“上行”而使全身机能增强。这就是所谓“还

精补脑”。反之，如果女子与众多男子性交，她的阴气的激发就会被不断强化，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明代的淫秽小说家们和市井坊间书贾们也正是借此来作为庇护伞或幌子撰写、出版他们的所谓“艳情小说”的。我们还注意到，这类小说对当时“传授采补方法”的春宫画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有的画册上的配文或配诗就是直接抄录自这类小说的回前回末诗词曲赋。

那么，历代艳情小说家对素娥的青春萌动是如何处理的呢？这里我们不妨引录一段《株林野史》第一回上的文字：

那时正当五月，天气暑热，使女荷花收拾凉床玉枕。到了晚间，素娥脱了香汗衫，解去罗裙带，命菊英掩了房门，赤身露体睡在床上，叫荷花打扇，一时甚觉快乐。忽然自顾容颜，非凡花貌，少有点是孤枕独眠，不由凄凉。心中颠颠倒倒胡思乱想，含着眼朦胧睡去。忽梦见到一花园，园中百花争芳，群葩竞秀。趁着柳绿桃红，走向前去，只听得两边鸟语齐喧，步到一松下，见前面亭子，遂走进亭去，见亭内有竹床一张，石案两架，石椅四把，石枕二个，似是仙家景况。又见中间挂着一张古字，远远望去其迹真是龙蛇飞舞，上写一七言绝句诗，素娥走近前去念道：

垂杨面面草萋萋，曲掩回汀复几重；
莫道无情春日鸟，花前直欲作先容。

素娥读罢，方欲出亭，忽见一伟丈夫，身穿羽衣，手执鹅翎大扇，飘然有仙家之气象。走进亭来，见了素娥，深深一揖道：“小仙久候多时了。”素娥只得还礼。那人道：“小仙久慕芳卿美容，今特来一会，幸勿见阻。”素娥笑而不答。那人手抱香肩，先亲了个嘴，便把素娥汗衫退去，绫裤解开，抱在床上。如此这般了一番。那素娥原是一个不谙人事的女孩，却因此变故过早泯灭了童贞。那人在素娥的梦中言传身教，肆意诲淫，却自称是一个在终南山修炼了一千五百年终于得道成仙的高人，熟知采阴补阳却老还少的素女采战之术。正当素娥与仙郎一来一往相谈甚欢的当儿，忽见荷花、菊英手拿灯笼走到亭内，叫道：“娘娘久等公主说话，公主却在此处。”素娥听见吓了一跳，一身冷汗而醒。醒来汗如水洗。看了看荷花、菊英俱睡着，樵楼方打四鼓，暗自道：“此事有些奇怪，每夜也有神驰之时，却不像今夜分明。”细想采战之法都能记得，此真真大奇了。颠颠倒倒独自思想，不觉鸡声报晓东方渐明……

《株林野史》上说经历了这场梦幻之后，素娥便开始了她的风流历程。《株林野史》毕竟只是一部小说，是在有意无意地宣扬道家的“采战”观点，是不足相信的。那么，历史上的素娥经历到底如何呢？她又如何从一个公主发展到一个厮养男妾的荡妇的呢？

素娥长到十五六岁，丰姿绰约，袅袅婷婷，又懂

得男女之事，不免做下难以启齿的丑事来。一天，她在宫内楼下的竹林中纳凉，鸟语花香，轻风徐来，好不惬意。正当她凝神于双鸟交啼的情景时，她的表哥子蛮不知何时踱到了她身边，问道：“妹妹，此处可凉？”素娥一向与表哥眉来眼去，别有一番意思，便答道：“此处实在凉爽，表哥也在这儿小憩小憩如何？”子蛮一听正中下怀，但又故意不坐下。素娥又说：“兄妹不是外人，在一起坐坐又何妨？”这一坐可就坏了事，那子蛮本是一淫浪好色之徒，这素娥亦已不是那纯真如往昔的少女了。两人谈着谈着便说起了不正经的事。并且一拍即合，把那天理人伦全抛向九霄云外，实在丑恶无耻得可以。并且，他们的好事有一次被丫环荷花撞见了。为了堵上荷花的嘴，于是素娥设计让子蛮诱奸了荷花，从此，主奴无界，德伦无形，常常通宵达旦，淫声浪语不堪入耳。终于，子蛮渐渐就面颜憔悴，一天比一天没有人样了。不到两年时间，竟一病不起，饮食不下，吐血而死。沉缅于色必自毁于色，子蛮一例完全值得很多人记取。

不久以后，素娥嫁给了邻邦陈国灵公的公子夏御叔，人称夏姬，生有一个儿子叫征舒。御叔本是一女色之徒，见素娥又长得漂亮，便朝朝相狎，夜夜泻淫，精力渐渐耗散，终至一病不起，结婚两年也一命呜呼了。临死前，御叔拉着素娥的手说：“你有这么动人的

容貌，日后一定不会甘于寂寞。只是这幼小的征舒无人照管，我放心不下。这个孩子气宇不凡，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我的好朋友孔宁乐于助人，你可以让孔宁来照顾征舒；至于你能守不能守，就听你的便了。”夏姬拉住御叔的手，热泪盈盈地说：“相公放心，即便你有什么不幸，我也不会改嫁，我要保住这夏家的门风。常言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我决不会做那种负心不要脸的妇人！”御叔听了这番话，含笑撒手而去。

孔宁是御叔的好友，御叔的婚事孔宁是参与操办的，他对夏姬的美貌早就动了心。一次，他竟然如此与御叔开玩笑，“你娶妻，却劳我奔忙。你拿什么谢我？等你把这女人娶回家，咱们两个共享吧？”御叔也无耻回答：“如果要共用，也可以。但少不得叫孔嫂先与我来两下。”瞧这对纨绔子弟，早把“朋友妻不可戏”的古训遗忘殆尽了。现在，孔宁一见御叔死了，平日与夏姬的爱恋之意有可能实现了，心中不禁乐开了花。果然，孔宁很快得手，御叔尸骨未寒，夏姬便与孔宁勾搭在了一起。

孔宁有一次在苟合时偷拿了夏姬一条绣裤，并在他的朋友行仪父面前吹嘘自己如何如何有本事，把与夏姬之间的事绘声绘声的讲给行仪父听。行仪父听得心痒意乱，又半信半疑，孔宁就拿出绣裤，说：“你

还不信，喏，这绵裤就是美人送的。”

据史载，仪行父生得鼻梁丰隆，身材魁梧，又整日与风流的陈灵公在一起，随主优游，是酒色队里打锣鼓的。听了孔宁的话，他千方百计买通荷花，与夏姬通上款曲。仪行父对夏姬说：“你口口声声说与我恩爱如山，为什么不赠我一件贴身的信物。”夏姬说：“孔大夫是偷的我的绣裤，哪里是我赠给他的！我岂会亏待你呢？”说着，夏姬脱下贴身的碧罗襦赠给了仪行父。仪行父如获至宝，万分高兴，忙揣进怀里掖好，喜滋滋地走了。

在情爱场中，赠送东西作为信物是很正常的。但在性倒错的诸多情形中，恋物症状是非常典型的一类。在明代的艳情小说《浪史奇观》中，浪子梅彦卿与安哥偷欢，即首先着丫鬟春莺互送自己穿的白纱裤，浪子还就着安哥的内裤连亲数口，连夸好香好香；安哥收到浪子的内裤后，非常高兴，竟对着内裤动了兴，连忙穿在自己身上。在古诗中，有一首就是记叙当时郑卫等国的炽人淫风的。诗是这样写的：

郑风何其淫？桓武化已渺。
士女竞私奔，里巷失昏晓。
仲子墙欲逾，子充性偏狡。
东门忆茹蕨，野外生蔓草。
蹇裳望匪遥，驾车去何杳？

青衿萦我心，琼琚破人老。

风雨鸡鸣时，相会密以巧。

扬水流束薪，谗言莫相搅。

习气多感人，安能自美好？

夏姬牢牢控制着孔宁、仪行父两个泄欲工具，仍不满足。

孔宁又因夏姬只顾与仪行父欢爱，疏远了自己而心怀妒忌。

这两方面的因素相结合，竟使上古宫闱演出了一场一女三男连床会战的丑剧。

仪行父得到了夏姬赐给的碧罗襦，也象孔宁当时向他夸耀锦裤一样，在孔宁面前把自己与夏姬如何如何吹得云山雾海一般，竟搅翻了孔宁的醋缸。孔宁气恼万分之际，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来，他想：陈灵公贪于淫乐，也是个风流老手，早就垂涎于夏姬的妖冶美貌，私下多次在自己面前表露出想与夏姬成其好事的愿望，只恨这么多年来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我何不从中穿针引线，帮着搭成鹊桥，陈灵公一定会感激我；而这陈灵公有狐臭的暗疾，夏姬虽不得不从，但料想一定会不喜欢他。我跑前跑后做个贴身的帮闲，从中讨些便宜还不是十拿九稳！

于是孔宁跑到陈灵公那儿，三句话没说完，便把话题转到了夏姬身上，盛赞夏姬体态娇美，性喜风流，

天下无双。陈灵公说：“我是早就暗暗思慕她了。但听说她已年过四十，恐怕已经是雨后桃花颜色褪尽了。”孔宁说：“夏姬懂得房中术，所以至今容貌象十七八岁的处女一般可人。”陈灵公被孔宁扇动淫兴，便传令第二天要临幸竹林。

第二天一早，陈灵公便微服策马赶到了，随身只带有孔宁一人。夏姬见国君要来自己这里，早就一一准备停当，穿一身礼服在厅前等候。一见灵公，连忙上前拜谒致词：“臣妾的孩儿征舒读书在外，我一人孤居于此，不知主公驾临，有失远迎！”其声莺啭，其姿如仙，灵公一见，顿觉自己的后宫妃嫔佳丽都如同粪土一般，无一可看可亲。但作为一国之君，灵公又要掩藏起自己的好色心性，不免装腔作势一番：“寡人偶尔出来闲游，路径尊府，打扰打扰了。”夏姬俯身敛衽请求道：“主公光临，使我这竹林大增其色，贱妾备有点酒肴，不知主公肯否赏光？”说着便领着灵公、孔宁漫游园中。这时夏姬脱了礼服，换上了便装，如月下梨花，雪中梅蕊，别有一番雅致。到了后园，这里有乔松、秀柏、奇石、名花，荷池一方，花亭几座，中间有一高轩，朱栏雕楹，甚是宽敞清雅。这里就是夏姬与男人们宴乐的地方。她执盏定席，三个坐下，开怀畅饮。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席间，灵公目不转睛，盯着夏姬看；夏姬也是脉脉有情，秋波送盼。不觉日

落西山，灵公大醉，卧于床上，鼾声阵阵。孔宁对夏姬说：“主公很久以来渴慕你的美貌，今天是特意来求欢的，你可要好生伺候，让他满意噢。”夏姬微笑不语，心中想着：“让他满意，还是让我满意，还不知道呢？”孔宁不便留在这里，就到别处去休息了。

孔宁一走，夏姬便以香汤沐浴，换上艳服，以准备灵公召幸。不一会儿，灵公酒醒，命荷花掌灯把自己引向夏姬的香闺。夏姬知道今天是大鱼上钩，正可供自己饱饮鲜羹，只是等得有些不耐烦。忽然听到脚步声，正要开口问是谁，灵公已一闪而入。两人竟然默然无语，只听到索索悉悉的解衣宽带声和一粗一细的喘气声。灵公将夏姬搂抱入帷，手忙脚乱抚弄一番，只觉得肌肤柔腻，一触即化，令人销魂。论起灵公的那话儿，实在不如孔宁、仪行父二人，况且灵公又有狐臭，夏姬从心底里不甚愿意，但灵公毕竟是一国之君，夏姬自然惧怕他三分，怎敢嫌恶呢？只好曲意奉迎，百般献媚，一夜几番云雨，哄逗灵公使出浑身解数，直至四肢难举，委顿如泥，力倦而睡。

鸡鸣时分，夏姬推醒灵公，要他起身回宫，免得被外人知道奸情。灵公哪里肯走，他说：“我认识你，实在是三生有幸，回过头来看看六宫，真是一堆粪土渣滓！但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享受你的芴泽？”此问正中夏姬下怀，她一来担心自己淫行被国人知道日子

难过，二来希望控制住灵公以享受富贵荣华，并使自己的儿子有出头之日。于是她含泪答道：“贱妾实在不敢欺君，自从我死了丈夫后，不能控制自己。先后与孔宁、仪行父二大夫有染。现在我有幸与主公有鱼水之欢，我应当断绝其他往来，一心一意侍奉大人。”灵公笑笑说：“难怪孔宁向我说起你的床上功夫时绘声绘色，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怎么知道得这么详尽具体。既然你已把实情告诉了我，我也不怪罪于你，只要我能常常见到你，与你温存温存，与其他人怎么样，就随你的便了。”夏姬听了，心花怒放，忙脱下自己的贴身的汗衫，给灵公穿上，说：“但愿主公见到此衫，就如同想起了我素娥。如主公有雅兴，你可与孔、仪二大夫同来，我们来他个三人连床会战，岂不美妙！”

第二天，陈灵公早朝结束后，百官都散了，灵公把孔宁留下，感谢他举荐夏姬的功劳。又召来仪行父，对孔仪二人说：“那种美事，你们二人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偏偏你们却占了先，是何道理？”孔宁、仪行父一起推说并无此事，灵公哈哈大笑，说：“夏姬都告诉我了，还瞒什么？”孔宁回说：“譬如说有一味佳肴，大臣先尝尝，好吃，就进献给国君；不好，也就不敢进献了。”灵公马上驳道：“不对。这明明是块熊掌，味道特好，先给我尝尝也不妨嘛。”说着灵公颇为得意地掀起外衣说：“你们两人虽然先得了手，但你们有美人

赠的情物吗？”孔宁一看，是夏姬的一件汗衫，便扯开裤子，露出里面的锦裤，对灵公说：“这有什么稀奇，你有我也有，行父也有。”灵公哈哈大笑，说：“我们三个都成了夏姬的男妾了，都有信物在身，赶明儿我们同赴竹林，与那妇人来她个连床大会战吧！”

三个愚物得意之时，殊不知正是因为他们举身奉人而走向灭亡之际。我们不赞成什么女人祸水论，历朝亡国的责任也不能由几个女人去承担。鲁迅先生说得好：“我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妃亡殷，西施治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们认为在男权社会里，女子是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男的负。”（《且介亭杂文·阿金》）我们说灵公君臣自蹈末路，并不是明清之际的一些小说家认为的夏姬乃“天地间不祥之物”，因为她的淫乱造成了君王被弑，贤臣被害，“陈国大乱”，把责任都推到夏姬的身上。其实，与夏姬有染的男人又有几个是正经的人？品德败坏的臣君又怎能治理好国家呢？正是灵公、孔宁、仪行父等的淫行丑态，才乱了陈国，才使自己遭遇灭顶之灾的。

话说灵公、孔宁、仪行父一君二臣在朝堂上恣意戏谑，全无君臣庄重的仪态；而另一个人正痛恨得咬牙切齿，大骂无耻之尤，这人就是陈国正直的大臣泄冶。泄冶素来梗直，刚正不阿，他忍无可忍，持笏赶

进朝门，抗颜进谏说：“臣闻君臣主敬，男女主别。今君臣宣淫，互相标榜，失君臣之敬，无男女之别，沦灭已极，亡国之道也，君必改之。”又对孔、仪二人责骂道：“国君有善道，大臣应宣传之；国君有不善的地方，大臣应劝谏之。现在你们二人胡作非为，诱导国君，又在朝廷上宣扬这些污秽的东西，你们难道不感到羞愧吗？”灵公与孔仪一主二臣由此对泄冶怀恨在心。灵公认为：“我宁肯得罪于贤臣，也不愿失去竹林乐土！”孔宁、仪行父心领神会，买来一个死囚赦他不死，让其在月黑风高之夜将泄冶暗杀了。

自从泄冶死后，君臣三人更加肆无忌惮，不时同往竹林，一两次还是偷偷的，渐渐的就习以为常，不避国人了。

这个时候，夏征舒已渐渐长大了，得知母亲的所作所为，心如刀绞，但又碍于陈灵公也在母亲的绣榻之侧盘桓，万般无可奈何。转眼征舒已长到十八岁了。生得身材雄伟，勇敢善射。一天，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三人又来竹林寻欢，恰好征舒来看望母亲，也在竹林，偶尔从屏风后经过，听到一主二臣叽叽喳喳地谈论什么，停下细听：灵公说：“行父，征舒身材魁伟，有些像你，莫不是你生的。”孔宁插话说：“主公和行父年纪都不太老，够不上做征舒的老子。征舒的老子最多，到底是哪个生的，征舒的妈妈恐怕都说不清。”

三人说着，哈哈浪笑。征舒听了又羞又恨，怒火三丈，暗暗回身锁上母亲夏姬的房门，不让她出来，转过来直扑三人的住所，令人快快拿下淫贼。三人正不三不四地耍笑，听到室外嘈嘈杂杂，孔宁探头一看，在叫：“不好！”三人起身就跑，越过马厩旁的短墙，直往竹林奔去。征舒大喝一声：“昏君休走。”扯箭射向灵公后背，飏的一声，灵公被射中心脏，仆地而死。孔、仪二人穿过竹林，钻出狗洞，狂奔亡命，连家也不敢回就逃到楚国去了。

楚国早有图陈之心，现在征舒竟弑杀了灵公，正好援之以话柄，借机进攻陈国。夏征舒在战争中阵亡而死，夏姬被俘虏至楚。据史册记载，孔宁和仪行父曾图谋让她去勾引楚王，但征舒阴魂纠缠住他们两人，使孔宁变疯，在杀死自己的妻儿后自杀了；仪行父也在绝望中自溺而死；夏姬在楚国又再蓄男妾，重行竹林会战，直至吸取了足够的阳元，炼就“内丹”，腾云驾雾而去……

第二章 秦宫风月

秦朝是短暂的，但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个承先启后，影响深远的朝代。

在婚姻性爱史上，秦朝又是一个极其矛盾的朝代：中国社会的贞节观在这一时代得到确立，而男妓现象与社会风俗、政治斗争的关系又基本淡化，男妓成了专门供女性玩弄泄欲的工具。在本章中我们要详细介绍的吕不韦与赵姬、嫪毐与赵姬的关系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演变过程。

这一男妓现象特性的变化，是我们研究、描述中国古代男妓秘史所不可放过的。

我们都知道，秦朝以前的男妾、面首大都由大臣、国君充当。但到了秦赵姬开始了由阉人也就是太监作

为面首。赵姬访得嫪毐的那物粗壮有力，心中很高兴，但怎么让他进宫奉侍自己呢？赵姬采纳了吕不韦的建议，让嫪毐当太监——只有当太监才可以进宫。但太监必须切除阳物，嫪毐如果失去了那本钱，对赵姬来说又有何用？所以赵姬与吕不韦共同策划导演了一出装阉的把戏，嫪毐一根毫毛未伤，顺顺当当地来到宫中，当起假太监真男妓来了，直到后来东窗事发，被腰斩于市。

以“太监”为面首，给公主、王妃或太后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一是没有人会怀疑那些被割去阴茎，男不男又女不女的阉人；二是这些阉人，日夜在皇后内眷身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供给淫乐泄欲上可以随心所欲；三是这些人也住在宫中，往往经年不出宫庭一步，与外间交往少，宫中丑事传出去的机会少，给那些贵妇王妃增加了不少安全感。

秦宫男妓现象的第三个特点是：开始从宫外招选男子入宫充当。可以说，这一特性亦是秦赵姬之“首创”，后代如晋之贾南风、南北朝时的山阴公主，直到唐之武则天、清之慈禧太后，与赵姬相比，乃是小巫见大巫。此类事情不仅王家有，权门贵族之家也不少见，而赵姬诚可谓“始作俑者”。挑选男妓，一般标准不外是：一是英俊健壮，二是聪明灵活，善解人意。

当然，这些入选者，大多没什么好下场，无论是

秦王太后的面首嫪毐，还是武则天的男妾薛怀义，直到慈禧太后时的白姓古董商，或被诛杀，或被迫逃匿不敢出现，或被迫饮鸩酒而死。由此，我们亦可以看出王妃贵妇们厮养男妾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发泄淫欲，两者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玩弄与被玩弄的关系。只要面首男娼们稍不合女主人的意，随时有可能被杀、被逐、被囚禁。总之，那些入选的男子，表面看得窥凤颜仙态，得亲芴泽，得侍玉体，看似得意，（有的自己亦认为以身得幸获晋实在是一种耻辱），实则内心倍受压抑，人格上卑下无比，又时刻处于事情败露的担忧之中，这是非常可悲可叹的。

吕、嫪：肉战功劳亦厚酬

东周衰微，两秦崛起，横行海内，蚕食鲸吞，把九州版图归为一统，功不可没。对此，史传记述详明，史家推崇备至。然而，对秦的另一层面，人们一般只注意到其残暴专横，独夫专制的一端，而忽略了秦之君王、后妃贪好财色，污秽不堪的丑恶。

据《史记·匈奴传》记载，秦昭王时，秦惠文王的次妃、昭王的母亲宣太后，出于拓扩领土、颠覆它国的目的，与戎狄国的君主义渠戎王同居，并生了两个儿子。秦昭王也不闻不问，似乎不干涉。义渠戎王当然对秦国放松了任何戒备。但他没有想到，宣太后委身于他却是母子精心策划的一起政治阴谋。就在义渠戎王完全丧失警惕的时候，宣太后翻了脸。秦昭王兴兵甘泉，杀掉义渠戎王，并且攻打义渠残部，兼并了义渠国土。秦从此有了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

以拒胡”。

宣太后宠昵的另一个男人是臣子魏丑夫。后来宣太后淫轶过度，重病不起，仍牢牢控制着魏丑夫，不让他离开病榻之侧，甚至自己死后要魏丑夫殉葬，梦想着生前由丑夫满足自己如深壑巨渊的贪婪性欲，死后仍做个风流女鬼，让丑夫仍鞠躬尽瘁于自己的绣榻之上。丑夫与太后行淫，本来就迫于太后淫威，万不得已，身体被掏得形同枯树朽木，现又面临殉葬的灾祸，吓得屁滚尿流，托人再三说情才使太后打消了主意，免于死。

秦国宫廷的这种淫风，一直延续到了统一六国前，一直承袭到秦始皇的亲生母亲庄襄王后。

庄襄王后的男妾是一个叫嫪毐的浪子，而撮合两人的“皮条客”就是早就与庄襄王后有染的吕不韦。个中原委，说来话长。

秦的远祖是远古舜时代的伯益，因掌管山泽，辅佐大禹治理天下洪水有功而受封，赐姓嬴氏。下传十几代，正是六国七乱的时候。据史传记载，当时的国君是孝公，他励精图治，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移风易俗，国富民强，定都咸阳，虎视六国，志在天下。到昭襄王的时候，攻城掠地，国力日见强盛，昭襄王的太子安国君（就是后来的孝文王）有个儿子，名叫异人，作为人质居住在赵国的都城邯郸。

这个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为什么独独要把异人放到虎穴里去当人质呢？原来，虽安国君的这二十几个儿子都不是正妻所生，但异人的母亲夏姬因不被安国君喜欢，又死得早，异人没有依靠，不派他作人质又派谁呢？当秦将王翦攻打赵国时，赵王大怒，要杀人质异人。平原君进谏说：“大王，异人不被宠爱，杀他秦是不会伤心的。杀而无助于事，又给秦国找到了攻伐我们的借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平原君再三劝说，赵王仍不肯息怒，就把异人安排在丛台居住，让大夫公孙乾与他作伴，实则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赵王还削减了异人的衣食供应，使异人吃无鱼，出无车，花无钱，困窘万分。这异人在家不被父亲喜欢，在赵国又整日处于惶恐穷困之中，心中非常的郁闷、悲伤。

当时，有个阳翟人叫吕不韦，父子都经商为业，一年四季往返于六国之间，贩贱卖贵，日积月累，逐渐成了阳翟的豪富。吕不韦在邯郸时偶然在路上碰到了异人，见异人眉清目秀，英俊不凡，虽脸上布满愁容，但仍透现出一股贵介之气，吕不韦不禁暗暗称奇，悄悄问路旁一小贩：“适才走过的这人是谁？”那小贩告诉不韦：“这是秦王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在赵国作人质，因为秦国屡次进犯赵国，我们赵王几次要杀了他。现在他虽然免于死，但被拘禁在丛台，身无分文，与穷人没什么两样。”吕不韦大喜过望，私下叹道：“此

奇货可居也！”于是吕不韦要与异人交往，不韦的父亲只知赚钱，对不韦的举动非常不解。吕不韦问：“父亲，耕种田地可以盈利多少？”“十倍于投入。”“贩珠卖玉可以盈利多少？”“是本钱的百倍。”“那么，请问父亲，如果扶助一个人当上国君，控制天下，可以得到多少好处呢？”吕不韦的父亲笑了，他说：“怎么能让异人当上国王呢？那可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啊！”

吕不韦先是以百金结识了公孙乾，然后才得以接近异人，结下生死之交。他为异人出谋划策，费尽心机讨得了安国君的妃子华阳夫人的欢心，达到了让安国君立异人为嗣子的目的，为异人日后登上国君宝座赢得了关键的一着。心怀鬼胎的吕不韦不久又到处寻访美女，就在赵都邯郸一青楼寻着了一个风流歌妓。这歌妓面容姣好可爱，腰肢轻软，妖冶万分，风骚撩人。吕不韦将她纳为姬妾，金屋藏娇，凭着自己充沛如牯牛的精力欲望，两人交欢无度，淫行笔墨难以描绘。就这样过了数月，这歌妓居然怀上了两人的风流孽种。于是吕不韦带着歌妓来到异人居住的地方，朋友相会，自然摆酒设宴，开怀畅饮。酒喝到中途，赵姬身穿鲜艳服装，袅袅婷婷地走了出来。这异人实在是阅历的美人太少，一见赵姬，心旌摇荡，神情失主，只知呆呆地看着。这赵姬本来就是风月场的高手，这时秋波转动，笑靥如天鲜桃花，招惹得异人心痒难熬，跃跃欲

动。

而这个时候，吕不韦仿佛酒意醺然，竟在酒席上以手枕头，打着呼噜，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异人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现在见吕不韦竟酩酊而醉，鼾声阵阵，即使把他扔到大街上喂狗都不会有什么知觉，便无所顾忌地去拉赵姬的衣袖，涎着脸向美人求欢。这赵姬也因喝了几杯酒有飞醉染颊，灿若桃花，声如娇莺，更撩人欲念。她半推半就，似嗔似喜，竟与异人宽衣解带，温存起来，异人到底是初通男女之事，不觉手忙脚乱，嘴中也发出了欢娱的呻吟。两人正要入港，没想到酒席上“啪”的一声，紧接着一声大吼：“你、你竟敢调戏我的姬妾！”异人那勃勃的阳物，应声顿时疲倦下来，回头一望，见不韦站在酒桌边，怒目圆睁，把个异人听得色胆顿破，艳魂出窍，连忙提衣拜倒在地，求不韦宽恕。吕不韦冷笑着说：“有道是‘朋友妻不可戏’，我与你是多年的老交情了，你怎能做出这种事来呢？就是你喜欢我的姬妾，你明讲嘛，为什么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呢？”异人一听，转惊恐为狂喜，向吕不韦不住叩头，说：“如果你将这美姬让给我，我今生今世感恩不尽；如果我今后大富大贵了，如果不尽心尽力报答你，天打雷轰。”吕不韦要的正是在这后半句话，他马上接过话，摊牌说：“交朋友贵在有始有终，我将我视为珍宝、性命的美人赠给你，你须答应

我两个条件。”异人连忙说：“除死之外，让我做什么都行。”吕不韦这才说出两个条件：一是要纳这个美姬为正妻；二是这个美姬如果生产，是儿子就要立为嫡嗣，日后让他接替你当秦国国君。异人满口答应，竟当着吕不韦的面与赵姬又亲热了一会，两人只恨天黑得太晚。三人一直畅饮到傍晚，赵姬不消人分说，就登上异人的马车，去了异人的客馆。两人情天欲海，云卷浪涌，五更方息。

这个时候，赵姬已有两个月的身孕，而且是吕不韦的种。对此，吕不韦当然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但他为什么要连自己的骨肉一起将美姬让给异人呢？其实，这正是吕不韦的阴险用心所在，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旦这腹中小儿日后当上了秦国国君，不就暗中顺顺当当地篡秦为吕了吗？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异人与赵姬日夜欢合，如胶似漆，莫约八个月后，赵姬肚子裡的婴儿应该分娩降生了，偏偏老天帮了不韦、赵姬的大忙，一直到十个月多，赵姬才坐褥临盆，生下了一个男孩。异人不知道这里面不可告人的地方，还以为这宝贝是他的骨肉，大为高兴，爱之如掌上珍宝。昭襄王病死后，安国君接位；可惜好景不长，不几天，安国君也去世了，异人顺理成章就位为秦王。异人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自己的生母夏氏为夏太后，立赵姬为王后，儿子

嬴政为嗣子，起用吕不韦为相国，封为文信侯，统治洛阳十万户。

可以说吕不韦的一宗大交易至此成功了，他好不得意！但是随着成功而来的却是吕不韦始料未及的万般苦恼！

异人当上秦王四年后，春秋鼎盛，坐享荣华，与王后赵姬欢欢爱爱，没有个节度。所以在三十六岁就病入膏肓，一命呜呼了。这个时候，异人的儿子政才十三岁，继承了国君的位子，追谥父亲庄襄王，尊封母亲赵姬为王太后。表面上是父位子承，其实嬴政登位，已是以吕姓取代了秦嬴。十三岁的小孩乳臭未干，玩还玩不过来，哪里懂什么朝政国事？于是国家的一切大事全都被委任给吕不韦处理，称吕不韦为仲父，也就是今天所称的叔父。

这赵姬年轻貌美，生性浪荡，早早的就守了寡，深宫寂寂，孤帐沉沉！但她只空守了几个月，终究有些忍耐不住，与老相好吕不韦前弦再续，鸳梦重温，把皇宫大院当成颠凤倒鸾的欢场，恩爱超过了夫妻。

起初，吕不韦还身强力壮，一逞兴情，满足赵姬的日夜邀欢；但是几年过去了，吕不韦渐渐的老了，精力慢慢不支了，只有招架之功了；再后来，赵姬淫兴不但丝毫不减，反而勃勃不让当年，她似乎要尽情愉快，抓住青春的尾巴，多享受些男女欢情，而吕不韦

却因过度佚乐，形同朽木，力无四两，犹如笼中困兽，真不知什么时候会饲身虎狼之口。

当然，这吕不韦毕竟老奸巨滑，他想出了一个金蝉脱壳、荐“贤”自代的妙计。那到底谁来以身供奉赵姬呢？这人的结局又会如何呢？

奇无比的故事，令吕不韦心花怒放：我上天入地找寻你，现在你倒送货上门了！

原来，市中有个浪荡子姓嫪，排行老大，人称嫪大。这人相貌堂堂，人见人爱，城中的淫荡女子、娼门歌妓都争着要与他成一夕之欢，有的竞争风吃醋，含恨斗打，仿佛是争什么稀世珍宝一般。秦国土语中称男子无才无德徒有其表者为毒，于是人们都称嫪大为“嫪毒”。一次嫪毒因犯有淫乱罪被官府抓入大牢，问成死罪，就等秋后开期一利，就将他送上西天。就在这生死关头，不料吕不韦差遣的人来了，对嫪毒说：“吕大人有请。”

吕不韦让人将嫪毒带进府中，整日给他好吃好喝，并把他打扮得衣冠楚楚，吕不韦很得意于自己寻着一个宝贝。按照秦国的风俗，每年秋后，农事都忙完了，国中纵乐三天，歌舞倡优，杂耍百戏，全无禁忌，目的是酬一年辛劳，享太平盛世。这个时候，人们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会拿出来表演一番，逞逞能。吕不韦用桐木做成小车，让嫪毒用那话儿插入车轮之中，揆

转车轮，使车子能向前行驶而那话儿不伤皮毛，观赏的人都拍手称奇。确实，如果这段记述是真实无误的话，嫪毐的那话儿确是举世罕有的，他的绝技也实在是空前绝后的。明代小说《如意君传》中说薛敖曹阳道壮伟，勃起的时候，可以挂上一斗米而纹丝不动，令武则天万分欢喜。但要与嫪毐比起来，可见是小技了。赵姬王太后听说嫪毐有此绝活，将信将疑，私下问吕不韦传闻可是真的，言语间毫不掩饰其渴慕之意。吕不韦欲擒故纵，有意不先将此人献上，而让他献技于市井，然后有意传话到王太后耳中，果然勾起了太后的兴趣。吕不韦这才对太后说：“太后你想见见这个奇人吗？我把他弄来。”赵姬王太后笑而不答，过了好久，她才说：“你开玩笑呢？嫪毐是个宫外流民，怎么可以进入深宫呢？”吕不韦说：“我有一个妙计，太后你看如何？我私下让人再揭发他的旧罪，我把他再抓起来，判他一个腐刑，割了他那话儿。”赵姬一听这话，仿佛要了她的命，连忙叫道：“这怎么行？”吕不韦笑笑说：“太后别急嘛，这一切都是假的。”“如何个假法？”太后急切地问。吕不韦从容答道：“太后您重重贿赂执行腐刑的人，让他们假装阉割，实际上不动那小子一根毫毛，然后让他作为太监入侍宫中，这样就可以天天陪伴太后您了，岂不是天下的美事！”太后一听，万分欢喜，重重地赏了吕不韦。

吕不韦以为这以后自己就可以脱身了，但是他虽是得以从太后的绣榻上逃命，却未能逃出秦王嬴政也就是他亲生儿子的手心。也许，这正是上天的报应。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这嫪毐阳具特大，常人的是无法比拟的。而古代宫中太监净身是要验核阳具的。倘若有假，是定死不赦的。不真的割下嫪毐的那话儿，用谁的可以替代送验呢？还是吕不韦有办法，他用百金买通了主刑官吏，弄来了一根驴子的阳具以及一钵鲜血，假称已经阉割了嫪毐。

这嫪毐用布带束好长长的阳具，拔去髭须，混杂在内侍之中进入宫中。一入宫，太后就留他在甘泉宫，让他侍寝。天一黑，两人就交接起来，果然畅快无比，久战不疲，效果极好，远远超出吕不韦十倍，惹得太后乐不可支，如获至宝，朝朝暮暮，我我卿卿，相处如夫妻，甚至胜过夫妻。嫪毐性情淫荡，能入宫侍奉太后，还以为是自己的奇遇，殊不知，自入宫起，他就步上了一条充满血腥的道路，领取了走向死神之宫的通行征。

不久，这半老赵姬居然枯木逢春，有娠在身了。太后怕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显山露水，被人看出破绽，于是她假装生病，让嫪毐派人去禀告秦王政说宫中有鬼作祟，应当避祸到西边二百里外去，否则太后的命就

难保了。秦王不知道此中有诈，又素来听说母后与吕不韦不干不净，也希望太后能与吕不韦分离一段时间，断绝他们的往来，免得母后与吕不韦弄出什么宫闱丑闻来，于是欣然同意，对王太后说：“雍州离咸阳有二百多里，原先秦国的宫殿也都完好无损，母亲可以到那里去住些时日。”并着令嫪毐等好好侍候王太后，不能有丝毫差失。

这嫪毐自然是一心一意、毫无懈怠地供赵姬调遣了。母子离居，顾忌全无，嫪毐与赵姬肆无忌惮，日夜淫乐，两年之中，连生两子，建有密室养育其中。赵姬还与嫪毐约定，一旦秦王政驾崩了，就以这二子中的一个继承王位。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宫闱丑事，渐渐传出去了，知道的人不少，唯独秦王政被蒙在鼓中，一点都不知晓。太后奏请秦王以嫪毐代王侍养有功重重嘉奖他，这秦王竟答应了，封嫪毐为长信侯，赏给山阳之地，不久又加封太原郡国。嫪毐骤贵，更加放浪不羁，权倾一时，宫室舆马，日猎游戏，他为所欲为，事无大小，他可以说了算，真是快活到了极顶。后来有人曾写了首诗来慨叹其人其事，诗写道：

宫闱厮养得封侯，肉战功劳也厚酬。

若使雄狐长得志，人生何惮不淫偷！

俗话说得好：“乐极生悲，否极泰来。”这嫪毐充当男妾，以硕大的阳具，勇猛之肉战，进身受封，威

权日盛，终至得意忘形，得意妄言的地步。

一天，嫪毐与左右贵臣赌博饮酒，喝得两眼发直，糊里糊涂，但他还要喝。在与中大夫颜泄的猜拳斗令中，嫪毐又连连失利，被罚喝了不少杯。但他岂肯服输，仍要与颜泄喝。这时颜泄也喝醉了，不肯再饮，嫪毐大怒，借酒胡为，上前一把扭摔住颜泄，连扇几个耳光，打得颜泄踉跄而倒，两眼金花四射。这颜泄也是个强悍之人，哪里肯依，奋身而起，一把摘去嫪毐的冠缨，摔在地上，连踩几脚，仍不解恨，一脚踢得老远。被人摘去表示官价身份的冠缨，这在当时，是一种奇耻大辱。嫪毐顿时火冒三丈，怒目圆睁，大声叱道：“你好大的狗胆！我是谁？我乃当今秦王的干爹，你意敢与我斗口动手，难道你不想活了？”

这句话吓倒在座豪贵！

这句话石破天惊，平地炸雷！

是嫪毐自己不想活了！

或者说是他活到了尽头了！

要是嫪毐知道言出九鼎，覆水难收，他是死也不会出此狂言的。一激动，嫪毐的酒醒了，见众人皆惊，话犹在耳，嫪毐不禁大汗淋漓，怕是那长长的阳具也要吓短了三分！

颜泄是被嫪毐的话惊醒的，他屁滚尿流，逃出官府。一出门，恰好撞上秦王从太后处饮酒出宫。颜泄

连忙伏地叩头，号泣请死。秦王政很纳闷，但他是个有心计的人，他一言未发，令人将颜泄扶到密室，一番安慰，然后问道：“你这样惶恐请罪，到底是为什么？”颜泄把被嫪毐批耳光以及嫪毐自称干爹的话一一说给秦王听了，并伏地禀告说：“嫪毐并非宦官，他的那话儿并未真的给割掉，刑官给别人验证的只是一个驴子阳物，嫪毐以一个全身男子入侍王太后，两人宣淫宫中，不避宫人，现已生下了两个儿子，养在深宫密室，日后将要弑君篡国啊！”

秦王政听了颜泄这番话，大为震怒，马上暗里派人带着虎符急召大将军桓齮引兵围宫擒拿奸恶。朝中有内史肆佐、弋竭二人，平日里受了嫪毐、太后不少好处，与嫪毐结为了死党，探得消息，马上密报嫪毐。嫪毐连夜赶到宫中求见太后商议对策，他说：“现在顾不得许多了，除非乘桓齮部队未到时先下手攻进祈年宫杀了今王，否则我们夫妻二人的命就保不住了！”太后说：“宫中的人怎么会听你调遣去冲祈年宫呢？”嫪毐说：“请拿出玉玺，假充是秦王的大印，用它来传令，称说祈年宫有贼，秦王命令我率人擒杀救驾。”太后这时已经方寸大乱，毫无主张，只顾流泪，听嫪毐这么说，也就答应了。

嫪毐马上以秦王名义起草了一份诏书，并盖上太后的印，广召宫中骑兵卫卒，与肆佐、弋竭分头率

领，直冲祈年宫。秦王登台责问各军为何有犯驾弑君之意，有人回答说：“长信侯嫪大人传令说行宫有贼，特让我们来擒贼救驾的。”秦王一听，火冒三丈，大喝：“长信侯便是贼，宫中哪有贼？”宫骑卫卒一看国王好好的，哪有什么贼，一大半走了，还有人竟因平日痛恨嫪毐胡为，便与他的死党厮杀开了。秦王下令：“有谁活捉到嫪毐，赐给金钱百万；杀掉他而献上他的脑袋的，赐给金钱五十万。”于是宫中禁卫等奋力击贼，城中百姓听说嫪毐谋反，也都持械相助。嫪毐兵败如山倒，夺路冲开东城门逃跑，被桓离拦住去路，活活捉住，肆佐、弋竭等也束手就擒，押解进宫。

秦王见嫪贼已破，亲自到雍宫去搜索，找到两个孩子，命令手下将他们装入布袋之中，乱棒打死，随着一声啼哭，两个孩子血肉模糊，几乎成了肉酱。太后心中又急又痛，又哪里敢吱半声，更别说出来救自己的骨肉了，只能闭门痛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而嫪毐则被五马分尸于东门外；他的父族、母族、妻族均受牵连，满门抄斩；肆佐、弋竭等被砍头示众，其他死党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

相传嫪毐被车裂之日，国人倾城而出，前去观看，市井中人都说：“今天倒要看看嫪毐的硕大那话儿还神气不神气了！”嫪毐死时的惨状，令国人思而欲呕，三月不思房事。

赵姬王太后因用玉玺帮助逆党，被宣布不可为国母，减其禄奉，迁居偏僻简陋的械阳宫，着三百人看守，形同囚妇。为什么秦王政不以淫乱宫廷罪论处母后呢？谁都知道，若是如此，一国之君的母亲居然淫荡到这等程度，这国君脸上又有什么光彩呢？也正因为这一点，秦王政还是从械阳宫接回了生身母亲，再为母子如初。这完全都是政治斗争、治国权术的需要。

秦王政平息了嫪毐之乱，回驾咸阳，吕不韦惊恐万分，谎称有病，不敢出来迎接。秦王以他淫乱宫闱，又出计伪腐嫪，准备杀了他，问策于群臣，群臣大多数是吕不韦的朋友，都说：“不韦当年扶助先王，有功于国家社稷；何况一切都是传闻，嫪已死，没法对质，不应该无根无据地杀了他。”秦王于是赦吕不韦不死，免去他国相的职务。又怕他再与母后私通，就让他回到他的封国河南去了。

吕不韦回到河南，深居简出，大气不敢喘，多话不敢说，处处小心谨慎，生怕秦王找个茬杀了自己。一年多后，东方各国不知出于何因，纷纷前来问候，并劝驾请往。秦王政怕别国把吕不韦弄去对自己不利，于是写了封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究竟有什么功劳，能够得到封国河南，食十万户的奖赏？你与秦国究竟是什么关系，人们称你为叔父？令你马上率领全家迁徙到蜀中去，不得有片刻逗留！”吕不韦看罢秦王的信，

长叹几声，流下了几行老泪。他想给秦王复信申辩，转而又想：秦王是自己的儿子，但现今他又怎么会承认呢？我与太后的关系，又终究名不正言不顺，见不得人。现在秦王信中这样说，分明是不肯顾及这些，要杀我灭口，杜绝再生事端啊！我何不尽早自己结果了自己，免得日后受刀斧汤镬之苦呢？于是他取出鸩酒，勉强吞下，片刻之后，毒性大发，一命呜呼。

吕不韦死的时候，连呼赵姬。他至死仍念念不忘他造就的王后国母，至死念念不忘让自己权贵天下、大富大贵的娼女赵姬，至死不悟是这个女人使自己、使嫪毐倍尝床第之欢，又使自己，使嫪毐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聪明的阳翟贾人吕不韦能悟到这些，他会死于非命吗？他一生经营的买卖是赢了呢还是输了呢？

这一切，千百年而下，只好任由人们评说了！

第三章 两汉淫风

《尚书》中说：“殉于货色，是谓淫风。”有道是，人心所好，成为风尚，风尚所积，必生出尤物。两汉淫风千百年而下，人们尤津津而道，谁识其咎？

《后汉书·后纪第十》没有为尊者讳，为贤者忌，秉笔而书：“汉兴，高祖帷薄不修。”这里“帷薄不修”，不是指汉高祖刘邦的性喜渔色，而是指刘邦的妻子吕雉厮养男妓，淫乱宫闱的事。

自此而下，两汉宫闱，绯闻层出不穷，男妾辈出。汉成帝时，赵飞燕将宫中许多侍郎宫奴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上。为了蒙蔽成帝，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在成帝面前多方为姐姐回护，说赵飞燕“性格刚直，好得罪人，难免被人构陷。”成帝听了赵合德的话，即便还

有人来揭发赵飞燕的淫行，成帝不但不信，反而将告状者杀了。那些与赵飞燕缱绻的侍郎宫奴，便得以恣意栖息于飞燕的寝宫。其中一个叫燕赤凤的宫奴，除了与赵飞燕通奸外，还与赵合德有染。姐妹二人甚至发生了齟齬。本章中，我们将向大家详尽描述赵氏二妹的男妾射鸟儿的生平遭际，以通过射鸟儿其人其事，透现两汉宫闱之淫风丑行。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堪为信史。在《史记》中，他详细记叙了汉高祖吕后、武帝钩弋夫人、梁共王母李太后，婴齐妻氏、武帝姊平阳公主、武帝的女儿石阳公主、淮南王的女儿陵、景帝姊长公主等厮养男宠的历史事实。可以说，如实记录这些历史上的丑闻，非司马迁不敢下笔。反过来看，当时的淫风之炽，可以想象。

相传汉武帝的钩弋夫人，是河间赵氏女。武帝北巡渡过黄河后，见此地有青紫之气，认为这一带必有奇女子，于是就派人到处探寻打听，果然找出一个赵家少女。她生得艳丽绝伦，但两只手却生有怪病，拳曲不开。武帝让人将她的手解擘开来，但没人能做到，武帝感到很惊奇，亲自予以披展，不料武帝轻轻一掰弄，拳曲的手指竟一下子伸直了，原来在手中竟还握有一个玉钩。武帝以为这是奇缘，于是载入后宫，老

夫少妻，其乐无穷。汉武帝常称赵女为钩弋夫人，或称拳夫人。无奈，武帝旦旦伐性，毫无节制，渐渐染上疾病，神形俱惫。

这时的武帝倒是有点心绪不宁了，他暗中思忖自己百年之后，谁来继承皇位呢？钩弋夫人的儿子弗陵体伟恣聪，倒是合适的人选，但钩弋夫人尚在青年，工于心计，幼稚的弗陵为帝，她一定会干政；她又心性冶荡，美貌动人，恐怕不免要成为吕后第二，既篡汉自立，又厮养男妾，秽乱宫中。正在担忧无计之际，竟有人秘密禀报钩弋夫人果然在后宫行为不检，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进进出出，武帝一听，心中不免忧怒俱生，但又不便明言，否则将丑闻传遍天下，怎么办呢？武帝就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作文章，寻隙加谴，钩弋夫人自知原因何在，又无可奈何，只好脱簪谢罪，请求宽恕。武帝面色铁青，叱令宫女把她硬拖出去，押在掖庭狱中。钩弋夫人昔日的浪荡神情烟消云散，早已换成珠泪盈眶，频频求饶，一步一回头。武帝见她愁眉泪眼，也觉可怜，又硬起心肠，挥手催促：“去！去！你别想再活了！”当晚钩弋夫人就被下诏赐死了。另有一些侍臣宠嬖被武帝找了一些岔子，贬的贬，杀的杀。个中原因，无甚人知晓。左右有人问汉武帝说：“人们都说陛下您将立少子弗陵为太子，为何要先杀他的母亲呢？”汉帝喟叹道：“你等庸愚无知，怎么知道

我的心思。从来国家朝政出现危机，大多由主少母艳所致，你等难道不知道吕后的往事吗？”左右侍臣听了这席话，也就再也不说什么了，只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

汉代始元四年，当政的昭帝（即弗陵）才十二岁，长公主入宫护持昭帝。当时长公主中年守寡，耐不住嫠居生活，在府中暗养了几个精于床上功夫，可以轮番供自己泄欲的男妾，其中最为满意的是盖侯门客丁外人。丁外人小有才智，丰姿迷人，被长公主看上，惹动淫心，朝夕勾引，巫山雨云，正慰旷怨。本来两人互有往来，但终有不便，长公主就让丁外人移篙近舵，整日在公主府中鬼混。长公主入宫侍奉小皇帝，倒是活活拆散了一对风流鸳鸯。长公主淫兴难忍，常常出宫回家，与丁外人偷期密约，解决“身体的需要”。这事竟给朝臣霍光窥破，他暗想，奸淫放浪事小，皇上供奉事大，宫中少不了长公主，她常常出去亦不行。于是，他悄悄让人索性将丁外人召进宫中，遂了长公主的心愿，连宵同梦，其乐无穷。

汉宣帝时，霍光的妻子霍显荒淫无度，也大治第宅，特制彩车，用黄金装饰，锦绣为茵，并用五彩丝绞成长绳，令侍婢充当车夫，挽车漫行，逍遥快乐。晚上寡居孤寂，就悄悄“延请”英俊的仆从冯殷来寝室，与他交欢，寡妇俊男，一个桃源幽深，欲壑难填，一

个年少体壮，贡献无尽，倒也一索一送，各得其所。

这冯殷素来很聪明灵活，与王子方两人并为霍家奴，充役多年。霍光还活着的时候，倒也喜欢他俩的伶俐。令他们管管家常琐事。而王子方的样子，长得不及冯殷英俊潇洒。霍显是霍光的继室，年轻艳美，真可谓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又生有一双媚眼，早已看中冯殷。冯殷身为家奴，又岂能不从，更兼淫得霍家年轻夫人，供她趋使淘索，又有什么吃亏的，于是常乘霍光入宫值宿，便溜进霍显房中，偷寒送暖，玉杵香春，频相送迎。到霍光死后，霍显未等尸骨寒彻，便将冯殷径直唤进自己内室，淫纵得很，犹如家妓一般。

后来，霍家势力日大，尾大不掉，被宣帝满门抄斩，霍显与冯殷一并被杀掉了。据说，当时霍显与冯殷的头颅随秋官手起刀落而飞出，碌碌而转，竟滚在一起，他们大概到阴曹地府也要去当风流鬼了。

王莽的夫人王氏有病，王莽便让儿子王临前来服侍母亲，王临后来竟由此而得了杀身大祸。原因之一便是王临妾充当黠婢的面首，有辱身份，更加上这黠婢原碧与王莽亦有染，王莽岂能容得儿子夺自己的一啻香肉？

原来，莽后王氏病后，王临入宫侍疾，而这原碧颇有三分姿色，楚楚动人，眉目轻挑，原先已向王莽

殷勤献媚，惹得王莽欲火上炎，如干烤一般，往往瞒过王氏，演出了一幅秘戏图。而原碧本为一年轻女子，一经煽动欲火春情，便无法遏止，没有王莽前来“抚慰”时，不免淫兴难遣，倍受煎熬，一见王临，原碧不觉心动，千方百计诱他上了手，原碧见王临年轻力壮，滋味与乃父大不相同，心中很高兴。但这事被王莽发现，他竟以王临不顾身份，充当下女面首的名义把两人都诛杀了。有史乘记载，说王莽是窥见王临与原碧正赤条条在床上交欢时下手的。宝剑从王临背上直刺下去，剑过王临原碧身体，两人正在极乐之中竟毫无准备地走上了黄泉路。

东汉桓帝时，大臣梁冀掌握着朝政，嫉忠害良，权倾天下。梁冀什么都满足，就是他的妻子孙寿太淫悍，妖艳冶荡，凶狠无比。而这梁冀又极其好色，只是因妻所制，不能自由纵欲。正巧梁冀父亲过世，梁守孝墓道前，与孙寿异处而居了，就把早就看上的美女友通期接到丧庐，日夕肆淫，任情取乐。这事竟被孙寿发觉，她率领一帮健奴，突入丧庐，把友通期等统统杀了，扬长而去。梁冀索兴以妻悍妒为由，挟嫌不归，寻花问柳去了。

孙寿见此，更觉伤悲，竟要寻个男的玩弄玩弄，出出心头恶气，满足一下身心的旷怨。可巧有个太仓令秦宫，曾在冀家充当过奴仆，面目俊俏，口齿伶俐，因

为冀所怜爱，荐为县令，但他并未赴任，乃在冀家出入往来，甚至进入孙寿寝室也毫无阻拦。秦宫是个有名的狡徒，看透孙寿的心思，知道孙寿华色未衰，雌威又盛，认为这个妇人毕生难逢，乐得放胆撩逗，一把将孙寿搂住，动手去扯她的衣裳。孙寿故作娇嗔，叱他无礼，实则暗喜秦宫善解人意，欲睡送枕，早已娇躯弹动不得，一任秦宫，举体纳入大做好事，孙寿被弄得心驰神荡，体酥如醉。从此，秦宫内作情郎，外为宠竖，成了一个快活神仙。当然，置有男妾，日夕淫乐的孙寿最后也没有逃出大多数荡妇的下场，梁冀被桓帝贬官，仓皇失措，仰药自杀；孙寿走投无路，也将鸩酒饮下，一同毙命。两人生前不睦，也不知同时赴死后夫妻关系如何……

这里我们仅约略概述了几个典型事例，从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淫风之炽。汉代男妓现象较之前代所涉范围很广，前后时间很长，涉及的公主、皇后、太后很多，这是一大特点。围绕置面首者的荣辱兴衰、面首的喜怒舛乖、置面首与除面首之间的矛盾斗争错综复杂，情状万端，这是汉代面首男妓现象的第二大特点。

审食其：做面首屡兴屡黜

在中国古代，婚姻始定于礼，嗣入于律，真可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一旦女子有过，合乎被休弃的七条，就有可能被逐出夫家，甚而绳之以法。古代“七出”中有一条就是“淫僻”，女子放荡淫乱，自然是不容于礼法的，岂有不出之礼？

考索中国古史，妇女以淫僻被休弃，形诸笔墨始自春秋时：“文公十四年冬，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公羊传解释说：“单伯之罪行，淫也。恶乎淫，淫乎子叔姬。”原来是单伯充当了子叔姬的男妾。

到了唐代，法律有“三不去”之法，即七出中有三种情况可不被休弃，但“淫僻”这一条还是保留着的。元朝法律中规定：妻犯奸者，由丈夫处理；再犯的，罪加二等，妇人听其夫嫁卖。明朝法律也说明：奸

妇从夫嫁卖，其夫愿留者听便。

但是，统观历史，虽妇人七出制度中以淫僻最严，而历代妇人因此而被处置的，只是偶一见之，并不很多。笔者统揽《左传》可知：鲁桓公夫人与齐襄公通奸，鲁穆姜与大夫叔孙侨如鬼混，齐声孟子与大夫庆克淫乱，鲁季公乌之妻与饗人不轨，晋祁胜与郈通厮混，凡此种种，都是其时淫荡至极，声名狼藉的女人，但却未见史书说丈夫休弃了她们。而《战国策》中有一段关于孟尝君的记述则更有意味：孟尝君的夫人竟以孟的门客某为面首，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回答得很妙：“他们看到对方容貌姣好，就相恋相狎了，这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何况你也知道这样做不符合礼义，是错误的，但你为什么还要张扬出去呢？”有人认为孟尝君这么说是自我解嘲，也有人认为这是放纵妻子的淫荡，这些看法恐怕都不对，究其真实原因，恐怕还在于孟尝君为妻子讳，不愿丑闻被外人知道而使自己名誉扫地吧。

到了汉代，妻子因淫荡而遭休弃的也很少。蜀刘琰的妻子胡氏，进宫祝贺太后，太后把她留在宫中一个月以后才让她出来，这个把月胡氏在宫中干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刘琰怀疑自己漂亮的妻子一定与太子通奸了，“呼卒五百挝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后弃遗。”胡氏到太后那儿告了刘琰一状，刘琰被捕下狱，审判

官认为仆人怎么可以打主人的妻子，鞋底是用来踩地的，怎么可以抽妻子的脸，于是刘琰被判有罪，杀了头，并暴尸街头。刘以淫僻休妻，却反坐罪被杀，真不知是何王法？

南北朝时宋山阴公主置面首三十多人，但她的丈夫却没有休弃她。这恐怕与上面的事例性质一样，都是因为欲弃而不能，试想，若山阴公主之夫斗胆废了公主，恐怕自己的小命也就难保了。无怪乎后来竟有丈夫置妻子有男妾面首于不顾，无可奈何地戴绿帽子。《北史·徐之才传》记叙说：“徐之才的妻子魏氏与和士开淫通，被之才偶尔撞上了，之才竟一笑而退，说了句：“妨碍两少年欢乐了。”就退出了。

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是汉代吕后的男妾审食其的经历，吕后与审食其淫乱后宫若干年，朝臣们在这件事的揭与隐上一直矛盾重重，因而审食其也屡兴屡黜，几番沉浮。从他的荣辱升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社会里“礼义”的被践踏。因为，揭发太后阴私，实在是对刘汉皇帝的现丑，而隐忍不揭，这无异纵容太后，使后党专权，刘家正统日微，揭也不行，隐也不当，揭了还隐，隐了又揭，怎一个难字了得！

事件原委还要从吕后说起。

汉高祖刘邦从小不务生产，终日游荡，征逐酒食，被人斥为无赖。但他绝非无知无识的人，他亦想学点

东西，做出事业来，后竟当上了泗水亭长。一次，刘邦奉公差赴咸阳，见首都城阙巍峨，市廛辐凑，车马冠盖，络绎不绝，耳目不觉一新；见秦始皇坐着銮驾，巡行都中，冠冕堂皇，不可一世，刘邦慨叹道：“大丈夫应当如此哩！”

又过了好几年，刘邦已进入壮年，仍未娶妻，不免露出了鳏夫的苗头。但他又耐不住寂寞，所得微薄官俸，除沽酒外，就用作去娼寮中寻花问柳，得过且过。

一次，刘邦结识了避仇泗上的吕公，吕公见他日角斗胸，龟背龙股，便径直对他说：“我少时即喜相面，状貌奇奇的，没有人能超过你的。我有小女，如嫁给你，你不会嫌弃吧？”刘邦正愁无妻，一听这话，大喜过望，乐得答应。

吕公的女儿就是吕雉，后来的吕后。她长得仪容秀丽，丰采逼人。刘邦一见，惹动情肠，当下携了玉手，同上高唐阳台，龙凤谐欢，数年之后，竟生有一子一女。

这刘邦是个登徒子，常在酒色场中厮混，竟又弄到了一个小家碧玉曹氏，郎有情，女有意，合成了一场露水姻缘。这曹氏比吕氏怀妊还要早，生有一男。里巷中人都知道这出风流戏，独有正妻吕雉半分不知，一点不晓。

后来，在刘邦与项羽的“楚汉之争”中，刘邦又于亡命中投宿偏僻小村，遇上了清丽可人的戚氏，竟趁着酒兴，挽女同宿。这戚女年已及笄，很懂些云情雨意，于是曲意顺承，凭他宽衣解带，拥入衾中，耕云播雨。两情缱绻，一索得男，后来戚氏也因此而落入吕雉之手，惨遭不幸。

逃亡中的刘邦还在做他的风流梦，他的老父娇妻弱子等都成了项羽的阶下囚，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原来，项羽大军杀来，刘邦的父亲只好带领一大家子，避楚奔难，子妇孙女之外，尚有一个门客，他就是审食其。

审食其与刘邦是同乡同里，并没有什么才干，只不过长得面目清秀，口齿伶俐，善于逢迎。刘邦起兵后，因家中无人照料，于是用他为门人，代为处理家务。食其得了这个美差，便整日厮混度日。刘邦外出，家政统统由雉后主持，吕雉怎么说，食其就如何做，唯唯喏喏，奉命维谨，深得吕后欢心。于是日夕聚谈，视若亲人，渐渐地两人眉来眼去，心逗目挑，居然勾搭成奸。刘邦的父亲年事已高，老眼昏花，管不了什么闲事，一儿一女两个又很小，也不懂得秘密情场，两人更加胆大，一番偷试，便成习惯。好在刘邦由东入西，去路越远，音信越稀，两人乐得相亲相爱，双宿双飞。

现在刘邦兵败彭城，刘老太公一行只好扮作难民，昼行夜宿，十分小心，但偏又与楚军遭遇，虽是混杂在难民中，还是被认了出来。楚兵一拥而上，把刘老太公和吕氏一举拿下，一拘就是三年。审食其死活也不肯离开吕后，于是随同二人一起被掳囚在楚营。三年中，三人幸亏未遭酷刑，因此，吕雉与食其仍能狗偷鼠窃，苦中作乐。到了鸿沟议约，三人才脱去囚服，进入关中。刘邦此时关心的是江山社稷，对他们两人的事一点也不知晓。

楚汉战争后期，刘邦打败了魏王豹，将其家眷悉数没入为奴，独留美妙的豹姬薄氏充入后宫，一番雨露之后，便得怀胎，十月足满，生有一男，取名为刘恒，也就是后来的汉文帝。这期间，吕雉与食其亦情好越深，俨如一对患难夫妻，昼夜不舍。

刘邦打败了项羽后，称帝建汉，所有从龙诸将，依次加封，吕后少不得从中怂恿，乞封食其，高祖念他保护家属确有功劳，因此封他为辟阳侯。

审食其喜出望外，他没有料到侍奉吕氏于床第之上，竟能封侯得官，于是倍加感念吕后，几达刻骨铭心的程度，入宫侍寝也较以前更加卖力。只要太后需要，审食其什么不愿奉上？

吕后生性淫荡，只要能躲过高祖的眼睛，她便偷寒送暖，推食解衣。高祖又常常出征在外，加上专宠

戚氏，亦不去缠扰吕后，直把这太后寂寞得如坐针毡，又恨得咬牙切齿，她要发泄淫欲，她要报复刘邦，更加恣肆淫乐，朝欢夕娱，后宫之处淫欲横流，云笼雨覆。有几个宫娥彩女，明知吕后厮养审食其，也不敢漏泄春光，且更从中帮忙穿针引线，好得些好处，所以高祖戴着绿帽，到死也不知道。朝中有几个大臣，虽有所察觉，但碍于这到底是国母丑闻、汉宫秘事，说穿丢了皇帝佬儿的面子，加之吕后氏心狠手辣，一旦多语，便会遭其毒手，所以大家都是心急而不欲言，敢怒而不敢言。

戚姬深知吕后心如毒蝎，狠如豺狼，刘邦百年之后，她一定会报复自己夺宠争恩的仇怨，所以屡次向刘邦哭请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吕后得知此事后，更加怀恨在心。后来，刘邦一病数月，不治而崩。吕后竟搁起丧事不办，独招审食其入宫，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吕后淫妒成性，见高祖已死，便起了杀心，一是要保全太子，二是要保全男妾，她要尽诛诸将，贬抑刘姓，提拔封赏吕氏家族的人，自己窃取江山社稷，当当女皇帝。

食其一听吕后的意思，暗暗吃惊，转而一想，功臣都被诛杀了，对自己也有好处，于是信口赞成，又怕计谋泄露，反致灭顶之祸，所以除了赞成外，更劝吕后定要慎密行事。后来吕氏的阴谋没有马上获得告

成，审食其虽仍与太后缱绻，但不免小心翼翼，生怕被大臣们找出茬儿结果了狗命。

吕氏执掌朝政十五年，临朝称制八年，为了加强统治，不惜残害高祖后代，打击开国功臣，剥夺了太尉周勃的兵权，罢了右丞相王陵，架空了丞相陈平，害死戚姬母子，大封吕氏宗族，颐指气使，肆意横行。她与审食其的关系不但没有因为年纪日渐其大而逐渐疏淡，反而“恩爱”倍加，比高祖在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她还封审食其为左丞相，居中用事。审食其竟一改高祖刚驾崩时夹住尾巴做人的晦气样，不免恃宠生骄，趾高气扬，结连党羽，权倾朝野。朝廷上下交相訾议，切齿痛恨。

吕太后的儿子惠帝已渐渐长大成人了，他得知母亲与审食其间的丑事，又羞又忿，发狠要将审食其杀掉。但惠帝又无法讲明其中原因而治他的罪，只好把他平日的其他种种逆迹，罗织在一起作为把柄，将他捕系入狱。

审食其自然知道惠帝为什么抓他，深知凶多吉少，只有谋求内援，才能保全性命，每日里盼望太后多情多义，设法营救他出牢笼。吕太后知道这件事后，生怕自己的泄欲男妾身首异处，很是着急，但又不好表现出来，去见惠帝，又说不出口，老脸没处搁；指望朝中的哪个大臣能曲体意旨，代为救免，可偏偏群臣

都非常痛恨审食其，巴不得将他斩为两段，以申明国法，哪有人出来营救。这时廷尉已悄悄接到惠帝意旨，将要判食其死刑。

审食其眼见死多活少，再也不能潜入深宫和太后调情作乐了，心中实在不甘；又见无一人来营救自己，想到自己多少年来供太后趋使玩弄，荣极一时，现在竟成死囚，心中不免很伤痛。

但审食其是不会甘心的，他还作最后的挣扎，以抓取最后一线希望，他托人找旧友朱建，请他尽力相助。但朱建是个明白人，见大势已如此，就直接了当地拒绝了。审食其得知这一情况，大骂朱建负德，悔恨兼及，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束手待毙了。

谁料，恐怕是审食其命不该绝吧，几天后，竟逢皇恩大赦，放他出了宫。食其喜出望外，尚不知是谁救了他。

原来，惠帝有个幸臣叫閼孺，面宠俊秀，性情狡慧，十分巴结惠帝，成了惠帝的男宠，媚态动人，不让女子。朱建虽当时嘴上回绝了审食其的求救，暗中却找到了閼孺，要他帮助从中排解运动，朱建说：“你受到惠帝的宠幸，就象辟阳侯受到太后的宠幸一样，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现在国家大权实际掌握太后手中，只不过辟阳侯被捕下狱，牵涉到与太后的私情，太后不便出面为他说情。现在如果辟阳侯被杀，日后你也

会被太后所杀，作为报复。母子龃龉，互相报复，而你与辟阳侯只好白白陪死。你还不如千方百计哀求惠帝宽恕了审食其，也为你日后留一条富贵之路。”果然，经过閼孺的力请，惠帝终于下了一道恩诏，将审食其释出大狱。

吕太后闻说审食其出狱，心中很是高兴，连续几次召他入宫。食其害怕重蹈复辙，哪里敢轻易再进宫。但他又架不住宫监的左右纠缠，再三敦促，只好硬着头皮，悄悄地溜进宫去。见到吕太后，略述狱中经过，便想告退。但太后如何肯依？这老淫姬已多时不见食其，又几经生离死别，一经聚首，岂肯轻易放过？她先与食其饮酒祛愁，继而同入罗帐，续欢起来。

事罢，吕太后又与审食其商议出了一条毒计，要让惠帝与自己分居异住，并给他择后合婚，以便有人从旁牵绊他，免得他来管这边的风流闲事。这惠帝之后不是别人，却是鲁元公主的女儿，与惠帝是甥女、甥舅的关系，若做夫妻，岂不乱伦。偏偏吕太后只顾私情己意，根本不管什么辈份，惠帝倒也母命难违，只好将错就错，由她捏合了。不料惠帝婚后不久，也就是在他二十四岁在位第七年那年患病不起，在未央宫中撒手而逝。这以后八年，吕太后临朝称帝，专制至极，吕氏王猖獗，审食其得意，刘家江山，几已成了吕家天下了。

八年之后，吕太后竟在未央宫一命呜呼了，遗诏中指示吕产为相国，审食其为太傅，立吕禄的女儿为皇后。她想以遗诏的形式确立诸吕的政治地位，继续维护吕氏天下的局面。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当机立断，平定了诸吕叛乱，拥立代王刘恒，稳定了国势，保卫了刘汉的江山社稷免遭颠覆。

审食其在这场刘吕两派的最后决战中终于被拉下了马，他被免去了左丞相之职。被吕雉厮养后宫，供其佚乐的审食其，身居高位，权倾天下的审食其，屡兴屡黜，亦为权臣，亦为玩物的审食其，随着吕太后的死去，随着诸吕势力的被消灭而湮没了。

审食其深知自己失势无宠，平日宣淫宫中，无恶不作，朝廷上下对自己怨毒很深的人一定很多，他们一定巴不得自己速死，所以他格外小心，深居简出，他想安然度过晚年余生，然后寿终正寝。但是，他的这一企冀是无法实现的，有人正谋划着要杀他报仇！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当朝的文帝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刘长，他被封为淮南王。他是高祖刘邦的第五个儿子，为赵姬所生。当年，赵姬本在赵王张敖的宫中，汉高祖从东垣来到赵时，张敖就让赵姬侍奉，高祖生性渔色，见了娇娇滴滴的美人，万分欢喜，当即令他侍寝。一宵雨露，便种胚胎，果然生有一个男子，就是后来的刘长。

刘长为什么痛恨辟阳候审食其，必欲杀之而后快呢？

原来，贯高等人谋反被高祖察觉，张敖也受到牵连，一并被逮捕下狱，赵姬等家眷也被拘禁起来了。这时赵姬与高祖所怀的孩子即将出生了，赵姬向狱官详细禀告了自己被高祖宠幸的事，要求得到宽赦。狱官具实奏闻高祖，但却一连许多天没有消息。赵姬有个弟弟叫赵兼，先前就与审食其有些来往，这时只好筹资入都，奔走营救。来到辟阳候府中，恳求审食其代为向吕后说情。不料吕后生性悍妒，最听不得刘邦在外面纳姬渔色，不但不予营救，反把审食其挖苦数落了一顿。赵姬无可奈何，自杀身亡；刘长刚出生母亲就遭此不幸，后又听说审食其不肯代为疏通保全母亲性命，于是怀恨在心，立志要杀掉这个家伙为母报仇雪恨。

多少年了，刘长这个愿望被迫埋葬在心底，他等待着时机。等到诸吕被诛，文帝即位，他觉是该对这个昔日太后男妾，今日落马丞相下手了。

于是他暗中携带铁椎，带领手下人魏敬等乘车去“拜见”审食其。此时审食其见淮南王来访，哪敢怠慢，慌忙整肃衣冠，出门相迎。

刘长一见审食其，奋身一跃下了车，快步走向审食其。审以为刘长重礼，是上前来行礼的，赶忙拱手

作揖，俯首欲拜。不料这低下的脑袋却猛然被刘长从袖中抽出的铁椎一举击中，审食其顿觉痛彻心腑，头旋目晕，跌倒在地。魏敬一步上前，砍下他的头，上车而去。

审食其府中，并非没有门役兵卒，但因事发突然，这些人无法应变。更何况刘长是皇帝的弟弟，气焰逼人，怎好擒拿？

刘长趋车入宫，拜见文帝，跪伏殿阶，内袒谢罪，文帝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刘长一一禀告，并列数审食其三大“罪状”：“一是辟阳侯明知我母亲赵氏与贯高谋反无关连，但他却知冤不肯代陈；二是赵王如意和她的母亲戚氏被吕太后残害致死，骇人听闻，辟阳侯却不肯力争求免；三是吕太后封诸吕为王，抑制刘长，意欲以吕代刘淹有天下，辟阳侯又默不一语，听其胡为。辟阳侯身受国恩，不知为公，专营私欲，身有三罪，理当明刑，我谨为天下诛贼，上除国蠹，下报母恩，只是没有请命，擅诛罪臣，愿受责罚！”文帝素来不喜欢审食其，见刘长杀了他，倒也高兴，而且他是为母报仇，虽是专擅，情有可原，不治其罪，让他回淮南去了。

刘长历数的一大堆罪状，未免有点强词夺理。试想，以吕雉淫威极欲，审食其除了俯首听从，供其趋使淫乐外，又能如何？可悲可叹而又可恶可恨的审食

其，就这样身首异处，魂归阴间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昔日月下花前承欢吕雉，昔日权倾天下，炙手可热，擅作威福，而今会落得如此下场。他若料想不到，固是他的可悲可叹处；但是，若他早已料定，而又难脱雌虎掌心，无可奈何而充当吕雉男妾，难道不更加可悲可叹吗？

射鸟儿：长乐宫中乐未央

汉成帝刘骢鸿嘉年间的一天，长安城中家喻户晓的浪荡公子射鸟儿正闲居在家中。时正春日，莺歌燕舞，杨柳扶风。光棍一条的射鸟儿素来追蜂逐蝶，人称“采花大盗”，直被这大好春光引逗得淫兴难遏，无法排遣，正准备出去溜达溜达，找点“乐子”消遣消遣。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虽身穿便装但脱不了官差模样的人，来到了射鸟儿家中，递给射鸟儿一封锦笺书信。射鸟儿不看这信倒也罢了。一看，不禁又惊又喜，又怕又急。这是一封什么信？信的大意是：

贱妾自从与你分别后，不觉光阴匆匆，转瞬间几年过去了。现在春光明媚，姹紫嫣红，而我却孤灯独眠，长夜难度，不禁泣涕涟涟。此情此景实在难以表达啊！自从当年我们在陋巷茅檐初遇后，你欢我爱，铭

心刻骨。我被你勾起春心，倍尝男女欢情，发誓要永远与你在一起，永不分离。不料好事成空，好事多磨，我被选入宫中，反而倍受寂寞孤苦。如果你不嫌弃我，不忘那海棠枝头试新红的欢情，请随我的侍臣樊嫪进入皇宫内院，与我重续未了之缘。请不要因为宫中险恶叵测，而辜负了我的一片痴情；我既然已经早把自己交给了你，即使被皇上发觉而遭到灭顶之灾，也要和你做个花前月下的风流鬼……………

射鸟儿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封信使他由从前恣意凌辱女子的色狼，变成了一个身陷深宫，被人玩弄，差点送了性命的男妓！

写这信的是谁呢？

射鸟儿以前与她的的风流关系如何呢？

话还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那时正是汉元帝在位的时候。江都地方有个叫冯大力的人，做得一手好乐器。冯大力有个儿子叫冯万金，身材俊雅，聪明标致。到了十六、七岁，万金死了父亲，整日里唱曲游戏，踢球打牌，一味游乐，把祖传家业都丢光了。只是他编的几支曲子，倒也蛮好听，听来令人心动。江都中尉赵曼把他留在府中承应，最喜欢他，出入跟随，饮食同坐，睡则同铺，竟玩起了同性恋的勾当，把自己的妻子都给冷落了。

那赵曼的夫人是江都王孙女姑苏郡主，生得美貌

无比，淫性勃勃。只是赵曼宠嬖万金，常常一旬两旬不到她房中过夜，使她难以排遣那旺盛的淫欲。暗下，姑苏郡主竟看上了赵曼身边这丰毅嫣然的万金，只是碍着府中人多眼杂，未曾得手。

一天，时值端阳，赵曼摆下家宴，与夫人、万金开怀畅饮，不觉酩酊大醉。姑苏郡主看看醉倒一边的赵曼，不禁与万金从眉来眼去到动手动脚，一时欲火难遏，色胆冲天，芳心荡漾，不能自持，两人匆匆上了寝楼，忙不迭搂住又亲又啃。姑苏郡主喃喃地说：“俏心肝，教我越看越动情，恨不能把你一碗水吞到肚子里去。”说罢，两人上得绣榻，颠鸾倒凤，酣美无比。从此，两人一来二往，情好无比，宣淫府中。

俗话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这赵曼与夫人自结婚以来多年，并没有生得一男半女。而这夫人与万金却种下了风流种子，孪生下一双女儿。分娩时，两人觉得万万不能留养府中，只好弃之郊外，竟然三天三夜都没死，万金只好又将她们抱回自己家，悉心养育。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一双小女慢慢长大了，大的取名宜主，小的取名合德。宜主天性聪慧，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过目即会。有一天，她在万金的箱篋中翻到了一样东西，是个医药方子，上面有这一条款：凡女人与男子交媾过了须如此这般，运气滋阴。于是

便知晓了这性交运气的诀窍，不觉春心初动，芳思摇曳。

又过了好几年，万金家业渐渐凋零了，人也病得不成样子，一双骄女初长成，他就撒手而去了。二女孤苦无依，流落长安，做些竹履到市上去换点柴米油盐勉强度日，但苦寒的生活并未能淹没两姐妹的天生丽质。这宜主身材袅娜，腰姿蹁跹，人们看她娇若燕子，就干脆叫她“飞燕”。而合德则肌肤莹泽，出水不濡，与她苗条的姐姐相比，别有丰艳之美，称得上绝世娇女，凑成两美。

市井中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聪明俊秀，因为好打鸟，枪法又好，往往不伤羽毛躯体，对眼而穿，人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射鸟儿”。这射鸟儿仪表堂堂，二十来岁，家中也很富庶，但就是讨不着老婆。原来他生性风流，凡看上眼的女子，他就是上天入地也要弄到手，恣意奸淫。长安城中家家识得他是个什么货色，谁也不愿把女儿推入虎口火坑。一天，射鸟儿偶逛市中，看到飞燕与合德正摆着竹履在卖，吆喝声娇软动人，再细看看，果然国色天香，体态妖娆，于是便私下打听到两人的家境居所，寻思着下手。买竹履时还有意无意多给些钱物，意欲挑动双娇之心。

算得上天公“作合”，时正隆冬，北风凛冽，忽又大雪如席，地冻天寒。飞燕与合德在家柴米都吃用一

空，又没法出门去换取。两人叹息了一阵，又痛哭了一会，忍饥而睡。睡到半夜，饥寒难忍，辗转反侧，再也无法入睡。飞燕对合德说：“天气又次，肚子又饿，我们背对背相偎着坐了吧！”说到伤心处，两人抱头痛哭。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忽然有人敲门，原来射鸟儿带着小厮，提着酒壶果碟，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这陋巷茅檐之下。射鸟儿对姐妹俩说：“我是一个村夫俗子，能一睹芳颜，实在是三生有幸。昨天夜里，我寻思到天气寒冷，孤身极难消遣，特意准备了点淡酒，来为二位姐姐解寒。”飞燕姐妹自然万分感激，连忙上前致谢。射鸟儿说：“区区小事，何劳致谢？”于是让小厮把酒烫好，端了上来，三个坐下，吃了起来。三杯两盏下肚，不觉酒暖情融，射鸟儿面对两位美人，不禁欲火上蒸，但又不敢贸然行事，于是就拐弯抹角以言语挑动她们：“二位姐姐这样天气何苦甘自冻饿，不如让我给姐姐做个大媒，找一个佳婿订下终身作为终生依托，我也可以赚几个作媒的小钱，不知二位姐姐意下如何？”

飞燕道：“虽然说女大当嫁，可是谁愿来娶我们这样的穷鬼呢？”

“二位姐姐不要太自卑了。试问你们想个什么人家呢？”射鸟儿问。

“只要象公子您这样的人才，我们就如愿了！”飞燕答。

射鸟儿连忙补上一句：“象我这样的人，恐怕称不上佳婿吧？”

飞燕答道：“我们姊妹二人屡受公子恩惠，无以报答，如果您不嫌弃，我们愿奉箕帚，做您的妻妾。”

射鸟儿听得此话，正中下怀，又得寸进尺地说：“既然姐姐厚爱，何不现在就成一夕之欢呢？”飞燕起初不肯答应，妹妹合德劝说道：“姐姐，只此一次，又有谁知道呢？”飞燕见射鸟儿情急，妹妹又从中劝项，便答应道：“既然如此，就等晚上吧。”

这射鸟儿酒兴正酣，又听到飞燕应允，恨不得天刹时就黑下来，那张淫荡的脸，呈现出不可名状的风骚模样。飞燕、合德自小水性杨花，早就思量一尝男女禁果，见这射鸟儿风流俊雅，又这般体贴疼人，愈加心动。日影西斜，射鸟儿便将二娇搂来坐在两腿之上，百般狎昵，不一会儿，便走进内房，三人脱了衣裳，滚成一团，此伏彼偃，纵体逞兴，不知东方之既白。

如果说射鸟儿生性淫荡奸猾，乘人之危诱使飞燕、合德两个如花女子一起失身于他，是他的得意之处的话，那么，日后他反成二娇的笼中之物，被她们百般“剥削”得几送性命，恐怕也是冥冥中有命运之神在主

宰着吧！

那飞燕、合德是怎得入宫为妃的呢？原来，射鸟儿与她们姐妹俩不但白天宣淫无忌，还千方百计弄些描画男女交媾取乐的春宫图来助兴，直把两个娇女弄得神魂颠倒，意乱情迷，连叫：“快活！有趣！”飞燕道：“这样有情知趣的心，我怎舍得？你快点找个媒人来说亲，好把我赶快娶回家，求个终身快活！”合德也说：“若姐姐嫁给了你，我情愿做你的偏房！”射鸟儿想得倒好，他说：“你们何不找个没用的丈夫相嫁，日后他管不了你们，我也可随时走动，岂不更妙？”合德道：“这使不得！你若不来，我哪里寻你？岂不误我们的青春韶华？”

后来，这对姐妹果然嫁了个没有用的丈夫，只不过这丈夫不是一般的男子，而是当朝的汉代天子！射鸟儿也因此成了受女人玩弄的男人了，不是随便走动，而是被召来挥去，形同偶人！对照前后，这一天恐怕正是他作为男妓可悲之尤为可悲者也。

当时，汉成帝因京畿无惊，四方太平，也就乐得赏花醉酒，安享盛世。他起初专宠许后，肆意淫乐。到了成帝即位的十几年上，许后已经三十岁了，花容渐损，云鬓渐稀。好色成性的皇上见她已成昨日黄花，面目全非，于是移情于其他妃妾。一次成帝在微服私行中偶然觅得歌声娇脆、舞态轻盈的飞燕，心中大喜，于

是挈回宫中，宠幸万分。帝泽如春，妾情如水。芙蓉帐里，飞燕款款扭动轻柔的腰肢，娇弄姿首；翡翠被中，飞燕腾跃玉体，回应送迎，直把个成帝乐得如痴如狂，再不理睬那后宫的三千佳丽了。后来飞燕被成帝册封为婕妤，最终被立为皇后；有人又进言称飞燕有一个妹妹，也极为妖娆，成帝忙着人将合德接入后宫，封为昭仪。从此，一对姊妹花同时被宠，花朝拥，月夜偃，风流天子，尝尽了温柔浓艳滋味。

一天，汉成帝带着飞燕登上泊于太液池的彩舟上游咏，让飞燕轻歌曼舞一曲，并指令侍郎冯无方吹笙伴奏，亲自执文犀簪轻轻敲击玉杯为节。船行到池中央时，忽然大风陡起，吹得飞燕裙带飘扬，险些被刮落水中。成帝连忙令冯无方救护飞燕，无方赶紧丢下手中的笙，两手牢牢握住飞燕温软的双履。飞燕本来就暗恋冯无方，现在由他把握着自己，索然扭动细腰，凌风狂舞，并且边舞边歌。一会儿风停下来，飞燕也渐舞渐停了，但见她面色微红，娇喘吐香，倍加令成帝怜爱。后人常常提起的“掌上舞”，就是从这儿来的。

飞燕本性淫荡，免不了有暧昧情事发生。汉成帝好象瞎子聋子一样，听由她淫乱宫中。飞燕更加得陇望蜀，见到侍郎庆安世年轻貌美，很善弹琴，于是就借学琴为名，请求成帝允许他自由出入宫禁。飞燕遂与庆安世眉挑目逗，一旦成帝不在自己这里宿寝，就

留安住下，同效于飞。加上连年不育，飞燕想要巩固在宫中的地位，万分企求能生个儿子作太子，得知侍郎、宫奴中谁生有较多儿子，往往就妄思借种受孕，诱来交狎。身边的男性，不少成了她玩弄泄欲的工具。

那合德被封为昭仪后，成帝又命她居于昭阳宫，恩宠有加，基本上天天到她这里来过夜。而飞燕借种心切，在自己居住的远条馆中，藏有男妾数十名，姿意欢娱，巴不得成帝不来自己这里。即使来了，飞燕也是敷衍周旋，勉强应承。成帝反觉得合德娇体吐芳，丰若有余，柔若无骨，所以常常临幸昭阳宫。合德怕成帝看出飞燕的破绽，自然常常替姐姐开脱、圆谎。飞燕得知后，非常感激，特意选荐一个叫燕赤凤的宫奴给妹妹忙里偷闲受用受用。这燕赤凤身材高大，健壮有力，又矫健善跃，一蹴能越过几重楼阁，飞燕与之交欢，非常畅美，因而不忍心一人独享，便分一杯羹给妹妹。合德一试，果然周身舒畅。于是赤凤往来两宫，淫迹随成帝而转移，疲于奔忙应付。

后来成帝因赵氏姊妹被宠幸多年，谁也未能生出一男半女，为刘家江山社稷计，也就不得不另求所幸，随意点幸宫人，希望有人能为他生下个男孩来。飞燕和合德两处也就基本不来了。而这赤凤可就苦了，虽说他孔健有力，房中有术，但终究没有分身术，姐妹俩不是暗自嗟叹性欲难饱，就是互相间含酸吃醋，差

点闹翻了。旷怨无聊之中，飞燕想到了射鸟儿，风流情种射鸟儿，她要把他召致在石榴裙下，囚禁在烟花宫中，供自己玩弄消遣，疗饥解渴！

话说当年射鸟儿与飞燕合德姊妹花颠鸾倒凤，不分昼夜，其乐何极。不料被一光棍撒泼癩王二探得，王二一贯行凶作恶，就是天宫中的王母娘娘他也敢奸淫，官府也治不了他。王二早就垂涎这对姐妹，只是没下得了手。一见射鸟儿得手了，便找到平日的好友活阎罗张三，谋划要于晚上去强奸姐妹俩，出出心中的这口鸟气。不想隔墙亦有耳，窗外岂无人？有人把这一消息飞快告诉了飞燕和合德，姊妹二人慌忙收拾行李、细软，也没来得及与射鸟儿告别就一溜烟走了。害得射鸟儿多方查寻，也都杳无音讯；百般思念，徒留巫山残梦……

现在，飞燕飞书相招，使射鸟儿心中狂喜，淫兴大炽，顾不得多思量今已非昔，亦不管温柔乡还是虎狼口，马上随樊嫪登上七彩油壁车，扬鞭策马，飞速入宫。一见飞燕，连忙跪下施礼：“蒙娘娘召见，臣特来叩见。”飞燕一步上前挽起射鸟儿，对他笑道：“我你是旧人，何必太拘礼？”说话间，宫中仕女已摆下酒肴，飞燕拥射鸟儿落座吃喝起来。席间，射鸟儿有说不完的相思话儿，飞燕也深致款曲。吃到酒兴发动，飞燕马上令侍女铺床设帐，自行解下薄若蝉翼的衣衫，搂

住射鸟儿拥在自己的胸前。飞燕说：“一定要放手干，快活死我也无关！”射鸟儿见她目闭腮红，喉咙里气喘吁吁，知道她情到了极处，抚弄她光如绢、软如绵的身子，不觉淫兴勃发，于是腾身据鞍，恣意行乐。

一天，射鸟儿正与飞燕在后宫花下交欢，忽然有宫女来禀报说：“赵婕妤来了。”射鸟儿与飞燕连忙系整衣裳，狼狈不堪，正欲躲开，但已被合德看见，一下什么都明白了，但她仍装着什么都没看见，含沙射影地说：“姐姐在这林下花间没听到莺啼鸟唱吗？”飞燕答道：“缙蛮之声最易扰乱情思，听听鸟鸣何等自乐啊！”合德酸酸地说：“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让射鸟儿给你捕扑些来玩玩呢？”飞燕当然知道妹妹话中有话，但她仍想掩饰秽行，于是推说：“禁苑深宫，王孙怎能带弓挟弹进来呢？”合德见姐姐不愿分给自己一杯羹，共享这个俊健男子，心中不禁醋意大发，冷笑着走了。

当然聪明的合德是不会在成帝那儿告发姐姐的，她知道，一旦皇上知道了这事，飞燕与射鸟儿都难逃一死，自己也就分享不到那如意风流果了。于是她当下求见成帝，借口说姐妹俩的宫院相隔太远，难以经常来往叙说姐妹之情，请求皇上加修院殿，迁宫求近远条馆。成帝被蒙在鼓中，不加思索便答应了。飞燕当然知道妹妹的心思，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合德

插足进来。两人从此一旦有机会，就与射鸟儿淫乐，或者是你来我往，轮番酣战，或者合力攻伐，共淫一人。

射鸟儿固然是一个风流骁将，整日贾勇不惜。但无奈好手难敌双拳，一阳难挡双阴，竟也渐渐地体力不支了。射鸟儿只得对飞燕说：“我只身一个，天长日久已难以使你畅美遂愿；加之阳精寒冷，没能使你成孕。不如我替你到外面去找十来个俊俏的少年子弟进宫侍奉你，让你称心如意。”飞燕当然知道射鸟儿是怕秽行一旦败露，性命难保，而且他也确实纵欲过度，体力不支了，想要找些替死鬼来宫，自己好抽身出宫。只管满足自己淫欲的飞燕，既不肯射鸟儿出宫，又着人到处去寻觅奇异可心的男子了。

很快，樊嫔就到民间找来十五六个后生，个个标致隽秀，飞燕看了，不觉淫兴勃勃，对众人说：“今天我要一个个考考你们……”一少年接话说：“只怕娘娘你心有余而力不足。”飞燕夸口说：“再多几个又何妨？”于是令所有少年后生都脱下衣裳，依次交合。少年们哪里熬得住，一起拥上，如同饿鬼抢馒头一样，乱成一团。飞燕说：“不要争先恐后了，以后你们每隔三天就要轮流来服侍我一次。”少年们这时哪里理会，只顾争尝个中滋味，直把飞燕弄得哑哑哼叫，少年们也疲倦如泥。飞燕对射鸟儿说：“我今天可以说是心满意足了啊！不过，明天我们还有好戏……”

第二天，飞燕令宫女们在百尺台上摆下酒宴，携着射鸟儿的手，带着十六个少年、三十多个宫娥，来到台上。她让十六个少年分成四队，赤身裸体围成方框形，还在腰间系上一只小鼓，令射鸟儿与自己在台上肉墙之中酣战。又让宫女充着监军，一丝不挂地骑在马上，手挥令旗，发布战令。一时少年与飞燕轮番行淫，宫女们也都兴动难忍，与诸少年滚成一团，百尺台上顿成一幅令人作呕的禽兽交欢图。

射鸟儿知道，梁园虽好，绝非久留之地。更何况这飞燕只把自己看成一个泄欲求欢的工具，自己反成了砧上肉、笼中鸟，完全失去了浪荡不羁的自在劲儿，于是一心寻思着找个机会离开。不久，成帝渐渐警觉了飞燕宫中的动静，又自感戴了绿帽子，传出去圣上的体面何在？只好伺机处置这伙淫荡男女。飞燕窥出此中消息，哪里还敢淫纵，很快将宫中的男妓如安庆世、燕赤凤以及诸少年全部遣散，只留下射鸟儿在宫中。射鸟儿越加骇怕，哭着央求道：“我承蒙娘娘厚爱，岂敢不唯命是从？但您恩御太重，我精力消耗已尽，比起初入宫时，实在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我在宫中不但不足以使您惬意，又加之人言可畏，众口铄金，恐怕生命只在旦夕之间。请求娘娘早早放我回故乡去，使我能保有全尸，埋葬在故乡祖坟之侧……”并在与飞燕云雨时故意不让飞燕尽兴，好让飞燕见他无用，早

早打发他回家去。

飞燕万般无奈，便流泪对射鸟儿说：“我知道你一心想出宫，我也决不挽留你。只是从此天南地北，此情绵绵，怎能忘怀呢？你我相乐多年，又怎么舍得你去呢？”说着便放声大哭，昏晕在地。射鸟儿连忙着人将飞燕扶起来，并救醒。飞燕醒来，又含泪说：“你既然要走，又为什么要救我，让我死了倒也好！”射鸟儿劝慰再三，飞燕方才平定下心绪。让宫女端上酒肴，举杯为射鸟儿饯别。射鸟儿胡乱吃了几杯，起身就要走，飞燕一把拉住说：“一生相交，只此一次，何不开怀畅饮？”于是，射鸟儿与飞燕开怀痛饮，并重提旧日的淫行秽事，说了不少动情的话，两人缱绻一番。极欢而止，飞燕说：“心肝，此行已成永别，我有头发一缕，送给你留个纪念，你可以缠在臂上，日后见发如见我啊！”射鸟儿答道：“承娘娘宠爱，我若忘了你，不得好死！”飞燕令宫女取来厚礼赐给射鸟儿，让樊嫜引他悄悄出了宫门，洒泪而别！

分别后，飞燕、合德仍在宫中恣意淫乐，丑状万端。成帝沉湎酒色，荒淫纵乐，体质亏损，于是命人到处遍访仙丹春药。一次合德一连给成帝服食七粒，结果精液飞泻不止，直如泉涌一般，终于精亏而死，一命呜呼。哀帝即位，册封飞燕为皇后，并责令合德讲清成帝死因，合德自知罪逆难逃，畏怕万分，以致心

肺俱裂，呕血而死。哀帝驾崩后，太平子即位，贬飞燕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后来又贬为庶人，飞燕在无可奈何之中自缢于北宫。

一代妖姬淫妇，就这样香消玉殒，命归黄泉了。她一生“宠幸”过无数男人，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奴隶一般，任意趋使玩弄。射鸟儿是个聪明人，否则，如果还留在宫中，后果不堪设想。据史料记载，当时，射鸟儿收了礼物，别了飞燕，雇了个脚夫挑着，看看这自己用出卖身体换来的金银财宝，想到自己现在已飞出了樊笼，不再过那种卑污无比又如履薄冰，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活了，不觉有了几分解脱感、自由感，于是脚下生风，直奔故乡而来。

不幸，回到故里，已是物是人非，射鸟儿连自己的家门都进不了。原来，当初射鸟儿是被飞燕的密诏宣进后宫的，谁人知晓呢？大家起初只当这光棍汉不知到什么地方游荡寻欢去了，谁也没在意。后来，看他多年不归，只当他死在异地他乡了，就把他的家产分了，房屋卖了。射鸟儿哪里知道这些，径直朝自己家里走，里边一位妇女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撞入我家？”这时，从里屋又走出一个男的，姓何名进，绰号寸白蛇，大步上前推出射鸟儿，并吼道：“你为何撞入我家中？”射鸟儿莫名其妙，楞楞地问：“这是我的房子，怎么反倒成了你的？”何进说：“胡说，这是我

买的房子，怎么是你的?!”两人争了一场，并拉扯着去见了官。谁知，官府竟把射鸟儿问输了，打了二十大板，问了个罪，赶出衙门。为了身家性命，射鸟儿是不能说出去宫中的个中隐情的，只好苦水往肚子里咽，认了。出了衙门，那挑夫早就乘着混乱当儿，带着射鸟儿的金银财宝，一溜烟跑了。射鸟儿至此竟成一个身无分文、地无立锥的穷光蛋，心中懊悔万分，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大有看破人间世情之意，于是剃度出家，到佛牛山当和尚了。

也有人说射鸟儿并未出家，他又返身回京去找飞燕，飞燕见他已是宝刀老钝，无法受用，于是不想留他在宫中，但又怕他泄露出宫中的丑事，就派樊嫪差人把他暗害了。

一个浪荡公子，风流男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销声匿迹了。汉代童谣有：“燕飞来，啄皇孙!”历来史家都认为是这汪祸水灭了大火，殊不知，有多少男人丧身于她的石榴裙下，绣榻之上……

第四章 魏晋秘闻

考察魏晋时代的男妓秘史，不能不先看看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两性关系的特点。

魏晋之际，战乱纷繁，几无宁日，一方面攻伐为贤，成王败寇，儒家的道统被毁弃殆尽。比如曹操征求人才，不忠不孝不贞不肖不要紧，只要你有才就行。曹操破了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美貌妻子甄氏竟占为己有，以至于孔融曾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快活一番。曹操问他出典何处，孔融讥讽地回答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吧！”孔融还主张不一定要孝。他说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如同瓶子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出来，母子关系就算了结了；还说假如天下发生饥荒，有很少的食物，给

不给父亲吃呢？倘若父亲好，就给；不好，宁可给别人。

可见，汉初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这时还剩几许了。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中，人们居丧无礼，嗜酒服药，狂放不羁，礼教荡然无存。

另一方面，魏晋之际，又尚刑名，动辄被杀。人们面对统治者不讲他们自己推行的“忠孝节义”，巧取豪夺，篡弑纷呈，敢乱而不敢言，自然便纵情诗酒声色，不求节义，但求苟活。渐渐地，到晋的末期，人们乱也看多了，篡也看惯了，只剩下淡泊的通脱，在温柔乡中，一醉身心。

这是整个魏晋时代的总体社会氛围，在这种大环境下的两性生活如何呢？

从“男子中心”这个角度来看，女子多被蹂躏玩弄，妓妾声伎最盛。三国魏时，倡妓业大行其道。邯郸淳的《笑林》中记载说，当官的若不懂歌乐声伎，是要被人耻笑的。某甲为霸府佐，尚不解声乐，妓人奏曲子赞颂自己，自己却浑然不知，他有次竟将歌妓给他的曲牌误为药方，席中人哈哈大笑。东晋时官僚们你争我斗，彼倒此起，他们大多纵情声伎，穷极淫侈，无人过问，声伎之盛，家妓之多，堪为前无古人。王恺、石崇置酒饮客，女伎吹笛，一旦小有走调，就

会被杀。更有甚者，据《晋书·平原王干传》记述，王干的爱妾死后，已装进棺材中，但王干不让钉上棺盖，而是置于一空屋中，常常去看望，甚或奸尸数次，直至尸体开始腐烂发臭方才下葬。

从女子角度来考察，普通妇女之妒，在当时堪为一绝；贵族女子纳养男妾，则史不绝书。这两方面似乎有一定的联系，基于女性意识被压抑，女性身心被玩弄，女子的反抗是必然的，这里且不管是积极的抗争还是消极的自戕，妒，几乎成了一般中下层女子的唯一杀手锏；而厮养男妾则是贵族女子的有效报复。

人之常情，遇不平则鸣。中国历史上，每当盛平的时候，礼教的势力便会膨胀。礼教认为“妒忌”是妇人的恶德，是“七出”的原因之一。而魏晋时期，时事纷乱，礼教的约束力极小，个性异常发达，加上男子的放荡不羁，妒性便被激活了。这时于此最有趣的一个故事是：东晋谢安极好声伎，每当外出，一定让妓女相随，还要将一个妓女纳为小妾。谢安的妻子刘夫人对谢安警戒甚严，谢安很难一逞情怀，于是家人便对刘夫人旁敲侧击，要她放宽心胸，家人告诉她说：“《诗经》中不是描写了女子的不忌之德吗？”刘夫人反唇相问：“《诗经》中‘关雎’、‘斯冬’是谁写的？”家人问答：“周公。”刘夫人马上反问：“周公是男子，写诗当然如此；如果是周姥所写，恐怕就不会有这般

大度了吧？”

这个时代的贞节观念很淡薄，“步障解围之谈，新妇参军之戏”，是千百年来卫道先生视为名教荡然无存，文人雅士视为风流佳话的故事。相传王献之与客人辩论一个问题，竟理屈词穷，献之的嫂子施青绂步障自蔽而出，为王献之帮腔，使来客无言以对。古来认为应“叔嫂不通问”，而道韞却艳装而出，与叔子嫣然谈笑，根本不理那一套。

晋朝王泻与妻子钟氏在家无事，相坐闲聊，他们的侄子从庭前走过，王泻说：“弟媳竟生有这么标致的侄儿，真令人羡慕。”钟氏马上接过话来说：“如果让我嫁给你的当参军的弟弟，我也会生出如此清俊的孩子来的！”在丈夫面前竟以叔子插科打诨，可以说是无视礼教的。至于山涛的妻子竟挖墙偷看英俊儒雅的嵇康、阮藉，则更是风雅无忌了。

当然，贵族妇女厮养面首，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礼教之荡毁，贞节观念之淡薄，也不能轻率地认为这是对男子们的放荡无羁、纵情温柔之乡的消极反抗。魏晋之际的男妓现象是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的，是诸多因素孕育出的社会痼疽。

据历史记载，魏晋时期男妓现象并不少见。如晋武帝时赵虞的女儿赵粲入宫宣淫、十六国汉之单后寡居寻欢、拓跋氏诘汾游畋被美妇所宠、前凉主张曹华

的生母马氏厮养藩帅，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惠帝后贾南风，此妇集丑、妒、淫于一身，不仅与太医、近臣有染，还令人到民间广为物色，选中后诱进宫中与自己交欢。为了丑闻不致传出，往往先奸后杀，一时都城中常有美男子神秘失踪。在本章中，我们将描述那么一位美男子的神奇经历，让我们透过此一人物，窥见魏晋时期男妓现象的“风采”。

我们知道，从民间市井物色健壮英俊、那话儿粗大的男子入宫疗救性欲，始自秦代的皇后赵姬。到贾南风，已发展到了有组织的选寻、成批成批地选入，而且往往奸后即杀以灭口。在这一点上，贾南风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实已开启了唐代武则天的先河。武则天的秽事我们将在下面章节里详加描述，这里我们拟选寻一段民间市井荡妇诱选美男子供自己淫乐的故事，使我们对宫廷厮养男妓与民间诱奸男子形成特点的不同，有个粗略的了解。

据明代《新镌玉茗堂批评王弇州先生艳异编》卷之二十五《徂异部》记载，有一位书生，初到京城赴省试。他长得很潇洒帅气，来的当天，书生便到街上游逛。忽然，迎面驶来一队车马，马车装饰艳丽，随从亦很多。最后一辆车上，有一位美丽的女子，她揭开车上的帷幔，向美貌书生频送秋波。书生不禁随车而行，跟了很长时间。车中的女子干脆以手招引书生

上了彩车，一起来到了一座华丽堂皇的楼宇前。女子悄然蔽护书生入了大院，来到一间精雅的居室。两人坐定，酒馔马上就排好了。书生连问：“这是什么地方，蒙小姐错爱相携至此，究竟要干什么？”女子笑而不答。

这时，与女子年纪相仿的美人们不时探头一望，或者进来一谈，但都不肯说出这是什么地方，小姐们要干什么。从此，书生被幽禁在这里好几天，无人理睬，更无人进来洽谈，书生不禁焦虑起来。

一天，一位老姬前来送饭。书生又问老姬这到底是为什么，伤心不觉泪下。老姬见书生可怜，便告诉他说：“相公，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啊！我们的主人是一巨富，宠养的婢姬很多，但这些雌狗们只会浪荡行淫，却就是生不下一儿半女。现在主人年老体弱，没法在肉体上供养这么多骚货了。这些娘儿们就勾引外面的少年进来，广交滥淫，不少少年初来这里，以为来到了幸福温柔之乡了，天长日久，不免身体渐亏，至今已死掉好几个男子了！”

书生一听，惊骇万分，忙拉住老姬的手哀求救他一命。于是老姬让书生换上自己的衣服，装成老妇模样，在五更时分从老姬给他打开的边门悄悄地溜出去了。临走前，老姬告诫书生说：“从今以后你千万不要再走上这条街了，且千万不要对人说起这件事！”

这位书生神秘的几日“走失”，与下文我们要记述

的洛南吏的经历，有许多相问之处，但亦有许多相异之处……

洛阳吏：失踪归来话“桃源”

两晋惠帝的时候，京城洛阳常常有人在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中突然失踪。

起初，偶一有人失踪，人们并未在意，以为天下之大，何奇不有，谁知他跑到哪里去了呢？可是渐渐地，人们常常听说这种事，而且失踪的人又多是年青男子，一般都身材魁伟，面目清秀，人们不免有些纳闷：怎么尽丢一些美男子，而且离去前无征无兆，一去而不返呢？莫非被妖魅劫去，抑或被嫦娥诱拐？

几年了，城中不断有美男子失踪，人们对其内幕详情一无所知，纳闷与诧异与日俱增，以至一旦看到美貌男子，人们马上会出现这种怪异的念头：这小子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无踪无影！

这个谜是偶然解开的，这个谜解开之日，也是人们对其永远三缄其口的时候，你说怪还是不怪？

这个谜是从一宗窃案入手解开的，但又与窃案没有任何关系，你说怪不怪？

原来，在洛南有个盗尉部小吏，面目韵秀，身材伟岸，仪表堂堂。偶从街市走过，常常被人回望称赞；不少女子看到他，就鸳梦顿起，拟想着若能嫁给这小吏，该是如何如何的幸福事。

象是脱逃不了的劫数，这美貌小吏终有一天突然失踪了。这之前他的家人半点不知，一毫不察，他的上司也没指派他去应什么公差，因为这些年丢失的男儿实在不少，人们都认为这小吏一去吉少凶多，肯定回不来了。

不料，几十天过去了，这小吏竟又神秘地回来了，人们很是惊讶。更惊讶的是，小吏失踪前衣衫平常得很，而归来后却穿着衮衣，都是用宫锦制成的，非同一般。

人们问小吏这些天日到何处去了，都干了些什么，小吏笑而不答，问急了，他也只是吞吞吐吐，吱唔以对。人们对他的这番行踪多了不少神秘感。

正在这个时候，惠帝皇后贾南风的一个远亲家财被窃，丢失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不计其数。案子报到了洛南盗尉部，盗尉于是严加缉访，四处搜寻，但毫无线索。有人举报小吏是嫌疑犯，不然他何以身披锦绣，且是民间常人们不应有的宫锦衮衣。小吏被抓

拿归案后，起初他还是不肯说出个中原委，但经不住三拷六问，只好从实招供：

几十天前，洛南小吏正在街上行走。是日阳光很高，小吏心绪也颇佳，一路上一踱一盼，闲兴很浓。

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老姬，拉住他说：“我家中有人生病了，病得很重，医生说已经没救了；向占卜的人询问吉凶，卜师说只有请城南一带的少年来家中作术禳灾，病人才可以得救。现在正好遇上了您，烦请您大驾光临寒舍，一行法术，救活亲人性命，老姬感激不尽，三生不忘。”

这小吏颇有怜悯之心，听说病人已入膏肓，只有一法可以活命，老姬又如此央求，二话没说，随同主人登上马车上了路。车上装有几道帷幔，帷内有一个簏箱，老姬说：“为了法术灵验，请公子坐在簏箱中。”小吏救人心切，也没有多考虑，一路上也没多问。

约莫走了十多里，经过六七道门枢，老姬说了声到了，便掀开帷幔，打开簏箱，请小吏下车。说来也怪，小吏下车一看，这是什么地方？只见楼宇大殿，飞檐斗角，富丽堂皇，与皇宫没有两样。小吏不觉生疑：“这是什么地方？不是要为你的家人禳灾救命吗？怎么到了这里？”老姬诡秘地说：“公子，这是天宫，你不要多问，快随我来。”

小吏知道这当然是天宫，但胜似天宫。究竟来干

什么，他也不好多问，只好悉心听老姬安排他香汤沐浴，换上锦衣，用过精美的肴点，便上楼殿内小憩了半晌。

傍晚时分，老姬来了，没多说什么便带小吏左拐右转，进入一精美复室。抬头一看，只见一个贵妇人端坐在室中，年纪约三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较胖，脸色青黑，眉间有疵。小吏心想：难道这就是老姬说的病人？她有何病需要我禳灾？

小吏正要发问，黑女人竟走下座位，笑容可掬地挽住小吏的手，便朝被枕早已备好的绣榻走去。小吏如入雾中不得其旨，“不是让我来祛病的吗？”小吏回头问老姬，老姬已不知什么时候悄然离开了。“不错，就是给我祛灾治病。”贵妇人拽紧小吏，两人一同倒向绣榻。

小吏这才明白，确是这位贵妇有病，这病需要自己来以一枝金枪玉杵来针灸。于是两人同席共饮，同床共寝。贵妇虽是极丑的人，但淫欲盛炽；小吏虽是初通人道，但恃仗身强力强，极力逢迎贵妇，一夜数番风雨。就这样，小吏在此为贵妇“治病”几十天，夜夜不息，日以继夜，笔墨不足以状其极。

几十天过去了，贵妇才同意他回家。临别时，贵妇向小吏赠以衾衣，赐以财宝，并千叮万嘱小吏不要泄露出去此中经历，否则必定遭致不测。老姬仍以接

小吏来的方法，将他置于帷幔密遮的马车中，把他送回了城南原处。小吏如渔人偶入桃源，暗自高兴，但又不能说出去，只好仍像几十天前一样，做他的事，走他的路，似乎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似的。

但是，现在小吏来历不明的衣饰财物反使他陷入不白之中，不得已，他只好和盘托出经过，以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

至此，原告人——贾南风皇后的远亲不觉面红耳赤，不再多说什么了。洛南尉也似乎猜出了其中奥妙，也不再多问了，并着令小吏出去后这番经历千万别再向人提起，然后一笑退堂了。

原来精室中的贵妇人，这个年约三十五六岁，矮而胖，面色青，眉有疵的贵妇人，这个丑而好淫的贵妇人，就是当朝皇帝晋惠帝皇后贾南风。

也难怪贾后的远亲竟对小吏息讼不问，难怪洛南尉要告诫小吏不可枉言，然后一笑退堂。对当朝皇后，人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更敢说些什么呢？人们只是暗自为小吏庆幸，庆幸他没有被贾后玩弄过后悄悄除掉灭口！

这个传奇性的故事，不是文学家的虚构，更不是笔者的敷衍，它详明地记载在《晋书·惠贾皇后传》中。

据史籍记载，晋武帝时代之前，卫将军（鲁公）贾充先娶有一妻，是魏中书令李丰的女儿。他们生有两个女儿：大的叫贾荃，嫁给齐王攸为妃；小的叫贾浚，

也嫁给了大户人家。后来，李羣被司马师所杀，贾充的妻子李氏也受牵连被发配远方，与贾充挥泪告别。

贾充耐不住一个人鳏居在家，便又娶了第二个老婆城阳太守郭配的女儿郭槐，又生有两个女儿，大的叫贾南风，小的叫贾午。两个女儿都身材矮小，但贾南风矮而黑丑，贾午矮而姣好，小巧玲珑。

郭槐是有名的妒妇，贾充的前妻被释放回来后，郭槐连面也不让贾充与李氏会，处处提防着贾充，怕他与李氏重圆破镜。听说晋武帝同意娶贾充的一个女儿作儿子司马衷的妻子，死活要以贾南风相嫁，她要依靠与皇帝联姻来寻求靠山，享受荣华富贵。贾南风与太子结婚之时，人们一看两位新人，胃口大倒，既而又笑而称妙：蠢夫配丑女，天造地设的好姻缘啊！

武帝死后，惠帝司马衷即位，但他好似傀儡一般，事事要受教宫闱，或行或止，或东或西，全听贾后南风的。这惠帝也实在蠢顽不敏，可以说是历史上所少有的。他当政后，年年发洪水，四方饥馑，饿殍遍野，百姓没有东西吃，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不少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有人把灾情向他禀报，他听说百姓连树皮草根都没吃，他大惑不解地问：“何不让他们吃肉糜？”左右大臣不禁失声大笑，但马上又悲从中来，他们这才知道，这样的皇上还不如没有的好。

惠帝如此昏聩，军国大权，自然全部被权欲极强

的贾后所掌握，甚至连惠帝的丈夫责职，也由别的男人替代了。贾后千方百计寻找人进宫侍寝，大肆宣淫，惠帝全然不知，即使知道了，恐怕也无可奈何。

宫中有位御医叫程据，状貌白皙伟岸，又深谙男女采战之术，床上功夫极好，被贾后所宠爱，常以为皇后治病为名，一再召诊，连宵侍命，疗救相思，丑闻传扬天下。

贾南风是个性欲极强的人，一个御医程据怎么也满足不了她的欲壑。于是她又命令心腹婢媼，在都城中寻访美貌少年，骗入宫中交欢厮役。上床一试，若不如意，便马上处死，销尸匿迹，省得他们溜出宫后传播秽事。洛南小吏之所以没有被杀掉，一是由于小吏阳道壮伟，功力深厚，能令贾后心满意足，一逞淫欲；二则几十天相处，贾南风发现小吏为人谨慎，一般不会乱说乱道，泄露此中奥秘，贾后一时高兴，又希图日后好梦再温，就把他放出来了。

没想到，贾后远亲投诉小吏偷盗，倒是逼得小吏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小吏这一说，宫中的奇耻大丑，立即被沸沸扬扬地传开去了。一些大臣一直激愤于贾后擅权弄国，现在抓住这绯闻把柄，马上以整肃宫闱为名，一举废掉了贾后，并把她囚禁在别室。赵王仍担心贾南风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就又派尚书刘弘带着金屑酒到金墉城，赐贾后死。贾后哪里肯喝，但又无

可奈何，只得捧酒一饮而尽，仰天大笑后倒地死去。

一代悍妇淫后，至此乃终。相传，她死前的一声长笑，传得很远，说是人笑，更象狼嚎，像鬼哭，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第五章 南北奇谭

南北朝时代是继魏晋之后，又一个男妓特盛的时代。

这是一个纷乱的、复杂的时代，封建正统观念遭到极其严重的冲击，世衰道微，异端有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乱贼迭起，北方异族起而承敝，据有中原，胡虏腥膻。无论南方北方，多为弱肉强食，以暴易暴，不守礼义纲常，骄恣有宋主苍梧，淫荒有齐王东昏，愚蔽有梁主湘东，穷奢极欲有长城公陈主叔宝；至于“五胡乱华”，更是暴虐恣睢，荒淫无度。

《宋书·颜师伯传》中说，师伯居于高位，妓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宋书·阮佃夫传》中载，佃夫执掌大权，畜有妓女数十，艺貌甲天下，金玉超宫掖；《宋书

·南郡王义宣传》中说，义宣多有嫔媵，后房千馀，尼媼数百，男女三千人，崇饰绮丽，费用殷广；《梁书·羊侃传》中载，羊侃性奢侈，善音律，自己创作了两首采莲棹歌，姬妾侍列，穷极奢靡，至夕，侍婢百余人俱执花烛于侧；《梁书·曹景宗传》中说，曹景宗好纳妓妾，多至数百；《魏书·高聪传》中载，高聪有妓女十多人，有子无子皆注册入籍为妾，以悦其情。高聪生病后，怕自己死后这么多美女被他们得去，就令她们烧指吞炭，出家为尼；《周书·李迁哲传》中说，李妾媵致有数百，男女六十九人，缘汉十余里间，第宅相连，豪华无比。若姬妾有了儿子，也都养在府中，各有僮仆侍婢，阊阖守门。每当李迁哲往来府中，就鸣笳导从，跟随者浩浩荡荡。

这些都是见诸于正史的，且多是一般大臣生活的记述。至于南北朝的各国君主们，开国的还好，亡国的有几个不荒淫无度？后魏曹彰曾以爱妾去换马，女子的价值竟连一匹马都不如了！这一切都取决于男子的好恶。

女子，从肉体到心灵，在这个时期受到了空前的狎玩、蹂躏。但是统治者们却反复要求女子要保有贞节，认为这一东西比鲜嫩的脂膏、莹洁的白玉、馨香的兰花更珍贵，更可爱。《北史·列女传》序中说：“盖女人之德虽在温柔，立节重名咸资于贞烈”。这里

的“贞烈”，既包括有夫之妇的节操，也包括未嫁女子的童贞。放浪的男人，也看中这“贞烈”二字，似乎失去了童贞的女子，不管多么美貌娇艳，多么温雅柔情，多么富有财富，都是一堆破烂货。

但是，从国君到权臣，直至一般吏胥，统治者们高喊“贞烈”，要普通女子守身如玉，可是，他们的后宫、府第、宅中的后妃、家眷又如何呢？他们自己却千方百计地剥夺、蹂躏千千万万女子的贞节！这难道不是一种具有强烈反差的讽刺？

据《南齐书·郁林王本纪》载，皇后淫乱宫闱，寝阁彻夜洞开，内外淆杂，来者不拒。

《魏书·高祖冯皇后传》说，高祖常常出阵征战，冯皇后便与宫中阉宦高菩萨私乱，高祖在汝南一病不起，冯皇后更加公然出丑，中常侍双蒙等都成了她的“恩爱”面首。

《魏书·世宗胡皇后传》中载，显宗即位后，尊胡后为太后，胡太后逼迫清河王怵与自己淫乱肆情，为天下所恶，她还有男妾郑俨汙、李神轨、徐纥等。

《宋书·前废帝纪》中说，刘宋前废帝刘子业好色无度，姐姐山阴公主在弟弟的影响下同样放荡成性。有一次，山阴公主对刘子业说：“我与陛下虽然男女不同，但都是先帝所生，不应有厚有薄，你的宫廷内六宫佳丽数以万计，而我却只有驸马一人。这样比起来，太

不公平了。”于是刘子业为姐姐选来面首左右三十人，供姐姐日夜享用。吏部郎褚渊长得很英俊，公主就又向刘子业请求将褚赏给自己受用受用，刘子业答应了。褚供公主玩弄了十天，公主欲望极高，常常逼迫褚连续不断与自己交合，褚哪里受得了，设法回来后，公主又要他再来，褚死活也不肯来受那份风流罪了。

《梁书·后妃传》中说，梁元帝萧绎的徐妃对元帝很不感兴趣，不让皇帝与自己缱绻云雨。元帝是个独眼龙，徐妃知道元帝要来自己宫中过夜了，就画半面妆相迎，元帝不解，她竟说：“皇上只有一只眼，只能看我半个面孔。”徐妃并不是清心寡欲，守身如玉，她有一个男妓供养在瑶光寺中，是个道人。元帝的近臣暨季江被徐妃看上后，亦被招致石榴裙下。季江完全没有料到娇小的徐妃体内会蕴藏那么多的淫兴，大发感慨说：“徐娘虽老，犹尚多情！”从此“徐娘半老”这个成语也就留传下来了。

《南齐书·后妃传》中载，南北朝时齐郁林王何妃禀性淫乱，原先为王妃时就与外人奸通。郁林王即帝位后，她又置郁林王的左右近臣为面首，杨珉居然与她同寝共处，状如伉俪。

这些皇后、公主、贵妇，有何贞节可言，她们仗着自己的位置与容貌，趋使男子为她效劳如同役使奴仆、牛马。象山阴公主居然打出了要与男儿平等的旗

号，公开要求置有面首、厮养男妓的合法化，何等的淫荡！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胁迫、强邀、硬留男妓供自己泄欲取乐，又是何等的专制！她们大多广收男妾，从近臣，到太医，从宫人到百姓，从正常男子，到太监、僧道，无其不有，可见她们的淫欲是何等的深广！但是，她们要么泄露春光被世人讥笑，要么当朝被诛，要么被写进史书，遗臭万年！

在本章里，我们将向大家详细描述北齐武成皇后胡氏淫乱宫掖，狎昵僧人的故事。必须提及的是：南北朝的时候，儒家学说衰微，而僧、道大行于天下，借佛事、道场奸淫女子或充当面首被人玩弄的似乎不少。魏时，西僧昙无讖自言能使鬼治病，且有秘术，被北凉蒙逊所信重，尊为圣人，令自己的诸女儿和儿媳，都去受教祛灾。无讖实在是个高僧，他的肉身说法使这些女眷们大开眼界，饱受“性福”。宋时，东阳公主，与巫严道育往来甚密。严自称能辟谷导气，役使鬼物，可笑的是，这位“多情”公主不久就一病不起，竟致谢世。若严道育果真能趋鬼，公主为何不请他来禳解呢？我们知道，道家的男女采补说、炼内丹外丹说都是很能蛊惑人的，尤其是一些帝王贵族，一求长生不老，永保富贵荣华，二为淫奸女子，恣意泄欲。而佛教是以尽行善，不淫欲为基本要求的，但许多奸人恶人混迹僧尼中，借做佛事以行淫。这里要介绍的昙献

就是这样的淫棍，他在平日就丑事干尽，得入胡太后宫掖，更是纵体奉事，大兴云雨……

昙猷：禅床尽情奉胡后

明代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中载有这样一篇小说：《闲云庵阮三偿冤债》，说是有个少年才郎名叫阮华，排行老三，人称阮三郎，被殿前太尉的女儿陈玉兰看中，通过闲云庵主王守长，将他赚入庵中密室，情兴酣浓，尽情取乐。竟一阳失去，气断丹田，魂归阴府。

其实，在千载以前的南北朝北齐间，就有此类事发生，所不同的是：陈玉兰与阮华毕竟出于旷怨，有情而独钟，终至淫丧闲云庵，而北齐胡皇后为了满足淫欲而大肆玩弄男子，厮养僧侣。陈阮是借庵演戏，胡后却是搬戏宫中；阮三郎奉身舍命，而胡后的男妾则梟首伏法。

要知这宫中好戏是如何演出的，倒是说来话长
.....

据《北齐书》记载，北齐世祖武成皇帝高湛即位，立妃子胡氏为皇后。胡氏是安定人胡延的女儿，传说当她刚出生的时候有一只鸛在帐幔上鸣叫。这种鸟在什么地方鸣叫，人们就会认为此户人家必有不祥之事。胡氏长到及笄之年，被选为长广王妃。她姿容体态平平，无足引人，但却极其淫荡。

我们不能断定有其妻必有其夫，或有其夫必有其妻，但无论如何，胡氏与高湛都是极为荒淫无度的人，他们平日谑浪笑敖，倍极欢昵。按说高湛当了皇帝，三宫六院美女如云，但他连自己的亲嫂子都要奸淫。就在他册封胡氏为后的这天晚上，前来祝贺的嫂子李氏被他看上了，他便独自一人，步入昭信宫，笑着对李氏说：“我夜来无事，特来陪伴寡嫂。”他的哥哥就是刚刚驾崩的孝昭皇帝高演。李氏见高湛有意调戏她，很是惊惶，便抽身要退，高湛竟一把揽住李氏衣裙的后裙，拉向自己。李氏更是窘怕：“我是你嫂子啊！陛下身为天子，难道可以不顾名声与品性吗？”说着将高湛一把推开，高湛恼羞成怒，大喊：“你若不肯与我，我就杀了你儿子！”李氏一听，玉容惨淡，全无人色。高湛竟仗着年轻力壮，把李氏娇弱的身体轻轻举起，步入寝室，关上门扉，强入绣床。这时宫女们谁敢吱声，胆太的倚在门外偷听，只听得里面有高湛的哼哼声，衣衫的窸窣声，床榻的颤动声，还有高氏的抽泣声……

一而再，再而三，高湛自此常到嫂子这里来会合阴阳，兴雨布云；李氏被淫蒸，一是无可奈何，再则经多不羞，也就顺从了，随缘度日，倒也渐渐品到其中“乐趣”。

胡后是忍不住寂寞的，每当高湛到照信宫去淫乐，胡氏便自个寻找了个主顾，补高湛之缺，此消彼长，倒也不亏。这男妾是谁呢？就是当朝给事和士开。

士开弹得一手好琵琶，又善于握槊，长得英俊优雅，在高湛还是长广王时，就被选入王府，入侍左右。士开的升迁就象后代的奸臣高俅，高俅玩得一脚好球，令皇上看得眼花缭乱，龙颜大悦，进而封以大官。而士开则工于握槊，被沉湎佚乐之中的长广王看中。握槊又称“双陆”，是古代的一种博戏，相传由今天的印度（时称天竺）传入，盛行于南北朝时和隋唐。其格局如同棋盘一样，左右各有六路，故称“双陆”。马作椎形，黑白各十五枚，两人即可玩，骰子掷采行马，白马从右到左，黑马正好相反，先走完者为胜。

和士开得侍高湛手下，早被胡氏看上了。现在高湛盗嫂，胡氏便乘机让宫女引士开潜入后宫，赏给他玉体香膏，供自己取乐泄欲。士开得到这一“奇遇”，怎不极力奉承，多方欢狎，引得胡氏心花怒放，春情愈炽。高湛对此毫无察觉，反而担心被胡氏看出自己的丑事，因此便曲意弥缝，讨胡氏欢心。胡氏便乘机

在高湛面前说士开的好处，使和士开很快就提升为黄门侍郎。

高湛与李氏苟且偷欢，竟种下风流孽种，不知不觉中李氏的肚子渐渐大起来了。李氏的儿子太原王绍德进宫拜见母亲，李氏孤霜一个，竟有孕在身，怎么见儿子。绍德非常羞闷，他传话给母亲说：“儿也知道妈妈肚子渐大了，所以不肯见儿！”李氏听了这话，倒也勾起几分惭愧与怨愤，所以腹中孽种一落地，她就让人把她丢弃了。高湛听说后，怒不可遏，手持佩刀，赶往昭信宫，大骂李氏：“你胆敢杀我的女儿，我便杀死你的儿子！”说着就命令左右侍从召来绍德，劈头盖脸一顿毒打，绍德跪地求饶，高湛岂肯罢休，又用力抽打绍德几下，直打得绍德血流满面，晕倒在地，一命呜呼。

李氏见到这一情景，悲恸欲绝，放声哀号。高湛竟让左右的人剥光李氏的内外衣衫，使她一丝不挂暴露在众多宫中侍从面前。高湛还让李氏自己用鞭子抽打自己，可怜李氏雪白、娇嫩的身子被抽得青一块，紫一块。然后，高湛让人将李氏赤条条装入绢袋中，放在宫中的阴沟中，好长时间才让拧上来。这时的李氏已是血肉模糊，玉毁花损，奄奄一息。高湛吩咐说：“若这母狗已死，就拖出去喂狗；若她命大不死，让她到妙胜寺当尼姑去！”

李氏这时假卧地上，只有游丝般的气息，宫女们忙包扎创伤，灌以汤药，小心侍奉两三天后，用牛车拉着送进了妙胜寺，削发修行去了……

这个时候的胡后与和士开一有机会便恣意淫谑，常常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花前月下，还是在高湛的龙床上。高湛依然是一无所知，如蒙在鼓中一般。胡后喜欢玩握槊，高湛就让和士开教她。胡后与和士开关系暧昧已非一朝一夕，至此两人便公开厮混在一起，眉目传情，耳鬓厮磨。胡氏还有意走错步数，让士开牵动纤纤手腕，与她两手相握。高湛端坐一旁，只顾饮酒自乐，胡和二人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高湛当时年纪仅在二十八九岁，应该说是春秋正盛，精力充沛，便因为他平日荒耽酒色，凡宫中妃嫔，稍有姿色，他多半宠御，旦旦伐性，朝朝掏淘，竟害得神志昏迷，精力不济。于是他下令禅位，传位于太子高纬，自己乐得轻松，企盼再享他一二十年艳福。哪知道，人有千算，不如苍天一算，高湛做了太上皇，反而连年多病，终至不治而死，魂逐风流鬼神去了！

从此，胡太后与和士开相互奸昵更加无所顾忌，惹得朝廷上怨责之声一片。高纬无法处置胡太后，只好找了个借口将士开诛杀了。太后听说男妾被杀，悲痛交并，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暗自伤心，并准备另寻新欢，以泄淫欲。

寂寞无聊，度日如年的胡太后苦思冥想多时，偶然中得到一个妙计：她借拜佛为名，屡到寺院中拈香，因为她听说有一淫僧挺可以娱性意，阅耳目，乐身心，若能招致身边，岂不是雪中送炭，雨中得伞？

这个淫僧就是昙献，他身材壮伟，体貌魁梧，胡太后一经试用便凤心大悦，如获至宝一般。俗话说：“不毒不秃，不秃不毒。”这昙献因心性被囚，身在清静寺院中直如牢笼中一般，心理不免有几分变态，常常欲火攻心，情如炽炭，得遇胡太后，亦就殷勤献媚，引入禅房，巫山上几度翻云覆雨，菩提水常浇牡丹，把个佛门净地，弄得污烟瘴气。

从此，胡太后经常以向寺院布施的名义，从国库中支取金银，贮积在昙献枕席下；又将丈夫高湛生前与自己度过无数销魂时分的宝装御床也搬进寺中，与昙献在上面呼云唤雨，再求桃源仙境。渐渐地，太后又嫌宫中与寺院内外相隔，隔三差五来来往往极其不便，于是索性将昙献悄悄接入宫中，明里为她诵经念佛，超荐丈夫亡灵，暗里夜夜交欢。昙献不但自己委身侍奉太后，还召来众僧徒，会诵一堂，同乐一床，常常是群英大会，车轮大战。这胡太后老而好淫，乐而不疲。其中有两个少年僧侣，面目秀嫩，宛若女子一般，胡太后备加宠爱，让他们索性乔扮成女尼姑，涂脂抹粉，障人耳目。两个年轻后生饮食起居都与太后

在一起，其间三人同床，谑浪奸淫，有如禽兽。往往老太后越战越勇，而两僧侣乘勇奔突，倒常常身力不胜其极。

当朝的皇帝高纬治国无方，但却昏庸荒淫，凡让他看上的女子，总要千方百计搞到手供自己泄欲取乐。可能是两个年青僧侣装扮得天衣无缝吧，高纬一次前来省视母亲竟一眼看上了两位如花似玉的“宫女”，于是着人辟出一精室，召来二人，逼“她俩”侍寝。二个僧侣死活不从，高纬怒骂岂有此理，令婢媪四五人一拥而上强行剥下两位“美女”的衣裳，不禁目瞪口呆，原来三人下体物件竟是相同的，这双凤戏一龙的好戏无论如何是演不起来了。高纬一来淫欲难泄，恼怒万分；二来惊诧宫中竟有此事，丑陋不堪。于是亲自加以审讯，悉知二人侍奉胡太后的详情，也问出了县猷与太后的淫事，马上收诛县猷，杀掉了二僧，事后火速赶往胡太后宫中，强令太后移居北宫，把她幽禁了起来。后来又杀掉了与太后有染的元、山、王三郡之首领。

极度随心所欲的胡太后，这时方尝到了不自由的滋味，徒然回味昔日欢娱之事，不免长嘘短叹，郁闷难遣。但她并未死心，曾多次企图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终未成功。齐入周后，胡太后稍稍自由了一点，她非但没有任何改悔，反而大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意味，恣

行奸秽。她似乎已经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了，她要及时行乐，抓住“人生之欢”的尾巴。

据《北齐书》记载，胡太后这位厮养男妾，宣淫宫闱的风流妇人死于隋朝开皇年间。据说当时她死而不瞑其目，连呼开士和昙献之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第六章 隋唐绝响

隋唐是我国古代男妓现象的极盛时代。这一时期又以武则天为最著名，她在中国男妓史上一出现，前代的淫妇们都黯然无色，后代的荡女又都无不望其项背，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唐代的社会是开放的。唐代的女子也是开放的。

一是妆饰之盛丽与媚惑的增强。唐代的女子妆饰娥媚之术，比起前代大大发展了。从周文王时的凤髻，到秦始皇时的近香髻，到汉武帝时代的飞仙髻，到汉元帝时代的同心髻，以及后来的堕马髻、芙蓉髻，到隋唐时的坐愁髻及绾乐游髻、闹扫妆髻等等，有十种之多；画眉样式也发展到了十种：开元御爱眉、小山眉、五岳眉、三峰眉、垂珠眉、目稜眉、分梢眉、涵

烟眉、拂云眉、倒晕眉等，以致后人诗赞曰：

成都画眉开十眉，
横烟却月奇新奇。

——苏东坡

隋唐的服饰之盛，也是前无古人的。妆饰的盛丽对于媚惑男性是非常重要的。隋丁六娘有《十索曲》最可以作为妆饰媚惑的代表作，这里我们不妨选录其五：

裙裁孔雀罗，红绿相参对；
映以蛟龙锦，分明奇可爱。
——粗细君自知，从郎索衣带。

为性爱风光，生憎良夜促；
曼眼腕中娇，相看无厌足。
——欢情不奈眠，从郎索花烛。

君言花胜人，人今去花近；
寄语落花风，莫吹花落尽。
——欲作胜花娇，从郎索红粉。

二八好容颜，非意得相关；
逢桑欲采折，寻枝倒懒攀。
——欲呈纤纤手，从郎索指环。

含娇不自转，送眼劳相望；

无那关情伴，共入同心帐。

——欲防人眼多，从郎索锦幃。

男女两性原本是互相媚惑，互相吸引的。但是，从来女子在这一方面都是被动的，消极的。到了隋唐时期，女性的意识终于被唤醒了。当然，这种被唤醒以后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错综复杂的，有对爱情的主动追求，有对悦己者的极尽妩媚，也有《游仙窟》、《河间妇》中主人公的色情狂发。至于说男妓现象的特盛，恐怕于此也是有密切相关的。

二是唐代女子是大胆主动追求情爱的。孟棨《本事诗》中红叶题诗的故事是脍炙人口的，说是肃宗时诗人顾况在洛阳游玩，有一二位诗友在苑中流水上拣得一大梧叶，上面写有一首诗：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

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与其老死宫中，不得临幸，还不如以诗寻缘。

顾况第二天来到溪水上游，亦题诗叶上，丢在水中，让它随水流入宫中。诗是这样写的：

愁听莺啼柳絮飞，上阳宫里断肠时。

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

十几天后，有客来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一小诗，交给顾况：

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愁和独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风取次行。

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但红叶诗中所透现出的那股生命意识却是勃勃难抑的。更有相国千金崔莺莺与张生相遇于普救寺前，临去作秋波一转，勾起了张生的无限恋情，演出了一出反封建礼教的西厢好戏。

唐代是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唐代女子的生命意识之勃发是历来为妇女史研究专家所激赏的。表现在两性关系上的主动、大胆、无所顾忌，在文史著述中屡可阅获。

三是唐代社会贞节观念的淡薄也是前所未有的。唐人不甚注重贞节观念，公主再嫁的达二十三人：高祖女儿四个，太宗女儿六个，中宗女儿二个，睿宗女儿二个，元宗女儿八个，肃宗女儿一个。这二十三个改嫁过的公主中，有四个是改嫁过三次的。这些都详细记载在《新唐书·公主传》中。如果你认为公主改嫁肯定是依仗权势得成的，那么看看韩愈女儿的例子，你便会发现改嫁自由是一个时代的风尚。韩愈的女儿先嫁给李氏，后嫁给樊氏，都是有案可稽的。足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再嫁。更有杨志坚的妻子坚决要求离婚，来了一个“弃夫”诉讼，堪为一奇事！

最能说明唐人贞节观念淡薄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关系。杨玉环本是寿王瑁的妃子，是唐玄宗的儿

媳，但唐玄宗还是对她恩宠有加，封为贵妃，发誓要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不但重贞节，就连礼教也不顾了。

唐代男妓现象特盛也是与当时社会贞节观淡化有直接关系的，我们在研究、描述唐代男妓历史时，是注意到了这个重要基础因素的。

在本章里，我们尽可能地向大家展示唐代宫廷男妓现象的全貌。对于民间，由于史册少载，实难勾稽。这里，我们要简要介绍一下《河间妇传》，以使大家对唐代民间男妓现象有个粗略感性的认识。

所谓“河间妇”，指的是河间地带一个淫荡的女子，因为她的秽事太多，人们都不愿意再提她的名字，怕弄脏了自己的口舌，故而称她为“河间妇”。

开始的时候，河间妇很贤惠，也很贞洁。她在尚未出嫁的时候，就很纯正无邪。里中恶少无赖见她容貌美丽，身材窈窕，便常常设法用言语挑逗她，甚而动手动脚，但她总是不给以颜色，坚决拒绝他们的无耻要求。嫁到夫家后，河间妇的公公早已去世，她待婆婆很好，比待自己的母亲都好；从来也不多说一句，多走一步，对丈夫也是举案齐眉，夫妻相敬如宾，恩爱美满。

但是里中恶少却不愿就此罢休，他们要尝尝这个纯洁温柔的女人的滋味，要把她这个节妇变成一个荡

妇。

于是他们与里中夫家一族的败类密谋赚到河间妇的身子。

一天，一辆漂亮的马车来到河间妇门前停了下来，有一中年男子一本正经地走上前对河间妇及她的家人说：

“自从河间妇嫁到我们这个村邑，民风为之一正。她的举止性情，使我们村上的人日夜反省，自我对照，她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过去我们这些人曾经不学好，且还想向她行非礼，现在我们决心改邪归正，请河间妇前去为我们介绍介绍相夫教子，侍奉婆婆的做法，供我们取法学习。请快快上车，大家伙儿正等着哩！”

河间妇看清了这帮无赖的五腑六脏，知道他们说什么全都是幌子，想占有自己的身子才是真正目的，她哪里肯答应随他们而去呢？

不料，河间妇的婆婆和小姑子发话了，她们生气地说：“不识好丑的贱货！人家上门邀请，求你去传经送宝，一来人家心诚意切，二来你去了可以弘扬咱家的门风，你为什么不去呢？”

河间妇辩白说：“妇人之道，以贞节、柔顺、娴静、专一为礼，如果我衣饰华艳，登上锦车，大家相拥欢谑，招摇过市，多么令人不耻？”但婆婆与小姑姑竟强迫她一定要去，万般无奈，河间妇只好服饰一新，娥

眉淡扫，登车而去。

途中，有人提议说：“城南有个佛寺，一位画工正在描绘佛经故事画，什么舍生饲虎啦，什么法僧遭祟啦，好看极了，我们何不先进去观赏观赏？”

众人一致附和，河间妇也只好随同观览。看过之后，大家在寺中用餐。席间，河间妇无意中听到帟帐后有男子的咳嗽声，河间妇一听连忙辞席奔出，让他们把自己送回家。慌乱中，鞋子都跑丢了一只。

归来后，河间妇哭泣数日，伤心自己被骗，同时也庆幸自己没有被玷污。于是闭门静坐，不与里中人多啰嗦。不几天，村邑中的那班人又来了，他们一见河间妇，哈哈大笑说：“你是多么疑神疑鬼啊！那次不过是寺中一个做饭的僮仆，有什么可怕的？不过，你这一惊走，我们更知道你的坚贞纯洁了，我们也就更要请你去为我们传经送宝了！”河间妇将信将疑，还是没有答应。

一年以后，里中那些人又来邀请，还说：“若河间妇不相信咱们，可以请老婆婆一同前往，这下总可以放心了吧？”

河间妇这才答应了。

他们来到隄州西的一座佛寺，河间妇一看人员纯正，没有闲杂人等混迹其中，屋中空无帷幔，廊庑廓然，似乎也没有藏什么恶人，于是才放心进入。

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很一本正经，听佛说，观秦腔，丝毫没有有什么淫邪之处，河间妇很放心了，以为这不过是一般的礼佛祝颂而已，心中也就不再提防什么了。

不料，正端坐相语中，墙壁中现出暗室的门，一男子赤身裸体走出，众人一拥而上，把河间妇按倒，七手八脚将她的衣服一下子扒光了，河间妇大哭大叫也无济于事，一群男女按住她，或者谕以物利，或者笑骂她死心眼，哪里肯放手？河间妇见无法脱身，今天一定要被强暴了，一下子死了心，她又见那裸身男子健壮无比，也就不再挣扎了。

那男子一把抱起一丝不挂的河间妇，走进内房，一番云雨，真令河间妇销魂欲仙。从此竟不思饮食，只想与那话儿交欢取乐。有人喊她吃饭，她一口拒绝：“我不要吃这些粗陋的东西！”有人让她整妆回村，她哪里肯走：“我不要回去，我要与这个美男子一起死在这里！”村中同来的无赖少年反而百思不得其解了：“难道河间妇乐不思蜀了！”

河间妇的丈夫在家左等不见妻子归来，右等不见妻子归来，于是策马前来相接。可河间妇却不肯走，村中无赖少年无法向她的丈夫交待，只好强拉硬拽，把她拉上车。临走，河间妇抱住与她交合的那个美男子大哭一场，并彼此咬臂发誓要白头偕老。

回来后，河间妇连看也不看自己的丈夫，一是因为她看丈夫越觉得他丑，二是因为从丈夫这里她从来没有享受过这几天寺中享受的那份床第之乐。她见丈夫欲与她行房事，便推托说：“不行！我病了！”丈夫给她吃用的东西，她一概挥手扫去；给她抓来药“治病”，她又一掌打翻，整日一言不发，枯坐在家。

一天，河间妇突然对丈夫说：“我病得不行了，已经非药力所能救了，你快快为我招人来赶杀鬼魅？”

河间妇的丈夫自从妻子病后，见她行动乖张，言语怪诞，一心要治好她，取悦于她，有什么不愿去做的。

就在这个时候，朝廷严禁淫祠，河间妇的丈夫竟被人状告召人弄鬼，淫虐己妻，被官府讯验答杀而死。

从此河间妇反而扫除了一个自己行淫逐欢的绊脚石，便肆无忌惮地召徕邑中美男子供自己“治病”。往往十多个美男子来后，河间妇令他们与自己一样，全部赤身裸体，逐一与自己奸淫。往往一人上阵，其他人在旁边观战助威，跃跃欲试，一时淫语浪笑，自朝至夕，不绝于门。

就这样过了一年，河间妇所宠昵的十多个男子都已体衰力竭，如同朽木枯槁一般，河间妇见这些人油脂已被自己榨吸干了，便一脚踢开，另觅新的“公牛种马”了。

河间妇从长安招来了一帮无赖男子淫乐，但这班浊物大多是银样蜡枪头，根本不能一战，河间妇怎么会满足呢？

于是，她又在城西南开了一家酒肆，自己居住楼上，楼下招待酒客。她用几个漂亮的女子为诱饵，引来无数浪荡男人来此饮酒寻乐。一有客人进来，侍女们便按河间妇的吩咐，把那些鼻梁高挺粗大、英俊无比的男子引上楼来，告诉他们有雅座可供一乐，实则是供河间妇取乐泄欲的。隋唐之际，人们都以为鼻梁高大粗壮的男子那话儿必定粗壮可人，武则天就曾对此专门发过宏论。这些话儿壮粗的男人上楼来后，往往好几天都不得离开。河间妇不但要他们与自己交接，还喜欢拨弄那些男子的那话儿，把玩再三，爱不释手，或者令他们与侍女交合，或一女几男，或儿女一男，肆意奸浪。无论是自己与男人交合，还是玩弄男人阳具，或者观看侍女与男人性交，河间妇都会全身兴奋得颤动不已，嘴中呻呼不已，令人惊骇。

就这样，十年左右，河间妇不知享用过多少男妾男妓，勾引过多少良家少年，又毁灭过多少纯洁婢侍。终于，这位荡妇髓竭血尽，一浪而死。

从此，河间一带反而民风趋于纯正，男女反而很少逾礼，你道这是为什么？

人们从河间妇身上看到了一个色情狂伐性榨取的

可怕，即使是喜作狎冶游者，也望而却步，阳物三年不应。

人们从河间妇身上也看到了一个女子一旦被销蚀尽羞辱之心，尝到了不该尝的那份膏肉，往往会一发不可收拾，在纵欲无羁中身竭名毁，为天下笑。一些春心萌动、心术不正的女子，从此闻河间妇之名，便掩鼻蹙额，不愿置一辞……

媚娘裙下云飞五色

一个美丽、聪慧、坚强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意味着什么？

一个集天下权力、财富于一身的女人还需要什么呢？

大唐帝国贞观二十三年（624年），在秀丽如画的终南山里，苍松翠柏环绕着翠微宫。这里清流潺缓，水清见底，四周风光旖旎，宛若仙境。但是雄姿杰出、英伟睿智的太宗皇帝李世民已无力也无心去欣赏行宫周围的山色了。这位驰骋沙场，不避石矢，亲率将卒，平定天下的英雄；这位宽厚仁爱，将唐王朝治理成当时地球上最伟大帝国的一代君主，此刻正染病在床。尽管他才五十二岁，但是两个多月的缠绵病榻，他感到曾经那么精力充沛的身体，已经虚弱亏损，如即将燃

尽的风中之烛。

他知道大去之日，为期不远了。

含风殿里，一个女人正侍候在太宗皇帝的病榻之旁。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她一生的轰轰烈烈，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女人能和她相比；

这是一个可怕的女人，她的残酷荒淫，罄竹难书；
没有一个书写丹青的史家，能够忽略这个女人；但是也没有一个忠实公正的史家，在写到她时，不是颇费踌躇，大伤脑筋……

此刻，这个女人正将一顶“绿帽子”悄悄地戴在大唐最伟大的君主太宗皇帝的头上。

唐太宗李世民在驾崩之后，甚至也不知道，给他送上这顶“绿帽子”的，正是他自己的儿子。

而这个儿子，恰恰是被他立为接班人的太子晋王治，唐王朝的第三代皇帝：高宗。

这对太宗皇帝来说，无疑是最残酷的悲剧。而有了这样一个女人，又选了这样一个愚劣无能的儿子做接班人，恐怕也是李世民流芳百世的一生中的两件最大的过失。

这个女人是谁呢？

这个女人的名字，如雷贯耳。她就是有史以来最有威权最了不起的女皇天后——武则天。

她是十四岁被太宗纳入后宫的，那时候她还不敢自名“则天”，她的芳名叫媚娘。十四岁的媚娘明眸皓齿，天姿绝色。她的眼波流转处，连李世民这样的英主都无法自持。她的父亲武士彠曾是李世民麾下的一员大将，骁勇善战，后官拜工部尚书、荊州都督，封应国公。但是在太宗的后宫佳丽中，媚娘的地位一直很低。按照唐朝皇室的规矩，皇上有一后、四妃、九昭仪、九婕妤、四美人、五才人，三班低级宫女中每班又各有二十七人，她们都可以承受皇上的雨露恩泽。而媚娘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才人，位居第六级。

武才人当时已经二十七岁了，在皇帝的后宫中，她度过了十几年的漫长岁月。她的聪明干练，超群出众，绝非常人可比。她本该早就脱颖而出，出人头地，但是也许她时运不济，也许她聪明反被聪明误，她一直没有升到较高的地位，便郁郁寡欢，常常对月伤怀。但她却雄心未泯，头脑冷静，抑郁不达之情，决不写在脸上。

她象丛林中色彩斑斓的母豹，耐心地蹲伏着，等待时机，寻找着她的猎物。

现在猎物已经出现了。

她很清楚，在那个即将归天的老王身边，她已经

没有出路了，她必须利用这最后的机会。于是太子成了她猎获的目标。

含风殿里，太子李治每日在太宗榻边侍奉汤药。这是一个生性软弱、多愁善感、贪恋女色、欲壑难填而面色苍白的二十二岁的青年。在父王的驾前，他常常可以看见侍候在一边的武氏。

现在，压抑了十几年的武氏开始出击了。

她知道她的优势。她体态丰满，玉立亭亭，这正是大唐帝国所时尚的丰韵之美。她虽然年纪不轻了，但是更具有了一种成熟的风致。然而更主要的应是她的超乎常人的冷静、机敏、果敢、练达。

她只稍稍地向太子治丢了几个媚眼，结果，那个好色的儿子已经不能自制，把那点作为储君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法则早抛到一边去了。这个成熟丰盈的少妇，充分施展自己的擒纵手段，使得太子李治浑身着魔，欲火难捱，整天围着她转。在终南山那座空广的行宫里，太子追逐着父王的才人武媚娘，只要是僻静之处，无人之际，太子就会动手动脚，媚娘呢，半推半就，双眸明亮，脉脉含情。但是她的分寸时机拿捏得很准。她知道她的目的不仅仅是与这个乳臭未干的太子调情淫乱，享受男女之乐，更是要利用这个男人，要将这个即将统治天下的男人拴在自己的裙带之上，她要实现自己的伟大雄

心——不仅要在后宫中位享至尊，她还要君临万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这谈何容易！

她知道任重道远，但她生就好斗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她以后几十年的轰轰烈烈的岁月里，充分展露无遗。

现在太子治已不能满足于拉拉手、偷偷的吻，或者悄悄地触摸一下媚娘丰满结实的胸部，翠微宫似乎已装不下他的饥渴难熬的欲望了。

武氏看到火候已到，鱼已牢牢地咬在钩上，她必须收杆了。

她瞅准了一个机会，四周无人，太子治如厕之后，她捧着盛满水的金盆，走进僻静的偏殿，跪进太子盥手。

太子魂不附体，赶紧蹲下，欲扶武氏。媚娘千娇百媚，不肯起来。

太子这么近地看着媚娘妖丽妩媚的脸儿，这个才二十二岁已经妻妾成群的太子，不由得淫心勃勃而动。天下怎么有这么可人的尤物呢？太子看到媚娘的一双秋水，似怨似哀，勾人摄魄。

太子治不由得色胆包天，撩起金盆中的水，洒沥在他的父王曾经无数次临幸亲吻过的女人的脸上、身上……

太子脸红心跳，呼吸急促，他喃喃地吟道：

乍忆巫山梦里魂，

阳台路隔恨无门。

媚娘脸上水珠晶莹，身上被沾湿的薄薄的罗衫，贴在身上，衬出她丰满迷人的玉体来，高耸浑圆的乳头坚坚地就翘在太子的面前。媚娘素来文思敏捷，她娇羞万千地接口道：

未曾锦帐风云会，

先沐金盆玉露恩。

太子治受到这番奉承挑逗，不由大喜，便一把揽过媚娘，先在那湿漉漉的乳头上使劲地吸吮了几口，然后便携了武才人的手，一同来到行宫之后的小轩僻处，忙着宽衣解带，施云兴雨，极尽缱绻。作为一个男人，未来的高宗李治，本事并不高强，与乃父的英武相比逊色多了。但媚娘依然装出娇喘呻吟，满足难禁之态，弄得李治爱不释手。事毕之后，媚娘倚在年轻的太子怀中，扯着他的衣服黯然泣下。太子忙问其故，她哀哀地说：

“陛下闻知，此罪难容。”

太子笑道：

“我今与你也是天缘，何人得知？”

媚娘依然珠泪滚滚，她说：

“妾虽然姿质微贱，但久侍至尊。今日欲全殿下的

一片深情，不惜触犯私通之律。倘他日殿下嗣登九五，不知置妾于何地啊？”

太子此刻的一片心事，全在媚娘身上，便发誓道：

“他日登基，定当册你为后，有违此言，天诛地灭！”

当即解下所佩九龙羊脂玉钩赠于媚娘。媚娘受了，方破涕再拜，随即别出。至是太子入侍父皇疾病，辄与武才人私通，两人如胶似膝，只可怜太宗一世英名，受此沾污，兀自蒙在鼓中。

深宫无人之际，武媚娘环顾着巍峨高大的宫殿，凝视着终南山草木茂盛的山景，不由得发出会心的微笑。

序幕已经拉开。历史上最伟大的女人开始粉墨登场了。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终南山阴风惨惨，日色无光。太宗皇上崩于行宫翠微宫含风殿，英年五十二岁，遗诏皇太子治即位。在灵柩运抵长安前，为防止发生意外，秘不发丧。长孙无忌与褚遂良使太子跪在灵前，宣誓登基，是为高宗，然后诏告天下，太宗驾崩，新君嗣统。

那么武氏怎么办呢？

太宗皇帝在驾崩前，曾问武才人，今后作何打算？当时著名的星象家李淳风，夜观天象，曾向太宗奏称，三十年后，有武姓者起，秽乱朝政，唐宗室将惨遭荼

毒，而此人已在陛下宫中。太宗脸上隐隐有忧虑状，曾起剪除余孽之心。他心中晓得才人姓武有碍，但见媚娘性格柔顺，随你多么愁烦忧闷，见了她也不由回嗔作喜，顷刻不忍分手。又思三十年后，媚娘已老，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当掀不起什么妖风。但心这么想，到底不能放心，故此出语试探。

武媚娘何等聪慧机敏！当下敛容正色，两眼垂泪道：“妾立誓削发为尼，从此长斋礼佛，为陛下念经求福，祝圣躬以修来世，垂恩不朽。”言罢大恸。太宗见她肯出家为尼，倒很放心。心想一个老尼，当不会肆其怨毒，闹翻大唐江山的。

在终南山的行宫里，太宗尸骨未寒，武氏已经开始侍奉新君高宗。现代著名文人林语堂在他的《武则天正传》中，曾这样写道：“她（武才人）曾看见太子在太宗灵前宣誓登基。太子年少怯懦，执掌国家大政，瞻望将来，实感惶恐，难以胜任。高宗为太宗皇帝幼子（第九子），一向贴近父母，极受宠爱，现在君临万民，竟伏在褚遂良的肩上哭泣起来。武氏把这些情形都看在眼里了。

在那些守灵的长夜里，皇帝的灵柩就停放在黑黝黝的大殿内，武氏的差事就是伺候新君。大殿之中，高烧着巨大的素烛，点着真腊进供的名香，武氏与高宗两人常常独在殿里，大殿之中，按时念经上供，紧忙

一阵，就随有一段闲静。

武氏深知新君的弱点，所以在去感业寺削发为尼前，她要利用这个机会与他长谈一次。在这次长谈中，高宗答应了以后要去感业寺看他。

当时武士彠闻知媚娘要入寺为尼，忙差人去接来家中小聚。一家团聚，追想当初，不觉相对大哭。大家拜见过后，武媚娘问母亲杨氏道：“闻知父亲过继个三思侄儿，怎么不见？”杨氏道：“他怎比得年初之时，如今整天和着许多朋友，会文讲武，日日游荡在外，总要吃得大醉回来。”媚娘道：“我忘记他今年几岁了？”杨氏道：“如今已是十五岁了。”

正说着武三思带醉归来。大家吃了夜饭，三思见父母走开，即走到媚娘身边，带醉说道，“侄儿见姑姑，好一头青丝秀发，怎舍得剃将下来？”媚娘因是自家骨肉，又见他年纪幼小，相貌娇好，惹人爱怜，便将三思搂在怀中。哪知武三思年纪不大，淫心不小，一手勾着媚娘的秀颈，俯在她的耳边问道：“姑姑睡在哪里？”媚娘道：“就在母亲房内。”三思轻声说：“侄儿有许多话要问姑姑，今夜我去陪伴姑姑”。媚娘放出宫中，正自寂寞难过，遇见这情窦初开的少年，不由心动，便说，“有话候父母睡着，你再进房来说。”是夜武三思俟父母睡熟，悄悄挨进媚娘姑姑的房中，拨开媚娘的罗帐，钻将进去，成了鹑鹊之乱。

过了几日，武士彠似有所察，怕弄出事来，忙送媚娘前去感业寺。在媚娘，原不过是聊解寂寞，也不敢久恋，便在感业寺削发为尼了。

永徽元年，高宗不负前约，幸感业寺行香，私令媚娘蓄发，不久媚娘被高宗接回宫中，拜为昭仪，深得高宗宠幸。

武氏二度进宫，委实不易，现在她抖擞精神，向着既定的目标进发了。

武昭仪首先把矛头对准了高宗所宠幸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她们互相离间谗毁，但王后和萧妃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很快武媚娘就由昭仪升为宸妃。武宸妃的肚皮似乎也非常争气，接二连三地高宗传种接代，长子弘被立为太子，而王、萧却无有子息，于是在永徽六年，高宗废王皇后为庶人，而立武宸妃为后，高宗称她为天皇武后，亦称天后。从此她施展自己的才干，诛灭异己，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不论是外人还是亲属，只要谁挡了她的道，她就格杀勿论！高宗素来懦弱，只好任她胡来。她又整日缠着高宗，沉湎声色，弄得高宗形容枯槁，头晕眼花，不能视朝。于是她独揽朝政，威震天下。她的政治才能是卓越的，她的手腕钢铁般坚强，在她几十年的统治之下，唐王朝并没有走向衰败，这是当时任何一个男性皇帝都不容易做到的。连《旧唐书·则天皇后》里也不得不承认：

“后来多智计，兼涉文史。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并称‘二圣’”。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统治时间在封建帝王中不可算短，但至少有三十六七年真正执掌朝政的是则天武后，而高宗皇帝只不过是一傀儡而已。

在高宗抱病萎琐的日子里，独擅大权的武后，感到寂寞了，在繁忙的朝政之余，她需要调节，而病弱的丈夫根本不能满足这个精力旺盛的女人。其时宫中传闻闹鬼，则天后便将洛阳道士郭行真请进宫来，做了七日七夜的法事。武后见那郭道士长得俊美，便早晚唤他进宫来，床上侍候着皇后。这郭道士做了武后的面首，仗着皇后的势力，在宫中自由进出，胡作非为。见了貌美的宫娥，却要调戏淫褻。一日他遇见一小宫女，便要搂着亲嘴，正巧撞见高宗的心腹宦官王伏胜，见状大怒，顿时一剑斩下了武后心爱的道士的头来。当然王伏胜也最终未能逃却杀身之祸。

武则天自郭道士死后，心中常常思念，总是郁郁不乐。便有京兆府尹又访得一个道高的道士，献给皇后。这道士名唤明崇俨，据说在深山中修练，年已六十多岁，望去还像二十岁的少年，这道士骨骼硬朗，又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自称修得千年不老的仙丹，能活八千岁。武后便宣他进入皇后寝宫，讲说法理，直

到夜深人静，便同入那龙床凤帐之中，颠龙倒凤，共练那快活仙丹。在那极乐之境，武后颤声说，没想到你已花甲之龄，竟如此勇迈，真是得道高人，遂于枕席之上，拜明崇俨为正谏大夫。

则天武后算是给太宗、高宗二圣都戴上了“绿帽子”。

时太子弘已被废，立贤为太子。这太子贤自幼勇武有力，见这明崇俨秽乱宫庭，忍无可忍，便带了几个勇敢的武士，悄悄地绑架了明崇俨，令他跪在太子面前。太子要他吐露真情，这道士十分骄傲，不肯招供。武士们使用鞭子抽他，那道士忍痛不过，只好招认自己根本不是什么道士，原不过是京师地方上一无赖而已，真实的年纪也只是二十六岁。太子贤问，是否与天后通奸，这假道士只是磕头，不敢承认。这太子贤气愤极了，便亲自上去，扼住明崇俨的脖子，不料用力过猛，假道士已气绝身亡。太子吩咐拖出去绑上石头，沉入湖中，这才出了心头恶气。

武后新宠又失，十分震怒。暗暗访知，知道是太子贤所为，便将太子贤废为庶人，再立哲为太子。在毒杀了亲生儿子弘之后，武后又暗中逼迫儿子贤自尽身亡。

武后就是这样的性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更何况是夺她所爱呢？

薛怀义：“小宝”慰女皇

光明荏苒，转眼已是弘道元年（683年），病弱无能的高宗，终于驾崩而去，享年五十五岁，在位三十四年。

则天武后如今已经六十岁了。从十四岁被太宗选入后宫，她在皇宫中已整整度过了四十六个春秋。四十六年的风云岁月，武后始终是以强者胜者的姿态走过来的，真可谓时来运转，福至心灵。由才人进为昭仪，由昭仪进为宸妃，由宸妃进为皇后，由皇后进为太后，步步春风，事事如意。她已经获得了历史上女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但她并不满足，觉得做皇太后远远不及做皇帝来得过瘾，于是得陇望蜀。在高宗驾崩的第二年，接连废去中宗李哲、睿宗李旦（哲和旦都是武后亲生的儿子），自立为皇。是岁七月，慧星现于西方，光辉灿烂，尾巴足有二十余尺长，历时三

十三日方消失。武后于是改年号为“光宅”。

她觉得“媚娘”这名字实在与女皇之尊不相称，于是要为自己改个名字，但是她又觉得所有的字都不配做她的尊名，于是自己臆造了一个字：“曌”，意为自己如日月之悬于天空，普照人寰。

现在则天武皇，头戴冕旒，身服曌杜袍，大权独揽，傲视天下，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女皇帝。

武则天年届花甲，美丽的青春，已在血腥的宫廷争斗中，成为久逝遥远的梦影。

这是她的代价。

但她要挽回这失去的一切。

因为她是女皇！至高无上的女皇！

常言道：饱暖思淫欲。匹夫尚且如此，何况有帝王之尊的武后呢？

她想，既然历代帝王都可有无数妃嫔，为什么女人不能追欢逐乐呢？玉漏沉沉，绣帏寂寂，哪里象个女皇呢？

于是她为自己广选“妃嫔”，当然这些“妃嫔”都是一些俊美的男人。武氏雌威大盛，文武百官，谁敢抗命？

但大抵一些佞臣，为武氏广择“美男”，都如挑选美女一样，只注重外貌长相，结果选进宫中的，都一个个貌比潘安。然而，美女有姿色就够了，作为面首，

光有外表是不行的，况武后花甲之年，虽颐养有道，华色未衰，再加脂粉钗环，风颜不减。但人的生理变化，不可更迭。枕席之上，武后郁郁寡欢，动辄大发雌威。只可怜那班徒有其表的俊俏男儿，进宫不上三五天，即被内侍捆绑出去，扔在御苑中的万生池中，喂了蛇蝎。

独有一千金公主，独具慧眼，深晓武后苦楚，亲自出马，躬身品尝，终于物色得一非常之具，为母皇雪中送炭，大解武后之渴。真是知母莫若女。

这千金公主也是生得丰满俏丽，聪明机敏，颇通权谋，酷肖武后。故深得武后宠爱。

千金公主的淫荡放纵，不下武后。对男人，她的要求也很高，每觅得一个中意的男子，唤进府去，先不自享，第一夜便命侍女去伴寝。这侍女是专干此事的，所以对个中之道，非常精通。常凡强弱长短粗细大小以及擒纵之法都要亲自试验，不济事的不用，身上有怪味的不用，长着疮疤的不用。这侍女乐此不疲，这等美差，她觉得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故此兢兢业业，不敢稍息。经她试用过的合格的男子，千金公主一般都很满意，所以公主对她很信任。

一天，千金公主象往常一样，女扮男装，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男儿模样，到洛阳街游玩。所到之处，她的目光尽向俊美的男人身上瞧，这天她发现了一个卖药的男子，虽然粗野，却长得高大魁梧，相貌不凡。能

摔得一手好跤，唱得一口好曲，口齿十分伶俐，更以御女奇术自夸，公主便觉得来了兴趣，打听得卖药人叫冯小宝，便悄悄地吩咐侍女，晚上带他进府。

到了晚间，冯小宝寄好药担，被带进一座高大的府第，曲曲折折地走了不少路，进了不少门，最后进来一间房中，但见罗帐低垂，红烛高耀，恍恍如进仙境，冯小宝从未进过豪门深院，所以来到这脂粉味十足的闺房，早已吓得手足无措，如呆了一般。正惊慌着，只见一俏丽丫环，婷婷袅袅地走来，看她长眉俊鬓，杏靥凝脂，小宝看了如见仙姑。那丫头拉住小宝的手，当下服侍他上上下下洗刷干净，然后双双扶进罗帐。

这冯小宝如进醉乡，这一夜不惜气力，使出全身解数，把个侍女弄得死去活来，快活得难以形容。这侍女阅男人多矣，从未尝过这种滋味，便向公主隆重推荐。公主第二夜便召见冯小宝，将这冯小宝留在府中，日夜演练那床上功夫。

时则天皇帝正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男人，心中苦恼，十分不乐。公主闻之，不敢专擅，便向女皇奏道：冯小宝有非常之材，陛下可用为近侍。武则天听说后，忙将冯小宝接进宫来，是夜小宝便在万寿宫中承幸。武后试用一番，果然俯仰如意、进退识趣、能收能放、不知疲倦。武后自从太宗皇帝染病去世后，伴着一个羸

弱无能的高宗，虽也偷得几个面首，但枕席之上，从未得着这般妙趣。做了皇帝后，虽有男人近侍身边，却都不中意，所以其身久旷，欲火正炽。小宝这回遇着女皇，当然不敢松劲，放出本事，弄得武后通体舒泰，快活几死。一连十日，流连衾褥，不出朝廷。武后每叹曰：小宝果然是非常之才，人间难得。

但事渐渐张扬出去，外面议论颇多，使得冯小宝出入宫廷颇为不便。武后幼女太平公主替母排忧解难，劝母将小宝剃度为僧，奉旨进宫，讲说法理，那样光明正大，谁也不敢非议。于是武后命将冯小宝剃度了，改名怀义，又因他出生寒微，特赐他改姓薛，与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同族。令其女儿、女婿呼小宝为叔叔，并让薛怀义住持白马寺，宠赉甚优，贵极一时。太平公主既近怀义，亦为所动，便偷空贪嘴，与母亲共事怀义，如参加宫闱阴谋一般。

武氏凶焰滔天，朝廷内外，只当视而不见。独有几个不顾廉耻的大臣，反极意趋承，向怀义摇首乞怜。这怀义起初尚且稍有顾忌，后来习以为常，渐渐骄恣，出入竟乘御马，这个卖药的无赖，骑在马上，逍遥在京城街头，或缓辔慢行，或放马疾驰，所过之处，士民不及走避的，就得挨铁练子，流血仆地。有右台御史冯思勖，曾上书痛斥薛怀义污乱宫廷，扰害地方，罪当处死。一日被薛怀义在大街上对面撞见，这假和尚

竟狗胆包天，不顾冯为朝廷命官，便喝令侍役，揪住冯御史，拳打脚踢，殴击几死。薛怀义狂妄无忌，遇道士即令髡发，见朝贵即令下拜，就连武后的内侄武承嗣、武三思等，都向他卑躬屈膝，奔走马前，执僮仆礼，呼怀义为“薛师”。

皇宫中嫔妃的住所一向只允许女人和阉人进出，现在允许了一个真正的男人进出，颇惹起不少的闲言碎语。有补阙王求礼，一向克尽职守，然不免迂腐。他向武后参了假和尚薛怀义一本，奏请将薛阉去生殖器后，再允许其出入宫中，免至秽辱宫帟，以保宫女们的“贞节”。

武氏阅完这荒唐的奏本，不禁大笑起来，她觉得这位王大臣真是天真得可爱。于是她以绝顶聪明的态度处之，将奏本扔在一边，置之不理。

但朝廷中到底不是忠臣死绝。有一天，薛怀义这位女天子裙下的心爱的面首，也被人痛揍了一顿。那日薛怀义大摇大摆地从皇宫的前门往武后的后宫去，走到门下省的时候，遇到左相苏良嗣。这苏良嗣是先朝老臣，秉性刚直，便是则天女皇，也拿他另眼相看。但这假和尚竟昂若无人，见良嗣招呼他，竟不答拜。苏良嗣何等性情！当下大怒，喝道：

“何处贼秃，焉敢如此无礼，门下省竟是你随便进得的吗？”

这怀义早在街头卖药时就是出名的斗狠使邪的无赖，如今仗着胯下的那根宝具，被武后娇惯已久，骄横跋扈，怎肯忍耐？当下卷袖子，捋胳膊，就要拿出他摔跤的本事来。温国公苏良嗣喝令左右制服住他，并亲自动手，在这位面首的面门上，左右开弓地打了数十个嘴巴，直打得怀义面红耳又赤，两边脸都肿起来了。气得怀义火星透顶，捧着脸闯进宫中，向他的情人撒娇哭诉，偏偏武皇听了，只是嬉笑，她说：

“阿师今后只宜从北门出入，若南衙系宰相往来之所，不可去侵犯。”

武后相当聪明，她不愿她的面首在朝中惹事，也不愿因怀义的这点委屈，弄得朝议沸腾，所以对此事不予追究。

武后这番话，似一盆冰水，淋向怀义的秃顶，浇得他气焰全消。左相苏良嗣什么事也没有，独是怀义只好自认晦气，没处报冤，白白地挨了几十个嘴巴。

但武氏一向对怀义是恩宠有加的。

《旧唐书·外戚列传》云：

“……（怀义）颇持恩狂獷，其下犯法，人不敢言。

……

垂拱四年，拆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怀义充使督作，凡役数万人。……明堂大屋凡三层，计高二百尺。又于明堂北起天堂，……怀义又功拜左威卫大将

军，封梁国公。”

为了满足情人的虚荣心，武后真是不惜国库空虚，民怨沸腾，大兴土木。怀义作为督作，既可从中渔利，又能加官晋爵，这种美差，非藉其“小宝”之力，安能求得？

武后与面首薛怀义都喜爱硕大无朋的东西。她让小宝在天堂里塑就了一尊佛像，里面用麻填满。佛像高达二百五十尺，光是小指上就能坐四人。武后爱这座佛像的雄伟巨大，这大佛像上在明处雄伟巨大，冯小宝在私处雄伟巨大，这种联想让武后有种意淫的满足感。

这假和尚仗着武后的恩宠，越发异想天开，胡作非为。他命人在巨幅的布上画一个两百尺高的佛头，佛头的鼻子巨大得象一条船一样。这佛头是用牛血画上去的，阳光一晒，其臭薰满京城，人人掩鼻。可这冯小宝仰天瞎吹，他硬说这画佛的血是他的“贡献”，他要人们相信这血是从他们膝盖下取出的。这简直荒唐之极，因为画这一佛头，至少要十大桶牛血，即使十头牛也放不出这么多的血。那时候一阵狂风吹来，把佛头撕得粉碎，冯小宝毫不沮丧，于是命人再画了一张。因为他和武后都相信人们会信他们的狂想。

在宫廷的这种张扬感召之下，唐人对佛教，有着独特的见解，禁欲主义遭唾弃，托钵苦行受到嘲弄。佛

寺壁画所画的是金碧迷人的裸女或半裸佛像，丰满柔腻，给人一种美和感官的享受，而很少能给人以神圣的昭示。唐代的佛门僧尼，不仅不拒娶妻酒肉，而且佛门多半是淫秽的道场。总之，唐人是以其狂热的宗教热情，迷恋着现世的肉欲感官的享受。

武后和他们的面首冯小宝真是天生的一对。他们想入非非，对佛教一味胡乱瞎来，乐此不疲。他们把佛教和性欲合而为一，而产生了力量的新源泉。他们沉湎在这种不羁的狂妄的想象之中，颠倒在这种广大、华丽、空前、无限的情热里。小宝的雄劲与武后的淫欲，阴阳相补，相搏相倚，相滚相凑，交互增强。

武后心醉神迷，骨酥筋软，不仅生理的享受得到了满足，她简直觉得自己就是弥勒佛转世的化身，她让冯小宝把这“福音”写进一部伪称《大云经》的新佛经，然后诏告天下。

薛怀义看把女天子哄得高兴，渐渐就得意忘形，不知天高地厚。他以为武后只不过像个好淫的村妇，可以随便扔弃。其时武后已经高龄七十二岁了，尽管保养有法，但早已肚皮叠起，肌肤松弛，厚厚的脂粉掩不住垂老的容颜，哪里比得上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于是怀义厌入宫中，整天躺在白马寺里，搂着粉女娇娃，另寻新欢。即便入宫侍寝也是勉强敷衍，心不在焉。一日吃得大醉，他正与诸女恣意宣淫，忽见太监牛晋卿

来到寺中，告诉他太后相请。这怀义正在快乐处，哪里肯去。见牛太监催急了，这怀义便现出街头卖药的无赖本性来，当下仗了酒性，狂妄无忌地说：“我这里嫩蕊娇花尚且来不及攀折，何况那败柳枯叶呢？”

武后闻知，非常震怒。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处置怀义的法子，正踌躇之间，有人向她推荐御医沈南璆。

唐代房中术风靡一时，大部分医书都有专门讲述房中术的章节。象唐代最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一书中，就专门辟有讲述房内男女性事的《房内补益》卷。所以当时有名的医生都比较精通男女性交的各种技巧，并知道如何通过外物（如壮阳药）来提高自己的性能力。

御医沈南璆虽然不如怀义胯下的“小和尚”壮伟，但也异于常人，他对房中秘术极有研究，比起怀义鲁莽蛮勇，别是一番滋味。再加上武后欲心正炽，怀义不肯卖力，沈南璆便趁虚而入，武后如久旱遇雨，备极欢娱。沈南璆也受宠若惊，使出平生所学，与武后交接，通宵达旦，旗枪不倒。武后甚为称意，也就疏远了怀义和尚。

偏偏薛怀义自己找死，他拥着那么多的美女，把个白马寺搞成淫秽的道场，却也知道吃醋。他听说武则天移情别恋，爱上了沈南璆那个小白脸，怒火中烧，但又无处发泄，疯狂之中，他放火烧了明堂。明堂的

建造化费了国家的无数钱财，现在却被毁之一炬。屋顶烧塌后，那尊填满麻，高达二百五十尺的大佛也熊熊地烧着，烈焰冲天，火光四耀，远远望去，如同一尊光芒万丈的金神。天堂之火借了风势，又燃着了明堂，明堂也成了一片火海。皇宫一带被照耀得如同白昼。薛怀义在火光中仰天狂笑，手舞足蹈，觉得这比与女人性交还要过瘾。他想借此来警告武后对他的用情不专，可他忘记自己不过是一个供人玩弄的男妓而已。

这场历史上有名的大火让武则天觉得非常羞愧。她现在对薛怀义十分厌恶，深悔自己怎么会让这种粗俗的流氓迷了心窍，和他纠缠在一起。她觉得再让薛怀义活着，实在是一种罪过。但怎样除去他呢？交给法律审问显然是不行的，薛怀义会把他与武后的淫行张扬出去，那样她的丑事就会传遍天下，就成了天下第一淫妇了。武则天颇为苦恼，太平公主闻知便说：“交给我吧，我来处置他。”太平公主素与怀义有染，也怕闹出笑话，便设计将怀义赚出白马寺，预先埋伏下三十多位健美的宫娥，各执短棍绳索侍候。薛怀义闻知武后宣召，知道自己犯下大祸，正想在他的情人面前粉饰几句，不想走到瑶光殿（这是去太后寝宫的必经之路），忽然窜出几十个健妇，绊倒怀义，手掐棍打，绳绑脚踢，这些宫娥们平时也是无处宣泄过剩的精力，

干这事特别卖力，可怜粗壮的大和尚一开始尚还嗷嗷乱叫，不消一刻，已被敲成肉酱。太平公主吩咐将烂尸灌入麻袋，令人扛入白马寺，放了一把火，把母后的面首与白马寺一起化成了灰烬。

太平公主当初设计让冯小宝出家，如今又设计杀了冯小宝，真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事干得干净利落，武后大为赞赏。

昌宗、易之：兄弟面首

唐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力鼎盛，经济昌隆，没有一个朝代能与它相比，这已成定论。但思想之解放，风俗之侈靡，也令人瞠目。

唐代性学十分发达，宫廷朝野对房中之术津津乐道。一些房内著作系统地探讨了两性交媾的原则、方法乃至动作、姿态、深浅等等，描写极其详尽。其中不乏比较科学有价值的内容，丰富了中国性医学。但无庸讳言，糟粕掺杂，客观上对唐代尚淫的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如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房内补益》中强调不能只与一人保持性关系，而应频繁地更换性伙伴，其大意可译为：

人常常与一女性交，所以阴气转弱，得益就很少。……但能与十二个女人性交，而不射精，就会使人不

衰老，容光焕发。如果与九十三个女人发生性关系，而且能自固不射精，你就会活到万岁了。

又说：

“黄帝御女一千二百而登仙，而俗人以一女伐命，知与不知，岂不远矣。菩鹺道者，御女苦不多耳。”

又说：

“数数易女则得益多。”

在这种理论倡导下，官僚士子纵情声色，宫廷亦秽风流播。

如唐代有名的才子杜牧，他不仅逍遥于酒楼妓院，而且还咏诸诗文，传颂一时。有名的诗句，譬如：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

又：

二十四桥明月夜，
美人何处教吹箫。

能够把自己的私生活如此宣扬如此铺陈且写得如此好的人，实在是不多见的。唐人真是太抒情太自在了。

《开元遗事》亦载宫廷荒淫之盛：

“明皇与贵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于掖庭中，名为‘风流阵’互相攻斗，以为笑乐。”

有此“风流阵”，安能挡得住安禄山的“渔阳鼙鼓”？唐王朝由盛而衰，也就不言而喻了。

唐代的宫闱淫乱，最不堪入目的，是乱伦的性关系。

在前面我们已交待了高宗子丞父妾，与武媚娘私通，并册立为后。其实唐太宗李世民在这一点上也好不到哪里。太宗在杀了他的亲弟元吉之后，乘间奸污了元吉之妻杨氏，后来居然纳为妃嫔，日加宠眷。齐王元吉谋乱不法，固然得诛，但太宗兄奸弟妇，未免太不顾名分，太耍风流了。太宗后来又把隋炀帝的年近四十的半老徐娘萧皇后纳入宫中，大肆淫乐。举凡种种，都反映了太宗好色无度的本性。降及明皇李隆基，也上演了一段千古传闻的情场秽史。想那倾国倾城的杨玉环原本是明皇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明皇贪其美色，命她侍寝，公然以公爹身份与儿媳同枕共眠，并且册为贵妃，终至荒淫误国。世上“扒灰佬”，当推明皇为首吧。嗣后杨贵妃收安禄山为义儿，稗史亦载有玉环洗儿，禄山抓乳之事，关系也有点不清不白。

可见礼防荡然，飘逸为常，尤胜前代。宗法伦常礼义道德完全抛弃一边，横加践踏。寡廉鲜耻，亦见诸武后母女。

太平公主作为武后的独生女，其娇奢淫逸，不下乃母。观乎武则天的面首，如昌宗、易之、沈南璆、僧

惠范诸辈，皆是以“阳道壮伟”著于史册。他们差不多都是经过太平公主亲自品尝，精心挑选，玩弄之后再荐于母后武则天享用的。太平公主虽不是武则天的亲生女儿，但形式上的母女关系还是存在的，而正是她在尝过薛怀义的新鲜拔了头筹之后，再献于武则天的，这在前文已详述。可见乱伦事件中母女并通一男，大家共享，亦为时风。

尤足有趣的是柳良宾和侯祥的得幸。《旧唐书》卷七八有这样一段记载：

“天后命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石补阙朱敬则谏曰：

‘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

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尚舍奉御柳谟。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愚职在谏诤，不敢不奏。’

则天劳之曰：‘非切鱸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

这段记载，见于正史，可见不虚。它极为生动地向我们表述了唐代朝廷的荒淫无道，最为奇妙的，有三点：

首先，武则天的狠毒残酷，天下闻之颤慄。虽然

晚年有所收敛，但朝臣敢于铺陈其丑事，列数其淫行，不但没有遭致杀身之祸，反而因为提供了柳良宾、侯祥云的“信息”，而受到赏赐，真令人难以想象。二十世纪，中国人批评西方人的性解放，殊不知咱们的老祖宗之解放程度，直让西方人也自叹弗如。今天西方的政客们，对自己的私生活都极为检点（至少表面上必须如此），稍有秽闻，被传播媒介获知，昭示天下，就会身败名裂。而一千三百多年前，女皇武则天却是宽容有加地对她的臣子说：“非切鲠言，朕不知此。”是幽默呢？还是脸老皮厚呢？还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呢？怪哉，唐人！想朱敬则本为谏阻武则天过分淫纵，却无意中做了“皮条客”，而受到嘉奖，该领旨谢恩呢？还是无地自容不知所措呢？

再者，世间有逼女为娼的，却鲜有荐子为面首，以图进身赐爵的。尚舍奉御柳谔大概升官无望，又无路可通，想当今圣上好美男，其子柳良宾“洁白美须眉”，荐之于年已古稀的武后，或许不失为一条终南捷径。可见柳谔之“无礼无仪”，真世所罕有，其丑行比之逼女为娼者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便是侯祥的自荐。侯祥乃一介武夫，粗俗无比，竟至于自炫性器，也想尝尝老太婆的滋味。而“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果然对武则天有非凡的诱惑力，侯祥终于如愿以偿，入侍禁中，得尝禁脔，显贵

一时。

古今面首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张昌宗、张易之，这兄弟俩，实在是这一行当里最为出色的人物。

昌宗、易之是已故太子少傅张行成的族孙。昌宗行六，易之行五，故时人以六郎、五郎称之。昌宗的得幸，首先得归功于太平公主。

因为张昌宗系太平公主所发现。昌宗年届弱冠，丰姿秀美，初涉文墨，通晓音律。太平公主见之，为之迷醉。引而同榻，居然势大坚挺，不让怀义，而极尽绸缪，风流俊雅，与怀义相比，更是天上人间。太平公主一向对母后武则天非常崇拜，也非常孝敬，尤其是在性生活上，母女俩非常默契。当下太平公主喜不自胜，在与昌宗数度风流之后，不愿自享，而将她的小情夫引荐母后，送入宫中。武后一见，果然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天姿绝色，早已十分中意，当夜便在宫中侍寝。果然说不尽的旖旎，描不完的缠绵。不独怀义无此风情，即便沈南璆亦当自惭形秽。武后生平，自谓阅人多矣，从未得此美色，从未经过这般酣艳，此番天缘相凑，幸得这个妙人儿，以娱晚年，不禁爱不释手，遍体皆酥，五中俱快。当下广战了一个通宵，尚嫌欢娱夜短，恋恋不舍。昌宗拥着武后，暗想，这个老淫姬，真是天下一等尤物，居然能通宵达旦，尚且

不知疲倦，自己虽青春年少，犹恐招架不住，便仿效吕不韦举荐嫪毐的故事。在弟兄们之中，昌宗与易之最为情趣相投，于是昌宗便将易之介绍给武后，他说：“我的兄长易之，材力（指阳具）超过我，且善炼药石，陛下若召来一试，便会知道我所言不虚呢。”

武后唯恐一时无两，能得张易之，凑成双美，真是梦中也求不着的事。枕席之上，慨然允诺。次日即召幸张易之，易之放出功夫，果然比乃弟尤为进步，特别是对采补之术造诣极深。只是柔情媚骨，比起昌宗，似觉稍逊一筹。昌宗生的迷人，易之干练精悍，如在二人之中做出选择，的确很困难，不过倒无须选择。武后各有取材，与他们彻夜交欢。她可以同时玩弄兄弟二人，也可与女儿太平公主分用两人。她对昌宗兄弟宠爱有加，当时便封昌宗为云麾将军，易之为司卫少卿，特赐甲第，并赐给奴仆财物无数。自是二张轮流进御，大得武氏欢心。

昌宗兄弟的入侍，时在通天二年。这一年武后已经高龄七十二岁，而昌宗只有二十二岁，易之二十四岁。这种“老妻少夫”的性关系是极为罕见的，因为武后即使做昌宗兄弟的祖母也是毫不过份的，而昌宗这对年轻的兄弟俩，在此后竟陪伴了武后达八年之久。

唐代的房中术似乎亦为武氏的荒淫提供了理论根据。因为唐人对老年人的性生活是持完全的肯定态度

的，虽然他们不主张老年人过分地滥于性交，但提倡保持适当的性生活，否则人就会容易衰老，郁闷致病。这种论断无疑是很正确的。因为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了性生活是人们的正常需要，即使老年人，也仍然有这种需求。

孙思邈在《房中补益》中说：

“久而不泄，致生痈疽。若年过六十而有数旬不得交合，意中平平者，自可闲固也。”

又说：

“或曰：‘年未六年，当闭精守一。为可尔否？’曰：‘不然。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寿损。若念真正无可思者，则大佳，长生也，然而万无一有。强抑郁闭之，难持易失，使人漏精，尿浊，以致鬼交之病，损一而当百也。’”

这两段话，虽然是从老年男性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但对女性同样适合。孙氏一生大抵与武氏当政时期相差不多，所以这些房中养生的主张，很显然会流传于宫廷，而成为武则天老而弥淫的注脚。

薛怀义粗俗无赖，张氏兄弟则是别样风景。两人都常搽脂抹粉，穿着锦绣花哨的衣服，姣丽妖好如美妇人，这似乎更象面首的身份，因为他们实际上也不过是未经册封的武则天的“宫妃”而已。武后也特喜欢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所以经常赏无数丝绸罗缎等

宫廷香宝给她的两个小情人。武后一生强壮雄奇，丝毫不比历史上最坚强的“须眉”帝王逊色，所以她不自觉当中也带了男人欣赏心爱之人的眼光。

关于七十多岁的武后能否真的维持那么旺盛的性欲，向来争议颇多。但历史上确有记载六七十岁的老妇人能保持正常的性生活，甚至老蚌结珠，怀胎生子的。

如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四）引《姝姝由笔》说：

“嘉靖乙酉濮阳李蒲订《南行日记》内，载利津有老姬年八十二，生子。”

又引《乾驥子》称：

“张眷妻，七十二岁嫁潘老，复生二子。”

清褚人获《坚觚广集》（卷一）引《真珠船》说：

“长安刘氏之妇，六十二而育女”。

又自引一例云：

“近闻扬州某商，老而乏嗣，妻年六十而生一子，族人争疑之，讼于郡宋……当堂滴血，验系果真，众议方息。”

武氏与二张的性关系，由她的情敌也可看出。当时诗人上官仪的女儿上官婉儿正在武氏身边，执掌诏命制诰。婉儿貌美多才，颇爱张昌宗生得俊俏柔媚，昌宗亦被婉儿勾得神魂颠倒，两人由眉目传情，渐渐入

港。但两人未免大胆过甚，竟忘却了武则天是何等人物。一天两人正在那蔷薇架下、芍药栏边，脱衣解带，偷云弄雨，干那风流勾当。不防武则天午后寂寞，一路寻来，发现那昌宗与婉儿干得正欢，不由大怒，牝斥一声：好大胆，竟敢偷我禁脔！说时迟那时快，一把黄澄澄的小金刀已径直向婉儿飞去。幸好婉儿命大，金刀从面前擦额而飞，锋利无比的刀刃只划伤了前额一点。婉儿从此在前额上留下一条伤疤，为了遮掩，婉儿总是把一绺秀发垂于额前，常饰以花烟，形益娇媚，后来竟成一种时髦的妆扮。当时昌宗和婉儿不及穿衣理带，双双跪在武氏面前。一者昌宗新宠，武后对他的求情不忍指逆；再者武后晚年，杀戮之心，已不像盛年，所以婉儿捡得了一条性命。

可能是武后推己及人，也可能是武后爱屋及乌，当时有一件极有趣的事，《新唐书》亦载有此事。

张易之的母亲臧氏，生性淫荡，与凤阁侍郎李迥秀私通甚久。易之为母亲造七宝帐、铺象牙床，金银珠玉宝贝无不毕集。但迥秀嫌臧氏太老，而且深恐自己的精力无法满足她的旺盛的淫欲，颇有激流勇退之意。臧氏甚不乐，郁郁寡欢。易之在与武后同床的时候，将此事告诉武后。武后深表同情，于是下诏命“李迥秀私侍臧”（《新唐书》卷二十九）。通俗地说，也就是诏令李迥秀为臧氏的情夫，为臧氏提供性服务。

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竟通过堂堂制诰来任命，真是亘古未有，污秽史册。可见武则天为二张所迷，昏聩到何种地步！后来臧氏挟女皇之威，奉旨私通，越发纵欲无度，李迥秀被弄得形神俱瘁，实在吃不消，又不敢违背“圣旨”，于是便采取软抵抗的方法，嗜饮无度，昏醉为常，总是喝得大醉，臧氏唤他去，亦无所用，只好移情别恋。易之为此，对李迥秀（实际上也就是臧氏的面首）怀恨在心，乘间谗于武后，不久迥秀即被贬为恒州刺史，赶出京城。

这真是天下奇闻。臧氏之淫邪，易之之“孝敬”，迥秀之可怜，武后之荒唐，真令人难以相信，难以启齿。

武后与二张极尽欢娱，她至死也不愿意让这一对漂亮的小白脸离开半步，她与二张相交达八年之久，可以说至少有一半时间，消磨在床榻之上。

这一对兄弟面首自此宠眷日隆，贵震天下。遑须拍马之辈，如蜂拥蚁聚。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容之流，整天候在昌宗、易之间，伺望颜色，争执鞭辔，阿谀奉迎之态，令人呕心。兹举数例：

一日，武三思在武后身边，吹捧张昌宗，说昌宗相貌清秀，风度不凡，乃是古代的仙人王子晋的化身。武后听后乐不可支，因为能与仙人交合，实在是美妙的事，昌宗更是得意忘形。为了将这“仙机”昭示人

间，武则天便命她的这位仙人化身的面首，穿着鹤氅羽衣，带华阳巾，装模作样地吹着一支洞箫，骑在用木头做成的仙鹤身上，在庭园中周行逍遥，如羽化登仙状。武后与臣子宫娥们在一旁击节助兴，丑态百出。但在场的人却一个个赞不绝口，赋诗美之。一个名叫崔融的宫廷诗人，写得真堪为“绝唱”，诗曰：

昔有浮丘伯，
今同丁令威。
中郎才貌是，
藏史姓名非。

又一日，则天女皇在御花园中宴集近臣。时正盛夏六月，池中莲花吐艳，芬芳醉人。便有小人乘机吹捧昌宗说：“六郎真美，艳如莲花”。群臣连声附和。独有一人高呼：“此实谬谈。”众人皆惊惧，各各惊立，鸦雀无声。定睛一看，竟是内史杨再思，此人乃是因为日常讨好昌宗而得此位，今日出此语，不知何故。昌宗亦不悦，惊问其故。杨再思乃谄笑说：“语实倒置，不是六郎面似莲花，乃是莲花似六郎呀。”昌宗乐极，仰天狂笑。众臣也轰然喝采，其献媚之状，言语难以形容。拍马之术，真可谓独步千古，无出其右。

还有一则公然藐视国法，科举舞弊之案，亦可见张昌宗兄弟势焰之嚣张，以及佞臣对张氏兄弟的屈膝尽孝。

昌宗有一个弟弟，名唤昌仪，因昌宗得进为洛阳令。一天早朝的路上，有一待选考生姓薛，拦住昌仪的马，送上黄金五十两贿赂昌仪，并在一张名帖上写着他的姓名，籍贯及所求之事。昌仪在早朝的朝堂上，暗将这张名贴交给主考官天官侍郎张锡，托他处理此事。不几日，张锡不慎将这张名贴遗失，张锡诚惶诚恐，不得已再去向昌仪寻问。昌仪当初也未仔细看，哪里还记得那姓薛的叫啥鸟名。便骂道：“你这小子真无用，不会办事。此事很简单，选人中只要有姓薛的你就录用，不就行了吗。”张锡连连点头，回去后检索名册，得薛姓者六十多人，全部录用做官。这种玩弄国家法典于股掌之间，肆意胡为的丑事，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只是便宜了那帮姓薛的，糊里糊涂地做了官，还不知原因何在呢。

张氏兄弟自此更是胡作非为，穷侈极欲，坏事做尽。史载张易之对口福之享极为讲究，常常别出心裁，变换花样。易之曾经做了一个大铁笼，置鹅鸭于笼内，然后在笼中生起碳火，并且在笼中放上一只铜盆，里面盛满了五味俱全的汤汁。鹅鸭绕着碳火而走，受热口渴就饮盆中的汤汁，慢慢被火烤死，表里皆熟，羽毛尽脱，味道鲜美无比。又易之曾经去昌仪家作客，说他特别喜欢吃马肠。昌仪便捆绑肥马，活活地剖开马的腹肋，取出马肠，马挣扎哀嘶，良久乃死。貌美心

凶，人面兽心，其残酷真不让桀纣。

控鹤监：面首三千

唐代是宫妓鼎盛的时代。

官家营妓，以致妓院林立，青楼栉比，为一时之胜。唐士子官僚也公然狎妓嫖娼，冶游放浪，不以为羞。

明王世贞《艳异编》曾描绘唐时扬州娼楼盛况：

“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耀罗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珠翠填咽，邈若仙境。”

但自古以来，妓院开设，卖淫其中的都是女人。男妓虽然也靠出卖色相出卖肉体为生，但很少有公开卖淫的，更鲜有为男妓而开设的公开妓院。

但武则天亲自设立的“控鹤监”，则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的盛况空前的“男妓院”，这里广罗天下美男子，号称“面首三千”，由皇家开设，而“供奉”的则是武

后一人。

所以，也可以说“控鹤监”的创设，是中国面首最为鼎盛最为辉煌的标志，“面首业”的繁荣，无过于此。

研究中国男妓史绝不能忽略这一特殊现象。

“控鹤监”是个极其古怪的名字。据林语堂先生解释：“鹤监”这个名字与“麟台”（大内图书馆）对得极其工稳。而且鹤是道家成仙飞升时所乘之鸟，飞往海外仙山享受红尘外的悠闲，与天地造化共长久。此鸟亦是仙鸟，非等闲可比。

“控鹤监”的设立，首先武氏是想享受帝王之尊。古来帝王都有“后宫佳丽三千人”，而武则天既然是女皇，也必须有自己的“后宫佳丽”。以武后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尽管颐养有法，肌肤丰韵，望去俨然为丰姿绰约的半老徐娘，但她显然不可能“临幸”如此之多的“男嬖”，何况有昌宗易之兄弟缠绵绣帏，所以这个“男妓院”的设立，多少都是为了显示一种与帝王之尊相合的排场。控鹤监的那些美貌的少男们，除了少数得到武后的召见，得以享受女皇的玉露皇恩外，绝大多数只不过是曲宴供奉，无事则饮酒开筵赌博。可怜这些男性的“后宫佳丽”们，虽锦衣玉食，却寂锁深宫，精力无所宣泄，渐渐地“控鹤监”里同性恋的现象日渐增多，“南风”浩荡，秽声四播。这种情形，与

那些真正的后宫佳丽，无以得进、寂寞难熬的情形是很相似的。实际上中国古代宫廷中，女性同性恋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明清的春宫画中，即专门画有在宫中秘密出售淫具，以供宫女们同性恋泄欲使用的画面。这种画画得极淫褻，出售者在一旁夸夸自吹，而宫女们则群集一边，手执淫具，比试大小。

武则天设立“控鹤监”的另一目的，恐怕也是为她最心爱的两个小情人考虑的。

其时，昌宗、易之早已声名狼藉，朝廷内外，议论纷起，为掩人耳目，使得两个未经阉割的男人在后宫中出入自由，合理合法，必须给他俩创制新的官职。因为如果让二张出任宫内大臣，未免太俗，且难免操劳之苦，从而不能专心“供奉”；如果让他们担任卑小之职，掌管尿罐，则“醉翁之意”未免过于分明于是武后便绞尽脑汁，创设了“控鹤监”，让昌宗、易之两个大“面首”去总监她那三千小“面首”。张易之出任控鹤监，位居三品。张昌宗为秘书监。

作为障眼之法，“控鹤监”内三千“面首”中，亦有一些才人学士，作为陪衬。为免闲言，“控鹤监”对外宣称是为了研究三教。三教即为儒教、佛教、道教。武氏下诏命易之、昌宗、宫廷诗人李峤三人主编《三教珠英》，内容以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三人的名言为主，也包括三教各代名贤的精言微义。

其实主要的编辑工作都是李峤一人在做，易之、昌宗只不过徒挂虚名而已。这两个面首，不学无术，哪里肯去枯坐板凳、皓首穷经？他们乐得逍遥自在。因为在“控鹤监”，对学术哲理的研究并不重要，所以书能编成，他们便可坐享其成，沾名钩誉；编不成，也无所谓。

只是荦荦大观的三教，竟放在真正的男妓院中装模作样地研究，这实在是一种亵渎！

三教教主有知，当作何想？

武则天之奇慧，真难以企及！

武则天把朝中面目俊美的大臣，也选入“控鹤监”充任监内供奉。如夏官尚书李迥秀，凤阁舍人薛稷，左台中丞吉顼，殿中监田归道，正谏大夫员半千等等。

对“控鹤监供奉”这一官职，朝中讥诮颇多，亦有深以为羞的。

正谏大夫员半千向武则天奏言：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这种官职，况且控鹤监内聚集的都是轻薄之士，不如撤销这一设置。

你想武后原是看他长得漂亮，才青眼有加。不想半千竟不识抬举。武后总算对他宽厚，只是将他赶出“控鹤府”，降为水部郎中。

“控鹤监”内淫秽之事，罄竹难书。武后不得已在第二年即改名为“奉宸府”，仍命张易之为奉宸令，昌宗进督官侍郎，可见其为武后私生活服务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武后仍是“选美少年为奉宸供奉”。

清代西泠狂者的《载花船》便是描述武后委派宫妃尹若兰，装扮成太监，到天下各地为武则天选取美男子的故事，武后美其名曰：“征聘贤能”。结果尹若兰为武则天选得壮实丰美的少男百余人，武后以宫娥一一试之，竟无一人入选，遂发回原籍，天下皆知。

《载花船》系清代小说，所记多望风附会，不能作史实看。此书写女性对男权社会的轻视、对封建礼教的叛逆，非常大胆，只是淫秽之笔夹杂其中，甚至有露骨的色情描写，应该批判地看待。

如该书第一回《女天子宫禁谈龟》写武后向尹若兰面授选龟（“龟”即指男性之阳具）之道：

若兰道：“敢问选龟之道其法何如？”

武后道：“尔亦有心研究耶？吾试为尔言之。夫龟者秉造化之灵气而成性。阳之所凝结，肋骨之难拟形。既刚而且寓柔，可直而不能屈。大则采精炼鼎赞助仙源，中则孕育婴儿接续宗祀，小则搓花破窍承欢历娇。凡女子年长而梦遗小便者，得龟而止；过笄未配致成剧疾者，遇龟而瘥。孀妇失之疾染痿黄，戍妇客妻旷

废多使夫妇反目，借龟而生欢喜之心；男女萍逢交龟而忘死生之见。龟之有功于人亦云大矣。”

“夫欲知龟有要法焉，人重衣隐蔽，安得尽人之龟而递阅之。以定其高下，必试观其鼻之丰隆尖削，即知其龟之巨细精粗。”

“若鼻总丰厚而色带微红者，此酒徒也，酣然一醉，但知黑甜乡里生涯，岂解温柔场中滋味，且阳气已泄于外矣。其龟必不其收，必速揜而勿取，此选龟之大法也。”

相传清代名士袁枚曾著有《控鹤监记》一书，专记武则天宫廷淫乱秽事。此书早年曾流行日本。清末明初人叶德辉辑印《素女经》作序时，曾提到此书，但现今此书已难以寻觅。

奉宸府至唐玄宗天宝年间，更扩充为奉宸院。此时奉宸院中男女皆有，不尽如武后时，只蓄男性面首为事了。院中还设有内教坊、宜春院等机构。中国戏剧前身之“梨园子弟”，与此关系极深。

则天女皇常在控鹤监或后来之奉宸府中赐宴。昌宗兄弟常吃酒到醉醺醺时，和诸武嘲谑，唤武氏子弟如三思、崇训辈为“好儿子”、“好奴才”，而诸武竟不以为辱，反竟相以为荣耀。由是日益骄宠，飞扬跋扈，作威作福。神龙元年，武后已高龄八十二岁，尤恋恋不舍昌宗、易之。其时武后已病得很厉害，终日卧床。

二张知道他们自己平时积恶太多，恐武后归天后，没有好报。于是广结朋党，阴谋作乱。屡次有人上书武后，云昌宗、易之将谋反，但武后都搁置不问。这是她处理这类事常用的手法。

朝中的一些正直大臣们决定自己动手，剪除二逆。是年正月，太后病笃，宦臣崔玄晖、张柬之等率羽林军迎太子李哲为帝，诛杀了张昌宗、张易之，逼武则天退位。武后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只得禅位于李哲，即为中宗。武后迁居上阳宫，郁郁寡欢，病益更剧，是岁十一月，太后崩。一代女杰，辉煌风流的一生，划上了句号。

昌宗、易之既被诛，洛阳人碎剐二张。二张肉肥白如熊肪，众人乃煎炙而食之。当初张昌仪曾造一新居，豪广过于王公。有人夜间在他家的大门上写道：“一日经能作几日络？”大意即是“看你横行至几时？”的意思。昌仪擦洗去，夜间复有人再写上，这样一直写了六、七次，张昌仪不耐烦了，拿起笔在大门上写道：“一日已足矣！”。二张获诛，昌仪亦不能免，被打断双脚，掏取心肝。时人以为苍天果有眼，报应不爽。

纵观怀义、昌宗、易之，为面首中之杰出者。而淫邪狠毒，直与禽兽相同，实为人中败类，令人不齿。

“如意君”：真我儿也！

武后一生，轰轰烈烈。后世史家毁誉参半，众说纷纭。但大抵受后人指责的有三点：一是革命称帝，篡唐国号为大周；二是重用酷吏，杀戮唐氏宗室及朝中大臣，扶植武氏子弟，血腥过盛；三是情欲旺盛，广置面首，玩男性于股掌之上，任性而为，无止无休。

但这三点之中，最让后世史家喋喋不休的还是第三点。盖革命称帝，武后并没有将国家引入混乱凋敝，反而因她能广纳贤才，改革科举，增设制科，重视农业发展，惩贪官，奖清廉，巩固边防，改善外交，而稳定了政局，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政绩卓著，不可否认。且武后晚年，还是归位唐室，虽属勉强，亦可见她头脑的冷静。再者杀戮过多，原与政治本身的血腥残酷密不可分，武后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毫不犹豫地挥起自己锋利的宝剑，否则以一介女流，安能在

男权至上的社会统治几十年？况且历代帝王，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时，又有几个不是血染天下呢？

可是武则天公然藐视男性社会，一如男性帝王们一样，放纵情欲，私蓄男妾，创设“男性的后宫”——“控鹤监”等，便让后世史家们接受不了了。

不独史家们在正史上横加指责，便是后世的文士闲人，也纷纷津津有味地演绎武后的风流韵事，有些甚至添油加醋至不堪入目。在古代写武后故事的作品之丰富，只有写唐明皇与杨玉环的故事，差可相比。如明人托名华阳散人所著的《如意君传》，明末清初嘉禾餐花主人所编《浓情快史》，以及前文述及的西泠狂者的《载花船》、袁枚的《控鹤监记》等等，基本上都是津味十足地宣染武则天的性事，其文学价值毫无足道。但作为研究中国面首的一些资料，它反映了明清文人的一些思想趣味，兹简述如下。

《浓情快史》基本上是附会历史，写武则天一生，从少年到晚年，先侍太宗，后嫁高宗，置面首如怀义、昌宗、易之、薛敖曹等，并与其内侄三思私通。小说显然有讲史演义的性质，又全书宣染床第间的性事，显然与明代中叶以后世情小说喜描写闺中淫乐的风气有关，所以又具有世情小说的特点。但笔法低劣，写世情比不上《金瓶梅》等优秀世情小说的百分之一；写历史更是错论百出，如张昌宗竟在武则天年方十三岁

时即与之私通(史载武后与昌宗年龄相差达五十多岁,上文已述。)写武三思也竟比武后大了两三岁。并且写媚娘在被太宗召入宫前,已先后被三思、张六郎(昌宗)、张玉、江采所奸,媚后又被转卖至外地,武父寻回,又将她许配给张六郎等等,荒诞不经,描写亦多淫秽之语,显然是演义小说与世情小说的末流。

而专写武后面首故事的,当推明清色情文学的压卷之作——《如意君传》。此书的刊行,稍先于《浓情快史》。《如意君传》不象《浓情快史》演义历史,而是写武后晚年,宠幸面首薛敖曹。薛敖曹为史书所不载,乃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形象。《浓情快史》中的薛敖曹,盖即缘于此。

《如意君传》一开始亦略过武后生平,宠怀义及二张。接着便转入写“如意君”薛敖曹与武后的淫乱故事。全书充斥着露骨的色情描写,趣味格调都较低下,历代都被列为禁毁小说。

象所有描写面首故事的小说一样,《如意君传》亦写薛敖曹“驴公子”的本事——“阳道壮伟”,小说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几无出其右者:

“敖曹年十八,长七尺余,白皙美容颜,眉目秀朗,有臂力,矫捷过人。博通经史,善书画琴奕诸艺。饮酒至斗余不醉。以故多轻侠之游。

而肉具特壮大异常,里中少年好事者俱知之。每

遇敖曹饮酒，求一睹以为戏笑。敖曹曰：‘吾以此物累，不知人道，时有所感，无计可施，方用为苦，何足供诸君欢也。’强之乃出其肉具侈阔棱跣，其脑有坑窝四五处，及怒发，坑中之肉隐起若蜗牛涌出。自顶至根，筋劲起为丘蚓之状，首尾有二十余条。江莹光彩，洞彻不昏，盖未曾近妇人之渐渍也。

少年见之，咸惊异，试以斗粟，挂其首。昂起有余力，无不大叹绝倒。同与敖曹游，娼家初见其少年，歌讴酒令，无不了了。爱而慕之，稍与迫睹肉具，无不号呼避去。间有老而淫者，勉强百计导之，终不能入。敖曹肉具名既彰，无有与婚者。居时常叹嗟，有悲生之感。”

写面首的“才具器用”，有白描、有衬托、有渲染，可谓竭其所能。盖面首的本钱本在于此。

太监牛晋卿荐敖曹于武后，备述其所长，复云：“手不能握、尺不能量、头似蜗牛、身如剥兔、筋似蚯蚓之状，挂斗粟而不垂。”武后听不禁倚帟屏而叹曰：

“不必言吾已得之矣。”

后世小说每每渲染武则天的淫荡。而此语真是妙绝，虽惯妓熟嫖，也说不出此等淫褻之语。

中国古代小说中，每每对男性的生殖器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甚至达到畸型变态的程度。在色情

文学中，写男性生殖器远远要比写女性的性器用力深厚。而对男性阳具的描写则基本上集中在其大小粗细上。

写其细小，则“垂囊如败枣经霜，裹顶似僵蚕在茧。”……

写其粗大则如敖曹，天下妇人都不能容受，唯则天武后方能纳其“贤才”。

这一段描写见于《金屋梦》第四十四回：“木瓜郎语小莫破，石女儿道大难容。”本回接着写黎金桂（金桂乃潘金莲的托身）淫奔潘子安不着，反遇见正在鼾睡的王雷公，作者兴趣不减，进一步状写王雷公的胯下之器：

“（金桂）想了一想，既到此处，怎肯空回，就在此人身上略泼一泼心中的火，也不枉来了这一次。上前才要摇醒，只见一张椅子上搁着一件东西，象是一匹青布卷成了长卷子一般，却为何一半在腰里不曾解下。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件怪物，紫筋暴露，凹眼圆睁，足有一尺余长，粗如截瓠，险不惊倒了少年好色东邻女，半夜淫奔的狐狸精。欲待伸手去摸，又怕惊醒了此人，有命难逃，无门可入。”

这种描写，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字中，是不多见的，偏偏作者还堂而皇之地大讲道理，其实是借恣淫劝叫饕名，行猎奇射利之实而已。中国许多的淫秽描写，都

打着这种“假饮食男女讲阴阳之报”的旗号，但其实质大多属于生理性的宣泄，本身无多大社会意义。

但面首族既是以色相媚人，恐怕其本钱不仅仅在他的上面的一张小白脸，故在此对上述现象略做了点简单说明。

值得一说的是，大凡面首，因其出卖肉相，就其人格来说是非常卑污的，面首族的下场一般都很悲惨，一旦失去他们的雌性靠山，他们的路也便走到尽头了。历史上的大面首，如嫪毐被车裂分尸、吕不韦畏罪自杀、薛怀义被众妇捶杀、二张被刎杀煎炙等等，无不如此。但在《如意君传》中，薛敖曹这个面首形象，作者却是从正面加以塑造的。在小说中，作者一方面竭力铺呈渲染敖曹与武则天的性事，一方面又要突出薛敖曹的品德高洁，虽竭身事君而不堕欲河孽海，可谓忙煞，可谓用心良苦。

比如写薛敖曹的羞耻之心。（面首族中是没有这个词汇的）牛晋卿奉武后诏书并带了金帛访敖曹，敖曹却说：“下贱之资汙渎圣德、非臣如宜，不敢奉命。”而牛晋卿却循循劝导，说“足下不欲行于青云之上，乃终困于阊阖之下”。薛敖曹则叹道：

“青云自有路，今以肉具为进身之阶，诚可耻也。”

这倒是比柳谟、侯祥辈清高一些。但到底挡不住晋卿的规劝，晋卿不愧巧舌如簧，抓住薛敖曹的病痛

之处：

“晋卿耳语曰：‘足下能高飞远举，出于乾坤之外，且汝尚不知人道，非今圣上，谁可容者？’敖曹不得已而行。在道叹曰：‘贤者当以才能进，今日之举，是何科目？’”

作者竭力褒扬薛敖曹，但读之总觉得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忸怩和做作，不过这倒是面首们常有的表情。

最令人捧腹的是，庐陵王李哲从房州被召回，虽有狄仁杰等正直大臣的劝谏，而真正得力的却是薛敖曹在床榻上向武后吹的“枕边风”。武后爱薛敖曹的独一无二的“尘柄”（阳具），而薛敖曹便以自残阳具相要挟，定要武后将儿子李哲宣召回宫，写来十分热闹十分可笑，真是天下“奇文”：

“复一夕，后与敖曹欢会过度，联臂相偃而寝，至日高枕未起。后谓敖曹曰：‘卿若读书，登甲第，位至宰相不能有如此奇遇。子之尽心与我，可谓至矣。子之饮食衣服与至尊等，我之待子亦不薄矣。我欲爵汝贵汝，汝又恳辞，当取汝兄弟宗族富贵之，决不爽信！’

敖曹曰：‘臣向者云，孑然一身，陛下忘之耶？臣非以才进身，臣诚无所希富贵……臣今不避斧钺言之，陛下必不听，陛下幸而听之，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后曰：‘吁，如意君何言也？我一身已付君，岂有

言而不听者乎？’

敖曹曰：‘陛下既已许臣言，臣当敢言：皇太子何罪废为庐陵王，远谪房州？况闻比来改过自新，天下但闻陛下欲削唐社稷，臣恐千秋万岁后，吕氏之祸及矣。人心未厌唐，陛下宜速召庐陵王来，付以大位，陛下高拱九重，何乐为如之？’

后有难色，敖曹曰：‘陛下如不从，臣请割去阳事，以谢天下。’

遽起小匕首，向尘尾欲自裁，后急争夺之，尘首已伤入半寸许，血流涔涔。（尘即指阳具）

后起用净帕试干，以口呵之，且泣且骂曰：‘痴儿何至此也？’

敖曹曰：‘臣之为儿，乃片时儿耳，陛下自有万岁儿，系陛下亲骨肉，何忽弃之？’

后乃心动，敖曹自是每以为劝，后得狄梁公（指狄仁杰）言，召庐陵王复为皇太嗣。中外谓曹久移宫掖，咸欲乘间杀之，及闻内助于唐，反德之矣。”

这真是太荒唐太离奇太可笑了。庐陵王李哲得以重新被立为皇太子复登皇位，不是狄仁杰、张柬之等良臣之功，而是靠如意君一根阳棍相挟携的；支撑唐室江山免遭颠覆的，竟是如意君一根冲天破云的阳具！古来面首，谁立过这等盖世殊勋？

从来只闻舍身谏君的，而割性具谏君的，真可谓

独绝千古！

由此可见《如意君传》望空臆造，荒诞不经、趣味低下到何种地步？

敢于胡说，嘲弄青史，竟到这种程度！

作为一个面首，薛敖曹的主要任务，当然是要为武则天提供性服务。所以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描写武氏与敖曹的性交细节，极尽夸张露骨肉麻之能事，在同类小说中，堪称翘楚。比起《金瓶梅》中的淫秽描写，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意君”这个称号是武氏所赐，称美敖曹的雄伟适意。

在《如意君传》中，武后不再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女政治家，而完全被写成一个玩弄面首淫欲成性的市井荡妇。反映了封建时代，对不守本分的女性的污辱蔑视，也多少显示了明清小说中不堪入目的末流现象。

小说最后写薛敖曹这个面首，竟因“积善成德”，得以全身，隐居民间，竟得道。至天宝年间，人偶见之，羽衣黄冠，童颜绀发，望去如二十许人。

通三思韦后纵淫欲

二张既诛，武则天退位，中宗李哲登基。自从武则天革命称帝，改大唐国号为大周，至今已是十六年。中宗即位后传谕恢复大唐国号，天下江山得复归李姓。

而中宗自嗣圣元年被废，贬为庐陵王，幽居房州，复立为太子，今得重登大统，也已整整二十个春秋。光阴荏苒，而人生须臾，中宗一生可悲可叹可怜。

中宗的皇后韦氏，当初与中宗一同被废，一同被幽禁，备尝恐惧孤寂之苦，情爱甚笃，可谓患难夫妻。中宗一直对母后武则天恐惧异常，其时武后正对唐朝宗室大肆杀戮，每当武后派遣使臣，来到房州，中宗就浑身颤栗，备极惶惧，就想自尽。武后之威，于此可见一斑。而每当此时，韦氏总是耐心地劝阻他，她说：“祸福无常，未必定是赐死，何用这般慌张呢？”既延入内使，果然没有意外祸事。中宗遂深信韦氏，倍

加情好。

人在落难中，最易被感动。所以一次中宗私下里对韦氏说：“他日如能重新登基，定当随你所欲，想干啥就干啥，我决不加以禁止。”中宗也是一时冲动，立下的誓言。不想韦氏牢记于心，后宫淫乱，祸由此始。

中宗本是个糊涂无能而又好淫乐的皇帝，自此事事听由韦后决断，牝鸡司晨，情形正与高宗在位时相同。

当初武则天身体渐渐不济之时，朝中正直的大臣们，都纷纷劝谏武后召中宗回宫。武后年纪虽大，头脑非常清楚，她看看身边武姓子弟一个个獐头鼠目，都是不成器的东西，难承大统。如让中宗即位，那么天下归心，于己于国都有所交待，于是主意已定。武三思闻知此事，就主动要求去房州迎李哲返宫，从而为日后立功荣宠打下根基。

武三思捧了圣旨来到房州，中宗一想三思正尽力谋为太子，正是自己的对头，此番圣旨，定是取自己性命而来。心中恐慌，只拉住韦氏抱头痛哭，韦后被他哭得也没主意。正在这时，三思已走进中宗韦氏居住的狭小阴暗的房中，韦氏此时，也顾不得了，急抢上前去，伸着两条纤纤玉臂攀住三思的手，要他不要宣读圣旨。武三思本是好色之徒，如今他指尖儿触着韦氏的手臂，滑腻香软，不觉心头一动，低头看时，只

见她肌理莹洁，一张玉脸，含悲含戚，越发勾人心魂。当下三思忍不住抓着韦氏的双臂，扶她起来，口中道：“王爷王妃大喜了，是我在万岁面前劝谏，好不容易，挽回天心，如今圣旨下来，正是要召王爷王妃回京，王爷将要重登帝位呢。”中宗韦氏哪里肯信，直到宣读了圣旨，才破颜为笑，即刻盛情款待三思。翌日，打点起程。中宗果然重新做了皇帝，想起在房州的凄苦，心中感激三思，赏赐甚隆。

哪知三思淫心已动，得陇望蜀，心中念念不忘韦后。

当初上官婉儿与张昌宗相私，被武后识破，金刀刺伤额角后，幡然而悟，知道武后禁脔，接近不得。时三思出入宫中，乃色中饿鬼，因与婉儿眉来眼去，竟勾搭成奸。婉儿虽比三思年轻许多，但宫中找个男人不易，且三思生得颀白，枕席上功夫又具特长，便也乐得将就，聊解寂寞情怀。

据说婉儿尚在母腹中时，其母梦中见大秤一杆，颇不可解。请教相士，相士掐指一算，惊称：“此子日后当称量天下。”四座闻之皆惊。待到婉儿娩出，竟是一女孩，大家都很失望，都说相术骗人，无非为钱财而已，也就不再在意。待到婉儿祖父上官仪被武后杀，童年的婉儿与母郑氏被没入宫中为奴，本以为暗无天日。谁知婉儿长成，才华横溢，机敏过人，诗文清越，比

起朝廷内外的腐儒酸调，真是天上人间，所以深得武后喜欢。武后厌烦文牒制诰，所以都托给婉儿处理。大臣的奏本，由她览阅，皇上的圣旨诏书，由她起草，由是宠贵无比，正应了“称量天下”的预言，大臣皆奔走门下。待到中宗复位，亦为婉儿才貌所迷，便将婉儿召幸，册为婕妤，并封婉儿母郑氏，为沛国夫人。

但婉儿并不高兴，每自叹命不由人，嫁给中宗懦弱老夫。床第风光，远逊三思数倍，只因皇上恩宠，没法推辞，只得敷衍成事，背地里仍与三思通好。

偏偏韦后也是个淫荡成性的妇人，早年幽禁在房州，命且不保，无法解馋。待到位居正宫，便贪起风月来，变本加厉，似乎要补回往昔的损失。婉儿素性机警，相处不数日，已把韦后淫心猜透，便放出柔媚手段，取悦韦后。韦后不胜喜欢，竟引婉儿为知己。无话不说，甚至连个人私情，竟也说出。

韦氏自从在房州与武三思肌肤相亲后，一直对三思恋恋难忘，思想与三思有更进一步的“深交”。婉儿察知，韦后竟意在自己的情郎，倒也不吝嗇，颇有太平公主孝敬武后的气度。一夜正值中宗留宿别寝，韦氏闲暇，婉儿便把情人送入。这韦后与三思，神交已久，相思成渴。真是匆忙忙不及脱衣解带，性急急那管礼义伦常？这一宵欢乐，真是美不胜收。

自此，韦后与婉儿轮流召三思奸宿。而三思一箭

双雕，只瞒着中宗一副耳目。唐朝的皇帝加冕绿帽子者，何其多也？

韦后渐渐骄恣，处处临驾于中宗之上，肆意妄为，中宗稍有责备，便把房州之誓约，用来搪塞。中宗本暗弱，只得任她胡为。三思出入宫帟，竟无阻碍。一日三思入宫，与韦后掷赌双陆游戏，调谑猛浪，如北里妓间。中宗不仅不加以阻止，竟至屈尊，在一旁为三思点筹，此等行径，虽民里布衣，犹自为愧。韦后的淫威，多半是由中宗养成的。

韦氏与婉儿，平日里在中宗面前，屡说三思才具优长。中宗竟拜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并进封婉儿为昭容，命她一如武后当政时，专掌诏命。三思子武寔娶安乐公主，武攸暨又是太平公主的附马，中宗复封他为定王。诸武子弟的声势复振。

朝中大臣屡有谏阻中宗，请削诸武权力，结果都由于韦氏从中作阻，功败垂成。先后有太子重俊、张柬之、玄晖、袁恕已、敬晖、桓彦范等被残害至死。

三思也不忘为韦氏奔走效劳。怂恿群臣，上书韦后号为“顺天皇后”，并赠韦氏父亲为上洛郡王。

但韦氏的淫心，不减武后。不久就嫌三思年老，要效法武则天找小白脸，以满足自己旺盛的淫欲。

于是韦氏也广选面首。首先被选中的是宫廷御医马秦容，其后有国子监祭酒叶静能，光禄少卿杨均、术

士郑普思、胡僧惠范等充当面首职。一时中宫成为欲海，淫风之炽，与武氏当政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韦氏处处仿效武则天，她欺中宗无能，妄想夺权，自立为女皇。事为中宗所知，韦氏竟唆使马秦容、杨均等情夫，配制毒药，放在饼中，将中宗活活毒死。

中宗被逼退位幽囚二十载，复位不到三年，竟遭淫妇奸夫之毒手。其不幸，难道不是可悲可叹可怜的吗？

九重深宫，阴风惨惨。宫廷女性的淫毒，令人发指！

中宗皇帝被毒杀之后，韦后加快了实现她的女皇之梦的步伐。她首先大力扶植韦氏家族，让其亲属拥有重兵，身居要职。命令驸马都尉韦捷、韦濯，王尉卿韦睿，左千牛中郎将韦琦、长安令韦播等，率领府兵五万人，驻守京城，分左右二营屯师。一面命中书舍人韦元微，领兵巡行京城各条街道，草拟中宗遗诏，立太子李重茂为皇太子，然后发丧。诸韦气焰之嚣张，野心之膨胀，比武后当政时诸武更甚。

李重茂即位，是为殇帝，尊韦氏为皇太后，改国号为唐隆。重茂这一年年仅十六岁，懦弱无知，不下乃父。真正的皇权落在韦太后手中。韦氏总揽朝政，尤嫌不足，宗楚客之辈也极力劝韦氏效法武则天榜样，除去小皇帝，让韦氏子弟统领大军，杀死相王李旦及太

平公主，自立为女皇，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可惜阴谋败露，相王李旦第三子临淄王李隆基（大唐又一英主：唐明皇）率领羽林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入宫中。韦太后的面首马秦容、杨均正与韦氏奸宿，闻变不及穿衣，只着内衣仓皇逃命，均被逮杀死。韦太后被剁成两段，梟首陈尸长安街头，韦后家族大大小小被杀得一个不剩。韦后的面首们、上官婉儿、诸武子弟如延秀等辈都被斩杀。安乐公主，助恶韦后，参与毒杀亲父中宗，亦被斩首陈尸街头，可谓罪有应得。

韦太后被杀的第二天，被追贬为庶人，葬以一品礼。

中宗不得善终，盖在他本人缺少人主之才，徒为韦后傀儡，养成韦后的大逆不道之心。等到略察她的野心，想制服她时，又事机不密，且又没有心腹大臣谋助其事，所以被韦后先发制人，反而招来杀生之祸。

韦氏处处以武则天为榜样。她以纵欲淫乱、残忍刻毒、专政野心、重用诸韦等秽行，与武则天相比，她决不是一个劣等的学生，确实学得维妙维肖。然而她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武则天的聪慧绝伦、雄才大略，不仅仅韦后不及，无法学来，即便在历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故武后虽淫乱残暴，犹能寿终正寝。武后在日，就深知自己功过难分，所以遗诏在自己的陵前立一无字碑。无字碑高大巍峨，可是一

千多年过去，武后的千秋功罪谁能在碑上书写清楚呢？可笑韦氏自不量力，东施效颦，终于落得身首异处，遗臭千古的下场！

娇公主广蓄面首

唐室继则天武后始，宫廷女权嚣张。不仅仅后妃们逾越常礼，大肆雌威，乃至鸩夫杀子，广置男妾。就是唐室的公主们也受后妃们的影响，广为效法，颇不安分。窃势弄权，淫乱成风，横行不法者，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其丑行不亚于女主。

《新唐书·列传第八》载唐朝二十帝共有公主二百十二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公主都如太平、安乐一样淫毒跋扈，其中也不乏孝悌贤惠的。如太宗女襄城公主，《新唐书》称她“性孝睦，动循矩，勅诸公主视为师式。”而高祖女平阳昭公主则更是了不起，公主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却不愿深锁闺中，而是着戎装，领精兵，佐父兄平定天下，公主薨，高祖葬之甚隆，葬仪中并用乐器鼓吹。当时就有大臣谏阻说，自古以来，妇人死，葬仪中没有鼓吹之制。高祖不听，说鼓吹，是军乐罢

了。过去公主身执金鼓，驰骋疆场，千古以来，有如公主的妇人吗？应当使用鼓吹之仪。

唐代对妇女的禁规很少，在婚姻上，相对后世来说比较自由。公主们可以对自己的夫婿表示不满，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思想对她们是不存在的。

《新唐书·列传第八》记载高祖之女丹阳公主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最后太宗皇帝不得不亲自出来，施用计谋、方才做好了公主的工作：

“丹阳公主下嫁薛万彻。万彻蠢甚，公主羞，不与同席者数月。太宗闻笑焉。为置酒，召宅婿与万彻从容语，握槊赌所佩刀，佯不胜，遂解赐之。主喜，命同载以归。”

这显然是一桩很不幸的婚姻。丹阳公主嫁给薛万彻，很可能更多地是为政治服务的，就像当时许多公主被远嫁边境少数民族一样。

唐代妇女的贞节观尤为淡薄。官家可以公开营妓，女尼可以养野汉，后宫可以置面首。受这种淫风影响，反映在唐室的公主身上，一个最常见的现象，便是公主改嫁，如同家常便饭，那种夫死之后，对夫守贞守节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新唐书》记载公主改嫁之事颇为详细。如：

“高密公主下嫁长孙孝政，又嫁段纶纶。”

“长广公主始封桂阳，下嫁赵慈景……更嫁杨师道

……。”

“安定公主始封千金，下嫁温挺，挺死，又嫁郑敬玄。”

“晋安公主下嫁韦思安，又嫁杨仁轸。”

“城阳公主下嫁杜荷。坐太子承乾事，诛。又嫁薛瓘。”

“常山公主下嫁薛潭又嫁窦泽。”

……

这里我们只列出其中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封建时代的那种“从一而终”的贞节思想在唐代是如何的不被重视。

甚至就连被太宗欣赏，以“性孝睦，动循矩”而被立为诸公主“师表”的襄城公主，也是先适萧锐，及萧锐死，更嫁姜简。

上列公主改嫁条，有的记明了是夫死后复嫁，而有的则含糊其辞。那么是否是因夫死而更弦、或者不满婚姻从而引起婚变的，因缺少史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这里我们还想引一段比较有趣的“公案”。《新唐书·列传第八》记载中宗之女安定公主一生曾嫁过三个丈夫，公主死后，到底将她与哪个丈夫合葬，引起了纷争：

“安定公主始封新宁郡，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

神龙时又嫁韦濯濯，即韦皇后从祖弟，以卫尉少卿诛，更嫁大府卿崔铤。主薨，王同皎子请与父合葬。给事中夏侯锬曰：‘主义绝王庙，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将拒诸泉’。铤或诉于帝，乃止。锬坐是贬泸州都督。”

贞节观之不被重视，改嫁在唐代是司空见惯的。而一些公主并不满足于只有一个丈夫以泄情欲。历史上史家论及李唐天下“亡于女祸”，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云：“（唐）高祖之举兵，实以女色起也。”而玄宗之后，唐室不竟，追原祸始，未始非色累之贻害也。然则，以女色起者，仍以女色败。”武后、韦氏、杨贵妃等后妃已足说明。但是唐室公主们，也不甘落后。政治上，她们助恶后妃，危乱唐廷；而生活上，也肆意纵欲，广蓄面首。由于她们的特殊地位，作为皇亲国戚，她们受皇室的保护，可以为所欲为。又因为她们不比后妃身处深宫，行动不便，她们可以穿梭市井，广选美色，所以养起面首来，更为便捷容易。正如前文所述，武后的几个面首如怀义、昌宗、易之等几乎都是由公主选来试用过后，再进献给她的。

唐室第一个荒淫无道的公主是太宗之女高阳公主（亦称合浦公主）。

高阳公主素为太宗所钟，后嫁给房玄龄子房遗爱。房遗爱自娶公主后，也得以随邀宠眷，与他婿不

同。但太宗的溺爱，反误高阳公主。自是公主恃宠成骄，积骄生悍，渐渐的败度纵欲，藐视礼法。

房玄龄有一个儿子叫遗直，早已官拜银青光禄大夫。遗直因为遗爱娶公主做了驸马，愿意将自己的官职让与遗爱，但太宗不同意这样做。玄龄歿后，高阳公主不仅不念遗直愿让官遗爱的手足之情，反而搬弄是非，唆使遗爱与遗直分居。并且到太宗面前说遗直的坏话，谗毁遗直。遗直知后不得已自去太宗面前申诉，太宗到底是英明之主，知遗直被冤，于是就把高阳公主召入宫中，痛骂了一番，从此对公主疏远了不少。高阳公主偷鸡不着蚀把米，快快不乐，但对遗直也无可奈何。

高阳公主性喜淫。一次公主与遗爱出去打猎，玩累了就到一个佛寺里休息。寺中有一和尚，名叫辩机，貌颇伟晰，尤善逢迎拍马之术，请公主在佛寺留宿。高阳公主不觉淫心律动，半夜避了遗爱，与辩机苟合，舍身布施，结成了欢喜缘。

高阳公主为免遗爱拈酸吃醋，以便尽情肆淫，便给遗爱买了二个漂亮的女子。遗爱得了二妾，左抱右拥，其乐陶陶，还管什么老婆在外养面首？舍一得二，原是便宜，即使绿头巾裹头，也不在乎了。公主也就乐得与辩机和尚大肆宣淫，出入无忌，公然如夫妇一般，只瞒了外面众人耳目。

高阳公主私通和尚辩机丑行的败露，也较有名。公主为了酬谢辩机的殷勤侍奉，便将大内珍宝“金宝神枕”赐给她的心爱的情夫。哪知辩机得意忘形，神魂颠倒，不知珍藏，放在寺中，竟被窃贼盗去。后来窃贼被抓获，在其脏窝搜了金宝神枕。此案轰动一时，御台亲自鞠讯，贼不得已说出从辩机处盗得。便又传讯辩机，和尚开始尚抵赖，稍稍用刑，已经吃不消，供称实为高阳公主所赠。太宗闻知，自己一向娇爱的女儿竟干出偷和尚这等丑事，自觉怀惭。当时也不欲问明案情，竟传旨将辩机和尚处死。太宗犹未泄愤，又将公主身旁的奴婢十余人，以“导公主为非”之罪处死。

但高阳公主并不自知罪，有所收敛，反而私怨太宗多管闲事，拆散了露水鸳鸯。等到太宗崩逝，高阳全不念父皇平素疼爱，勉强临丧送葬，脸上却全无悲哀的神色。此后越发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日夕图欢，广私面首，虽娼妓淫妇，亦不如也。

先后充当高阳公主面首的有：和尚智勣惠弘，方士李晃，均是借谈仙说鬼为名，出入公主门第，得与高阳私通。此外还有一些宫廷御医，托词诊脉，也得以亲近公主，作了面首。公主秽德，遐迩皆知，宫廷俱晓，而高阳毫无在乎，颇有一不做二不休破罐子破摔的意思。

后公主谋反，拟奉荆王元景为帝，废去高宗，劝遗爱秘密联结薛万彻（丹阳公主的蠢婿）柴令武等人，事为遗直知，遗直恐遭连累，密告长孙无忌，遂事发。薛万彻等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与房遗爱悉被诛杀，荆王元景吴王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均赐自尽，惟丹阳公主因早已身歿，无容议及。

比起太平公主，则高阳公主只能算是小巫而已。

如果问唐室最具才力最工谋略最有权势也最为荒淫无忌的公主是谁，那么每一个史家都会毫不犹豫的答曰：太平公主。

作为武则天的亲生女儿，高宗皇帝最幼的公主，武后爱之无法形容。太平也颇肖乃母，长得姿容艳丽，肌肉丰满，方额广颐，从小聪明异常，处事颇有权谋。

仪凤年间，吐蕃慕太平公主美丽，派遣使臣前来朝廷，请公主下嫁。武后舍不得公主远离膝下，乞为道士，坚拒和亲。唐公主和蕃，本为常事，为社稷长治久安，区区一公主有何舍不得呢？由此可知，武后对太平公主的怜爱赏识。朝中大事，武后都要与太平公主商议。甚至私生活，母女也不避嫌。前已述及，太平公主甚至亲为母后挑选面首，而最后诛杀这些面首的，也是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少时就很放达。常喜着男装，穿紫袍，系

玉带，头戴巾帨，在高宗武后面前，载歌载舞，娇怜可爱。高宗和武后为之大笑，说：“儿非武官，为何穿得这样，莫非疯了不成。”太平公主却佻逗地说：“儿倒不疯，转赐驸马，可以吗？”真是急色女。高宗听其言，已知女意。遂择薛绍为婿。薛绍长得面如冠玉，不让潘安。太平公主倒是很满意，与薛绍恩恩爱爱，度过了一段美妙光阴。薛绍死后，太平公主很痛苦。武后乃将公主改嫁她的从侄武承嗣为继室，太平将承嗣与薛绍一比，真是无盐与西施的差别，很不愿意，乃无欢容。正巧武承嗣染小疾，遂罢婚。武后再为她挑选了几个，她都看不上。原来她早已爱上了有妇之夫武攸暨。自择夫婿，婚姻自主，太平公主的自觉，不在二十世纪的女子之下。非武攸暨不嫁，这倒让武后为难了。武后说：“攸暨自有妻室，难道我儿愿意作妾么？”太平公主厚颜微笑道：“陛下为天下主，儿为陛下女，奈何与人作妾？但富贵易妻，也是常事，只教陛下一言，就成了。”武后会意，召攸暨商量易妻事，偏攸暨不肯，武后一不做二不休，放出辣手，派人毒杀了攸暨妻室。攸暨无奈，只得娶了太平公主，公主欢喜无极。

抢人丈夫，杀人妻子，与乡野民间因奸生杀有何区别？太平公主对男色之贪，可见一斑。太平公主为武后选面首，武后为太平公主择夫婿，其尽心尽力，于

此亦可见一斑矣。

但是得到了武攸暨，太平公主并没有满足，她的欲望，象她的母后武则天一样，无边无际。无论是在男女情事上，还是在权力欲上，她都没有满足的时候。

否则，她就不是太平公主了。

太平公主当然无法象武则天一样设置一个庞大的面首机构“控鹤监”来蓄养情人，但“控鹤监”她可以出入无阻，所以从母后那里“分一杯羹”却是家常便饭。在这一点上，武后母女从不妒忌吃醋。武后最衷爱的面首如薛怀义、张昌宗、张易之等，都不辞辛苦地在为武后提供性服务的间隙，“耕耘”过太平公主的那块丰腴“宝地”。

不仅如此，太平公主在她的驸马府中，也别辟“洞天”。

太平公主的富丽堂皇的驸马府中，有一极大的花园，园中每隔十步造一亭，每五十步造一阁，奇花异草，争芬斗妍，其美景竟与御园不相伯仲，太平公主常呼引一班京都少年子弟，进园来玩耍，斗鸡赶狗，高呼畅饮。公主素性风流，一举一动，都惹得这些美丽的少年们，欢呼追逐，不离左右。公主喜欢丢弃一些女人常用的巾带之类，结果那些少年们为蝇逐臭，竞相拾取收藏，而太平公主在一旁见他们争抢，便畅怀大笑。据传花园中有一石洞，洞中设一间密室，里面

锦衾绣褥，铺设十分华丽。常常有少年男子被武士捉进府去，关入洞中，只觉得床褥温软，香味馥郁，便有人替他上来解除衣巾，扶进销金帐中。少年尚兀自心跳不已，早有一个香喷喷滑腻腻赤裸裸的女子，将他搂住，在他身上乱摸。少年到了这个时候，便也不能自禁，不由情心勃勃，黑暗中摸索着，腾身上去。事毕女子已不知去向，便有几个侍女上来，服侍他穿上衣服扶出洞来。少年本来竭力奉承，身已倦怠，忽从洞中出来，阳光一照，两眼金花直冒。回想刚才，如在温柔梦中，竟恋恋不想出园。无奈早有武士过来，将他送出府去了。

这样一个一个轮着，那京都的少年男子不知有多少尝过那温柔滋味。慢慢大家都知道这洞中的女子，乃是当今圣上的第一贵人，只是大家都不敢说出来而已。

这种一夜面首，甚至连太平公主也搞不清到底有多少。

太平公主既为典范，唐宫中的大多数公主都纷纷仿效。这些公主一个个都十分放荡，由着一群侍女簇拥着，或到山林中围猎，或去市井中游玩，所到之处，舆马旌旗，招摇过市。这种景象，在中国古代的绘画中，有着真实的记载。如著名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便描绘得非常生动热闹。虽说画的是杨贵妃的妹妹虢国夫人，但唐代公主们的地位与此亦不相上下。这些公

主见了寺庙里的和尚、街上的浪少便与他们谑浪戏笑，毫不避忌。见那面目秀美知情识趣的，便带进府去，锦衣玉食，供养着称做清客。所谓清客，其实便是面首的代名词而已。这些面首们，肥马轻裘，与公主并驾齐驱，洋洋得意，傲游都市，指点说笑，毫无顾忌。

因此，京城那班浮华少年看了，如痴如醉如狂。个个敷粉搽脂，鲜衣艳服，站立在街头搔首弄姿，见有公主舆马经过，便争相上去献媚奉迎，希望艳福从天而降也能和太平公主一类的“金枝玉叶”销魂一夜。

在太平公主诸面首中，任菩鰲最长最得公主欢心的，是浮屠惠范。

唐代和尚的艳福真是不浅。

这惠范和尚自称朝拜过天下的千山万寺，会过那真仙活佛，所以道法高强。如今年已二百多岁，望去仍俨如二十多岁的少年郎君。这和尚挂褡在本愿寺中，顿时哄动了京城的妇女。起初是几个平民百姓，前去朝拜，后来那官家内宅，纷纷备了香烛礼品，前去瞻拜活佛。有的拜在惠范门下做了俗家女弟子，有的拜和尚做了干爹。大家都替和尚绣着袈裟帐幔，把个和尚的卧房打扮得花花绿绿，好似富贵小姐的绣房一般。

惠范和尚倒也不吝啬，每有女人送礼物来，便要令她跪在面前，伸手摸一摸粉脸，或者揉一揉云鬓，说是赐福。那些女眷们得和尚摸过，便欣欣回去，成为

第一等可夸耀的事，说今天得活佛赐福了。

太平公主何等聪明之人？当下闻知，心想什么活佛，分明是流氓骗子而已，但又想既然有那么多女人如蚁聚蜂拥而去，可见这流氓骗子一定长得十分可人。太平公主便吩咐备车马，驾临本愿寺，看看这活佛到底是何等样人，有这等魔力？如只是个腌脏之物，便将他交有司立个罪名，结果算了，省得女人们想入非非。如果然“佛法无边”，太平公主不免要舍身礼“佛”，不枉走这一遭。

闻知太平公主驾临，那些女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想还敢再让和尚摸一把。兵士们环卫四周，谁人也不得进寺去，禁卫十分森严。太平公主只带了贴身侍女去会惠范。哪知公主这一去，自早晨直到出来，已经日色西沉。这一番“讲经布道”，真让那些女人们艳羡不已、遐想不已、妬嫉不已。

但太平公主并不罢休，第二天索性派人赍带着丰厚的礼品延请惠范和尚到她的驸马府中说法，效法起她的母后的故事来。和尚一连被留在府中十多天，害得那班求活佛赐福的妇人，天天到本愿寺门前侍候。寺门前人头济济，越聚越众，把个寺院围得水泄不通。后来大家才知道太平公主已把和尚霸占住，这惠范大师如今只“赐福”给太平公主一人，这太平公主谁惹得起谁争得过，众女人无奈，方才悻悻地散去。

惠范和尚气力非常伟大，长得也异常魁梧，真是雄纠纠气昂昂，看了就叫人心动。更加上他伺候女人又能婉转如意，枕席上功夫绝对要比他们“佛学”根基高强百倍。惠范本是胡人，性器亦足可观，而唐代一些僧人对房中术及壮阳药物都很精通，所以太平公主得此活宝，乐不思蜀，怎肯轻易放他出去。但让他久住在驸马府，也不方便，因此便奏请武后，拨给内帑，替他在驸马府隔壁建造了一座辉煌的圣善寺，拜惠范为圣善寺主，加三品封。寺后修一条暗道，通着驸马府的后园，太平公主往来如意，有时竟自在寺中留宿，把那本应青灯古佛的僧房当成了播云兴雨的洞房。

借佛场道院作遮羞布，以兴乐事，本是唐人惯用伎俩。如高宗之置媚娘于感业寺，明皇之出玉环为女道士，又武则天之剃度冯小宝，建白马寺等等，无不如此。

太平公主势焰薰天，富贵无比。唐制亲王食邑为八百户，最多增至一千户；而公主不过三百户而已。但到了太平公主独加五千户。武后去世后太平因诛二张有功，不仅没有宠衰反而更显耀，后来又帮同临淄王诛灭韦后，功益甚巨。相王旦为公主的胞兄，即位是为睿宗，宠太平公主不亚武后。《新唐书》称：“王权由此震天下，加实封至万户，三子封王，余皆祭酒九

卿。”太平公主侍奉武后，久而久之，得其真传，善谋略，“朝廷大政，事非关决不下，闻不朝，则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殆画可而已。”天下儒者都出其门，“时宰相七人，五出主门下”，可见其权势真无法形容。

当时武攸暨已病逝，公主亦年逾四十，仍然萦情肉欲，不耐孤栖，惠范侍候在侧尚不满足，蓦然又想起昔时情人崔湜。崔湜风流俊俏，不愧佳容。于是密召入都，引与同榻。又有窦怀贞、岑羲、萧至忠、薛稷、常元楷、李慈、贾膺福等辈，追随左右，结党营私，冀图造反。后太平公主谋反事败，僧惠范、崔湜、窦怀贞等一应面首党羽，尽皆伏诛。公主诸子，亦赐死数人。惟武崇简秉赋正直贤良，得免死官复原职，赐姓李氏。

公主家产，尽皆籍没。财物堆积如山，几同御府。和尚面首惠范的私产，亦多至数十万缗（古制一千文为一缗），一并抄没归公。可见天网恢恢，面首下场决没有好收局的。

与太平公主同时的，尚有韦后所生的几个公主，亦是淫荡纵欲，如长宁、安乐、宣城、新都、安定、新城诸公主。其中尤以安乐公主最为跋扈淫邪。安乐公主为韦后最幼女，其骄宠显贵，不在太平公主之下，只是安乐公主和她们母亲韦氏的才气干练，比起太平公主来差之远甚矣。

古来重男轻女，故史册对女性的记载比较简略。《旧唐书》没有列出诸公主传，《新唐书》（卷八）虽列出了唐朝二十个皇帝的公主的全部姓名，但有些记载但存姓名而已。作者在本卷末后亦称：“妇人内夫家，虽天姬之贵，史官犹外而不详。”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还能从中再找出数条对公主淫乱不法，私蓄面首的简单记载，聊举数条如下：

“郾国公主始封延光，下嫁裴徽，又嫁萧升。升卒，主与彭州司马李万乱，而蜀州别驾萧鼎、澧阳令韦恹、太子詹事李昇皆私侍主家。久之奸闻，德宗怒，幽主宅第，杖杀万，斥鼎、恹、昇岭表。贞元四年，又以厌蛊废，六年薨。……”

“魏国宪穆公主始封义阳，下嫁王士平。主恣横不法，帝幽之禁中……蔡南史独孤中叔为作《团雪散雪辞》状离旷意。帝闻捕南史等逐之，几废。……”

“襄阳公主始封晋康县主，下嫁张孝忠子克礼。主纵恣，常微行市里，有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而浑尤爱至，谒浑母为姑。有司欲致诘，多与金，使不得发。克礼以闻穆宗，幽主禁中。……”

第七章 宋明云色

宋明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朱程理学大行其道的时期，讲天理而灭人欲，可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时候，在两性情爱上，一是对女子讲求贞节，嗜爱处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封建的贞节观伴随着理学玄妙的道理，通过各种渠道渗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为守贞而献身已不再是一种罕见的行为了。在人们看来，女子以死守贞是天经地义的事。失去了贞操，就应该去死，不死才是咄咄怪事。因此为保护贞节而死的“烈女”骤然增多，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明正德年间，绿林赵鏊，兵陷定远县，县城居民风闻赵鏊是一个沿途奸淫妇女的恶棍，在县城将被攻陷时，有五十多位妇女或投河或自刭或跳井自尽，横眉遍地，惨

不忍睹。其中有一半是未出阁的黄花闺女。不仅社会鼓励女子以死守贞；作父母的也教育女儿这样做。明代一妇女经常教导女儿说“妇道惟节是尚，值变之穷，有溺与刃耳，汝谨识之。”

不仅良家妇女为守贞而不惜生命，即使娼妓的女儿，也有为保护童贞而奋不顾身的。宋代嘉州有一个叫赫节娥的女子，母亲卖身为生，节娥长大后，出落得袅袅婷婷，母亲想让她继承己业，倚门为娼，节娥坚决不从，哭着对母亲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终生为善，不要落入风尘。”其母勃然大怒，百般毒打，节娥身上被打得遍体鳞伤，仍然宁死不屈。其母又生一计，邀来美貌的少年，摆下酒席让节娥陪着喝酒。节娥抽身欲走，被母亲拉住，强捺坐下，母亲与少年左一盞右一盞拚命灌她，她看穿母亲的用心便狼吞虎咽，狂吃暴饮，以至大口呕吐，弄得污秽遍地，恶臭不堪，那少年终究没法下手。后来，她的母亲又连连相逼，节娥料想最后还是不可逃脱，于是投江而死。

这些可怜的女性，为了恪守仅要求女子做到的贞节要求，为了博得一个受人赞誉的好名声，竟把自己的宝贵生命看得如此轻贱，动辄去死，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封建道德和传统礼教对人的价值否定。

二是宋明时代虽朱程理学大行其道，但这一时代又是人欲横流，浮风最烈，秽乱最甚的时代。别的不

去多说，仅从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色情文学作品就是可透现出这一时代的丑恶特点了。这里我们可以开列出一大堆艳情小说的名字来，如《如意君传》、《绣榻野史》、《金瓶梅》、《株林野史》、《肉蒲团》、《痴婆子传》、《浪史》等等等等。这些小说无不露骨地渲染描绘性行为、性心理、性器官，而且宣扬一种及时行乐，恣欲无度，不顾天理人伦的思想意识。所以这些书一出版，便风流天下，甚而流入海外，虽然官府亦间或查禁，但屡查屡兴，愈查愈兴，呈不可遏制的泛滥态势。

文学从来都是社会的晴雨表。明代色情文学的泛滥一是当时统治者穷奢极欲、荒淫无度（这当然包括男妓现象在内）的侧面映照。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对普通百姓性禁抑的反弹。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无情的，你压迫得愈紧，反弹力可能会愈大；你愈怕什么东西，你愈加杜绝，可能这个东西就会泛滥得最快最凶。

了解了宋明时代这一历史背景，对于我们展示中国古代男妓现象在这一时代的独特风貌，是很有必要的。总体上来说，男妓现象之于宋明社会，范围上来说是全方位的，从宫廷到民间；从贵族到平民，从太监到僧道、甚而从现实到文学，五花八门，总总林林，堪为大观。从表面形式来看，有历史的实录，有讲史的渲染，有笔记的描摹，有话本的虚构，甚而还有自

传式的忏悔录，有狎昵男娼者的自我分析，有对男妓的玩弄与报复，还有失身为妓的男人的自我反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一章里，我们主要抓取了僧尼养汉、太监作娼以及普通家奴奉体供淫等等较之前代具有某些特殊性的男妓现象，进行研究分析与描述。

太监竟也作面首

俗话说：太监娶妻，装模作样。

但是未必如此。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中国人有两项极富创造力的“发明”，为世界各国所未有的，这就是女子的缠足与庵割去男人的“人道”充作太监。女子缠足，一般认为始于南唐后主李煜的宠妃窈娘，据说李煜为窈娘制了一个高六尺长的大莲花，又用布带扳铸的脚缠裹起来，使之成月牙形，让她在莲花宝座上载歌载舞。李煜是个亡国之君，但其文才其想象力，真是超出常人，此后窈娘缠足竟引起了普遍艳羡，几乎所有的妇女都争相仿效。

缠足在明清时代最为盛行，甚至出现了专研究女人缠足和小鞋有关的学问，并且形诸诗文，文人士子

对此津津乐道。如姚灵犀的《采菲录》以及方昀的《香莲品藻》，当代作家冯骥才曾著有一篇小说《三寸金莲》。其对“金莲”铺呈介绍的基本知识即源于此。

缠足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发展，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它和性的隐蔽的关系，文人士子的恶趣对它的推波助澜等等，都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基于本题，笔者在这里不想展开论述。

而太监的历史则较之女人的“金莲”久远得多。

最初太监的产生，主要源自受到“宫刑”的男性。《书经》吕刑传曰：“宫，淫刑也，男子割势（阳具），妇女幽闭。”

可见宫刑原是为惩罚犯了淫罪的，并且男女皆有。但中国的史书上对女子被“宫”的记载很少，不象太监族声势显赫，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

关于“庵割”，古代有许多方法，最常见的大抵有两种。普遍是在睾丸上涂上特制的麻药，然后用力刺孔，把睾丸挤破，或干脆挖出睾丸，不能生成和储聚精液，从而失去生殖能力。成为不阴不阳的中性人。还有就是一不做二不休，把“阳具连根割掉。”

仅仅从文字学的角度，也显露出中国的上古时代，是个“性器崇拜”的民族。例如祖宗的“祖”字。古字写成了男性生殖器的象形文字：“亯”或“𠂔”。而

对于一个崇拜生殖器的民族来说，割去性器，乃是最大的羞辱。

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触忤汉武帝，便受到了“腐刑”（即宫刑）的惩处。事后，他被任命为中书令。他认为此乃奇耻大辱。他在写给他的老朋友任安的信中说：

“故祸莫憯（憯：惨也）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最下，腐刑极矣。”

司马迁为之真痛不欲生，如果不是要完成他的不朽的巨著《史记》的话，他大概没有力量再活下去了。

由此可见宫刑庵割对人的身心的摧残。但象司马迁这样的忍辱负重完成伟业的毕竟是少数。

尽管将男子去势的宫刑，大约在隋代已基本上被废除，但是由于太监的日渐显贵，至唐中叶后，太监势焰日炽，竟至于杀主立君，权倾一时，这对于那些不争气的或者贫乏不能自养的男人们，是一种莫大的诱惑。所以“自宫”现象非常普遍，自己割去“是非根”，拼着命舍去“宝贝儿”，博个一生富贵荣华。所以太监族常盛不衰，很少有欠收之时。

“自宫”大多数选择在童年时期。因为庵割的年龄越小越好，越小越安全，越小越少受痛苦。

自幼被宫的太监，一般是经麻醉后取出或者戳破

睾丸的。经过这种阉割之后，阴茎虽未被割去，但由于手被阉，性腺不再发育，就永远不会生长发育壮大，再也不会象正常的成年男性一样在性刺激下粗伟雄壮昂然勃起，永远只能是小指头般大小长短。靠这样一件东西，要想去卖弄风流，遇上那宫中的怨旷宫女，必然毫不争气，如侯门似海，小黄瓜掉进酱缸里一般不着边际。

所以历代的帝王们才放心大胆地让太监们出入后宫，而不致玷污了他们后宫佳丽。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首先是假太监混进其中。如秦庄襄皇后的面首嫪毐，就是为了遮人耳目而假装阉割之后充当太监的，事实上他那能推动小车的性具，仍完好无损地侍奉着他的情妇。这样的伪太监充当面首，甚至娶妻生子都是不足为怪的。

此外，在古代除了腐刑和自宫而死，还有一种天庵的说法，即俗称所谓“阴阳人”、“人妖”古代亦称为“隐宫”。

《野获编》“人厕”条记载：

“人生具两形者，古即有之。《大般若经》载五种黄门，其四曰：‘博叉半’。释迦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云亦能女也。《素问》有‘男脉应，女脉应，之说，遂具两形矣。’

“晋惠帝时，洛人有兼男女体，亦能两用，而性尤

淫。解者以为男宠大兴之征，然亦不闻一月中阴阳各居其半也。”

“又吴中常熟县一缙绅夫人，亦大家女也。亦半月作男，当其不能女时，崇砧（旧时夫妇行房时藉于身下的小褥，承受作爱时所流精液淫水用）避去，以诸女奴当夕，皆厌苦不能堪。闻所出势（阳具）伟劲倍丈夫，且通宵不讫事云。按二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二形，则天上已有之，何论人世？”

这种雌雄同体的现象，在晚清民国初年有记载，吴研人《上海三十年艳迹》描述上海烟花之盛，其中写到一个名叫杨韵兰的妓女，亦是阴阳皆具的“一怪”：

“杨韵兰，非长三也，实西棋盘街富贵堂之么二妓，貌仅中人，颇能京剧，人多呼之为‘杨月楼’，如是者无足为怪也。庸詎知其具一特别之怪象，非人耳目所能及，意想所能得者。则杨韵兰为两形人是也。自朔及望为女身，自既望及晦为男身。同院之娼无不被其毒者，后鸨知而逐之，遂流落不知所终，是又一怪也。”

这种“不男不女”的现象，亦时见于明清小说之中。清袁枚《无声戏》第九回《变女为儿菩萨巧》就叙述得非常生动非常细致：

“等到十月满足，一般顺顺溜溜，生将下来。达卿立在卧房门前，所见孩子一声叫响，连忙问道：‘是男是女？’收生婆子把肚底下摸了一把，不见有碍手的东

西，就应道：‘只怕是位令媛。’达卿听见，心上冷了一半。过了一会，婆子又喊起来道：‘恭喜，只怕是位令郎。’达卿就跳起来道：‘既然是男，怎么先说是女，等我吃这一惊。’口里不曾说得完，两只脚先走到菩萨面前了，磕一个头，叫一声好菩萨。正在那边拜谢，只见有个丫环如飞的跑来道：‘收生婆请老爹说话。’达卿慌忙走去，只说产母有甚么差池。赶到门前，立住问道：‘有甚么话讲？’婆子道：‘请问老爹，这个孩子，还是要养他起来不养他起来？’达卿大惊道：‘你说的好奇话，我六十多岁，才生一子，犹如麒麟凤凰一般，岂有不养之理。’婆子道：‘不是个儿子。’达卿道：‘难道依旧是个女儿不成？’婆子道：‘若是个女儿，我倒也劝你养起来了。’达卿道：‘这话一发奇，既不是儿子，又不是女儿，是个甚么东西？’婆子道：‘我收了一世生，不曾接着这样一个孩子，我也辨不出来，你请自己进来看。’达卿把门帘一掀，走进房去，抱着孩子一看，只见：

肚脐底下，腿胯中间，结子丁香，无其形而有其迹；含苞荳蔻，开其外而闭其中。凹不凹，凸不凸，好像个压扁的馄饨；园又园，缺又缺，竟是个做成的肉饺。逃于阴阳之外，介乎男女之间。

原来是个半雌不雄的石女。达卿看了，叹了口气，连叫几声孽障。

.....

忽一日，丫环拖了那个石女，走到达卿面前……扳铸包裙揭开，看那腰间之物，不想看出一场大奇事来。你道什么奇事？那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小便之处，男女两件东西都有，只是男子的倒缩在里面，女子的倒现在外边，所以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如今不知什么缘故，女子的渐渐长平了，男子的又拖了半截出来，竟不知几时变过的。”

这种生理性的逆转现象，倒并非小说家的子虚乌有。英人霭理士在他的《性心理学》一书中曾讨论过“间性”状态，他引希尔虚费尔特的说法，间性状态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生殖官能的阴阳同体（男女性器官混合存在）；

二是体质的阴阳同体（男女第二性征的混合存在）；

三是心理的阴阳同体（哀鸿现象或男女心理品性的混合存在）；

四是性心理的阴阳同体（即同性恋）。

可见这种半阴半阳的“人妖”，不仅中国有在国外也有。让这样的人，充当太监，配入掖庭，瞒天过海，暗渡陈仓，极有可能受宠于深宫中难得见个男人的怨嫔旷妃，而充当她们的面首之职。

此外，在古代据说还有“缩阳”一说。具有这种本事的男人，能将阳具缩进体内，望去两胯下虚若无物，如女人一般相似。这种人极淫荡，惯于出入深闺大院，勾引良家妇女，故古代官府对这种人总是严惩不贷。

《拍案惊奇》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翠浮庵》入话中有这样一段公案：

“且话理刑到了衙门里，喝叫动起刑来。（众尼）坚称身是尼僧，并无犯法。理刑又取稳婆进来，逐一验过，多是女身。理刑没做理会处，思量道：‘若如此，这些汗巾薄籍如何解说？’唤稳婆密问道：‘难道毫无可疑？’稳婆道：‘只有年小的这个尼姑，虽不见男形，却与女人有些两样。’

理刑猛想道：‘从来闻有缩阳之术。既这一个有些两样，必是男子。我记得一法，可以破之。’

命取油涂其阴处，牵一只狗来舔食。那狗闻了油香，伸了长舌，舔之不止。原来狗舌最热，舔到十来舔，小尼热痒难熬，打一个寒噤，腾地一条棍子直统出来，且是坚硬不倒，众尼与稳婆掩面不迭。

理刑怒极道：‘如此奸徒，死有余辜。’喝叫拖翻重打四十，又夹一夹棍，教他从实供招来踪去迹，只得招道：‘身系本处游僧，自幼生相似女，从师在方上学的采战伸缩之术。可以夜度十女，一向行白莲教，聚

集妇女奸宿。云游到此庵中，有众尼相爱留住。因而出能会缩阳为女，便充做本庵庵主，多与那小姐夫人们来往。来时诱至楼上同宿，人多不疑。直至引动淫兴，调得情热，方放出肉具来，多不推辞。也有刚正不肯的，有个淫迷了她，任从淫欲，事毕方解。所以也有一宿过再不来的。其余尽是两厢情愿，指望永远取乐。不想被爷爷验出，甘死无辞。”

似这等淫邪的妖术，如果不采用理刑的这种特殊的方法验身，是很难识破的。可以想象，在古代数不清的太监之中，安知没有这等刁顽奸徒混迹其中呢？而一旦那些焦渴难熬的后宫佳丽们遇见这等宝贝，又安知不如见至宝，“多不推辞”，养做面首呢。所以宫中常有宫女们不明不白地怀了身孕，而又无正常男子得以接近她们，极有可能是这等“人妖”在作案。明鉴如理刑的，可惜太少了。

然而，古代这种伪太监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太监是真正意义上被庵除了生殖器官而成了不男不女的中性人的。

所以古代又称宫刑为“腐刑”，其意就是说割去生殖器官，如腐朽之木，再无重新生长发育的可能了。

太监制度可以说与中国的帝王制度相始终。大概谁也说不清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太监。兹举

数例，就可见宫廷中太监之众。

《史记》吕传云：

“嫪毐家僮数千，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这里家僮“数千”，是否被庵不得而知，但“求宦”的诸客，已有千余人之多，而嫪毐只不过是一个假宦官。已经如此，由此可见秦代宫廷内充作太监的舍人，当然是不计其数了。秦代腐刑之滥，由此亦可想见。

又《野获编》“庵幼童”条亦载：

“至天顺四年，镇守湖广贵州太监阮让，庵割东苗俘获稚童一千五百六十五人。既奏闻，病死者三百二十九人，复买之以足数，仍庵之。”

读此总令人头皮发麻。这太监阮让的残忍真到了变态而丧失人性的地步。太监心理之阴暗之狠毒之变本加厉，于此可见一斑。阮让大概自己少了一根棍子，所以恨不能一下子割尽天下所有的那翘得老高的物事，以至一次就庵割了一千五百六十五名无辜的苗童，又因为此数已经上奏，却死去了三百二十九人，为了补足缺数，竟又再买了三百二十九人，割去了他们的“是非之根”。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是“复买之”，可见这三百二十九名儿童并非是俘虏而来，而极有可能是良民子弟。阮让的胡作非为，真到了人神共怒的地步。以致连皇上闻之，都觉得太为过份，对阮让大

加责备（只是责备而已，然阮让之行为虽千桀万刚不为过份），连带巡抚御史白圭，也因不能及时劝阻，而受到了皇上的责难。

前书又载：

“至如正统间，福建总兵宁阳侯陈懋，进净身幼童百八人，收之。”

“又景泰间，镇守福建右监丞戴细，保送净身小口陈石孙等五十九人。”

为了邀官取宠，太监大肆庵割天下，而朝中大臣亦广为效法，用那滴着鲜血的小小阳具铺砌自己的晋身之阶。

明代的大奸宦魏忠贤自幼乃一无赖，整天骑马射箭，尤好赌博，偏偏赌运不佳，输资若干，无力偿还，被众债主再三追近，一气之下自己割去阳具，充入宫中。谁知凭着他那点奸诈狠毒以致官运亨通，权倾一时，当时人云天下但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明熹宗。那魏庵并不满足，竟想自立为皇。而做皇上则必须有太监侍奉。明末话本小说《鼓掌绝尘》（金木散人著）第三十六回描述魏忠贤为篡位做准备，竟异想天开地挑选才学优秀的生员以及监生，庵割之后为内侍。虽然是小说，不可尽信，但既是明人演义，读来亦很有趣，魏忠贤的帝皇梦，真是可笑：

却说此时，正是东厂魏忠贤当权的时节。京师中，

有人提起一个“魏”字儿，动不动就要拿去减了一尺（杀头是也）。那魏太监的威势，就如山岳一般，那个敢去推动分毫。一应官员上的奉本，都在他手里经过。若是里面带说个‘魏’字的，不管上京的、出京的，他就假传一道圣旨，即时拿回处死。因此不论文臣武职，身在矮檐下，岂敢不低头，只得都来附他的炎势。不上一二年，门下拜了百十多个干儿子。那第一个，你道是谁？姓崔名呈秀，官任江西道御史……

一日是魏太监的生日，崔呈秀备下无数稀奇礼物，绣一件五彩蟒衣，送与魏太监上寿。……（魏太监）便接过手仔细一看，道：‘崔儿，怎么这两只袖子，就有许多大哩？’崔呈秀笑道：“袖大些，愿殿爷好粧杈柄！”魏太监笑了一声，便吩咐：“孩子儿，都收下罢。”

崔呈秀道：“殿爷，这几日觉的清减了些？”魏太监道：“崔儿，你不知道么？近日为起陵工，那些官儿甚是怒烦，你一本我一本。你道哪一个不要在咱爷眼里瞧将过去？哪一件不要在咱爷手里批将出来？昼夜讨不得个自在，辛苦得紧呢。”崔呈秀道：“殿爷，陵工虽系重务，贵体还宜保全！何不着几个孩儿们进来，替殿爷分理分理？”魏太监道：“咱爷常是这样想，只是那些众孩儿们，如今还吃着天启家爷家的俸粮，教咱爷难开口着呢。咱爷到想的一个好主意，却是又难出口。”

崔呈秀道：“殿爷权握当朝，鬼神钦伏。威令一出，谁敢不从？有什么难出口处？”魏太监道：“崔儿，讲得有理。咱爷思量要把那些在京有才学的，监生也使得，生员也使得，选这样二三十名，着他到咱爷里面效些劳儿，到也便当。”崔呈秀道：“殿爷见识最高，只恐出入不便。”

魏太监道：“崔儿，这个是极易处的事。一个个都着他把鸡巴庵割了进来就是！”

崔呈秀道：“殿爷，恐那些生员和监生，老大了庵割，活不长久呢。”

魏太监道：“崔儿，你不知道。咱爷当初也是老大了庵割的，到也不伤性命。只是一件，那有妻小的却也熬不过些。”

崔呈秀欣然领诺，辞了魏太监出来。一壁厢吩咐国子监，考选在京监生二十名；一壁厢吩咐儒学教授，考选生员二十名，尽行庵割，送上东厂魏爷收用。你看那些别省来坐监的监生，听说是要庵割了送与魏太监，一个个惊得魂飞魄散，是夜逃去了一大半。

.....

却说那崔呈秀，考选了二十名生员、二十名监生，庵割停当。两三日内，例死了一二十。崔呈秀便把那些带死带活的，都送于魏太监。这魏太监一个个考选过，毕竟是生员比监生通得些。魏太监道：“崔儿，这

二十名监生，还抵不得十个生员的肚量。”崔呈秀笑道：“殿爷，这也难怪他，原是各省风俗。那通得的，都思量去讨个正路前程出身。是这样胡乱的，才来纳监。”魏太监道：“教那朝廷家，明日哪里来许多胡乱的纱帽？”崔呈秀道：“殿爷还不知道，这是选来上等有才学的，还有那一窍不通的，南北两监，算来足有几千！”魏太监笑道：“这也莫怪他，亏杀那一窍不通，留得个鸡巴完全呢，崔儿咱爷虽有百十多个干儿子，那个如得你这般孝顺，做来的事，件件都遂着咱爷意的。”

这魏忠贤选太监的要求倒是高得很，庵去阳具不算，还要那才学高深的。只可怜那班读书人，本想读书进仕，却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地被人割去了性器，做了黄门内侍。这实在是对知识者的极大的辱没和嘲弄。

如此众多的太监被充入宫廷，他们被庵割去生殖器具，按说从此不能“人道”，不必如凡夫俗子因色欲的煎熬而人生苦恼和困扰，男女之事大概可以克服了。

事实上正好相反，由于“心理补偿”的作用，有时太监的色欲追求乃比常人更旺盛。翻开浩如烟海的史书笔记，我们可以发现，太监们不仅渲淫纵欲，充当面首，嫖宿妓女，而且娶妻纳妾，想方设法要为自己传种接代。

后宫中皇后及宫人与太监通奸的例子甚多。如北

魏文明太后宠幸庵宦多人。魏孝文帝时，胡后亦与太监高菩萨通奸，且淫乐致死。北齐太监和士开不仅以其“后庭”成为齐武帝的嬖幸弄臣，而且也是胡太后宠爱的面首。可谓前后不虚设，物尽其用，并且因此而官至尚书。魏齐时代，北族入主中原，宫廷女性尤好面首。由此可见，唐代武则天及诸宫女与太监鬼混更不在话下。明代如魏忠贤，尚未发迹时，也投奔僖宗乳母容氏裙下，充当面首。容氏十八岁入宫，生性妖淫，不减南子夏姬。好象也特别喜欢太监面首。先是与大太监王安属下的太监魏朝相通，不啻伉俪。魏朝恐在宫中与容氏出入不便，仍让容氏至僖宗等乞赐“对食”。所谓“对食”此词为汉代所发明，从来太监净身，虽已不通人道，但心尚未死，喜近妇女，因此太监得宠，便由皇上特赐，令他成家授室，因此叫作“对食”，亦称“伴食”，明代又叫作“菜户”。人生“食色，性也”。从字面上看，太监已不能与妻共“色”，所以这种夫妻的命名，就注重于一个“食”字了。魏忠贤因与魏朝同姓，就此与容氏相识，便与容氏私通，反而将魏朝轻弃于一边，做了个绿头乌龟。清代慈禧太后与安德海、李莲英私通，史家也笔于史册，言之凿凿。这只是几个太监充当面首的著名事例，实际上在漫长的古代，在那深宫里众多的怨男旷女中，象这样的事例是不暇笔录的。

古代太监娶妻纳妾的事情也很普遍。《野获编》“宦寺宣淫条”云：

“比来宦寺多蓄姬妾，以余所识三数人，至纳平康歌妓。今京师坊所谓两院者，专作宦者外宅，以故同类俱贱之，不屑与齿。然皆废退失职，及年少佻达者为之。若用事贵当极讳其事，名下有犯者必痛治或致毙乃已。则犹愈于高力士之娶李玄晤女，李辅国之娶元擢女也。

今猥下妇女多与此辈往还，至有昵爱宦官，弃其夫而托身者，此唯京师有之，其内宦侪中亦或争奸斗殴，然不敢闻之官，盖以国家属禁也。”

下流淫荡的妇人们，与太监私好，竟然抛弃有真正阳具的丈夫，此真怪事！

太监们也会为其情妇争风吃醋，至打架斗殴，此亦怪事！

高力士不仅娶李玄晤女为妻，《唐朝年代纪》还记载了高与宰相裴光庭妻（武三思之女）私通的故事。一个太监不惟有妻作为正室，且有外遇的姘头。高力士尚不算阴狠残暴的奸宦，可是以没有性具的宦官竟也好淫如此，此又怪事矣！

明代开国之初，对太监的约束尚严，如不许识字，不准娶妻。而尤以不准娶妻要求最严，如经发现，则会受到剥皮的刑法。然而后来，则弃祖宗家法于不顾，

到了英宗时的太监吴诚、宪宗朝的太监龙闰，已违反禁例，公开娶妻纳妾了。至明代中叶，内官娶妻已成公开秘密，很多得宠的太监已是奉旨授室了。至于与娼妓交好，匹配宫女作情妇更不在话下。甚至宫女如果没有太监作“情人”，会被人耻笑认为没有面子。

《野获编》“对食”条云：

“今中贵授室者甚众，亦有与娼妇交好，因而娶妇者。至于配偶宫人，则无人不然。凡宫人市一盐蔬，博一线帛，无不藉手。苟久而无匹，则女伴俱姗笑之，以为弃物。当其清好，亦有媒妁为之作合，盖多缔结而后评议者，所费亦不貲，然皆宫掖中怨旷无聊之第耳。”

可见太监解决性欲最方便最贴近之人，莫如宫女。反之，宫女聊解性饥渴的最方便最容易的也是找个身边的太监，虽不能深入彻底，但这太监总还算得半个男人，比起宫中暗地里售卖的行淫假具，还算生动几分吧。

怨男旷女，到此地步，顺理成章，配双成对，结为夫妻，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倒也能够理解。这种夫妻之间有时也有第三者插足，而有时也有情意笃好、恩恩爱爱、乃至坚贞不渝的。

《野获编》“内廷结好”条云：

“内中宫人，鲜有无配偶者，而数十年为盛。盖先朝尚属私期，且讳其事，今则不然，唱随往还如外人

夫妇无异。其讲婚媾者，订定以后，星前月下，彼此誓盟，更无别遇。亦有暗约偷情，重费不惜。或所欢侦知之，至于相仇持刃挺报复者。

顷年，翼坤宫皇贵妃郑氏宫人名吴赞女者，久为内官宋保所侍。后复与同类张进朝者结好，宋（保）不胜愤恨，遂弃其官，去为僧不返，侪辈咸高之。

又宫人与内宫相偶后，或一人先亡，亦有终身不肯再配，如人间所称义节，其与为友者多津津称美，为人道之。

今上（指万历皇帝朱翊）最憎此事，每闻成配多所遣死，或亦株连说合媒约，多毙挺下，然终不能禁也。”

难怪《野获编》的作者要惊呼：

“古人以宫者守内，今虽宫不足以止淫矣！”

“虽宫不足以止淫”，就是说那东西虽然已经割除，但照样贪淫恣欲，任性妄为。甚至有太监逼奸人妻，致其身死，且有太监与养子（太监收养干儿亦为常事）之妻通奸，因奸而杀死养子之事：

“及见《石允常传》，则国初更有异者，允常为浙之宁海人，举进士，为河南按察僉事，微行民间，闻哭声甚悲，廉知其女为庵宦逼奸而死。因闻之朝，捕宦抵罪。此洪武末年事。”

“景元初元大同右参将许贵奏：镇守右少监韦力

转，恨军妻不与奸宿，杖死其军。又与养子妻淫戏，射死养子。事下按御史验闻。”

“天顺元年，工部右侍郎霍瑄又奏：力转每宴辄命妓，复强娶所部女子为妾。上怒，始遣人执之。”

关于太监的淫欲炽盛，以致充当面首、嫖妓宿娼、娶妻纳妾、奸人妻女等等，我们所举事例已经够多的了，如果再开列下去，难免冗繁。

问题是，这些个被阉割去性器的太监，瘾大却无“本钱”，是否能真正进行正常的男女性交呢？

回答应该是否定的。真正被阉割了的太监，虚有形势，是无法“人道”的。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二回，写妓女桂姐被两个太监玩弄，撩拨得兴起，却又无法解欲，以至浑身难受，怒声载道：

“桂姐道：‘刘公公还好，那薛公公快顽把人掏拧的魂也没了！’月娘道：‘左右是个内官家，又没什么，随他摆弄一回就是了。’桂姐道：‘娘且说得好，乞他奈何的人慌！’……”

这段对话，读来真令人喷饭。“奈何的人慌”，虽然淫荡如妓女阅人众多，也被太监撩弄得苦闷。太监薛公公作贱女人，又没有那东西，所以只能用手在女人的身里身外又掏又拧，发泄自己的性欲，可怜妓女

也是有性欲的女人，被这又掏又摸，弄得喉急难耐。

《野获编》也载有一段：太监不能“人道”，只能借助于“假阳具”与女人性交，谁知竟弄死人命之事：

“近日都下有一庵竖比顽，以假具入小唱谷道不能出，遂胀死。法官坐以抵偿，人间怪事，何所不有？”

这当可作性虐狂看待。小唱是教坊的雏妓，而这庵宦所用的假阳具不知是何等东西制成，竟至于插入雏妓的肛门中，骤然受热膨胀，拔不出来，而将这小女人活活胀死，读来真令人汗颜。

但既然史书上记载如北魏孝文时胡后与太监高菩萨淫媾致死，民间妇人也颇有与太监相好，以致抛弃亲夫等事，我们可以想见，在宫廷权势较高的太监中，一定有一种不传之秘，使得太监们在床上另有一套功夫，以满足女人的性欲。但到底是怎样一套功夫，是借助淫药？还是借助淫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中国古代方术盛行，一些无聊的方士为求得藉宦者而晋身显耀，一定会全力钻研出一套供太监们消遣的秘法。

否则不要说太监没有胯下的家伙，就是那正常人因年老体弱等等原因，而导致阳痿不举的，也会弄得女人饥渴难熬浑身难受，直致老羞成怒，另寻新欢。

清石成金撰《新刻扬州近事雨花香》第十九章《老作孽》就刊有这样一个故事，写沈云登六十多岁，已有一妻一妾，尚嫌不足，又新娶一个黄花闺女范二

姐为妾。新婚第一个月，沈老尚勇健，勉强对付得过去。但混过了满月沈老吃不消，弄得浑身是病痛，不得已独宿保养，将息了两个月，幸喜病好了。于是这沈老淫心又起，寻着范二姐就想干事：

“怎奈那下身物件，竟软如棉花，一时不硬，扶捏不起，如何干事？”

沈老也自觉没趣，只得扒将下来，说道：“我有许多钱财，又有许多田庄，我与你穿好的、吃好的，尽好过快活日子。”

二姐恼怒道：“古人说得好：良田万顷，不如月进分文。我要家财何用？”

沈老又勉强应道：“我因害病，被你嘲笑，待我调养几日，与你耍耍，只怕你还要讨饶呢。”

二姐把手在沈老脸上一抹，道：“你自己好不知羞，还来说大话哄人！因而男女俱扫兴而止。”

自此以后，二姐看见俊俏后生，恨不得就吞在肚里。只因嫁了这老年人，不由得她不痛恨母亲，不由得她不咒骂媒人，苦在心里，说不出来。”

你看这老色鬼的狼狈样，只因那话儿硬不起来，“干功夫”仍然不能使被撩动春情的二姐解泄情欲，所以只得那话儿不硬嘴巴硬，最后那姐儿还是去自寻了个小情人“赛张生”，看着沈老做了一只老龟孙，最后落得人财两空。古代有无数这样的青春少女，成为这

种畸型婚姻的牺牲品。

作为一个面首，除了面目姣好外，还必须有一根异与常人的壮伟的阳具，而庵割后的太监却无有此宝。所以就充当性伙伴来说，宫廷宦官更多地成为主上的男宠，是帝王和太监之间同性恋的对象。很多的太监都因此得到宠幸而显贵，平步青云。这一点我们将辟另章探讨。

从生理上讲，在庵去了生殖器后，太监的生理发育成不阴不阳的中性人，面部比较光滑不长胡须，声带也变得象女人一样柔声细气。庵割后的幼童，据称长大后都很俊美漂亮，这一点到是很符合面首的条件。古代女权嚣张的女主们，在强悍的心理上往往呈现出一种男性化的倾向，所以她们都比较喜爱那些长得油头粉面搽脂抹粉的妖冶媚人的女性化的男人。这恐怕也是那些少年俊美的太监们极易得到宠幸的原因。

再加上太监们在未得势之前，心理上大多有一种奴才式的自卑，极会溜须拍马，讨好奉迎，哄得主人欢喜，从而多少弥补了他们腿间的不足。

但是，在古代，就童年时代就被庵割的太监，长大后阳具能否复起再生，一直争论不休。

造成这种喋喋不休地争论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古代有那么多太监娶妻纳妾，充当面首、嫖妓宿娼，从

而使得许多人误以为太监真的能够“阳具复生”。清人俞正燮可以说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他在其《癸巳类稿》中指出，说受了宫刑的人不能与宫中的女性私通，是完全缺乏史识的谬见。俞氏从《后汉书》上所载的宦者栾巴传数起，列举唐、宋、明诸朝太监娶妻的事实，强调自己的结论。其实他还是忽视了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各种原因。

据俞氏称，后汉太监栾巴应是历史上第一个“阳具再生”的先辈。然而如何再生的？有何秘法？俞氏却未说清，而《后汉书》上也未具体介绍。所以这“阳具再生”的事例未必可信，栾巴极有可能是混进宫中的“假太监”，或者是上文所介绍的那种阴阳同体兼具两性的“人妖”。

然而宦官们似乎都愿意相信自小被阉割后，长大了阳具是能够再起的。

太监们为了达到宣淫纵欲的目的，都不遗余力地把重生阳具付诸实施，其秘法据说是割下童子阳物，与药石同煎服食，或者吸食童子脑髓，就能达到目的。

《野获编》“对食”条载：

“近日福建税当高策，妄谋阳具再生，为术士所惑，窃买童男脑髓啖之，所杀稚儿无算，则又狠而愚矣！”

前书“食人”条又云：

“近日福建抽税太监采，谬听方士言：‘食小儿脑

千余，其阳道可复生如故。’乃遍买童稚潜杀之，久而事彰闻，民间无肯鬻者，则令人遍往他所盗至送入。四方失儿无算，遂至激变掣回，此等俱飞天夜叉化身也。”

方士敢于胡说，太监敢于胡为！为了区区一根阳物，竟至于屠杀千余无辜稚儿为代价，简直混帐残暴极矣！太监的灭绝人性，虽桀纣无以过之！

《野获编》又对割取童子的阳物和为媚药的残忍行为作了具体描绘：

“顷年，又有孙太公者，自云安庆人，以方药寓京师，专用房中术游缙绅间。乃调热剂饮童男，久而其阳痛绝胀闷，求死不得，旋割下和为媚药，凡杀稚儿数十百矣！为缉事者所获，下诏狱讯治，拟采‘割生人律’，或以为未允，士大夫尚有为之求贷者。会逢大赦，当事恐有其词，与奸人王曰干等同毙之狱。”

大概是方士的媚药（春药）为“士大夫”们助长淫兴，功不可没，所以残忍如孙太公者，被逮捕当依“割生人律”法办时，竟有“士大夫”们为他求情，以至于经办此案的官员不得不赶紧将他在狱中毙死，以免节外生枝。

后世的小说家对太监“阳具再生”之术也是津津乐道，以讹传讹，以快视听。

如清末民初演义小说著述甚丰的蔡东藩，在其《明史演义》第八十三回亦详细地叙及此事，写太监魏

朝与僖宗乳母容氏私通，魏朝得秘法，“阳具再起”，并传给太监魏忠贤，使得魏忠贤也得以枯木逢春，与容氏淫媾：

“闲文少叙，原来僖宗有一乳母，叫作容氏，本是定兴县民侯二妻室，生子国兴，十八岁进宫。又二年，侯二死了，容氏青年守孀，如何耐得住寂寞？况且她面似桃花，腰似杨柳，性情软媚，态度妖淫，仿佛与南子、夏姬同一流的人物。不过在宫哺乳、未能出外，朝夕同处的，无非是宫娥太监等人，也无从觅一雄狐，替她解闷。

事有凑巧，偏司礼监王安属下，有一魏朝，性甚儇黠，颇得僖宗宠爱，随时出入宫中。他见容氏貌美，非常垂涎，趁着空隙，常与容氏调笑，渐渐的亲昵起来，遂致捏腰摸乳，无所不至，既而僖宗渐长，早已辍乳，容氏仍留居宫禁，服侍僖宗，惟职务清闲，比不得从前忙碌。一夕，正在房中闲坐，蓦见魏朝入内，寒暄数语，魏朝复施故伎，逗引容氏，惹得容氏情急，红潮上脸，恨恨地说道：‘你虽是个男子，与我辈妇人相同，做此丑态何为？’魏朝嬉笑道：‘妇人自妇人，男子自男子，迥不相同，请你自验！’

容氏不信，竟伸手摸他胯下，谁知白鸟鹤立，与故夫侯二，毫无异样。不禁缩手道：‘哪里来的无赖，冒充太监，我当奏闻皇上，敲断你的狗脰。’

言已，抽身欲走。魏朝四顾无人，竟色胆包天，把容氏牵住，拥入罗帏。小子不敢导淫，就此截住褻语。但魏朝本由太监入宫，为何与候二无二，莫非果真冒充么？此中情节，煞费猜疑。

相传魏朝净身后，密求秘术，割童子阳物，与药石同制，服过数次，重复生阳，所以与容氏入帏以后，仍然牝牡相当，不少减兴。魏朝既偿了夙愿，容氏亦甚表风情，相亲相爱，不啻伉俪。朝恐出入不便，教容氏在熹宗前，乞赐对食。

.....

（魏）忠贤正艳羨容氏，只怨胯下少一要物，无从纵欲，此时得了魏朝的秘授，当即如法一试，果然瓜蒂重生，不消数月，结实长大，仍复原阳。乘着魏朝值差的时候，与容氏调起情来。容氏见忠贤年轻貌伟，比魏朝高出一筹，也是暗暗动情，但疑忠贤是净身太监，未必有此可意儿，所以遇他勾引，不过略略说笑，初不在意。哪知忠贤佯与扑跌，隐动机关，竟按倒容氏，发试新硌，一番鏖战，延长至二三时，容氏满身爽适，觉得忠贤战具远胜魏朝，遂把前日亲爱魏朝的心思，一古脑儿移到忠贤身上，嗣是视魏朝如眼中钉。.....”

魏忠贤和熹宗乳母容氏及魏朝之间的三角关系，《明史魏忠贤传》有记载：

“（忠贤）谄事魏朝，朝数称忠贤于安（王安），安亦善遇之。长孙（熹宗）乳媪曰容氏，素私侍朝，所谓‘对食’者也。及忠贤入，又通焉，遂薄朝而爱忠贤，两人深相结。”

可见蔡东藩所述故事基本上是有这码事的，但魏朝利用秘方使被庵去的阳具复生，并传给忠贤之事，则《明史》上无有此事，只能是小说家的道听途说，附会想象，增加阅读的趣味而已。

从女尼养汉说起

尼庵净地，却成风月道场。削光了头发，却割不尽欲根，翻开古代的典籍，女尼偷人养汉的事极多。有首诗说尼姑心事最妙：

断俗入禅林，
身清心不清。
夜来风雨过，
疑是叩门声。

还是先来看看这里面的故事。

“三言二拍”是明代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拟话本小说，流传极广，许多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虽然不能作信史看待，但它们基本上准确地反映了宋元以来，市井阶层的社会生活和欣赏趣味。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十五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写尼姑好淫，将监生赫大卿扣留在非空庵中，直

至将他奸淫至死，弄出人命案来：

“大卿向佛头作了揖，对女童道：‘烦报令师，说有客相访。’女童道：‘相公请坐，待我进去传说。’须臾间一个少年尼姑出来，向大卿稽首，大卿急忙还礼，用那双开不开、合不合、惯偷情、专卖俏、软眯眼的俊眼仔细一觑，这尼姑年纪不上二十，面丽白晰如玉，天然艳冶，韵格非凡。大卿看见恁般标致，喜的神魂飘荡，一个揖作了下去，却像初出锅的糍粑，软做一塌，头也伸不起来。礼罢分宾主坐下，想道今日撞了一日，并不曾遇得个可意人儿，不想这所在到藏着如此妙人，须用些水磨工夫撩拨她，不怕不上我的钩儿。

大卿正在腹中打着草稿，谁知那尼姑亦有此心。从来尼姑庵也有个规矩，但凡客官到来，都是老尼迎接，答话。对那少年的便如闺女一般，深居简出，非细相熟的主顾或是亲戚无得出见，若是老尼出外或是病卧竟自辞客，就有非常势要的，立心要来，认那小徒，也少不得三请四唤，等得你个不耐烦，方才出来。这个尼姑为何挺身而出，有个缘故。她原是个真念佛假修行爱风月嫌冷静怨恨出家的主儿，偶然先在门隙里张见了大卿这一表人材，到有几分看上了，所以挺身而出。当下两只眼光就如针儿遇着磁石，紧紧的摄在大卿身上。

.....

大卿道：‘青春十九，正在妙龄，怎生受此寂静？’空照道：‘相公休得取笑，出家胜俗家数倍哩。’赫大卿道：‘哪见得出家的胜似俗家？’空照道：‘我们出家人并无闲事缠绕，又无儿女牵绊，终日颂经念佛，受用一炉香一壶茶，倦来眠纸帐，闲暇理丝桐，好不安闲自在。’大卿道：‘闲暇理丝桐，弹琴时也得个知音的人儿，在傍喝采方好。这还罢了，则这倦来眠纸帐，万一梦魇起来，没人推醒，好不怕呢？’

空照已知大卿下钩，含笑而应道：‘梦魇杀了人，也不要相公偿命。’大卿也笑道：‘别的魇杀了一万个，全不在小生心上，象仙姑这般高品，岂不可惜。’两下你一句我一声，渐渐说道分际，大卿道：‘有好茶再来一壶。’空照已会意了，便教女童去廊下烹茶。大卿道：‘仙姑卧房何处，是什么纸帐？也得小生认一认。’空照此时欲心已炽，按纳不住，口里虽说道认他怎么，却早已立起身来，大卿上前拥抱，先做个吕字，空照往后就走，大卿接脚跟上，空照轻轻的推开后壁，后面又有一层房屋，正是空照卧处，摆设更自济楚。大卿也无心观看，两个相抱而入，遂成云雨之欢。……

两个女童见他肉麻，起身回避，空照一把扯道：‘既同在此，料不容你脱的。’二人摔脱不开将袖儿掩在面上，大卿上前抱住，扯开袖子就做了个嘴儿。二女童在当时情窦已开，见师父容情，落得快活，四人

搂做一团，缠做一块，吃的个大醉。一床而卧，相偎相抱，如漆如胶。赫大卿放出平生本事，竭力奉承，尼姑俱是认得甜头，恨不得把身子并做一个。”

你看这尼姑庵与北里娼寮妓院何异？这些女尼与娼妓又何异？赫大卿惹花沾草，生性风流，撞到此处，又与西院的静真女尼勾搭上，原以为走进牡丹丛中，艳福不浅。哪知却被众女尼缠着不放，充了个面首之职。厮混了两月有余，渐觉身子困倦，支持不来。想告假回家，见了妻小，将息将息，怎奈尼姑们原难找个男人，象赫大卿这等称职的，更是奇货，哪里肯放？乃设计将大卿灌醉，剃去头发，给他穿上尼姑衣服，充做女尼。大卿无绳自缚，只得留在庵中奉承女尼。这大卿虽然正在当年，可是哪里经得住众女尼的轮流戕伐，好比几柄快斧劈一块枯柴。一个疲兵怎敌四员猛将？大卿病已在身，没人体恤，终于活活被众女尼奸弄病死。可怜这被女尼缠着的面首，死后不明不白地被埋在庵里废园中。真是生于锦绣丛中，死在牡丹花下。

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三十回《闻人生野战翠浮庵》也记载了一则尼姑与俗家孀妇共蓄一个小伙子做了面首，将他削发装作假尼姑，最后少年男子不敌两个老阴，得病而死的故事，可与赫大卿对看：

“正说之间，只见一个小尼敲门来道：‘外边一个

拢头小伙子，在那里问安人。’安人忙道：‘是吗，快唤他进来。’只见那小伙望内就走。两个小尼见他生得标致，个个眉开眼笑。安人见了，点头叫他进来。他见了庵主，作个揖。庵主一眼不霎，估定了看他。安人拽他手过来，问庵主说：‘我说的如何？’庵主道：‘我眼花，见了善财童子，身子多软瘫了。’安人笑将起来。

……

庵主送了出去，半上大门。进来见了小伙，真是黑夜里拾得一颗明珠，且来搂他去亲嘴，庵主忙解袴就他弄了一度，喜不可言。对他道：‘今后我与安人合用的了，只这几夜且让让我着。’就取剃刀来与他落了发。仔细看一看，笑道：‘也倒与静观差不多。到那里少不得要个法名，仍叫做静观罢。’是夜就同庵主一床睡了。急得两小尼姑咽干了唾味。

明日收拾了，叫了船，竟到下路去，吩咐两小尼道：‘你们且守在此。我到那里看，光景若好，捎个信与你们。毕竟不来，随你们散伙家去罢。……’两小尼也巴不得师父去了，大家散伙，连声答应道：‘都理会得。’从此，老尼与小伙同下船来。人面前认为师弟，晚夕上只做夫妻。

不多几日，到了那一家，充做尼姑，进庵住好。安人不时请师徒进房留宿，常是三个做一床。尼姑又教

安人许多取乐方法。三个人只多得一颗头，尽兴淫恣。那少年男子不敌两个老阴，几年之间，得病而死。安人哀伤郁闷，也不久亡故。老尼被那家寻他事故，告了他偷盗，监了追脏，死于狱中。”

这两个故事都发生在明朝。明代的小说大量渲染尼姑庵的这种淫行，不是没有理由的。盖那些青灯古佛下的女尼们，真正清静自修，六根尽断，献身佛主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因为种种原因迫不得已而披淄入寺的，而世间甚至有把女人送入庵观做尼姑或做女道士，不是为了修行，只是做为障眼法，掩盖其淫行的事例。如我们已述及的唐高宗送武媚娘于感业寺削发再蓄发。媚娘淫性有余，佛性了无。在感业寺里潇洒走一遭，又洋洋入宫而去。又唐玄宗将杨玉环送入道观做了女道士，赐号太真，也只是效法他的祖宗，目的不是让太真修行，而只是掩盖其乱伦之罪行而已。所以宗教的清规戒律，难以压抑那些身心久旷的女子的性苦闷，所以尼庵之中频掀风月之案。尼姑与和尚，暗里相通，难得寻个男人，就拼命扣着养做面首，歇斯底里地发泄肉欲。有首吴歌《咏尼僧》虽写得有点不太庄重，但倒是极形象有趣：

尼姑生来头皮光，拖了和尚夜夜忙。

三个光头好似师弟师兄拜师父，只是铙
钵缘何在里床？

在苏北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一段小唱，名叫《双下山》，说一对和尚尼姑，相亲相爱，双双下山还俗，唱段中描写和尚尼姑从山上联翩下山的欢快心情，虽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亦不足相比也，听之让人忍俊不禁。唱这段词儿的，一般都是江湖卖艺的才肯唱，一边唱一边做着和尚背尼姑下山的各种动作，很能吸引人。

其实，女尼的淫荡事迹，早在南北朝时代，就已很盛。

《洛阳伽蓝记》有这样一段记载：

“瑶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工作之妙，埒美永宁。讲堂民房五百余间。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鸡头鸭脚之草，亦悉备焉。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依此寺，……永安中尔朱龙入洛阳，纵兵大掠。寺有秀容胡骑数十人，入寺淫秽，此后颇获讥讪。京师语云：‘洛阳女儿急作髻，瑶光寺里夺女婿。’女尼寺院宏大，度舍女尼之多，均推北魏。”

又北魏王文同巡察河北诸郡，见沙门戒菜食者，以为妖妄，就将当地僧尼都抓获起来，让僧尼脱光衣服，裸体以检验是否有淫乱之事，结果验出非童男童女者数千人。此事详见《北史酷吏列传》

“僧尼验有淫状非童男童女者数千人”，可见当时佛门淫秽之事已很普遍了。

这里顺便说一说。古代查验女子的童贞，方法很多。相传最常见最简便的方法是，用细细干灰铺在桶内，然后让女子解了下衣，坐在桶上。用绵纸条栖入鼻中，要她打喷嚏。若是破身的，上气泄，下气亦泄，干灰必然吹动；若是童身，其灰如旧。据说古代朝廷选妃验身，都用此法。这种验身。不知有无科学根据，好在以今天科技的发达，大概不再需要这种原始的方法了。

唐宋以后，女尼、女冠更加浪漫。她们当中浓妆艳抹，喜通宾客，放荡佻达者，不在少数。而且唐宋时，贵族女子出家为尼为女冠的，也特别多，几乎成了风气。

《湘山野录》：“中国长公主为尼，掖廷随出者二十余人。诏两禁送至寺，赐传斋。传旨令多赋诗，唯文僖公彭乔年尚有记者云。”

又《柳亭诗话》也记载道：“李义山诗《碧城》三首，盖咏公主入道事也。唐之公主，多请出家。义山同时，如文安、浔阳、平梁、邵阳、永嘉、永安、义昌、安康（诸公主）先后乞为女道士，筑观于外，颇失防闲。”

五代仍沿袭此风。《十国春秋》云：“后蜀净德院

尼八十余人，皆宫人入道者。”

唐代公主的广好面首在前文已述。以他们的特殊身份，锦衣玉食，出生高贵，又岂能去过那种清苦寂静的生活。所以即便出家，宫中也要派二十余人出来侍奉，《柳亭诗话》则一语道破：“筑观于外，颇失防闲。”在宫中到底不便当，筑上一座尼庵道观，蓄上一些漂亮面首，既遮人耳目，又自由自在。

不仅如此，唐宋时代的女尼、女冠又可以随时召入宫禁。就象唐时精力旺盛把持权柄的女主们召僧道入宫，并非完全为了讲经说法一样，女尼、女冠们入宫，大抵也是帝王们想尝尝方外风味。

这里我们聊举一例。明王弇洲《艳异编》曾记载一个女道士耿先生：

“耿先生，江表将校耿谦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颇好书，稍为诗句，往往有嘉者。而明于道术，能拘制鬼魅。通于黄白之术变怪之事，奇伟恍惚，莫知其何从得也。

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悦异常之事，召之入宫……特处之别院，号曰‘先生’。

先生常被碧霞帔，见上精采卓逸，言词朗畅。手如鸟爪，不便于用，饮食皆仰于人。复不喜行宫中，常使人抱持之，每为诗句题于墙壁，自称‘比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

先生后有孕。一日谓上曰：‘妾此夕当产神孙圣子，诚在此耳。请备生产所用之物。’上悉为设之，复令宫人宿于室中。夜半，烈风震雷，人皆悸怖。是夜，不复产。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惊问之，先生曰：‘昨夜雷电中生子，已为神物持去，不可得矣。’

先生嗜酒，至于男女大欲，亦复同于常。后竟以疾终。……”

这女道士耿先生如果不是天生怪物，一定是人间妖精，看她装神弄鬼、耍疯卖痴，吃饭要人喂，尚且因为“手如鸟爪”犹可说也，出入竟要人抱着走，却不能不说举止淫邪了。“先生嗜酒，至于男女大欲，亦复同于常，”则哪里有点仙风道骨，真与娼妇无异。尤其是怀孕生产一事，最足令人费疑。首先这腹中的胎儿，是何人之种？不得而知。是皇上呢还是宫中其他男人？此疑一。或许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又既为女道士怀孕，则腹中胎儿为私生子，是可以肯定的，但“雷电中生子，已为神物持去，”显然是故弄玄虚欺上瞒下之语。那么产出的孩子何处去了？此疑二。再者，如果耿先生只与皇上一人保持“男女之大欲”，那么得承雨露，喜育珠胎则没有必要玩这一套把戏，遮人耳目。所以她在宫中一定不止与一个男人私通，很可能蓄养了几个面首。既有孕，到底是足月生产呢，还是半途堕胎？亦不得而知，此疑三。深宫欲海，秘事如

麻，倘王弼洲在世，恐怕他也解释不清，所以他只是秉笔直录，不做解答。

唐代也有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女道士，名叫鱼玄机。《三水小牋》载道：

“唐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长安里家女也。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岁，志慕清虚。咸通初遂从冠帔于咸宜，而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然蕙兰弱质，不能自持。复为游侠所调，乃从游处焉。于是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女童曰绿翘，明慧有色。一日机为邻院所邀，为女伴所留，适有客来。客乃机素相暱者，意翘与之私，笞女童数百而死。……为卫卒告发，为京兆温璋所戮。”

鱼玄机为唐代著名的女诗人。她仿效唐代士子的风流放荡，与多位男人相通，“作为女冠”，其行径，已与后来秦淮河畔的高级妓女毫无差别。然而养汉已是污秽道界清虚之地。复又为争一男人，捕风捉影，竟将女童绿翘活活打死，埋于后院。其淫其妒其凶残，虽秦淮妓家，又不能相比了。

不过，比较高级的有学识的女冠尚且如此，那些等而下之的末流的淫秽之人，就更不用说了。

实际上，如果要寻找规律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面首最容易滋在发达的地方，往往是那些比较缺乏男

人的所在，如后宫、尼庵、深闺，而同时这些地方也正是女子同性恋者的乐园。正象寺庙、兵营、监狱、国子监、翰林院等等是男同性恋者的世界一样。

这些缺少异性的所在，性的压抑苦闷是可以想见的。《锴铎》卷九曾写到一个节妇的难以抑制的性骚动，写得很生动细腻，且是通过节妇之口以第一人称叙出：

“我寡居时，年甫十八。因生在名门，嫁于宦族，而又一块肉累腹中（指遗腹子），不敢复萌它想。然晨风夜雨，冷壁孤灯，颇难禁受。翁有表甥某，自姑苏来访，下榻外馆，我于屏后观其貌美，不觉心动。夜伺翁姑熟睡，欲往奔之。移灯出户，俯首自惭。回身复入，而心猿难制，又移灯而出，终以此事可耻，长叹而回。如是者数次。闻灶下婢喃喃私语，屏气回房，置灯桌上。倦而假寐，梦入外馆，某正读书灯下，相见各道衷曲，已而携手入帟，一人跌坐帐中，首蓬面血，拍枕大哭，视之，亡夫也，大喊而醒。时桌上灯荧荧作青碧色，谯楼正交三鼓，儿索乳啼絮被中。始而骇，中而悲，继而大悔。一种儿女之情，不知销归何处？自此洗心涤虑，始为良家节妇。向使灶下不遇人声，帐中绝无噩梦，能保一生洁白，不贴地下人羞哉？”

这番话是这个节妇八十岁临终前对她的孙曾辈媳妇说的，她的切身体会，陈述守节的艰难，遗命她们

若不幸而青春守寡后，能守则守，不能守尽可另行改醮，可谓通情达理。

这是守得住寂寞的例子，再说一个守不住的，那情形与这节妇持灯欲淫奔汉子的情况差不多。明朝西湖渔隐主人撰《欢喜冤家》卷写李月仙丈夫外出经商，月仙偶然看见小叔必英的阳具，怦然心动，终于按捺不住：

“那红香道：‘大娘沉醉了，和你同上楼去。’必英道：‘不可，他一时醉了，他醒来时看见，反为不美。你只依计而行便是。’须臾更阑人静，必英如法，那鸡杀猪的一般叫将起来。月仙惊醒，便叫二叔，叫了几声不应，又叫红香，他犹然沉醉。月仙道：‘他二人多因酒醉，故此不闻，看这残灯未灭，不免自下看看便了。’取了纱裙系了，上身穿件小小短衫，走到红香铺边又叫，犹然不醒。那鸡越响了，只得开了楼门，忙忙下楼，必英见是月仙，大失所望，连忙将手伸入床上。欲待翻身，恐月仙听见，精赤身躯，朝着天，即装睡熟。只是那一个东西，枪也一般竖着，实在无计遮掩，心中懊悔。

月仙走到床横提起鸡笼仔细一看，恰是好的。依先放下，把灯放下，正要上楼，灯影下照见二叔那物，有半尺多长，就如铁枪直挺。吃了一惊，心中想道：‘这般小小年纪，为何有此长物。我两个丈夫，都不如

他的这般长大！心中动了火，下边的水儿流将出来，夹了一夹要走，便按捺不住起来。想一想，叔嫂通情，世间尽有。便与他偷一偷，料也没人知道。描写李月仙的性饥渴，那种欲去难舍、欲就又羞的矛盾犹豫的心理，以及端着灯儿徘徊上下的行动，与那节妇真没有两样。

清代青城子在他的《志异续编》中也讲过一个节妇克服欲念的故事。这节妇矢志守节，但青春寡居，每夜深人静之时，就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欲念顿生。妇人便抓起百枚铜钱，撒于地上，然后再俯身去捡拾。捡起后复抛于地，再捡。这样把自己弄得很疲倦，便安然入睡了。六十年来，她就用这种方法来克服那时时泛起的欲念，以致她临终前，人们在她的枕边发现那百枚铜钱，一块块磨得锃亮，光明如镜。六十年，有多少个寂寞的夜晚，那铜钱撒落敲击的声音，那照着她俯身捡钱的黯淡烛光，伴着她走过了她那痛苦孤寂凄凉的人生。在那反复无聊的寻捡之中，她那曾窈窕的身影日益佝偻了，她那曾经滢滢如秋水的双眸慢慢枯搞了，读之真令人心酸泣下。与那些淫荡的妇人相比，这显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实在是对人性的一种残酷禁锢。

宋明以来，以程朱为中心的“理学”枷锁束缚了

中国人数百年。理学家们以他们残忍、迂腐、愚昧的性格，几乎全方位地无一例外地用严格的等级观念、禁欲主义等等封建规范对人们进行全面的压制和扼禁。而尤其对中国女性的荼毒罄竹难书。仅仅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神圣语录，就毒害了多少象青城子笔下的靠捡拾铜钱来解泄正常的生理欲望的青春女性，又曾使多少妇女浸泡在流不尽的血泪和苦难中。那些至今偶而还能得到的冰冷高耸巍峨的石头牌坊——贞节坊、烈女坊，镇压了多少活生生血肉丰满的生灵，是多少个“孤灯挑尽未能眠”的怨魂的痛苦情感的凝聚物。直到今天，“理学”这个古老而又陈旧的幽灵也仍然不时地在中国大地上徘徊游荡，在中国人的血液深处滋漫衍生。它所带来的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损伤是无法估量的。反理学作为历史性的任务，永远还没有完成，仍然是那么艰巨，任重道远。

为了附和礼教，一些无聊的文人还编造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来劝人格守妇道，保持节操。如晚清小说家吴研人在他的笔记小说《中国侦探案》中，曾载录了一条根据桐城人许叔平所撰的《里乘》而润录的案例，题为《守贞》。读后真令人毛骨悚然：

“中州某甲，与妇某氏，伉俪甚笃，然娶甫经年，即赴京师作客，阅十稔乃归。及夕，邻人忽闻妇号呼极惨，咸致诧异，有叩门问讯者。则甲死床上，失其

势（阳具），血如注，若宫刑焉。互相猜疑，以妇惟薄素谨，当无他故，然以死状甚怪，不得不鸣诸官。及明，亲族咸集，亦不疑妇有他，然不敢任责，乃告诸里正，鸣官检验，官疑有因奸谋杀情事。拘妇去，拷掠备至，终不承。辗转年余，妇几瘐毙矣。会有商先生者，老申韩家也，年七十余，须发皓然，偶游中州，号称善决疑狱。官廷之与议此案，商阅案卷数四，召妇至，略诘问，叹曰：‘此妇冤也，不能雪之，吾誓不治此业矣。’躬至其家，审察再四，终无可致死之理。沉思屡日，乃召妇至，尽屏左右，谓妇曰：‘吾知汝必冤，然不得汝夫致死之由，则汝冤终不可雪。今左右无人，吾皤然老者，汝亦敛其羞涩，告我当日床第情形，冠或在是也。’妇仰视，见商温霁和蔼，且又高年，知非轻薄语，感激涕泣，强颜而对曰：‘为雪冤故，不得不呈耻矣！又啜嚅良久，始呐呐曰：‘远客久鰥之人，归来未免急色儿，诂一着肌肤，祸即作矣。’语讫，红涨于颊，悲啼可怜。商沉思曰：‘汝姑退。吾试思一为汝昭雪之法。稳婆来，命汝若何即若何，毋羞缩也。’妇稽颡谢而退。商召稳婆来，令以铁枝作倒钩，纳猪脏中，作人势（阳具）状。令妇解裤卧。纳脏牝中，苟有异，即力拔而出之，毋令复退入。稳婆如教，亦不知其是何作用也。诂脏甫纳，一物突出，衔之，倒钩挂其颊，不得脱，大骇！急势必拔而出之，则修尾四

足，黄毛茸茸然，其长乃达七寸许也，厥状类鼠。急以呈报，官升堂验之，妇冤始雪。或问商何以知有此物？商曰：‘吾亦不知也，但再四思索，甲总无可死之法，而妇又状惨切而态幽静，绝非能杀人者。况当死时，彼即号呼，邻里毕集，断不能伏人于室，计惟有此中有祟而已。’或曰：此物名守贞，亦名血鳖，孀妇暮年，或老处子老尼，皆间有之云。”

吴研人是将此作为侦探案的案例列出来的，但《里乘》的作者录此条时，“戒淫”的目的大概不下于猎奇的宗旨。其余象那些因果报应、劝善惩恶，宣扬节烈的作品真如汗牛充栋，不再一一例举。

然而，正象佛教的五戒中的“戒色欲”，戒不绝佛门子弟的旺盛的性欲一样，世俗中的宗法礼教，也不能完全压制住人类正常的生理要求。相反由于压抑得越深，反而这种要求越强烈，以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极其的淫荡。如同女尼们能把一个活生生的年青的面首奸弄消耗而死。世俗中的一些女性，也不甘心寂守深闺，竞相钻穴踰墙，以养白脸面首为乐事。虽然她们不象唐人那样潇洒那样自由奔放敢作敢为，但她们的淫逸也同样的令人吃惊。

宋代大奸相蔡京，养得一大群妻妾，但老家伙精力不济，无法满足她们的性欲。于是她们便想出一个

妙法，私通京城的少年。兹录一段，可见宋代女性与面首关系之一斑：

“宋朝有个京师士人，出游归来，天色将晚，经过一个人家后苑墙缺处，苦不甚高，看来象跳得进的。此时士人带着酒兴，一跃而过。只见里面是一所大花园子，好不空阔。四围一望，花木丛茂，路径交杂，想来煞是好看。一团高兴，随着石砌阶路，转弯抹角，渐走渐深，悄不见一个人，只管踱的进去，看之不足。

天色有些黑下来了，思量走回，一时忘了来路。正在追忆寻索，忽地望见红纱灯笼远远而来，想道：必有贵家人到。心下慌忙，一时寻不到原路来了。恐怕撞见不便，思量躲过。看见道左有一亭，亭前太湖石畔，有叠成的一个石洞，洞口有一小氈遮着。想道：躲在这里头去，外面人不见，权可遮掩过去，岂不甚妙？忙将这片小氈揭将开来，正要藏身进去，猛见一个人在洞里钻将出来，那一惊可也不小！士人看那人时，是一个美貌少年，不知为何先伏在这里头。忽见士人揭开来，只道抄他脚跟的，也自老大吃惊，急忙奔窜，不知去向了。士人道：‘惭愧！且让我躲一躲着。’于是忍声吞气，蹲伏在内，只道必无人见。岂知事不可料，冤家路窄，那一盏红灯笼偏生生地向那亭上来。士人洞中是暗处，觑出去看那灯亮处较明，乃是十来个少年妇人，靓妆丽服，一个个妖冶举止，风骚动人。士

人正看得动火，不匡那一伙人一窝蜂的多抢到石洞口，众手齐来揭氈。看见士人面貌生疏，俱各失惊道：‘怎的不是那一个了？’面面相觑，没做理会。

一个年纪略老成些的妇人，夺将纱灯在手，提过来把士人仔细一照，道：‘就这个也好。’随将纤手拽着士人的手，一把挽将出来。士人不敢盘问，料道没甚么歹处，软软随他同走。引到洞房曲室，只见酒肴并列。众美争先，六博争雄，交杯换盏，以至搂肩交颈，搵脸接唇，无所不至。几杯酒下肚，一个个多兴热如火，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推士人在床上了，又一齐钻入帐中，抱头的抱头，抱腰的抱腰，其丑态不可名状。那一个老成些的妇人，将一个大担箱放士人在内，叫了两三个丫环扛抬了。到了墙外，把担箱倾了士人出来，急把门闭上了，自进去了。此时天色将明，士人恐怕有人看见，惹出是非来。没奈何强打精神，一步一步挨了回来，不敢与人说知。

过了几日，身体健旺，才到旧所旁边，打听缺墙内是何处。听得人说，是蔡太师家的花园。士人伸了舌头出来，一时缩不进去，捏了一把汗，再不敢打从那里走过了。

看这群如花似玉的妇人，一个个真象色中饿鬼，把个后生士人弄得浑身疲软，连路都走不动，将息了几日，才缓过神来。约好了一个惊去了，又换一个，恣

意行乐，如同无人，只把老臣做了个乌龟公。正是：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

那士人无意中被庖代，与其说遇得一场艳事，不如说被众妇人强奸或者说被众妇人轮奸一场，无意中做了一回面首，承了一件苦差。苦耶？乐耶？自不必说矣。能够免蹈赫大卿的厄运，保得性命，全身而出，已是幸运的了，从此再不敢从蔡太师家后苑走过，大概不仅仅慑于权奸的威势，实在是被这一场差役弄怕了，吃不消。可见这面首之职，并不是那么轻松可当的。

知难而退如此士人者，到不失为识时务的“俊杰”。

从尼庵方外的养汉，说到闺帏俗世的情事，已经扯得很远了，现在回头来，再来谈谈“三姑”中的“尼姑”、“道姑”，也就是我们上文所称的“女尼”、“女冠”。

古代对所谓的“三姑六婆”，素来没有好感，著述家们不止一次地在其著作中告诫人们要警惕这些女人。那么“三姑六婆”是哪“三姑”哪“六婆”呢？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药婆、稳婆也。盖与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

如避蛇蝎，庶乎净宅之法。”（元·陶宗仪《辍耕录》）

在这九种职业的女人中，尼姑、道姑被排在最前边，这些女人惯会穿堂入室，出入闺阁，引诱良家妇女，所以陶宗仪提醒人们要少与这些女子接触。在明代的小说及故事中，尼姑庵、女道观向来被描绘成养汉淫乱的场所，人们通常以为尼姑登门入室，不是送春药，就是拉皮条。如《拍案惊奇》卷六中，就写道一个叫赵尼缦的尼姑与游手好闲的登徒子卜良奸通，而且帮助卜良，用在糕中下酒和迷药的方法，使得卜良奸污了贞洁的女子巫娘。

“你道这糕为何这等利害？原来赵尼姑晓得巫娘子不吃酒，特地对付下这个糕。乃是将糯米磨成细粉，把酒浆和匀，烘得极干，再研细了，又下酒浆。如此两三度，搅入一两样不按君臣的药末，饴起成糕。一见了热水，药力酒力俱发作起来，就似做酒的酵头一般。别人且当不起，巫娘子是吃醋也醉的人，况且又是清早空心，乘饿头上，又吃得多了，热茶下去，发作上来，如何当得。正是：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子的洗脚水。赵尼姑用此计较，把巫娘子放番了。那春花丫头见家主婆睡着，偷的浮生半日闲，小师父引着他自去吃东西顽耍去了，那里还来照管？”

女尼姑的名声，在唐宋已经很不好。到了元代，随着佛教密宗的传入中国，特别是顺帝时，喇嘛教的房

中术，在宫廷盛行，渐渐播于民间，使本已名声不佳的尼僧，更加声名狼藉。

《元史》卷二·五奸臣哈麻的传记中，描述了皇宫中举行的密教宣教仪式：

“亦荐西蕃僧伽璘真于帝。其僧善秘密法，谓帝曰：‘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帝又习之，其法亦名双修法。日演揲儿，曰秘密，皆房中术也。帝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番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彩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褻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 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也。”

密宗的佛像，叫欢喜佛，由男女二佛合眼相抱而成，双佛皆赤身裸体，男佛的阳具直耸灌女佛的阴户之中，只余双卵在外，很象明清春宫画中的图景。男女佛两性相交处，有机关可控制，使阳具伸缩如真人交接状。明沈德符在他的著作中说，凡帝王大婚时，必克导入佛殿亲眼看看欢喜佛，让他手摸两佛交接的关键所在，默会男女性交的方法，然后才举行合卺大礼。

明代的小说中屡有描绘大喜乐禅演教的文字。《金屋梦》第三十六回铺呈得特别详细：

“……只见四个男喇嘛对舞，左跳右跳下去了。又是四个女喇嘛对舞”。左跳右跳下去了。又是男女合跳，女搭着男肩，男搭着女肩，前合后仰，侧歪着头，备极那戏狎的丑状。这看得妇女们挨肩挤肩，着实动火。又见那灯上画的春容，挂的神像，和这龕里的金佛，俱是男女交媾。这些喇嘛们不分男女，颠倒风狂。方丈门外看的年长老成的香客，吃斋识羞的妇女，也有散去的。落下的这些淫女邪妇，见这男女相调的光景，也就恨不得混入一伙，贴身交头。只有那孔、黎二寡妇和金桂、梅玉四女看到迷处，在那众尼姑、香客丛中，险不把这裤裆儿湿透了，热一回，痒一回。正是没有着处，福清送上斋来吃了。只见百花姑上得法座，两眼蒙眈，盘膝打座。早有一个大喇嘛和尚，生得黑面钩鼻，一嘴连腮拳胡的，在佛前手持鼓，舞的团团转起来。众喇嘛一齐和佛，随着乱转，满屋里转得风车相似，好不中看。叫是那胡旋舞，连供桌上灯烛都舞的昏暗了。胡旋舞已毕，这和尚跳上法座，把百花姑搂在胸前，捏鼻子、捏耳朵，搂得紧紧的，用两腿盘在膝上，入定去了。这些女喇嘛一个三十岁年纪，生的眼大腮宽，面如赤枣的，缠着红西洋布，露出胸前锦抹胸来，也手执大鼓，向佛前一左一右，一跳一滚。又一个女喇嘛生的二十余岁，白净面皮，柳眉星眼，唇若涂，戴着紧姑姑帽儿，手里拿两面铜钹，各带红绳，

撒有一丈余高。一上一下，一东一西，对着这击鼓的并舞不止，真如飞凤游龙，看的眼花缭乱。这叫是天魔舞，这等轮流乱舞。……”

这真可谓肉身说法，“佛法无边”，皆大欢喜，这场大喜乐禅定，把大觉寺里的尼僧弄得半颠半倒，恨不得也学这演揲法儿，好不快活。却去冷冷清清看经念佛，怎如得这等禅定。

列举了这么多例子，只想说明一个事实。即是献身宗教的女尼女冠们，她们不甘寂寞，偷人养汉，广置面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来自于生理的渴求。比如这密宗秘密法大喜乐禅，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是导之向天国呢？还是只起到了另一种作用？

第八章 大清何浊

清朝是我国男妓历史的衰微期。据近人文廷式《闻尘偶记》记载，清末壬午年间，北京琉璃厂有个卖古董的，姓名，人长得很是英俊潇洒，由监官李莲英悄悄引入清宫大内，供慈禧太后泄欲行淫，留了一个多月，才被放了出来。不久，慈禧太后有病，安后觉得病得蹊跷，便暗里派人多方打探，方知原来慈禧太后怀上孩子了。这孩子无疑是禧后与面首风流云雨的产物。安后觉得实在不象话了，便召来执掌宫中大礼的礼邸官，问他欲废去禧后，要什么礼仪步骤。礼邸对安后说：“废去禧后是万万使不得的，倒是您可要注意保重啊！”礼邸告辞出宫的当晚，安后就突然死了。据说，这是慈禧后得知安后已经察觉到自己的秘密后，

派人用酒毒死的。

类似这类记载，清代的史料，笔记中还有一些。但与以往各代相比，总体上是很少的。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梁启超曾说：“清二百余年的学术，是尽取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演绎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那么清代的两性情爱关系当亦如此，取两千年的两性生活而演绎之，如登刀山，愈登而刀愈尖；如扫落叶，愈扫而堆愈厚。两性生活到了清代，可以论是“登峰造极了”！“蔑以加矣”了！不能不回头了！

清代男妓现象有一点值得注意：清代是一个私人经营娼妓业的时代，宫妓基本上废除了。男妓现象作为女妓现象的翻版，也是受此影响的。即随着礼教妇道的不断被强化，直至制度化，无论是宫中还是民间，厮养面首这种情况少了。而在私营娼妓行业中，南方的寮妓、昼船等中的不少妓女往往既被人玩弄，又不时玩弄别人，不论是借以满足身心，还是赚得钱财，有的甚至就是一种性报复。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我们在研究和描述清代男妓现象时不可忽视这一点。

笔者曾集中研究过清代笔记小说中的烟粉狭斜小说，如《清稗类钞》中的《容怜饵陆某》、《夜雨秋灯

录》中的《狗儿》、《读书堂西征随笔》中的《红石村三女》等中所描写的所谓妓女，就都是玩弄男子的“高手”。故而在本章中，我们介绍了这里的《狗儿》中柘狗儿的遭遇。

柘狗儿：狎娼女反作男妓

在中国古代，男人狎妓被认为是小节，无伤大体；士子文人与妓女厮混在一起，低吟浅唱，抚花弄柳，似乎只是风流韵事，道来殊有情趣。其实，狎妓是对女性的玩弄，妓女是社会的痼疽，但又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它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古来不就有“七优八娼”之说吗。

笔者多年来对中国狭斜史研究着力不少。在接触了大量活生生的材料之后，笔者发现，妓女一旦身在火坑泥淖，一般有三种态度：一是甘于堕落，出买肉体，敛缠头资致富；一是寻找机会，脱籍从良，跳出火坑，重新做人；还有一种是自己被戕害、被侮辱，反过来向社会报复，向男人报复，使男人被戕害，被侮辱，成为男娼，举体奉女子淫乐。这固然是男性的悲剧，也是女性的悲剧，更是夫权社会的悲剧。

清代温汝适在《咫闻录》中说：“从前，在珠江上有一个船妓，名叫银喜，娇艳出众，歌喉诱人。她本是良家女子，因为受人诱骗而堕入风尘花巷。伤心自悼之余，她就千方百计想寻找个可靠的嫖客赎自己出去。但寻花问柳者无非贪图床第之欢，感官之乐，怎么会真心待她，又怎么会赎她出去呢？一次次希望，努力，挣扎，换一次次伤心失望，绝望。银喜变了，她不再相信什么人间真情，不再理会什么海誓山盟。她要报复，她要玩弄男人，剥夺男人，宰割男人！因此，银喜在后来的接客中，往往索要的钱财比其他妓女多上十来倍，为了与她博一夜之欢而不惜倾家荡产的人很多。

银喜名声大振，聚敛的钱财也很多。但在温汝适笔下，她的结局却很惨：一日，酷热难当，银喜在船上洗澡去热。忽然，一条蛇从舱中不知什么地方游出来，径直爬入澡盆，绕着银喜身子转，吓得银喜哇哇直叫。等船上的鸨母冲出舱，那条蛇已从银喜阴道钻了进去，只剩下半截尾巴留在体外摆动着。这时的银喜又疼又怕，眼直牙紧，裸体截倒在盆边，一句话也说不出。鸨母赶紧用力向外拽蛇尾，怎么也拉不出来；鸨母忙喊来苍奴，苍奴也拉不出来。就这样，银喜和蛇都死了。这蛇留在银喜体内，宛若银喜长了一条尾巴。

温汝适在笔记中说：原来，银喜曾有一嫖客，钟情于喜银，每天破费千金以逗美人欢颜，终于不但被银喜淘空了身子，也掏空了钱袋，含恨而死。但他死而不悟，临终时还连声呼喊银喜的名字。人们都说这条蛇就是这个嫖客的风流冤魂变幻而成的。

以玩弄他人始，以被人玩弄终，这是许多嫖妓男子的命运；以被人凌辱始，以凌辱他人终，这是不少妓女人格异化的定数。清代文人宣鼎笔下记叙的柘枸的故事，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故事笔法灵活，写人绘声绘色，描写风俗风情别具一格，很有可读性，介绍清代的男妓秘史，不应不谈谈这个故事——

在安徽霍山县西北有一座霍山，峰高岭峻，云雾缭绕，风光非常美丽。山上出产名茶“云腴”、“雷篋”，嫩芽金黄，碧月团香，堪称上品，商贩云集，往来贩茶。春天一到，山中的如月鸟宛啭啼叫“春起也”，茶农们就开始上山采茶；到夏五鸟啼叫“春去也”，人们陆续下山。茶商们也于春初上山，随采随买新茶。上山时自然腰缠万贯。山上不少采茶女，一来图谋钱财，二来解决一下两三个月的性饥饿，往往既采茶，又行妓，人称“茶姐”、“茶妓”。每到这个时节，霍山上莺歌燕舞，新茶飘香，山歌萦绕，欢情盎然，别是一番风情，远近闻名。

在凤阳这个地方，有个大户人家，姓柘，主公四

十岁时便病故了。后来柘妻生有一个遗腹子，取名叫“狗儿”。不少人都讥笑这个名字太土太俗，柘氏妇说：“汉代才子司马相如还小字犬子哩，我们狗儿这名字就是取得好！”

狗儿一晃长到了十六七岁，竟相貌俊秀，妍丽如美女，村中的风流女子们都想与他耕云播雨，一度春宵。但狗儿自感品位甚高，还看不上这班村姑俗女哩。狗儿有个邻居叫刘贵六，也是个英俊少年，比狗儿年长两岁，两人私塾是同学，出游又是同伴，亲如兄弟。刘贵六幼小时就死了父母，柘妇看他与狗儿那么好，自然扳蛀看成亲儿子一般。刘贵六娶的妻子叫有娘，体态美妙，两人感情很好。有娘有个妹妹，长得也很水灵可爱。贵六、有娘都有意要说给狗儿为妻，但狗儿却嫌有娘妹还不漂亮迷人，不能和自己相配，婉言谢绝了。久而久之，狗儿年岁渐长，渐渐露出打光棍的迹象来了。狗儿不免思偶心切，也有点按捺不住了。

正在这个时候，柘家来了位客人，向狗儿绘声绘色地讲起了霍山茶妓：“那些茶姐风味独好，堪称旗枪队中的尤物，锦泥窠里的可人，无不令人心醉魄荡，连山中的锦吭鸟也这样啼叫：‘拣茶人有情，拣茶人有情。’不是有位诗人写过这样一首诗：‘英霍山何青青，拣茶美人何多情。有钱作贾访娉婷，胜在蓬莱顶上行。’你难道不曾听到过吗？”光棍汉狗儿听了不觉心动了，

他无比向往一览茶山风情，无比渴望一亲茶姐香泽。于是，狗儿对他的老母亲说：“儿不想再读什么书了，您还是给些本钱我让我去霍山贩茶吧！”柘妇说：“儿难道听到没有过凤凰鸟的鸣叫吗？雄叫‘节节’，雌叫‘足足’，俗话说‘用宜节，愿宜足’，我们家尚有些家财，不在乎你去贩茶赚钱。”但是柘妇还是很溺爱狗儿的，不忍心违拗狗儿的意愿，就答应了。但又怕狗儿年纪尚轻，外出可能难以照料好自己，就请刘贵六与狗儿结伴同去。

狗儿与刘贵六向亲人告别时，并无半点伤离恨别，而柘妇和有娘却泪流满面，叮嘱再三。有娘听到野旷处杨柳树上鸟正在啼叫：“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拉住贵六劝说道：“霍山有句俗谚说：‘年少男儿莫进山，进山容易出山难。’那个地方野花闲草很多，你们又都是情种，我担心你们这一去，狗儿回不来，连你也恐怕回不来了！”刘贵六大笑着回答有娘说：“我娶了你这个隽秀娘子，一生的心愿都得遂了，怎么会得陇望蜀呢？如果我不出去闯荡闯荡，人们肯定要讥笑我只念床第之欢，不肯离娇妻绣榻。更何况，我也不是无能之辈，一定不会空手而归的。至于说狗儿心性散浮，即使他陷入风流陷阱，我是明白人，自不会误入艳窠，被那等人播弄凌辱的。”就这样柘狗儿与刘贵六在亲人的千叮咛万嘱咐声中上路了。

他们就这样走了，去了就没能回来。

狗儿一心做他的风流鸳鸯梦，自以为霍山茶艳定当与自己一见倾心，甚至可以永结秦晋，岂不妙哉！

贵六则一心做他的金钱梦，自以为上得霍山，贩来香茶，必定母一子万，财源滚滚。纵有茶妓属意，偶得风流，岂不快哉！

但是，狗儿与贵六，只知历来男玩女，不料今日女玩男，他们一一坠入茶妓彀中，体亏钱尽，一命呜呼，成了异乡风流鬼，岂不悲哉！

话说，狗儿与贵六荏苒征途，舟车劳顿，终于到达霍山脚下。见霍山茶叶郁郁葱葱，映山红堆彩泼艳，远处山歌飞传，不禁心旷神怡，恨不能一步上山。偏偏这时天公不作美，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二人只好找了个旅馆，住了下来。

两人正卧听馆外凄风苦雨，百无聊赖之际，有一个白面书生样人和一个微有须的中年人掀开门帘进来向两人揖安，并问两人将到哪里去。刘贵六生怕显露出初次来此，被人耍弄，于是乎回答说：“我们将上霍山贩茶。”“是第一次上山吧？”“从小到大意宙父亲返往多次了”。刘贵六撒了个谎。一老一少显得万分高兴，说：“我们正好也上山，有二位作同伴，岂不是太好了！”于是两人向旅馆主人买了霍县名酒梨花春，邀柘狗儿与贵六畅饮。刘贵六生怕中什么圈套，推说身

体不好，不肯喝。白面少年说：“你难道没听到树上的鸟儿正叫唤着‘提壶卢’耶？能在这里相逢相识，就是我们的缘份，大好春光怎么可以虚度？”中年人也说：“门外鸟儿正在叫‘泥滑滑’，这雨后山路怎么走啊？现在枯坐无事可干，喝几杯消遣，有何不可？”刘贵六见两人话意值到这个份儿上，而狗儿已经半推半就入了座，只得秉烛入席，开怀畅饮起来。

正喝着，白面书生，忽然推杯停筷问旅馆老板：“这儿可有些倚门卖笑者，快快唤起陪爷儿们解解闷！”老板会意地笑着说：“这儿离茶市不远，怎么会没有行云送雨的卖春茶姐呢？”不一会儿，果然领来一个二八雏妓，长得楚楚动人，令人一看销魂。这雏妓拨动琵琶，连唱了“梅花落”、“杨柳枝”等好几支曲子，琵琶动听，歌喉宛转，令柘狗儿、刘贵六眼界大开。接着，这雏妓又弹唱起“归燕曲”来：

呢喃复呢喃，何怕风雨寒。

郎去洞涩涩，郎来心喜欢。

不重金万镒，不复锦百端。

重郎一片心，神魂聚兮骨肉团。

愿如双双燕，呢呢复喃喃。

狗儿听得心旌摇荡，和刘贵六耳语说：“我们初学经商，不能露出俗鄙之态。”刘贵六也心荡神弛，连连点头称是。于是狗儿拿出大把银子来要给雏妓，白面

少年见狗儿钱财无数，心下暗喜，但又坚决劝阻狗儿说：“这一带的妓女最便宜，你干吗要这样不惜重金呢？更何况今天的银子我已代你付了。”

酒喝得差不多了，雏妓起座拜谢要走，对白面少年说：“几位明日可否到我那儿一玩？”我有二个姨妹妹，一个叫窈娘，一个叫一妹，都长得漂亮万分，又琴棋书画一一精通，谈吐优雅，我将致信告诉他们有几位贵人将前往一访。”白面书生问：“二位仙姑住在哪里呢？”“就在山脚上山的道口处，门前有枣树十五棵，立有一人高石笋两根。”也许是问者无心，但狗儿却听而心动了。

第二天傍晚时分，四人来到山脚处，果然看到有一个小村落，仅四五户人家，一家门前枣树、石笋果然象雏妓所说的那样。白面书生说：“何不进去稍坐坐呢？一来可以替雏妓捎个话，二来可以一睹两位佳人的芳容啊！”话音刚落，门内走出一个艳妆美人，回头娇唤：“一妹，一妹，来了天台刘晨、阮肇了”。刘、阮是传说中的两个英俊少年，上天台山时遇到两个仙女主动邀他们缱绻云雨。狗儿等四人一听美人这么说，不觉会心大笑了。

四人进了院子，只见屋宇清雅，花草纷披。这艳妆美女想来就是窈娘了。不一会儿，一妹淡妆而出，袅袅婷婷，对四人说：“天色已晚，何不在此将息，贱妾

已略略备有水酒粗食。”刘贵六说：“在此无事，我们将另找旅店就宿，明早好快快上山。”窃娘红晕飞颊，说：“我们姐妹两人长得很丑，粗陋不堪，根本配不上与几位贵商成鱼水之欢，但我们诚心一片，万请小住，明日你们再找好的去处也不迟啊！”贵六与狗儿相视一笑，无言以答。白面书生与中年男子又从中怂恿，四人也就欢然上座，射覆藏钩，飞觥送觞起来。狗儿这时早就忘了高堂老母的叮嘱，贵六的耳边早已没有妻子的告诫，只把这霍山小村，当成风流战场，摆开了战势，似要一决雌雄。

其实，白面书生及中年男子不过是茶妓钓鱼的饵子。他们与雏妓及窃娘一妹是串通好的，目的就是骗来腰缠万贯的茶商，淘空他们的身子供自己淫乐，掏光他们的腰包赚得钱财。表面上为人所狎，实则鱼肉蠢商色贾，玩弄其于股掌之上。可怜狗儿与贵六被蒙在鼓中全然不知，从此只知在这姐妹身上朝夕云翻雨覆，卖力耕耘，乐而不疲，不知不觉中忘了贩茶之事，花光了身上钱财，直至丢了性命、葬身霍山下。

四人开怀畅饮，窃娘、一妹弹唱佐觞，不觉天色已晚，仍没有结束的意思。白面书生问窃娘：“今日两阴四阳，何以待客？”窃娘回答说：“我这里有酒筹数十根，每根上写有鸟语一句，注以长短，插在笔筒中，谁抽到哪一根，就依上面所写喝酒，至于我们姐妹俩

究竟和谁过夜，一会自然也会见分晓的。”四人都拍手称妙。

中年男子先抽出酒筹一根，上面写着：“婆饼焦”，下面一行注释写道：“婆饼焦，休唠叨，啖不怕，怕盐椒，另觅胡麻过石桥。自饮一杯，转接下家。”其实，这席上所用酒筹上的鸟语，大多含有挑逗与暗示意味。中年男子一看，故意装得很不高兴，说：“我只有喝杯酒的份了，这好姻缘我是没福消受了。”筹筒交给白面书生，他抽出一看：“莫摘花果”。注释说：“莫摘花果，五月榴红似火，遇潘安，掷车左，君宜别觅樱桃颗。饮一杯坐，左者轮接。”不禁自我揶揄地笑了笑，说：“今天我们兄弟俩没有艳福啊！就要看柘、刘二位的运气了。”筹筒交给窃娘，抽出一看：“脚却布裤”。注释说：“脚却布裤，莫顾莫顾，溪小寒，五肌露，遇刘郎，花深处，从此天台容小往。自饮一杯，敬对坐者饮。”这就暗示了窃娘今晚将与刘贵六交合。轮到一妹抽筹，一看：“割麦插禾”。注释是：“割麦插禾，禾麦何多。蚕娘老，谷雨过，策秧马，凌清波，柘枝对舞歌婆娑。自斟一杯，敬身右者饮。”狗儿正好坐在一妹对面，一看注释是这样写的，心花怒放，笑着说：“实在奇妙，没想到我柘狗儿竟成阮郎了。”二人相视一笑，脉脉有情。

白面书生和中年男子见柘刘二人已经入彀中计，

料想二人已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了，于是借故告辞而去了。当夜，刘贵六与窃娘宿在东厢，狗儿与一妹睡在西厢，两双互解衣裳，褪去贴身褰衣，倒床酣战，直至二更时分才渐渐消停。第二天一早起来，刘贵六与柘狗儿相遇，对视一笑，殊为开心；窃娘与一妹相遇，对视一笑，很是称心；而四人坐下，环顾而笑，更觉此中意味深长，其乐无穷。从此刘柘二人流连忘返，而白面书生与中年男子自此音迹杳然，殊为可疑。刘柘也并不去考虑，只知整日欢淫。

一天，刘贵六悄悄对柘狗儿说：“门外鸟叫‘不如归去’，你听到了吗？”狗儿大为一娘所迷，怎么也舍不得走，他说：“大不了这本钱全部花光，急着回去干吗？这姐妹俩如此多情，你我如何可以负心而去？”他们商议来商议去，终于有了一个两全的妙计：携姐妹俩同归。刘贵六对窃娘说：“我父母双亡，妻子又贤惠，你与我一同回去，与我妻子有娘一定会相安无事，和和美美的。”窃娘听了吱唔了半天，就是不答应。狗儿对一妹说：“我的母亲非常慈爱可亲，你与我一同回去，一家人定当美满和睦。”一妹一笑了之，也没有走的意思。

这姐妹俩怎么会有为妻作妾的意愿呢？狗儿、贵六显然是没看清人。姐妹俩不肯同走，这兄弟俩只好同留下来了。不觉数日过去了，两人所带贩茶本钱已

耗去了大半。按说，钱尽而抽身，大不了是钱尽而已。不想，这年秋，霍县疫疠流行，两人又被姐妹俩两付宝鼎炙烤得骨瘦如柴，元气大伤。刘贵六首先病倒，很快就不治而亡。临死前，他拉着狗儿的手说：“阎王爷招我去了。窃娘待我真心诚意，我这一死，对她也没什么怨恨，只是可怜我妻有娘年纪轻轻的就要守寡，真难为她了！”于是就含泪一命呜呼了；狗儿见刘兄一死，这才感到惶惑无计，痛哭着为刘兄办了丧事后，想回去，又怕母亲责怪自己，也就更不敢回去了，整天心神不定，守着一娘香拥玉偎，消愁解闷，有时还要去为窃娘解解乏闷无聊。后来，姐妹俩与狗儿索性搬在一处，连床会战，日以继夜，得乐且为乐，哪管晨昏春夏。

又过了数月，柘狗的本钱已挥霍一空，他也就渐渐看到了下世的光景了。一夜梦中，刘贵六来了，握住他的手，脸上泪水盈盈地说：“我处在九泉之下，寂寞无比，你我兄弟一场，你还是来陪陪我吧？”狗儿心惊而醒，不觉心灰意冷，口占一绝：

文鸳交颈白蘋湖，不及情人如意珠。

甘为卿卿不归去，那堪月夜听慈乌。

一妹被狗儿的唏嘘声弄醒了，竟和了一首：

阿侬曾住莫愁湖，月斗波心小蚌珠。

我有情人无价宝，画楼莫唱夜栖乌。

狗儿凄咽不能成一语，自此身体羸败，少餐寡眠，月余竟颓然不可以治。

狗儿临死前，忽然睁开眼睛，问窃娘、一妹说：“我快要死了，你们告诉我起先那白面书生、中年男子到底是什么人？”窃娘，一妹回答说：“你怎么到死还悟不过来，他们哪是什么商贾，是我们俩的雉媒饵子罢了。”

狗儿听了，粲然一笑，溘而逝去。

狗儿这一笑，是笑什么呢。笑自己与刘贵六蠢笨好色而误入作男妓的歧途？还是笑窃娘与一妹机关算尽来对付两个多情人？是自嘲的一笑？还是宽容的一笑？我们不知道。甚至我们不知道狗儿是当笑，还是当哭，或者以笑代哭！

狗儿死后，窃娘和一妹将他与刘贵六合葬一处，墓前植上两株茶树，并立有墓碑上书：“刘君贵六”、“柘君狗儿”。

第二年，狗儿的母亲望子不归，遍索无讯，心中非常焦急，忙于有娘商计怎么办。有娘流着泪说：“我早晨起来，就听到山间鹧鸪啼叫，声音依稀是‘郎不还’，恐怕这不是一个好征兆。我们何不一同上山找他们呢？”于是携柘母，随茶商入山了。

又是茶山百花盛开，新茶飘香，鸟语宛啭的季节，但柘母和有娘心情却很沉重。在入山道边，他们看到

了两座坟，有娘趋前一看，一下扑倒上去，呼天抢地大喊：“我的贵六在此啊！”柘母忙赶上前一看，顿足嚎咷：“我的儿啊……”两人此踊彼号，哭声回荡山谷，听到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时，狗儿与贵六坟上的茶树已亭亭如盖矣。而窃娘与一妹已杳无踪影，不知又到哪里去行骗戕害多情好色的男子了！

笔者曾因这则故事，考索过霍山茶妓的有关风俗历史。相传，霍山上的采花女，心灵手巧，伶牙利齿，还不时唱些下流小曲，但并不轻易与人苟合。一些茶妓在山则行妓，下山则是良家女，即使再遇山上相好的，也象不认识一样，若去纠缠，恶声唾面不从。故事中设计赚商，报复男性，直至使他们财尽身亡的并不多。另外，早先霍山山头上曾有一座大阴神庙，神像面貌狰狞，露出的阴茎有一丈多长，盘绕在腰间有五六匝，如同长蛇一般。所雕塑的庙神手握阴茎顶端，屹然而坐。当地习俗，女子凡是有小疾病，向大阴神祈祷即可以痊愈。男女如果有心相淫奔，只要向神发誓就可以如愿。

有人认为，柘狗儿和刘贵六落得如许下场恐怕就是因为没有向大阴神祈祷吧？笔者认为柘狗儿与刘贵六的遭遇，就象成千上万被侮辱与戕害的女娼一样，是那样一个时代所不可避免的！

第一章 上古时代的男色

说起中国古代的男妓，人们很容易想起以身奉侍女子的男子；其实，男妓现象的另一个层面就是男子以身奉侍同性。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娼妓制度是社会的痼疽，男妓现象则更是这个痼疽上的一朵“恶之花”。而我们研究、描述中国男妓秘闻，对于男色是不能不加以介绍的。

男色是通过同性恋的形式而存在发展的。同性恋在人类性心理学上是一个重点的研究方面，对此我们无意更多地涉及。我们关注的是，在同性恋中，一般都是以一方充当男性，而另一方充当异性角色的。一个人的性冲动的对象由异性转向为同性，这是一种

“性向逆转”。同性恋散布极广，古今中外，无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时期，都有它的重要地位；在今日的文明社会里，它也是屡见不鲜的现象；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有过同性恋的历史。在古代的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只要同性恋之间不使用强暴，不侵犯未成年人，不伤公开的风化，是不构成违法的。

如果同性之间完全出于自愿而相恋，虽狎昵不端，我们这里亦暂且不加研究与描述。我们在本篇中所要展示的是那些被迫充当同性性欲发泄的工具，或者为了追求物欲而举身侍奉同性的男子，我们把他们称之为“男宠”、“男色”或更直截了当地称为“男妓”。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呢？对此众说纷纭。清代博学多才的文人纪昀在他的著名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中说：“杂论称变童始于黄帝。”同时代的钱大昕也持这样的观点。

其实，同性恋在动物生活史里就有它的地位，和人类的历史同样的悠久。如果我们硬要指出一个精确的产生年代是迂腐的，反而是不可靠，不科学的。“变童始于黄帝”恐怕只是后世为事者的附会而已。时至今日，人们连黄帝其人的有无，都持有怀疑态度。但是无论黄帝有无，同性恋的产生与存在一定在黄帝所处的时代之前。

《商书·伊训》中认为世有“三风十愆”，说“卿

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三风之有“乱风”，乱风包括“四愆”，其一就是“比顽童”。这是我国关于同性恋的最早记录。“顽童”亦称“男风”或“南风”。

战国时晋献公“欲伐虞，而惮宫之奇存。荀息曰：《周书》有言，美男破老。乃遗之美男，教之恶宫之奇，宫子奇以谏而不听，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这段文字见于《战国策·秦策》。这里所说的一番话，已把美男与美女相提并论，荀息所指“美男”肯定是个同性恋的对象无疑。

“比顽童”成为乱风的一种，以致商代的伊尹对太甲的训诫里不得不特别加以提醒。到了周朝，“美男破产”或“美男破老”居然成了一条谚语常挂在嘴边。可见商周两代同性恋现象不但存在，而且似乎成了一种社会灾难。

人们都说春秋时代“郑声淫风”。清代程廷祚认为《郑风·子衿》一章，就是两个男人相悦相恋的诗：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有人认为，这首诗只是讽刺学校废坏的一首诗，有人又不信；那么，说它是反映两男相悦的诗，恐怕也没什么特别的依据。焉能说这首诗不是写女子对心上人的思念，而一定要认定它是表达同性恋情的呢？

我国古代载于史籍的第一个男宠见于《晏子春秋》一书：

景公盖姣。有羽人视景公僭者。公谓左右曰：“问之，何视寡人之僭也？”羽人对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窃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杀之。”晏子不时而入见曰：“盖闻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将杀之。”晏子对曰：“婴闻拒欲不道，恶爱不祥，虽使色君，于法不宜杀也。”公曰：“恶。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将使抱背。”

这羽人也真色胆包天，他看到齐景公面貌姣好，竟不顾君臣礼节，走到景公车驾的前面来了，目的是要一睹景公的容颜。他在心中将同性的景公“意淫”了一番，岂不胆大？景公要杀他，正是因为羽人把自己变成了意中男色。当然，晏子的一番话，是有用的。“拒欲不道，恶爱不祥”，多少有点说不出所以然，但因有同性倾向而杀人，这对晏子来说，实在值不得。需知当时正是天下无道，攻伐为贤的时代，怎么可以因一念而掩大德呢？

在春秋时，有位美男子叫宋朝，是宋国的公子，名朝，在卫国做大夫，被卫灵公看上，收为男宠。这宋朝并不是个正经的牲口，你奸了我的后庭，把我当女子待，我就去忤你的家眷，还我男子汉本色。果然，他不但与灵公的嫡母襄夫人宣姜私通，后来连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也给睡了。

在卫灵公看来，我把你作男宠天经地义，谁让我是男的，而你又漂亮的？谁让我是国君，你是大夫的？一见宋朝竟为此报复，连自己的夫人也不放过，暗中咬牙切齿，发誓要斩了这个妩媚的男人。宋朝一听，惊慌失措，忙叫集齐貌、北宫喜、褚师圃作乱，竟把卫灵公赶得象死鸟一样。不料北宫喜反戈一击，宋朝只好丢兵弃甲逃奔到晋国去了，后来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宋。

这宋朝到底是个双料人物，既得卫灵公欢心，又勾住了南子的魂。宋朝不在眼前，夫妻俩都怅然若失，闷闷不乐，于是又把宋朝召回卫国。宋人作民歌讽刺这出丑剧说：“既定尔娄猪，盖归我艾豕。”意思是说只要你把你的骚母猪（南子）安顿好，不要再乱发情，何必要再次招徕我们的宋朝呢？歌辞辛辣，直刺卫灵公与南子。据说南子的儿子蒯聩听到宋人唱这首民谣后，羞愧异常，愤恨不已。

有的君王为了讨得男宠的欢心，让他纵体相奉，供

自己佚乐，恨不能连心肝都掏给男宠。向子是春秋时宋国的大夫，被桓公所宠幸，竟让他当了司马。桓公的公子佗有四匹罕见的白马，向子仗着桓公喜欢自己，就向桓公开口要一头，桓公马上答应了。公子伤心至极，竟哭肿了双眼。

卫灵公是个玩弄男色的好手，他不但宠幸宋朝，还迷上了弥子瑕。这事在韩非子的《说难篇》中和刘向的《说苑》中均有记载。《说难篇》的文字古雅，尚可读通：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国。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闻，有告弥子，弥子驾矫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

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

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馀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

这个故事在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上是很有名的。换句话说，在中国古代男妓秘史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古代描述同性恋的成语“馀桃断袖”中的“馀桃”就出典于此。爱恋男色，什么纲纪都可以不要，夸张点说，真有点不爱江山爱“美人”味道。

前文我们已经论到，有人认为《诗经·郑风·子衿》所咏的是同性恋情，这似乎凭据不足。但晋人阮籍在他的诗里，对战国时的两个同性恋故事却加以吟咏，以寄托自己的怀抱：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
 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
 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
 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
 携手等欢爱，宿昔月衣裳，
 愿为双鸟飞，比翼共翱翔；
 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咏怀诗》第三首

诗中阮籍的寄兴我们暂且不论，但本诗中对安陵、龙阳两个同性恋的描写是很精彩出神的。

安陵君的故事见于《战国策·楚策》和刘向的《说苑》。故事梗概是：

江乙游安陵君说：“您没有咫尺之功，没有骨肉之亲，却得以养尊处优，全国的臣民见到您莫不敛衽而拜，崇敬万分，这是为什么呢？”

安陵君说：“我对楚王只能是事之以媚色，不然何以至此！”

江乙说：“以物质相交者，财尽而交绝；以媚色相

交者，色衰而爱弛。现在你沾着楚国强大的光，安居优游，却不以自己的成就取得楚王的重用，我真为你的未来担心啊！”

安陵君问：“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江乙说：“您应该向楚王请求跟随他出生入死，作为征战的马前卒；楚王死后，您要有以身相殉的诚心。这样的话，您一定会被楚王激赏、重用。”

安陵君嘴上说要接受江乙的劝告，其实仍我行我素，一味以色事楚王。后来，楚王游云梦，玩乐田猎，兴味十足，安陵君陪侍左右，寸步不离。楚王玩到酣畅处，仰天大笑说：“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竟泣下数行，拜倒表白说：“臣入则偏席，出则陪乘，承蒙大王宠幸。您万岁千秋后，我愿身赴黄泉，与您永不分离！”

楚王听了，更加宠昵他，又是加官，又是进禄。

龙阳君的故事也见之于《战国策》和《说苑》。

请看《战国策·魏策》中的一段：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

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

对曰：“臣无敢不安也！”

王曰：“然则何为涕出？”

曰：“臣为王之所得鱼也。”

王曰：“何谓也？”

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臣直欲弃臣前之得矣；今以臣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大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

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对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来说，读了龙阳君的这番话会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不过，这倒是同性恋者“情到深处”的一种“正常表现”。

担心一旦失去魏王的宠幸，而失去所有美好的生活，便借钓鱼而发挥，足见龙阳君是一个很能巧言令色的人；能与魏王到了同行同止，拂枕席，供欢娱的地步，足见魏王对这个同性“美人”爱得有多深；从龙阳君面对国人侧目以待，到了非魏王下令不得非议，否则斩首的地步，足见人们对这对“情人”，这对昏君佞臣，这对国蠹，是多么痛恨。

总之，先秦时代的男宠现象是很多的，宠昵谗浪的程度是很深的，而社会舆论的指斥也是猛烈的。

试想，君臣到了“分桃而食”的地步，平日的亲爱程度便想而可知；

宋朝与灵公母妻同时发生性关系，其平日出入闺闱狎昵程度又可想而知；

明明说“遇主以色”、“为王拂枕席”，其平日猥褻依偎状况，又可想而知。

孔子说：“不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以免于今之世！”（《论语》）

墨子说：“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无故贫富，面目佼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爱其色，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墨子·尚贤》）

看了孔子、墨子的愤激之谈，则春秋、战国时“男风”风气披猖，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章 秦汉时代的男色

秦汉两代南风犹炽，史不绝书。

司马迁的“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与班固的被称为汉代实录的《汉书》都专门列有“佞幸”一门，从中我们发现，前汉一代几乎每个皇帝都有玩弄施淫的男色：例如文帝之于籍孺，惠帝之于閼孺，文帝之于邓通，景帝之于周仁，昭帝之于金赏，武帝之于韩嫣，宣帝之于张彭祖，元帝之于弘慕、石显，成帝之于张放、淳于长，以及哀帝之子董贤，等等，等等。当然这十多个男色中有的同性恋的色彩很浓，有的则很淡，这里我们拟略加述说。

先看看几个史书中语焉不祥的几个男色：

周仁，《史记》中说他“宠最过庸，不乃甚笃”；金

赏，《汉书》中载有他同性恋的史实；韩说与张彭祖被史汉二史称为“佞幸”、“爱幸”，“出常参乘，号为爱幸”；淳于长亦被“爱幸”，但他与先秦子朝一样，又“多畜妻妾，淫于声色”，并与许皇后的姐姐嬪私通，后来还要娶为小妻，堪为“双料”人物。

如果说以上几个佞臣被作为男色，供皇帝玩弄，史书上还不是很明确的话，那么，籍孺、閼孺、邓通、韩嫣、张放和董贤这六人，则秽行斑斑历历于史，有案可稽。

《史记》中说，籍孺、閼孺“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由于他们两人的起始作俑，故而惠帝时郎侍中皆冠鵀鸡贝带，傅脂粉，除了腰间胯下还徒悬一根玉杵外，的确是妇人。这两人后来都“徙家安陵”，与先秦安陵君封地名字相同，两个安陵虽一在陕西咸阳，一在河南鄢城，两相辉映，倒也令人倍生慨叹。

据近人潘光旦先生研究分析，籍孺、閼孺这两个“孺”字，本义是指乳子，童子。《礼记·曲礼》说：“大夫曰孺人”，意为“大夫的妻子称孺人”。这就是说，“孺”字的用法，最初只限于指童子；后来又用到妻子身上，认为妻孥可以属于一类，无妨通用；而再后来，却有了一个特定的指意，专指男童以至成年男子，这

一种人性别为男，又颇能行“妾妾”或“妻道”，籍孺、閼孺显指这一种男子。毫不奇怪，大凡有被动性的同性恋倾向的男子，在身心两个方面往往和女子相象。

我们还可以进而这么认为，当时孺和优二字的用法是属于同一性质的，专指一些比较特殊的人。优，是一种乐人，善为笑言，并且借笑言来讽刺、劝勉。这种人后来成为戏子，和伶字无多大的区别。《史记》与《汉书》都提到了楚国的优孟、秦国的优旃，就是这类人。同样，孺当作为以色媚人的男子的专称。

邓通与宦官赵谈、北宫伯子都是孝文帝宠幸的男色。赵以善于看天象而得幸，伯子以爱人长者被宠。

邓通是士出身，别无伎能。他是蜀郡南安人，是一个头戴黄帽划船为生的“黄头郎”。一天，孝文帝做梦，梦见自己想上天，却难以实现，正在万分焦急之时，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顶了一把，使自己登上天庭。文帝回头一看，顶托自己的是一个身穿齐腰短衫的船工。好梦醒来，文帝到未央宫两边的苍池边游玩，看到邓通，猛然忆起梦中就是这个人推托自己上天的，马上召至询问姓名，一听说叫“邓通”，不禁龙颜大悦：“邓通者，登而通天也！”便召幸在身边，整日形影不离。邓通看上去很诚实、谨慎，又不好交际，宫中他也不事休憩，从不出宫。

邓通以身体、媚行赢得了文帝的万分宠幸。宫中嫔妃无数，文帝一无所幸。邓通受到文帝的赏赐达十万之巨，官至上大夫。

孝文帝曾经请人给邓通相命，邓通的命运竟是：“终究饥饿而死！”文帝哪忍心让自己的宠色有半点灾殃，马上将四川严道县铜山赏给了邓通，让他开矿冶金，自铸钱币。从此邓通钱流布天下。

文帝曾经长有脓疱，经月不愈，恶臭熏人，邓通就为文帝用嘴吸脓血，丝毫不嫌污秽。文帝问邓道：“天下谁人最爱我？”邓通很聪明，他回答说：“当然是太子啦！”恰好太子来探望文帝，文帝当即让太子给自己吮吸脓血，太子嫌脏，不肯下嘴，当他得知邓通常为父亲吸脓时，心中倍感惭愧，同时也恨邓通。

文帝死后，太子继承帝位，即汉景帝。邓通很快就被免了职，闲居在家。不久，有人状告邓通盗国库金银出边塞铸钱，邓通被捕下狱，被判有罪，所有家产全部充公，还欠债数万。长公主景帝姐刘嫖与邓通有染，这时伸出援手，赐给邓通一些东西，竟被官吏没收了；长公主又命令借点东西给邓通蔽体裹腹，竟连一分钱都未能拨下。邓通这个骄媚一时的男妓竟寄人篱下，悄然而逝。

倍受汉武帝宠昵的韩嫣是当时韩王的孙子。

当汉武帝还是胶东王的时候，韩嫣与他一起读书，两人颇相情好；武帝即位后，两人更加狎昵无羁。

韩嫣善骑射，更善于献媚讨好，人也极为聪明。汉武帝欲发兵攻伐匈奴，让韩嫣先操练士卒，嫣于是更加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多于邓通。

韩嫣常常与武帝共起卧，武帝就把他当作妻妾一样看待，全不顾忌朝野上下的议论。这时汉武帝的哥哥江都王刘非来朝见武帝，武帝令他与自己一同到上林苑中狩猎。武帝的御驾尚未启程，先让韩嫣乘副车率数十万骑兵先去察看野兽情况。江都王看到后，竟误以为是武帝的御驾，忙避让道旁，拜伏致敬。韩嫣目不邪视，长驱而过。江都王很生气，向皇太后哭着央求道：“母亲，我要让还封国，入京师作天子的宿卫，与韩嫣一比高低！”这样皇太后也由此对韩嫣衔恨于心中。

韩嫣以身事皇上，出入宫中永巷，往来无忌，对他的无行无德，人们议论颇多。丑闻传到太后耳中，皇太后大怒，赐韩嫣速死，汉武帝出面说情也没用，韩嫣于是仰药而死。相传，韩嫣酷好弹弓，且百发百中，准极了。他用金子做成弹丸，每天要射发十来颗。长安市中有顺口溜说：“若饥寒，逐金丸。”京师的儿童少年每等韩嫣出来射弹，就悄悄跟在后面。每当韩嫣一弹射出，诸小儿就奔踊过去，抢着找寻。据说有的

小儿就靠拾金弹丸，家财累至万数。而听说韩嫣被赐死，他们竟因一条财路断却，遗憾了很长一段时间……

被汉成帝宠昵的男色张放，是大司马安世的曾孙，敬武公主的儿子。

鸿嘉年间，汉成帝仿效汉武帝，常与近臣佞宠游宴。张放靠母亲敬武公主的关系，加上自己少年殊丽，灵敏可爱，得到了成帝的宠爱。

张放娶当朝皇后的弟弟平恩侯许加的女儿为妻，成帝竟为这个男宠大操大办，赐以甲第，充以乘舆服饰，号称天子娶妇，皇后嫁女。大官私官，并供其第；两宫使者，冠盖不绝。婚礼所受的赏赐达千万数。

张放尽管娶有妻室，但他却撇在一边，与成帝同卧起，宠爱殊绝。曾随同微服私访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长阳、五柞，斗鸡走马长安城中，多少年无人敢问。他也因此而被授以高官厚禄，担任侍中中郎将，监平乐屯兵，置有幕府，其仪礼级秩超过了将军。

这个时候，成帝的诸多舅舅非常不满于张放的被宠幸，在太后那里告了张放的状。太后考虑到成帝年岁不大，放浪不羁，终究会闯出祸来，便要成帝将张放远贬。成帝不得已，左迁张放为北地都尉，自此两人鱼雁不绝，互诉“衷肠”；不到几个月，就又把张放召回京城。太后又相严迫，张放又被派任天水属国都尉。一年多后，张放的母亲敬武公主生病，张放回京

探省。但好景不长，数月后又被出放为河东都尉。皇帝虽然很宠幸他，但慑于太后的威风，又因为诸多大臣力谏，成帝常常是与他亲昵一番然后涕泣而挥遣之。

不久，成帝又将他征召为侍中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一年多后，大臣方进又一次奏请将他远放，成帝不得已，只好赐钱五百万，让他回到封国去了。张放怎么也想不通，皇上要保住自己，把自己留在他身边，怎么这么难！

数月之后，皇帝思恋张放无法释怀，郁郁而死。张放竟因思慕哭泣于成帝灵前，气绝而死……

好一对恩恩爱爱、至死不渝的有情人啊！

汉哀帝宠幸董贤，实在有些骇人听闻。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他的父亲董恭，是一个御史。哀帝任命董贤为太子舍人，官为郎，而他的被宠幸是很偶然的。

一天，董贤传漏在殿下，哀帝见到一位美少年站在那里，便问：“是舍人董贤吧？”马上召来接谈，一下子看中了他的秀雅温厚，聪颖伶俐，拜为黄门郎，从此宠幸异常，两情相洽胜过夫妻。

董贤与哀帝同宿同起，倍极欢昵。一天，哀帝与董贤睡午觉，哀帝先醒来，想要起身，但衣袖却被董贤压在身下。按说稍微推拨一下董贤，让他略略动一

下，便可抽出衣袖，但心上人正在梦中，哀帝如何肯扰他的好梦，便让人拿来剪刀，剪断衣袖方才起身。

董贤也深知如何讨好哀帝的欢心，装得格外温顺，花言巧语也特别地甜。哀帝见董贤这么贤惠，便不再爱恋自己的皇后了，也不让董贤回家，下令要董贤将妻子接来宫舍居住。哀帝还将董贤的妹妹封为昭仪，位子仅次于皇后；还给董贤的父亲加官进爵，提拔为卫尉。

哀帝下令为董贤造了一个大府第，重殿洞门，穷极技巧，连屋子的楹柱上都裹饰着绡锦。上起父兄，下到僮仆，董府上下都受到了哀帝的赏赐。以至武库禁兵，上方珍宝，无不具备。据史载，董贤年仅二十二岁，但位在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百官因贤奏事”，权倾天下。有一次，匈奴单于来朝见汉哀帝，宴见群臣，看到董贤白面书生一个，心想，这么个年轻小子，难道也是朝中权臣？于是便向一位汉臣问道：“这位是谁？”哀帝让这位大臣回答：“这是我朝大司马，年轻有为，以大贤居位。”单于一听忙上前向哀帝致贺，颂扬哀帝慧眼，能擢选这样一位年轻贤才。

后来，董贤的地位越来越高，哀帝兴会所致，甚至于要把汉家天下禅让给他。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看出董贤献媚邀宠的手段之高妙，更喟叹汉哀帝是如何的鬼迷心窍，色令智昏！一次，哀帝置酒在麒麟殿，

召董贤父子亲属饮宴，王闳兄弟侍中、中常侍也来陪饮。哀帝几杯下肚后，从容不迫地说：“我想效法尧的做法，将帝位传给贤能的舜，诸位以为如何？”王闳直言道：“天下是父祖刘邦创下的，不是陛下您的！陛下您承宗庙社稷，应当传位给子孙以至无穷，这关系千秋大业，至关重要，请天子不要口出戏言！”哀帝很不高兴，马上把王闳赶离酒席。当然哀帝的这个念头也就因王闳的一番诤言而没能实现。

多行不义必自毙。哀帝驾崩后，董贤为朝廷上下所不容，被迫与他的妻子一起自杀了。这位生前不恋夫妻床第之欢的男色，死了倒要与妻子一起生活了。

据汉书记载，董贤自杀的消息传出后，长安城中百姓欢哗一片，有人竟对着他的豪华居第喜不自禁，放声大哭。

当时县官去抄没董贤财产时，统计数为四十三万万！

四十三万万，这在当时的大汉国库来说，是相形见绌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是笔多么巨大的天文数字啊！对于我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又是多少民脂民膏，民血民汗啊！

至于说文帝宠幸的赵谈、北宫伯子，元帝宠幸的弘恭石显，武帝宠幸的李延年，与前面我们介绍的几

位男色相比较，就别是一番情形了。

赵谈，《史记》说他“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北宫伯子则以“爱人长者”见幸，《汉书》认为他所受的宠幸程度是远赶不上邓通的；弘恭石显以巧佞蛊惑元帝，擅权弄国，而同性恋的现象只如镜花水月，寻迹无着；李延年是深得武帝宠幸的，几乎与韩嫣齐名，他可能是个假太监，史书上说他“久之寝与中人乱”。

这四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宦官，我们知道，受过腐刑的所谓阉寺小人，身心两方面的品性往往与一般男子不同，他们所以能蛊惑人主，是多少具有一点异性的诱惑力的。

据本世纪初英国的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分析，阉人无论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都有显著的女性化倾向。这里涉及到一些纯性心理学问题，且关于太监作面首男宠，这里在本书多有涉及，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汉代还有两位“男宠”值得一提，那就是汉大将军梁冀之的嬖奴秦宫，和汉大将军霍光的监奴冯子都。秦宫一温柔少年，兼有龙阳、文信之姿容，竟被梁冀和他的夫人孙寿一同看中，一个要他以后庭饲饮股间之龙，一个更要他以玉杵去探桃源之洞，夫妻两个争得不可开交，而秦宫却从容应对，侍候得两人心满意

足。唐代诗人李长吉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越罗衫袂迎春风，玉刻麒麟腰带红。
楼头曲宴仙人语，帐底吹笙香雾浓。
人间酒暖春茫茫，花枝入帘白日长。
飞窗複道传筹饮，午夜铜盘腻烛黄。
秃衿小袖调鹦鹉，紫绣麻霞踏哮虎。
折桂销金待晓筵，白鹿青苏半夜煮。
桐英永巷骑新马，内屋凉屏生色画。
开门烂用水衡钱，卷起黄河向身泻。
皇天厄运犹曾裂，秦宫一生花底活。
鸾篦夺得不还人，醉睡氍毹满堂月。

冯子都也容貌隽秀，深为霍光宠昵。子都得宠后，借助霍光的权势胡作非为，有一首乐府诗是这样说的：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仗将车势，调笑酒家胡。

霍光死后，他又与寡居的霍显私通。霍显为他广置第室，赠以锦车，整日里奸淫车中，令侍婢用五彩丝挽车在宅第大院中徐徐而行。二人且游且战，浪声与车轂声齐响，彩帷与艳裙共舞，狎昵之状，令人难以描摹。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男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男宠现象进入了鼎盛时期。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男色猖獗，有以下几个显著特性：

一是公然狎昵而不加隐讳。《王史·魏彭城王韶传》中说：“懿孙韶至北齐袭封，后降为县公，文宣帝——高洋——尝剃韶鬓须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曰以彭城为嫔御。”一个堂堂男子竟被剃去鬓须，涂脂抹粉，穿上妇女的服装，就差变性为女了。而文宣帝竟公然将他携在身边，径直作为嫔妃看待，两人的狎昵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一些都是毫不隐讳的，他俩出双入对，招摇过市那是常有的事。

狎昵男色的公开化，这是前代所没有发生过的。

二是因失恋，竟辱杀男宠。《南史·长沙宣武王传》中载：“王韶昔为幼童，庾信嬖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侍酒。后韶为郢州刺史，信过之，韶接待甚薄，信不能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又践蹋肴饌，直视韶面曰：‘官今日形容大异畴昔！’宾客满座，韶甚惭耻。”可见庾信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作家，在玩弄男色上也是好手，且由爱而不成，生起恨来，也是很令人惊骇羞愧的。由此，我们亦可以窥见比变童，大多是一种强迫的行为，是同性关系上的占有，一旦时过境迁，被迫充当男色的人不愿意这样被霸占被玩弄了，竟还要大发雷霆，肆意胡为，这与异性恋中的逼淫女子，用强使狠又有什么两样呢？

《南史》本传上还有这么一段记载：“王僧达族子确，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私甚昵。确叔父永嘉太守休属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避不往。僧达潜于所往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埋杀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诃乃止。”男宠要离开自己，强留不住，就要挖大坑诱其跌入而活埋之，何其狠毒？色胆又何其大哉？

三、因恋变童而与妻子断绝关系。《魏书·汝南王悦传》中说：汝南王有妻子，有妃子，但他却不爱恋，而是与向他鼓吹旁门左道的崔延夏厮混在一起，两人

竟弄起男色的勾当，把男女房事丢在一边，惹得他的妻子、嫔妃形同守寡，旷怨日久。妻妃们稍有不满意，还要遭他毒打。

另据《晋书》记载，石季龙娶将军郭荣的妹妹为妻，却宠幸男僮郑樱桃，并因此而杀了妻子郭氏；后来石季龙又娶清河崔氏为妻，郑樱桃又从中挑拨，石季龙竟又把崔氏给杀了。

宠妾杀妻在中国古代社会屡见不鲜，而宠男色杀妻妾却不多见，石季龙却因郑樱桃而连杀两妻，可见当时社会风气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了。《宋书·五行志》说：“自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或有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

四、夫妇同爱变童。据《晋书》记载，海西公患有阳萎症，他宠幸的男色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与海西公的妻妾通奸，竟也生下儿子，海西公轻轻巧巧据为己子。嬖人又参与内侍，既与海西公有男风之乐，又与田氏王氏行阴阳大战，可谓占尽便宜；而海西公既得男宠之昵，又有三子膝下承欢，可谓一箭双雕，是得，是失呢？恐怕谁也说不清。

五、因爱变童而功名沉滞，在所不惜。《南史·谢惠连传》中说，谢惠连因沉湎于南风之中，即使是守父亲孝期间，他也只顾写他的“爱情诗”，以致于“不

豫荣位”，官仅及尚书仆射，在三十七岁时就魂逐风流，英年早逝了。他就是典型的为“轻薄”所累，官位不显的风流债主。

六、魏晋六朝期间狎昵变童史不绝书，亦见之于诗文杂著。必须特别一提的是，当时变童诗非常之多，绮靡褻昵，污染文坛。例如有一首《遵繁华应令》：

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

鲜肤胜粉白，腭脸若桃红。

.....

腕动飘香拂，衣轻任好风。

.....

剪袖恩难重，残桃看未终。

梁简文帝《变童诗》中咏道：

妙年周小史，姝貌比朝霞。

揽袴轻红出，回头双鬓斜。

其他如晋张翰有《周小史》诗，梁刘永有《咏繁华》、刘孝绰有《小儿采菱》，无名氏有《少年》、昭明有《伍嵩》等，对男色挥声揣色，极力摹写，酣畅淋漓。由此可见，男色是当时的普遍嗜好，形诸歌咏，视为当然。有一个“不登变童之床”的许散愁，便高自标置，如鹤立鸡群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代狎昵“变童”，已由前代的仅为君王贵族特殊阶层玩好，演变成了全社会一般民

众的普遍嗜好，浩荡南风，由南向北，扫过社会各层面三教九流各式人等的婚床。

在简要分析了这时代男风现象的几个特点之后，我们将对这时期几个重要的男色作一介绍，以使读者诸君对这一时期男色历史有个点面结合的认识。

曹肇：

曹肇容貌美丽无比，被魏明帝宠幸，无论是饮食起居、上朝出游，曹肇都始终陪同，如同魏明帝的影子一般。

有一次，曹肇与明帝戏乐，两人打起了赌，但明帝输了不肯兑现，曹肇根本不顾什么君臣之礼，马上跑进御室，穿上自己赢得的服装，头也不回就走了。

曹肇被宠，竟模仿市井小儿女耍起了脾气，实在可笑。

丁期：

丁期长得很秀气，神采诱人，被桓玄所宠嬖。往往桓玄与群贤论事，宾客云集时，丁期仍毫无顾忌坐于离桓玄不远的地方。

丁期虽然被宠狎，但他谨慎而不敢乱作非为。

据传，桓玄临终之日，丁期自刭而死。

丁期这样的男色似乎不多，既怪守法纪，又坚贞

专一，最后竟以身殉情，令人喟叹。

郑樱桃：

郑樱桃是襄国公的优童，美艳而淫荡。石虎为将军，深宠之。因为郑樱桃的谄媚，石虎连杀两妻。

唐李颀有《郑樱桃歌》，误以为他是妇人。我们想，若郑樱桃果真是妇人，凭他的容貌，真可能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慕容冲：

秦主苻坚灭了燕后，慕容冲的姊清河公主因有殊色，年仅十四，被苻坚纳入宫，宠幸日深。这时慕容冲约有十二三岁，有龙阳之姿，又被这苻坚宠幸。姐弟俩一个被玉杵日日深春，一个被玉龙常探后庭，他们两人把天下的美女男色全给代替了，谁也无法再被宠幸。

当时长安有歌谣唱道：

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

因有人向苻坚极力进谏，反对他宠幸姐弟俩，不思国政，苻坚不得已就把慕容冲放出皇宫，歌谣又唱道：“凤凰凤凰止阿房。”苻坚因古人有“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一说，就在自己心爱的人居住的阿房宫城植桐竹数十万以取悦慕容冲。

后来慕容冲作乱，驻军在阿房宫旁。苻坚派人给冲送来一领锦袍，诏书中写道：“我遣使慰劳你，想问问你劳累吧？今天送来一袍，以表明我的心情。我昔日对你恩情如何？你为什么突然反戈相向？”

慕容冲答道：“我志在天下，难道仅仅看中一件锦袍吗？你如果识相的话，就赶紧束手投降，我一定会感谢你昔日的情份。否则我只有兵戎相见了！”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谁会料到慕容冲柔情温软在前，而刀光剑影在后呢？

陈子高：

陈子高，是会稽山阴人，出身微贱，靠织鞋为生。到十五六岁时，陈子高容貌艳丽，纤妍洁白如美人，螭首膏发，两道蛾眉如远山含黛，见到他的人无不称赞他秀丽绝伦，都道他一定是只长错了一样东西，不然一定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这个时候正逢上侯景之乱，乱兵杀人如麻，有好几次都是手起刀落间一见如此俊美的男人，禁不住看呆了。就这样，他好几次死里逃生。

陈司空霸先平定平景之乱，陈司空的从子陈茜（就是后来的陈文帝）驻兵吴兴。子高偶然中被陈茜看到了，大喜。陈茜忙问：“你可想荣华富贵，愿不愿随我征战？”子高正要择枝而栖，有什么不愿意的？子高

本名蚩子，陈茜为之改成子高。

陈茜的那话儿粗大无比，在与子高行鸡奸之淫时，子高疼痛难忍，只好咬住被角尽力忍着，把被子都咬破了。陈茜怕伤了他，想偃旗息鼓，子高回答说：“我的身子是您的，死也不足惜！”陈茜于是更加爱怜他了。

子高肤理色泽，柔靡都曼，体态轻盈，猿猱似的长臂，很擅长射箭；他性格沉稳，常常佩刀侍立陈茜左右，应答得体，纷难立解。陈茜万分喜欢，特意写了一首诗赠给他：

昔闻周小史，今歌明下童。

玉麈手不别，羊车市若空。

谁愁两雄并，金貂应让侬。

陈茜还说：“人们都说就我有帝王相，但我看看你的姿容德行，我应册封你为皇后。只是你我都姓陈，别人会闲话的。”子高回答说：“古代女皇帝，总该有男皇后吧？您若重恩于我，我又有什么可推辞呢？”陈茜听后，高兴至极，于是日夜与他狎褻。

几年后，陈子高渐渐长大了，他的那话儿也气势不凡。陈茜曾经抚弄着说：“我的那东西是大将，你的就称得上副将了。”陈茜想重用子高，应子高请求，任之为大将，子高身佩宝刀，得意洋洋。

相传，子高后来又与陈霸先的女儿私通，陈女早就许配给了王僧辩的儿子，现又与陈子高有染，一下

子激化了陈霸先与王僧辩两家的怨仇，陈霸先后来干脆发兵杀了王僧辩及他的儿子。

子高后来又继续与陈茜相昵，陈茜做皇帝后，子高被任命为右卫将军、散骑常侍，积功封文招县子。到了废帝时，因被告有谋反罪被杀。

从以上简要介绍，我们知道，陈子高奉身侍文帝，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富贵荣华。他的一句“我的身子是您的，死也不足惜！”足以令天下巧言令饰的佞人黯然失色。从中我们也可感受到同性恋中“恋”的成份并不多，恐怕更多的只是占有与被占有，凌辱与被凌辱的关系。

总而言之，魏晋六朝时代是一个十分讲究品性的时代。《世说新语》一类书专记人品的故事，另一方面，在正式的传记里，一个人的品貌、才技、婚姻、寿命，以至于身心两方面的种种变态与病态也多少有记载，便利了我们对这时代男风现象的研究、描述，同时，这也正反映了这一时期南风浩荡的时代特点！

第四章 宋、明之际的男色

先来看一个腐儒被男色诱奸，然后乐此不疲，嗜之成瘾的例证。这个故事载于明代学者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中：

“周用斋汝砺，吴之昆山人，文名藉甚。举南畿解元，久未第。馆于湖州南浔董宗伯家。赋性朴茂，幼无二色。在塾稍久，辄告归。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强留。微及龙阳、子都之说，即恚怒变色，谓此禽兽丐盗所为，益生平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稔其憨，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纳其茎，梦中不觉欢洽惊醒。其童愈黝之不休。益畅适称快。密问童子，知出主人意，为大呼曰：‘龙山真圣人！’数十声不绝。明日，事传播，远近怪笑。‘龙山’，为主人别号。自是遂溺于男

宠。不问妍媸老少，必求通体。其后举丁丑进士，竟以暮年好外，羸惫而死。”

你看这位周先生真是出语不凡，被狡童干后庭，干到兴处，连呼几十声：“龙山真圣人！”比起那喊滥了的“心肝宝贝”之类的即兴用语来，真是妙绝！非腐儒喊不出来，非这句不足以表达周用斋的快感。从此这位读书明经的儒生，竟如同被恶少爷们引诱失身成了最淫荡妇人的河间妇，把男色当成了终身的恶嗜。不问对象，只要他是个男人，就想与他鸡奸，直至为此而消耗精力，疲惫而死。

由此可见，当时男色在民间已经很普遍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南北朝之前，可以说是男色的一个兴旺期，但也许由于记载欠周的缘故，龙阳之好，主要是以宫廷帝王为主，而民间这种风气则鲜于记载。降至隋唐，统治者大多都很好淫，但是对于“南风”的兴趣，远比他们前后的君主们要低得多，所以典籍中所载录不多。

然而从五代至宋，“南风”忽然浩荡起来。至两宋时，京师和地方郡邑，男色号称鼎盛。元代蒙古人入中原，此风似乎稍有衰落，但至明代又复劲吹。而且，不独是深宫之中广好男色，民间也浸染了此习。上自皇帝下至庶民，君臣上下，几无一不狎玩男娼，广戏后庭。

陶谷《清异录》云：

“四方指南海为风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及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货，进退怡然，遂成蜂巢，又不只风月作坊也。”

宋朱或《萍州可谈》亦说：

至今京师与郡邑间，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旧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

宋明男风之好，在民间又以南方特别是闽、吴一带为盛。

宋周密《癸辛杂识》说：

“吴俗此风（指男妓）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家有不男之讼，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也。”

《敝帚斋余谈》亦详载闽人酷好男色的风气，则又与吴俗不同：

“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则爱之如婿。弟后日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尚寝处如伉俪。至有他淫而告讦者，名曰：‘娶奸’。‘娶’字不见韵书，盖闽人

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至相抱溺波中，亦时时有之。此不过年貌相若者耳。近有称儿者，则壮夫好淫，辄以多资聚丰姿韶秀者，与讲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诸少年与子舍，最为逆乱之尤。闻其事肇于海寇云。大海禁妇人在师中，有之辄遭覆溺，故以男宠代，而酋豪则遂称契父。”

闽人这种同性恋的亲密关系，真可以作全世界同性恋者的楷模。盖他们不仅在肉体上相通，在精神上，他们追求忠贞不渝；在经济上，契兄甚至连契弟“后日生计及娶妻诸费”都要承担起来，负担委实不轻，情义也的确很重，而且他们作为同性恋者，在性心理上，不属于完全逆转现象，没有走向非同性不恋的极端，而是属于阴阳同体亦即普通所称为的双性两可现象。既搞同性恋，又复可娶妻生子。而且闽地男色之好的普遍，也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沈德符在文中讨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他认为闽地近海，而明代海盗亦出没如麻。由于在大海上忌讳与妇人同舟，所以同性恋由此而生。这与外国海员中普遍存在的同性恋现象相同。这种风气流播到陆上，所以闽人沾染上此风。但这种说法总是让人觉得有点不够充分，因为近海的不仅仅是闽地，而为何闽地男色独炽呢？而且其风俗又是如此特别呢？这显然有比较复杂的原因，有待民俗学家、性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

家等相关学者的系统研究。

关于男色现象在某些地域特盛的现象，谢制肇《五杂俎》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此风早已成弥漫之势。他说：

“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以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今京师有‘小唱’专供缙绅酒席，盖官妓既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宁波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随群逐队，鲜有佳者。问有之，则风流缙绅，莫不尽力邀致，举国若狂。此亦大笑事也。外之仕者，设有门子以待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诸白简。至于媚丽儇巧，则西北非东南敌矣。”

从上面叙述我们可以看到，男色现象从南国到北疆都很普通，闽人将男色称为“契兄弟”“契父”，而京师一代则称男妓为“小唱”，且小唱本是源于浙江宁波人，但当时已有一半是由山东临清人中出来的。因地域籍贯不同，“小唱”也是南方的“儇巧”、“媚丽”，而北方则无法跟南方相比。

那么明代的男妓为何如此众多，南风为何如此之盛呢？谢制肇在《五杂俎》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狎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未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

这段话是说士人好龙阳是因为明代文字狱较甚，仕途上又不通达，再加上国家对男色的禁戒，远没有对狎邪嫖娼严格。此前还比较幽默地说，怕老婆的男人，不敢去私养情妇，所以以男人来解馋，则凶恶如“河东狮吼”的老婆也不会管他，而且，嫖男色远比嫖妓女要廉价便宜得多。

中国古代性学理论，对同性恋问题也不持否定态度。因为中国的性学理论的核心是“采阴补阳”学说。男人在与女人性交时，以不射精或尽量少射精为要旨。因为少射精不射精就能从女性那里采集到阴气，达到相补延寿的目的。而如果过多过频地射精，就会失去阳气，从而不仅不能相补，反而会损寿增病。古人戒色欲用的最俗的是那四句话：“二八佳人体仍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教夫君骨髓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方士们也宣传，黄帝、容成子、彭祖的御女之术，是将女人作为修炼内丹的鼎器，与他交合，采阴补阳，捉坎填离，名为采战功夫，取乐的同时，又可长生，要在少射精或不射精。然而同性恋在性学家眼中，虽然不能通过采战达到互补的目的，但也不致于因为这种不必要的射精而残害身体。因为一个男人在同性相交合的时候，人射出的精子所丧失的阳气，又可以从对方的体内阳气中，采集到而得以补益。同样的女子同性相交，也可将损失的阴气在同伴

体内吸取而补充起来，所以这种现象也不受性学家们反对。同时由于女子同性恋，而不去与异性相奸，败坏名节，所以道学家们似乎也以一种默许的态度对待之。之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古代性学理论，对于同性恋现象的普遍存在，显然有种推波助澜或者说是误导的作用。这也是沈德符、谢制肇忽略的男色日盛的原因之一吧。

由于这种理论的支配，古代的法律对同性恋现象并没有严格的禁条。再加上至帝王下至官吏庶民都有此好，所以除了不多的几个时期对这种现象律法严禁外，一般情况下，是被认为合法的。这一点，对于那些至今还在苦苦争取同性恋合法化的西方同性恋者来说，是值得艳羡的。

事实上，明代对男色的称呼，除了南北朝以前比较“古雅”的如龙阳、分桃、断袖等名目之外，也远不止“契兄弟”、“契父”、“小唱”等叫法。明朝天然痴叟在其所著《石点头》中就罗列了不少各地不同的“雅称”：

“独好笑有一等人，偏好后庭花的滋味，将男作女一般样交欢淫乐，意乱心迷，岂非是件异事？说便是这般说，那男色一道，从来原有这事。读书人的总题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蓬蓬’；徽州人叫‘塌豆腐’；

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善善’；龙游人叫‘弄若葱’；慈溪人叫‘戏虾蟆’；苏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人唤做‘以阳物插入他人粪门淫戏’。话虽不同，光景则一至。若福建有几处，民家孩子若生得清秀，十二三上便有人下聘。漳州词讼，十件事倒有九件是为鸡奸事，可不是个大笑话？”

别的且不说，这样一件违背造物、模糊阴阳的丑事，竟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别名，即便是“淇水上宫”、“桑间濮上”等说男人与女人情事的雅称，也无法数出这么多。今天，我们也许已经难以究清这些称呼到底是怎么得来的，但是最起码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宋朝时男色的鼎盛，已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敝帚斋余谈》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同性恋最容易发生的场所：

“宇内男色，有出于不得已者数家。按院之身辞闺阁；阍黎之律禁奸通；塾师之客羁馆舍……皆系托物比兴，见景生情，理势之所不免。又如罪囚久系狴犴，稍给朝夕者，必求一人作偶，亦有同类为之讲好，送入监房，与偕卧起。其有他淫者，必相殴讦，告提牢官亦为分割曲直。尝见西署郎吏，谈之甚详。但不知外方狱中亦有此风否？至西北戍卒，贫无夜合之资，每于队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无匹者，往往以两足凹

代之，贫苦无聊，计遂出此，虽可笑亦可悯矣。至于习尚成俗，如京师‘小唱’闽中‘契弟’之外，则得志士人，致变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乃若金陵坊曲，有时名者，竟以此道博游客爱宠。女伴中相夸相谑，以为佳事。独北妓尚有不深嗜者。”

这里有因为缺少异性，难以满足性饥渴而迫不得已，作为权宜之计的，如“按院”、“阉黎（和尚）、“塾师”、“监犯”、“戍卒”之类，这种同性恋现象，在西方国家也普遍存在，按照现代性医学的分析，它应该属于“境遇性同性恋”或者叫“偶然性同性恋”的范畴。一旦他们离开这种环境即恢复正常的男女之间的两性生活。他们在躯体特征和习惯爱好上与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对同性的“性趣”，仅仅是因为性压抑苦闷的结果。也许搂抱着一个活生生的肉体，尽管是一对双雄，总比对着自己的两脚并拢而形成的脚凹摩弄发泄，更能解泄自己饥渴的情欲吧。

《拍案惊奇》卷二十六就描写了佛门子弟因为见不到女人而互相以同性相通为乐，但他们对女性没有丝毫的象“素质性同性恋者”的反感厌恶，相反却是对女人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兴趣。以至后来扣留了一个避雨的村妇，师徒俩争风吃醋，闹出了人命官司来。其中描写男色的，可抄几段，为上文作证：

“那个寺院叫做太平禅寺，是个荒僻去处，寺中共有十来个僧人。门首一房，师徒三众。那一个老的叫做大觉，是他掌家。一个后生的徒弟，叫做智圆。生得眉清目秀，风流可喜，是那老和尚心头的肉。又有一个小沙弥，叫做慧观，止有十一二岁。这个大觉年有五十七八了，却有极淫毒的心性，不异少年。夜夜搂着这智圆，做一床睡了，两个说着妇人家滋味，好生兴动，就弄那话儿消遣一番，淫褻不可名状。是日师徒俩正在门首闲站，忽见个美貌妇人走进来避雨。正似老鼠走到猫口边，怎不动火？老和尚见了，丢眼色对智圆道：‘观音菩萨进门了，好生迎接着。’……”

原来门子是行中之人，风月心性。见说小和尚标致，心里就有些动兴。问着太平寺的路走来。

进得山门，看见一个僧房门槛上坐着一个小和尚，果然清秀异常。

心里道：‘这个想是了。’那小和尚见个美貌小厮来到，也就起心，立起身来迎接道：‘小哥何来？’门子道：‘闲着进寺来顽耍。’小和尚殷勤请进奉茶，门子也贪着小和尚标致，欢欢喜喜随了进去。老和尚在里头看见徒弟引得个小伙子进来，道是个道地货来了，笑逐颜开，来问他姓名居址。门子道：‘我原是衙门里的门官，为了些事逐出来，今无处栖身，故此游来游去。’老和尚见说大喜，说道：‘小房尽可住得，便宽

留几日不妨。’便同徒弟留茶留酒，着意殷勤。老僧趁着两杯酒兴，便溜进他房。褪下裤儿，行了一度。门子是个惯家，就是老僧也承受了。不比那庄家妇女，见人不多，嫌好道歉的。老和尚喜之不胜。看官听说，原来是本事不济的专好男风。你道为什么？男风勉强做事，受淫的没甚大趣味。软硬迟速，一随着你，图个完事罢了。所以好打发。不象妇女彼此兴高，若不满意，半途而废，没些收场，要发起极来的。故此支吾不过，不如南风自得其乐。这番老和尚算是得趣的了。事毕，智圆来对师傅说‘这小哥是我引进来的，倒让你得了先头，晚间须与我同榻。’老和尚笑道‘应得，应得。’那门子也要在里头的，晚间果与智圆宿了。有诗为证：

少年彼此不相饶，
我听伊先递自熬。
虽是智圆先到手，
劝酬毕竟也还遭。

说这两个都是少年，各干一遭已毕，搂抱而睡。”

正象西方修道院的僧侣们一样，中国的寺庙里普遍存在的男色之好，是由特定的环境造成的。他们本身对异性是充满着一种饥渴的情欲的。

然而在上文所引的沈德符的分析中，还有一种完全与缺少异性不同的男风之好。他们一般来说不缺乏

与女人性交的机会，而是对男色有种变态的嗜好。而且这些人在社会上大多是一些有一定身份知识修养的，这一点似乎也与西方同性恋普遍存在于高智商的人群中是极为相似的。

明代的优伶，已经开始成为一般士族官僚宠爱的对象，这种习俗在清代极为风行，清代的优伶们几乎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操持“象姑”业，成为男宠一族中最有特色的一类，这将在后文介绍。

《渔矶漫钞》说：“海盐有优童金凤，少以色幸于分宜严东楼。（东楼）昼非金（凤）不食，夜非金（凤）不寝。金既色衰，食贫里居。比东楼败，王凤洲《鸣凤记》行。金（凤）复涂粉墨，身扮东楼。以其熟习，举动酷肖，复名噪一时。向日思情，置勿问也。”

严东楼宠爱戏子金凤，竟到了“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的地步。而金凤以东楼男妾的身份在东楼死后，竟扮演他，因为平时太恩爱，太熟悉，所以扮得出神入化，居然在“色衰”之后，复名噪一时，这种事恐怕是天下无双的。

《柳南随笔》也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爱宠一个名叫李二娃的变童。这李二娃作为一个男妾，到不是只会敷脂抹粉的小白脸，而是“美而勇，战必突阵先出，锋锐不可当”。后为黄得功生擒，黄也难以抵挡李二娃的魅力，想与二娃调情，

操演故伎，可二娃对猷忠贞不渝，坚决不从，终于被杀死。这倒是一个比较有节气的男妾呢，所以到了清初，常熟人陈祺芳，感其节烈，赋诗一首夸奖他：

花底秦宫马上飞，
每番先阵入重围。
可怜拼得刀头血，
不向勤王队里归。

在明代，完全的或素质性的同性恋是比较少见的，这种人只对同性感兴趣，而对异性，则是“水火不相容”，无法建立异性恋关系。如果勉强成婚，关系亦无法融洽，性生活是在幻想其配偶是同性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这种现象也不是绝对没有，上文所引严东楼宠金凤就是一例。

又大学者李渔写了一篇题为《男孟母教合三迁》的小说，对这种现象描述得较详细。故事发生在男色最鼎盛的福建兴化府莆田县，有个秀才，姓许名葳，字季芳。这许季芳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涂朱，少年时，就是个出类拔萃的“龙阳”，尽管乡里的女人们都很喜欢他，把他看得滚热，但他却把女人看得冰冷。是个典型的对女性毫无兴趣的同性恋爱好者。他甚至对女人的看法，还整理加工一套理论，常对别人说，女人家有七大可厌。人问他哪七大可厌，他就历历数道：

涂脂抹粉，以假为真，一可厌也；

缠脚钻耳，矫揉造作，二可厌也；
乳峰突起，累若悬瘤，三可厌也；
出门不得，系若匏瓜，四可厌也；
儿缠女缚，不得自由，五可厌也；
月经来后，濡席沾裳，六可厌也；
生育之余，茫无畔岸。七可厌也。

怎如那美丽的男子的姿色，有一分，就是一分，有十分，就是十分，全无一毫假借。从头至脚，一味自然，任我东西南北，带带随身，既少嫌疑，又无挂碍，做一对洁净夫妻，何等不妙？

那些听众，听了这番高论，便道：别的都说得是了，只是这“洁净”二字，恐怕过誉了些。这许季芳只是一味一往情深地痴迷此道，他说：“不好此者，以为不洁。那好此者，闻来别有一种香，尝来也有一种异味，这个道理，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其时兴化城中，有一美男子，名唤尤瑞郎，年方十四岁，生得眉如新月，眼似秋波，口若樱桃，腰同细柳，如同一绝色妇人。别的丰姿都还形容得出，独有那肌肤，白到个尽头的去处，竟没有一件东西比他。雪有其白而无其腻，粉有其腻而无其光。闽人对男色的兴趣似乎比对女人还高，一帮作孽的文人，带了文房四宝，立在总路头上，见少年经过，毕竟要盘问姓名，登记明白。然后远观气色，近看神情，就如相面

的一般，相完了在名字上打个暗号。这是干什么呢？原来他们是要搞选美活动，就如同今天选什么中国小姐、亚洲小姐一般，只是他们的对象，是一班美丽的少年，评完了要出一张“美童考案”。结果，尤瑞郎竟艳压群童，荣登榜首，一时名噪整个兴化府城。

许季芳一心爱上了这尤瑞郎。“瑞郎过东，他也过东；瑞郎过西，他也过西；瑞郎小解，他也小解；瑞郎大便，他也大便。”可谓殷勤尤甚，如痴如醉。心中思想，定要娶他回来，做了填房，长久相依才好，况且这样异宝，谁人不起窥伺之心，纵然与我相好，也禁不得他相处别人，毕竟要使他从一而终，方才遂我大志。

原来闽地风俗甚奇，南风之好，实非他方可以相比。因为闽人的婚俗，男人竟也可以娶男人为妻妾，且绝对公开进行，没有一点见不得人的意思。且福建的南风，与女子一般，也要分个初婚再醮。若是原封未开的处子童身，就有人肯出重聘，三茶不缺，六礼兼行，一样的明媒正娶。若是拘管不严，这美男已被人偷尝了新果，就也被称为败柳残花。虽然不是弃物，一般也有售主，但只好随风逐浪，弃取由人，就开不得雀屏，选不得佳婿了。这般奇怪的习俗，真令人难以想象。此外检验女子是否处女，还有元红可采。这男色的后庭，到底有没有被人插弄过，成了“败柳残

花”，则不知该如何验证了。

所以，福建人家，每每要将儿子当闺女一般，嫁出去以捞一笔聘金彩礼的，都再三叮嘱，多加防范，生怕小官人被别的男子引诱失了身。

这尤瑞郎家境十分贫寒，父亲开得一片米店，却是年年亏本，欠了许多债。大小两个老婆，俱死了，两口棺木，还停在家中，不能殡葬。所以尤父思量，这还债举丧之资，都要出在这个儿子身上。当时满城想与尤瑞郎通好的真不少，只是尤父开价要500两银子，吓得众人咋舌。因为寻常人家，娶个真老婆，也不过几十两、百把银子，难道这尤瑞郎的肛门真是金镶银裹的不成？

这尤瑞郎竟然也独爱上许季芳，被父亲终日闭锁家中，不能够与许郎相见，不上半月，竟如那闺中的佳人一般，害起相思病来，求医无效，问卦不灵。

许季芳也不愧是个天下第一的男色情钟。闻得尤父以五百两银子作为聘礼出嫁儿子尤瑞郎，当时喜不自胜。因为他的家产，连田产屋业，算来亦不满一千两银子。但他在所不惜。心想，即便尽我们家产换得此人过来，快活消受几年，就饿死也情愿。竟如飞地典卖了房屋，得银二百两，又将乡下的田产变卖了三百两，交与尤父，择了吉日，将尤瑞郎娶过来。这小尤郎见了季芳，早已不消吃药，病好如初了。这一夜

洞房花烛，比起季芳当日娶真老婆的光景大不相同。

李渔写到此处，居然做了三首“撒帐词”来讽咏这双雄佳期吉日，这里且选一首，写得倒也妙趣横生：

银烛烧来满画堂，

新人羞涩背新郎。

新郎不用相板扯，

便不回头也不妨。

但是故事到此，远未结束。许、尤婚后，如鱼得水，似胶如漆，说不尽绸缪恩爱之意。这许季芳又把尤父接来养老送终。

尤瑞郎因季芳变卖家产聘他，已见多情之至，又见他待他老父如亲父一般，愈加感深入骨，不但愿靠终身，还且誓以死报。

接下去，是故事的高潮部分。尤瑞郎为了向许季芳表示自己坚贞不渝，竟私下里将自己的阳具割去。中国男色的极端表现，此可为代表。兹抄录原文如下：

“他初嫁季芳之时，才十四岁，腰下的人道，大如小指。季芳同睡之时，贴然无碍，竟像妇女一般，及至一年以后，忽然雄壮起来，看他欲火如焚，渐渐的禁止不住。又有那五个多事的指头，在上面摩摩捏捏，少不得那生而知之，不消传授的本事，自然要试出来。季芳怕他辛苦，时常替他代劳。只是每到竣事之后，定要长叹数声。瑞郎问他何故，季芳只是不讲。瑞郎道：

‘莫非嫌他有碍么?’季芳摇头道:‘不是。’瑞郎道:‘莫非怪他多事么?’季芳又摇头道:‘不是。’瑞郎道:‘这等你为何长叹?’季芳被他盘问不过,只得以实情相告,指着他的此物道:‘这件东西是我的对头,将来与你离散之根就伏于此,教我怎不睹物伤情?’瑞郎大惊道:‘我两个生则同衾,死则同穴,你为何出此不祥之语,究竟甚么原故?’

“季芳道:‘男子自十四岁起,至十六岁止,这三年之间,未曾出幼,无事分心,相处一个朋友,自然安心贴意,如夫妇一般。及至肾水一通,色心便起,就要想起妇人来了。一想到妇人身上,就要与男子为仇。书上道:妻子具而孝衰于亲。有了妻子,连父母的孝都衰了,何况朋友的交情?如今你的此物一日长似一日,我的缘份一日短似一日了;你的肾水一日多似一日,我们欢娱一日少似一日了。想到这个地步,教我如何不伤心,如何不叹气?’说完了,不觉放声大哭起来。

“瑞郎见他说得真切,也止不住泪下如雨,想了一会,道:‘你的话又讲差了,若是泛泛相处的人,后来娶了妻子,自然有个分散之日。我如今随你终身,一世不见女子,有什么色心起得?就是偶然兴动,又有个遣兴之法在此,何须虑他。’

“季芳道:‘这个遣兴之法,就是将来败兴之端,你

那里晓得?’

“瑞郎道：‘这又是为甚缘故?’

“季芳道：‘凡人老年的颜色，不如壮年，壮年的颜色，不如少年者，是甚么缘故？要晓得肾水的消长，就有关于颜色的盛衰。你如今为甚么这等标致，只因元阳未泄，就如含苞的花蕊一般。根本上的精液，总聚在此处，所以颜色甚艳，香味甚浓。及至一开之后，精液就有了去处，颜色一日淡似一日，香味一日减似一日，渐渐的干瘪去了。你如今遣兴遣出来的东西，不是什么无用之物，就是你皮里的光彩，面上的妖艳，底上去了一分，上面就少了一分。这也不关你事，是人生一定的道理，少不得有个壮老之日，难道只管少年不成？只是我爱你。不过，无计留春，所以说到这个地步，也只得由他罢了。’瑞郎被他这些话，说得毛骨悚然。自己思量道：‘我如今这等见爱于他，不过为这几分颜色。万一把元阳泄去，颜色顿衰，就是我不丢他，他也丢弃我了，如何使得？’就对季芳道：‘我不晓得这件东西是这样不好的。既然如此，你且放心，我自会处理。’

“过了几日，季芳清早出门去会考。瑞郎起来梳头，拿了镜子到亮处仔细一照，不觉疑心起来道：‘我这脸上的光景，果然比前不同了。前日是白里透出红来的，如今白到增了几分，那红的颜色却减去了。难道他那

几句说话，就这等应验，我那几点脓血，就这等利害不成？他为我把田产卖尽，生计全无。我家若不亏他，父母俱无葬身之地。这样大恩，一毫也未报，难道就是这样老了不成？’

“仔细踌躇一会，忽然发起恨道：‘总是这个孽根不好，不如断送了他，省得在此兴风作浪。做太监的人，一般过日子。如今世上有妻妾没儿子的人尽多，譬如我娶了家小，不能生育，也只看得。我如今为报恩绝后，父母也怪不得我。’

“就在箱里取出一把剃刀，磨得锋快，走去睡在春凳上，将一条索子一头系在梁上，一头缚了此物，高高挂起，一只手拿了剃刀，狠命一下，齐根去了，自己晕死在春凳上。因无人呼唤，再不得苏醒。

季芳从外边回来，连叫瑞郎不应，寻到春凳边，还只说他睡去，不敢惊醒，只见梁上挂了一个肉茄子，荡来荡去，捏住一看，才晓得是他的‘对头’。季芳吓得魂不附体。又只见裤裆之内，鲜血还流，叫又叫不醒，推又推不动，只得把口去接气，一连送几口热气下肚，方才苏醒转来。

季芳道：‘我无意中说那几句话，不过是怜惜你的意思，你怎么就动起这个心来？’说完，捶胸顿足，哭个不了；又悔恨失言，将巴掌自己打嘴。瑞郎疼痛之极，说不出话。只做手势，教他不要如此。季芳连忙

去延医赎药，替他疗治。却也古怪，别人踢破一个指头，也要害上几时，他就象得了神助一般，不上月余，就收了口。那疤痕又生得古古怪怪，就像妇人的牝户一般。他起先的容貌体态，分明是个妇人，所异者几希之间耳，如今连几希之间都是了，还有什么分辨？季芳就索性教他做妇人打扮起来，头上梳了云环，身上穿了女衫，只有一双金莲，不止三寸，也教他稍加束缚。瑞郎又有个藏拙之法，也不穿鞋袜，也不穿褶裤，做一双小小皂靴穿起来，俨然是戏台上一个旦。又把瑞郎的‘郎’字改做‘娘’字，索性名实相称到底。从此门槛也不跨出，终日坐在绣房，性子又聪明，女工针指不学自会，每日爬起来，不是纺织，就是刺绣，只因季芳无生计，要做个内助供给他读书。”

一个是卖房子卖地，为了娶一个与自己同性的男妾；一个是竟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贞，自己动手割去阳具，生生死死永随男夫。这样季芳真可谓天下好南风的第一个情钟。尤瑞郎乃是世上做龙阳的第一个节“妇”。如果这样的爱情故事不是发生在同性之间，一定会流芳百世的。

许季芳显然是一个完全的素质性的同性恋者，以他的身份家产娶一个妻子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却表现出对女性的毫无兴趣。他的眼睛只盯着男人漂亮的脸蛋和那污秽的“后庭”。在许、尤两人的关系中，许季

芳始终是主动者的身份，扮演了“丈夫”的角色。有一些同性恋者，在性接触中，他们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亦即他们的粪门可以互用。但许季芳在尤瑞郎面前却是绝对的占有者的角色。

在性心理上，尤瑞郎显然是女性化的。在许、尤两人的性关系中，他显然是处于被动的一面，是绝对的男妾的位置，就象封建社会，作为男人附庸的女性一样。

现代性医学家对同性恋患者的诊断鉴别，做过不少试验。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将若干同性恋患者和相应的对照组，一起面对赤身裸体的同性或异性影片或画片。这种名叫阴茎量术或者叫阴茎体积描记术的测验方法，是将一种体积描记器装在男子的阴茎上，然后在其6米前放置上述影片画，以测量阴茎体积的改变。这种体积描记器的灵敏度极高，可测量出由 50mm^3 到阴茎完全勃起的体积变化。同性恋者在这种测量中，只对同性的影画发生反应，而对异性的则无反应或反应轻微。

许季芳对女人不感兴趣，而尤瑞郎呢？有趣的是，作者曾写到他的青春期的性觉醒，并通过手淫的方法来达到解欲的目的。我们当然无法用上述方法对尤瑞郎进行鉴别诊断。他是否属于那种两性皆可的同性恋患者呢？

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尤瑞郎这个少年男妾，由于受当时风气以及嫁给许季芳后的特殊身份的影响，他的性心理是有障碍的，根据他们一系列的主导表现，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个美如妇人的龙阳君，同时还是一个典型的“易性癖”患者。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尤瑞郎阉割去自己的阳具，不仅仅仅仅是为了向许季芳显示自己的忠贞，在潜意识中，他是把自己看成一个女人的，他把自己象女人一样锁在深闺中，常常对镜梳妆，顾影自怜。他面目娇好，皮肤白皙，从心理上到体态上都表现出一种十足的女性化的倾向，性心理身份或性别意识严重颠倒，阳具成了阻止他这种愿望的多余的赘物，所以，改变性别的愿望就变得十分强烈了。在男性同性恋者中，严格地说，真正的素质性同性恋者被动的一方都有这种性别再指定的模糊的或者迫切的企图。

古代印度人以及回教中均有关于性别改变的记述。解放后，我们在国内出版的一本《临床精神医学》中，也看到一则易性癖患者的病案。这是一例男性，36岁，职业是教师。既往一直品学兼优，但平时以自己不幸为男性而痛苦。婚后极为苦恼，终于忍受不住，向妻子说明原委并且离婚，后又介绍妻子与自己的同学结婚。多次写信给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切除睪丸和阴茎，并做人工阴道，未获得同意。十年动乱期

间自行联系切除睾丸和阴茎，并注射大量乙 酚使乳房隆起。平时穿女人服装，声称是女性，住招待所要住女房间，服务员有怀疑时，就手指自己隆起的乳房为证。由此可见，易性癖患者，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子孙兴旺，常盛不衰。现代精神医学，对此颇为重视，在劝解疏导不见成效的情况下，一些医院已经开始接受病人的要求，施行性别改变手术，使他（她）们的躯体改变为其所体会的真正性属。可怜尤瑞郎不幸而生于明代，阳物固然很麻利很痛苦地割去，人工阴道再造术大概连想也不敢想一下，所以侍奉他的“丈夫”，只能靠他那唯一的通道了。

我们之所以详细地讨论尤瑞郎这个男妾，乃是见之于古代典籍的这种典型的异性癖患者以及其具体的行为，是不多的。对于了解明代社会特别是福建一带这种畸型的社会风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后来，许季芳、尤瑞郎这对双雄夫妻和美平静的生活中，忽然又天降祸事，闹得全城沸沸扬扬，以致夫死，而“妻”又不得不远避他乡，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始了。

明代天然痴叟在其《石点头》中，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则书生好男风，最后双双结为“夫妻”，并在同一天双双同逝的故事。

书生王仲先是个好男色的主儿，他的同窗潘文子生得娇模娇样，非常标致，赛似潘安。但他却是个不走邪路一心上进的书生。王仲先好男色还有一套理论，他常想：淇水上宫，乃是男女会合的故事，但这偷妇人却极损阴德。分桃断袖，却不伤天理。况我年方十九，未知人道，父亲要我成名以后方许做亲。从来前程如同暗漆，要到几时成名上进，才有做亲的日子？偷妇人既怕损了阴鹭，阉小妓又城乡远隔，就是阉上一两夜也未必得其真趣，不若寻个亲亲热热的小朋友，做个契兄契弟，可以长久相处，也免得眼前寂寞。王仲先初见潘文子这等俊俏人物，已自着迷。便搬来与潘文子同住，百般勾引，终于将好好的一个少年郎拉下水，成了一对“双雄会”：

“仲先对文子道：‘向来止与贤弟联床，从未抵足，今晚同榻何如？’文子酒醉忘怀，便道：‘这也使得。’解衣就寝，文子欲要各被，仲先道：‘既同榻，为何又要各被？’文子也就听了。遂合被而卧。文子靠着床里侧身向外，放下头就合眼打鼾。仲先留心，未便睡去，伸手到他腿上抚摩，直至肚腹。文子惊醒说道：‘二哥如何不睡，反来搅人？’仲先笑道：‘因见贤弟肌肤柔腻润泽，故此摸一摸，无非亲爱之意。’文子道：‘休笑话，睡罢。’仲先道：‘还要与贤弟说几句要紧话。’文子道：‘有话明日讲。’仲先道：‘此话不是明日讲的。’

文子问：‘甚话如此要紧？’仲先道：‘实不相瞒，自会贤弟以来，日夕爱慕丰标，欲求缔结肺腑之谊，诚恐唐突，未敢启齿。前日胶漆朋友，即夫妻之语，实是有为而发，望贤弟矜怜愚兄这点爱慕至情，曲赐容纳。’一头说，一头便坐起来搂抱文子。文子推住，也坐起道：‘二哥，我与你道义之交，如何怀此邪念？莫说众朋友知得，在背后议论。就是两个家童，并和尚们知觉，也做了话靶。这个决使不得。’仲先此时神魂狂荡，那里肯听？说道：‘你我日常亲密，人都知道，那里便疑惑到此？纵或谈论，也做不听见便了。’双手乱来扯拽。文子将身一闪，跳下地来，将衣服穿起，说道：‘我虽不才，尚要图个出身，若今日和你做此无耻之事，后日倘有寸进，回想到此，可不羞死？’仲先也下床来，笑道：‘读书人果然一团腐气。昔日弥子瑕见爱于卫灵公，董贤专宠于汉哀帝，这两个通是戴纱帽的，全不以为耻。何况你尚未成名，年纪才得十五六七，只算做儿戏，有甚么羞？你若再不从时只得磕头哀求了。’道罢，扑的双膝跪下，如捣蒜一般磕个不止。文子又好气又好恼，说道：‘二哥怎地恁般没正经？想是真个醉了，还不起来。’仲先道：‘不许我，就磕到来年也不起身。’……

“大凡事最当不过厮缠，一个极正气的潘文子，却被王仲先苦苦哀求，做出的许多丑态，把铁一般硬的

心肠，化作绵一般软。说道：‘人非铁石，兄既为我情愿不娶，我若坚决不从，亦非人情也。慎厥终，惟其始，须择个好日子，治些酒席，权当合欢筵宴，那时方偕缱绻。’仲先笑道：‘不消贤弟费心，阿兄预先选定，今日是会亲结婚的天喜上吉期。日间与贤弟八拜为交，如今成就良缘，会亲结婚，都已应验。更没有好似今日。适来小酌，原是合卺杯的筵席，但到后日，做三朝便了。’文子笑道：‘原来你使这般欺心远计，我却愚昧，落在套中。’仲先道：‘我居楚，你居吴，会合于越。此皆天意，岂出人谋？’

一头说，一头与文子解衣，拥到床上。文子尚兀假意佯羞，半推半就，被仲先紧紧抱住。正是：

权将学士风流孔，

遂却襄王云雨心。

这一番淫乐莫说王仲先通身畅通，便是潘文子也神动魂销，自家惊诧，不道有此妙境，可知女人都好淫乐。自此以后，把读书上进之心尽灰。日则同坐，夜则同眠，比向日光景全不相同。他俩全不觉得，……”

不久两人的丑事败露，被老师传去大骂了一顿，赶出师门，不许潜住于此，玷辱门墙。两人也自觉无颜存身，决定远走他乡，到罗浮山下寻个僻静的所在，享受一辈子后庭恩爱。两人出门读书前，家中本都聘定

了未婚妻，此时仲先、文子都打定了主意，打发各自的书童，赍书回家辞绝父母，教未婚妻自行改嫁。然后打叠行装，别了众友，一路来到罗浮山脚下。买下山下的三间房屋，连着十数亩田地，还有一些山地。他们的打算是，田地可以种粮膳生，山地可做坟墓，余下砍柴俱用，一举两得。于是两个男人便住在一起过起了“家家”，不用仆人，自家炊爨，终日吟风弄月，遣兴调情。随又造起坟，打下两个深坑，就教佃户兼做坟丁。不两月间，事事完备，等到两家老父母不远万里，带着他们未婚的媳妇寻来时，这一对情人已经于前日晚双双而逝。正是：

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

这种不顾一切、生死相随的男色之爱，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典型之一。

上文我们所举的好南风的事例，都是发生在僧侣、书生士子之间的。其实在宋明时代，男色之好，几乎遍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头戴乌纱的官吏，到身着布衣的匹夫，都可找到这种嗜好的佐证。

《耳谈》记载了两则官吏好男色的事例：

其一说：

“南京有王祭酒，尝私一监生，其人梦 出胯下，

以语人。人为谑语曰：‘某人一梦最跷蹊，梦 钻臀事可疑，想是监中王学士，夜来探访贵相知。’”

其二又云：

“陕西车御史梁按部某州，见拽轿小童，爱之，至州令易门子。吏目无以应，车曰：‘途中拽轿小童亦可。’吏曰：‘小童乃递运所夫。’驿丞喻其意。进言曰：‘小童曾供役上官。’竟以易之。强景明戏作《拽轿行》云：‘拽轿拽轿，彼狡童兮大人要。’末云：‘可惜吏目却不晓，好个驿丞倒知道。’”

这里第一则实在梦得离奇，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也。第二则也写得妙趣横生。车御史爱小童，又难于明说，故曲里拐弯的用心良苦，吏目的木讷，驿丞的乖巧，都在短短数语中，写得十分传神。由此可见，男风之好在明代官吏之中已经很常见了。

现代性医学在研究同性恋者最容易发生的对象中，有一种见解，就是说，智商越高，发生同性恋的比率越高。很多大艺术家大文学家都是同性恋爱好者。而且也可以反过来说，很大的一部分智商较高的同性恋者，都表现出对各种艺术的兴趣，特别是对音乐的爱好的。在这类人中，最具有说服力的代表很多，比如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雕塑大师米开朗琪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种智识的高下与同性恋发生率成正比的现象，

到底该怎么解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明。

然而在愚味的下层社会中，同性恋同样广泛地存在。蔼里士在论述同性恋时曾说过：在许多未开化与半开化的民族里，同性恋也是一个很彰明显著的现象，有时候它在风俗里并且很有地位，而同性恋的人往往得到别人的尊敬。在西洋近代文明所建立的几个古代文明社会里，情形也复如此，亚述人中间是有这个现象的，而埃及人，在差不多四千年以前，也把男色式的鸡奸行为看作相当神圣，而认为霍禄士和塞特两尊神道便有过这种行为。同性恋不但和宗教发生关系，并且和武德也有牵连。古代非洲北部的迦泰基人、希腊人的一部分祖先杜仑人、古代黑海以北的西先人，以及后来北欧的诺曼人，都曾经从这些立场对同性恋特别下过一些培植的功夫。最后，在古希腊人中间，同性恋的受人尊敬，就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认为它不但和武德有关，同时和理智的、审美的、甚至于道德的种种品性也有联系，并且，更有不少的人认为比正常的异性恋还要来得尊贵。看完蔼里士这段介绍，我们可知同性恋现象在世界各地的先民中的普遍性（不独智识阶层）以及它的地位，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看，只有印度是个例外，在印度同性恋现象极为罕见，可能与印度的宗教、文化、风俗有关。

宋明时代的中国，早已是一个绝对开化的时代。然

而同性恋也不只是上层社会或者文人士子们独有的“享受”，在社会最低层也广好此风。《耳谈》记载了一个市井少年与一个士兵相爱的故事，可以一读：

“一市儿色慕兵子，而无地与狎。兵子夜司值通州仓，凡司值出入门者，必籍记之甚严。市儿因代未到者名，入与狎。其夜月明，复有一美者玩月，市儿语兵子曰：‘吾姑往调之。’兵子曰：‘可。’往，而美者大怒，盖百夫长之子也。语斗不已，市儿遂殴美者死，弃尸井中。兵子曰：‘君为我至，义不可忘，我当代坐。’死囚二年，食皆自市儿所馈，后忽不继，为私期招之，又不至，恚恨久之，诉于司刑者。司刑出兵子而入小儿。逾年行刑，兵子复曰：‘渠虽负义，非我初心，我终不令渠独死。’亦触木死尸旁。”

一个士兵竟为了他的打死了人的男情人，而去承担责任，为他偿命。尚不是为了一腔情爱何至于此？只可惜那市儿原不过是一市井无赖，薄情寡义。既毫无必要地打死人，又不肯自己惹祸自己当，甚至连给为他去送死的士兵送两年牢饭都坚持不下去，无怪士兵恚愤，终至自蹈死地，然后士兵实在是个衷情之人，市儿既死，亦不忍让他独死，因而触木以死相随。

可见不独是士井当中，为了同性恋的情人，可以守节或者生死相随。下层市井当中，男色之爱，也有这等惊天动地的。世间真正的男女情爱，其可歌可泣

伤心动魄之处，也不过如此吧。

宋明时代，男色业的发达，不仅表现在男子们操皮肉生涯，如妓女一样，举体自货，作为生计或者进身之价的，甚至还出现了以男色为诱饵，勾引有钱的男人，而诈骗钱财的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这种行为，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男风的普遍嗜好。

操这种生意的，往往是那些长得极俊俏的后生，有时还找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做搭档。觑准了那些有钱的主儿，一路跟上去勾搭他。如果这主儿是好南风的，免不了他亲自出马，与他快活，好图其钱财，如果这主儿是不好南风只爱女人的，这俊小子便充当那皮条客，让他的女搭档去迷惑他。总之被这种人缠上，想轻易脱身是不可能的，破财是免不了的了。正象那句俗语所说：饶你奸似鬼，也得喝了老娘的洗脚水。支好了网，待你钻将进去，你不稀里糊涂才怪。世路险恶，莫此为甚。

这一类勾当，写得最生动最详细的，要数明代西湖渔隐主人的一篇拟话本，名叫《梦花生媚引鸾凤交》。

它写书生王国卿，本是出身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男风较盛地区之一）的一个有名的望族。王国卿埋头苦读，想在科场上求取功名。这一年又是乡试，天下

开科取士，按说王国卿应往杭州科中应试，因其父梦中见一天神付其宜男草一枝，就想或许今年在浙江科场不利，或许应该移南就监，于是决定要往南京就监应试。选了吉日，备下船只，王国卿带了纹银六百两，缎匹衣服，打点得端端正正。带上老仆王年，又与使银二十两，又带一小使阿定，一路向北而来。渡过钱塘江，在杭州换雇了一只大船，继续向南京进发。一路上，南来北往，咿咿哑哑，俱是船只。说不尽途中新景，道不尽满路花香。国卿新出家门，一路自吟自酌，诗兴大发，只是旅途寂寞，少了一个唱酬的人儿，未免落寞。

“次早，船已齐开，直至塘栖住船。王年上岸买办肴品，国卿独坐舱中，只听得耳边厢叫一声：‘相公，带我前去也。’国卿抬头一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标致小官，生得一貌如花，十分堪爱，便问：‘小友，你要我带你到哪边去？’那小官便一脚走上船来答道：‘相公。小可乃吴县人，因初一日与伙伴在天竺进香，人多拥挤脱了，直走到松木场，船多认不出，过了，并不见影。大分等不见我，先自回了。盘缠，衣被俱在船中，如今身无钱钞，恳求相公附携到舍，船钱饭钱加厚奉还。’国卿道：‘原来如此。到苏州正是便路，送你回去不妨。小友姓甚名谁，青春几多了？’小官答道：‘梦花生，长十七岁，因幼多病，不曾读得几年书，便

抛弃了。还未有终身艺业。”国卿道：“小友青春年少，还该读书才是。”花生道：“不幸父母双亡，止得一个家姐，今年他二十二岁，姐夫又没了。家下无人，姐弟胡乱度日，读书一事，说不起。”只见王年买办已完，下船看见，心下想道：“那里来这一个标致小官？”问：“阿定，他来做甚么的？”阿定说：“烧香失了伴，要搭我们的船到苏州去的。相公已许他带去，要请他吃着酒饭哩。”梢公已解缆开船，看看离堂博，一路上说说笑笑。国卿正是寂寞难过，有了这个小官，就有许多兴趣来。”

王国卿纵使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他大概再想不到，这个年方十七岁的标致小官，是个专好诈人钱财的男妓，并且举止老练，丝毫不露破绽，又一副斯文雅致的模样，可是干这一行当已经很久了。王国卿正在那里渴望着南风的勾当，哪里知得这江湖上的险恶。

“到得崇德，天又晚了。王年吩咐住船，把夜酒摆在船头上。二人对坐而饮。初四的月，比初三的又满亮些，二人正说笑高兴，只听得前边高楼上吹起笛来，自觉有趣，花生听了，一回道：“是的，还未纯熟。”便往里边衣带解下一管笛来，拿在手中吹响。国卿一见，道：“妙人，这人果是趣品。”称赞不已。花生吹得响亮，邻船上俱立出来静听，无不称好。国卿大喜，把酒自斟两瓯，与花生同吃。此时国卿恨不得一口把花

生吞下肚里去。

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二人猜拳豁措，吃得十分沉醉。将至月色沉西，下舱脱衣而睡。在梦花生，酒虽醉矣，尤恐国卿要摸手摸脚，留心而待。国卿此时便有心要花生同到南京去，与花生说知。花生说：“蒙你好意，你不要我去，我也要陪你同行，怎生舍得，好好的便忽撇开了。”自此，二人行则并坐，坐则交膝，胜似夫妇一般。”

四天后，船到苏州，梦花生便邀王国卿到家中盘桓几日。花生携了国卿的手，扣响家门。只听得里边娇滴滴的声音问：“是谁？”花生回答她是兄弟回来了。花生的姐姐名叫巫娘，她一面开门，一面说，他们初六已归家，把些衣被盘缠送将来了，你在哪里耽搁，这才回来？

其实这些话都是事先设置好的。早在塘栖之时，王国卿这个带着六百两雪花银子的富家公子，就被这“姐弟”俩盯上了。于是着梦花生一路以男色引他入圈套，巫娘先回苏州，然后再以巫娘的美色弄晕他，好相机行事。可怜王国卿哪里知晓，见着巫娘，尚兀自做着得陇望蜀的美梦哩。

这王国卿睁开色眼一看，当时就魂不附体。心想，

兄弟已经标致十分了，怎生姐姐又高出几分，真是天姿国色。我是孤男，他是寡妇，这个姻缘岂肯轻轻放过。举目看出，只见梦家布置的十分雅洁，不由称好。

到了晚间，国卿与花生干着后庭风流事儿时，弄得叽叽直响。花生低语道：“轻些，我姐姐卧房就贴在此壁，恐他听见不像。”国卿发兴道：“她听见高兴起来，无人搭救，怎生是好？”花生道：“却不道心痒难挠。”国卿便要花生做媒，花生说你自己说去吧。国卿再三央求，花生便道：“也罢，我教你一个法儿，你明日只做要买些物件，着我同了王年、阿定摇船到阊门，待我故意担搁些时辰，你在家用些功夫，看是如何？”国卿道：“事虽如此，倘然变起脸来，如何是好？”花生道：“她为人柔顺，不是那撒泼妇人，就是不谐，必不致于高叫，放心去了。”

其实这也是梦花生与巫娘计议好的。第二天，国卿如得将花生与王年阿定支走，拴上门，在后房中假装着看书，巫娘送上香茶，国卿一见，连忙起身作揖道：“大娘子，在此厚扰，何以克当？”巫娘道：“舍弟多承携带，谢之不尽。”国卿说：“前闻令弟说大娘子青年守寡，甚是难得，只是那冷雨凄风之际，花前月下之时，安得不动情乎？”巫娘笑道：“奴身是个俗品，并无此意。”国卿便道：“昨夜令弟言，有一敝友丧偶，尚未续弦，在下为媒，大娘子可肯否？”巫娘道：“何

等样人家？”国卿道：“与在下差不多儿。”巫娘说：“恐无福承当。”国卿道：“好说。若是在下，得娘子这般国色，入金屋之中，朝夕礼拜。”巫娘含情笑道：“折杀奴家。”遂自回身进房去了。国卿心火按纳不住，想着看她意思象个肯的，不免放胆进去，看她怎的？

巫娘正走出房门，国卿刚巧捱身进去，两人被撞个满怀。国卿随势搂住，巫娘假意道：“不宜如此，快放了。”国卿哪里肯放，便抱放床上，扯去小衣，巫娘半推半就成了凤友鸾交，十分恩爱巫娘说：“心肝，我定要嫁你。”国卿说：“心肝，我定要娶你。”两下一边干，一边说着荡语，足足将午，二人方罢。

梁园虽好，无法久留。国卿大事在身，只得带了梦花生在途中干后庭取乐，与巫娘洒泪而别。那天分别之时，巫娘叫肚痛得厉害，双手按住肚腹，簇着眉头，哼哼不停。船刚行了三十多里路，只见后边岸上有个汉子如飞赶来，口中叫道：“梦二舍慢慢的去。”花生听见，倚着舱门看道：“呀，请问老伯何事赶来。”来人告诉他，他姐姐肚痛得紧，要死了，我特来赶你，快转回家里。花生便对国卿说：“家姐病危，不得不去，我回家一看，不妨，即赶来陪你。如有长短，过了首七，出殡安葬后，竟到承恩寺相会便了。”国卿道：“一同转去如何？”花生道：“功名大事，哪有回头之理。你放心前去，决来便了。”

梢公摆了船，花生跳上岸与国卿执手而别，兀自眼睁睁的不忍前去。国卿站在船头上反顾，梦花生十步九回，两两相送直待至不见花生踪影，国卿方才开船。

国卿哪里想到这正是金蝉脱壳之计，尚在一厢呆呆思想。又喜又悲。喜的是突然得了双艳，乃人生奇遇；悲的是巫娘生死不知，梦花生又远离膝前。独把花生留下的笛儿放在嘴里吹了又吹，不成曲调，郁郁而睡。不日到了南京，在承天寺如约租了僧房住下，还想花生前来相聚。

次日，国卿到国子监打听旧例，又请了承差到户部查照旧规。把钥匙开了皮箱，准备取出银两各方打点。哪知取出一封五十两的银子，拆开一看，竟是一对鹅卵石。连忙又拆一封，也是鹅卵石。王国卿惊得脸上铁青，拆到底，竟都是石头。这才想到被梦家诳了，暗地里换将去了。王年道：“难怪那日他姐姐明明好好的，一时间便肚痛起来，又着人唤梦小官回去了，分明是弄了手脚。”

这实在是一段奇事。世间以女色勾男人，诈骗钱财的多矣，比较寻常，也比较容易被人识破，而以男色勾引男人，诈人钱财的则比较新鲜，让人较失提防。细细究来，可以看出，梦花生一伙干此道，有组织、有计谋，且驾轻就熟，玩男人如在股掌之间，可见不止

一次了。

由此，不也能见出明代男色之好风靡一时的景况吗？

第五章 帝王、太监与男风

实际上，宋、明时代男色之好，在宫廷之中，也广为存在。这一点与南北朝之前，特别是汉代的朝廷此风是一脉相承的。

按理，封建的帝王们，他们后宫中有数不尽的佳丽，“幸”不完的妃嫔，根本不存在因性的饥渴而导致对同性的欲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帝王们的穷奢极欲，有时真超出想象之外。后宫中有那么多的女人，他们并不满足，所以有时甚至不顾伦理道德，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唐代的帝王已不消细说，宋代是个礼教盛行的时代，但帝王的好色，亦时见史册。如治政无能却风流多情的宋徽宗赵佶，就厌倦了那些填满后宫的三千佳丽，常常微服扮成客商、闲官或者文人，在

当时繁华的汴京街头游逛，经常出入青楼妓院，狎妓宿娼，寻花问柳。当时有一个名倾一时的名妓名叫李师师，色艺双绝，艳名远播遐迩。文人士子，巨官大贾，都纷纷不惜千金一掷，以睹芳颜。徽宗亦如蝇之逐臭，公然嫖之，每为她神魂颠倒。自政和之后，常常由宫内太监引导，乘小轿，作便服，来往于李师师家。一说为了嫖宿师师之方便，徽宗着人修了一条暗道直通师师家。师师的嫖客很多，竞争的非常激烈。为了独占师师，徽宗一高兴，竟公开了自己的帝王身份。由此师师艳名更是大噪，徽宗又将师师原来的狎客，如文士周邦彦等人统统赶出京城。据说有一天夜里，师师正与她非常喜爱的周邦彦在床上干那颠鸾倒凤的事儿，忽闻徽宗驾到，邦彦光着屁股，一时无法躲避，只得躲在床铺底下捱着，听人欢娱。这真是好一幅幽默滑稽的君臣行乐图。

金人尚武，弄得宋代的帝王十分狼狈。风流好色的徽宗和钦宗都成了金人的阶下囚。此后的南宋君主大多对金人“父事之”，甘于当儿皇帝。这大概也是荒淫好色的报应吧。但金人的淫荡荒唐，也不在宋室君王之下。历史上最著名的金海陵王完颜亮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这家伙简直是个十足的色情狂，根本不知什么叫满足。只要他看得上的，管她是什么身份，叔母也好，从姐妹也好，统统的加以奸淫。完颜亮登基

后，首先大杀宗室子弟，而后将宗室诸多妻女皆纳入后宫供自己享用。他看上了叔叔宗敏的妻子阿懒，为了霸占叔母，他就将叔叔杀死，然后奸媾叔母，并册立为昭妃。又将昭妃阿里虎的女儿重节，召入侍寝，母女俩共事一夫。其他的从姐妹如宗望之女什古、宗弼之女蒲刺、习捻、宗携之女师姑儿、宗本之女莎里古真及其妹，都被他奸淫。又他的姐姐庆宜公主之女叉察、他的表叔母奈刺忽、他叔叔的儿媳中有四个儿媳，也都被他霸占。对这种乱伦的行为，他不仅毫不为耻，甚至表现出出乎异常的强烈的兴趣，好象只有这种乱伦的关系，才能满足他的色情狂的性欲。这简直是种变态的性行为。海陵王的性变态还表现在，每当他和女人交媾时，一定要奏乐，撤去帐幔，一边交欢，一边要让人在一旁说淫秽下流的语言助其淫兴，说得好的有赏。有一次“幸”一个从妹竟要元妃握着他的阳物“左右之”，为他助劲加油。有时又让妃嫔们裸坐四周，他高兴了就上去奸弄一下，让众人共观。或者让女人们在一旁模仿男女交欢之状，供为笑料。而且海陵王的奇妒也到了变态的地步。宫中的男人，见到女人抬头的，即挖去双眼。出入不能独行，必须四人同往，并派人持刀监视，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走的，立斩之。太阳落山后，走下台阶的斩，告发的赏钱百万。男女偶尔仓促相遇，先声言者赏三品官，后言者就要斩

首，一齐声言的，就都释放。所以宫中男人人人自危，祸福只在旦夕之间。海陵的淫行，真是罄竹难书，后人典籍笔记载述甚详。

五代时南汉后主刘铤，也是好色无比，不仅后宫中的女人不能满足他的淫欲，便是他的王国中的漂亮女性他也嫌不够味道，便千方百计搜罗方外异艳，领略异域女子风情。其时，觅得一波斯女郎，年且破瓜，长得“丰腴而慧艳”，黑艳的肤色，野性十足，尤为性感。而且此女不仅美丽绝伦，更兼独擅淫术，擒纵收放，曲尽其妙。刘铤如获至宝，与她日夜交欢，十分痛快，便赐名号为“媚猪”。媚猪性欲十分强烈，久之刘铤吃不消，于是就多方延请方士，广求健阳方法，久乃得，多多益善。便刘铤可能是弄得过度了，常常阳痿不起，所以他也特别喜欢看别人性交，来唤起性欲。于是便广选那些体格强壮长得漂亮的市井少年，充入宫中，与他的宫中女婢配双成对，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双双交媾，进行“性交比赛”，他与媚猪在一旁巡视，担当裁判，并将这种赛事命名为“大体双”，以此取乐。如果在交媾过程中，女的先达到高潮，而男的尚“金枪不倒”，刘铤即仰面大笑；如果女的尚未达到高潮，男的不济事，已经先自“谢恩”，就得受惩罚。轻则挨一顿鞭子，赶出宫中。重则施以阉刑，把他们不中用的阳具割掉。这种荒唐的、显然已经属于一种

变态的性行为，刘铨尚觉不过瘾，他也大方得出奇，看自己干不倒媚猪，本事不济，就选来那些特别健壮的特别能二的男子，与媚猪交欢。他自愿戴上绿头巾，且在一旁呐喊加油，充当啦啦队的队长。这种寡廉鲜耻，已经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其淫行荡举，虽鸟兽见之，也忍不住要交尾作合。

除了广泛猎艳之外，封建帝王们还挖空心思地制造各种工具以帮助泄欲。如隋炀帝杨广即是其中的典型。大业元年，炀帝命筑西苑，周围长二百里，内分十六院，每院二十八人，皆广选佳丽美人充实其中。每一院，都选炀帝常幸御者为首，美人于宫内夹道而宿，炀帝每夜宿于其中，轮番普施“恩泽”。但他犹嫌不足，又按项升所献图纸，征夫数万，造“迷楼”。迷楼内，幽房曲室，互相连属，误入其中的，终日不能出。炀帝特喜含苞未放的娇嫩的幼女，乃选良家幼女数千居于迷楼中，供其淫乐，每一幸，常常经月不出。又有大夫何稠鬼拍马屁，进御童女车。车中设有机关，诱女童进去，暗暗启动，车内机关就会缚住女童的手脚，纤毫不能动。炀帝试之，妙不可言，龙颜大喜，赐名曰：“任意车”，以言“任其意以自乐”之意。又让人绘数十幅春宫图，悬于阁中，一边交合，一边观图上男女交媾的情景以助兴。时一位叫上官的人，谳知炀帝恶嗜，乃进乌铜镜三十六面，每面高五尺，宽三尺，

围成屏风状，环视床周。炆帝大喜，觉得镜中反映的活人交欢比春宫图上不会动的画面精彩多了。又命众美人幼女，与他一起，赤裸全身，交相欢乐，其淫形欲状，一并映入镜屏之中，令人眼目缭乱，艳不胜收，炆帝赞叹道：“胜图画万倍矣！明宣宗效法炆帝，在宫中也造了一间镜室，不仅四面墙壁，甚至连天花板、地板上都铺满青铜镜，又装点若干作男女裸体相交状的欢喜佛，悬挂不少春宫画，然后与女人们在镜室内纵欲，形影相映，以助淫乐。

其实，这种种助淫工具，除了体现封建帝王们的荒淫无耻外，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由于他们的色欲无度，性机能逐步衰退，以致于不得不借助于这些新奇斗巧的工具才能达到解欲的目的。

然而，最直接地唤起性欲、久战不衰的便是壮阳药，也即是春药。所以古代宫廷中，这种药物极多。又因为皇帝有时会随处随兴地御幸女人，所以这种药物亦随处放置。这种情形造成的一个最有趣的笑话是清代咸丰时，有位名叫丁文诚的翰林，入宫面见圣上。因去得早了，皇上尚未驾临，只得坐等。坐了一会儿，见坐旁几上的水果盘中有一碟葡萄，约十余粒，色紫红如玛瑙，饱满鲜艳，如新摘的一般，诱人食欲。时当五月，离葡萄的成熟期间尚有一段时间，这个季节，尚

见不到如此佳妙的水果，心想，帝王之家，一个葡萄根本算不上什么，于是就象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一样，难敌诱惑，便偷吃了一粒。那知葡萄甫下肚，忽觉腹下热涨如炙，那话儿忽然暴起怒张，欲火如焚。但丁翰林到底没忘这是在宫中，弄不好会脑袋搬家。赶忙静坐入定，想驱赶欲魔，哪里有用？那话儿兀自一个劲地翘个不停，好象又涨大不少。当时是夏天，一件单袍根本掩不住这发兴的阳物。这时有太监来宣召丁文诚入见皇上，丁文诚心想，挺着这么个高傲的家伙，怎能去见皇上？不愧是翰林出身，急中生智，假装腹中痛得十分厉害，倦着身子，在地上打滚，以死死护住那根不象样的阳物。太监一急，急忙用痧药与他服食，依然是金枪不倒，未见丝毫的疲软。无奈只得以急病回禀皇上。皇上听说，倒也屈尊，前来慰问，丁文诚一见皇上，忙跪地谢恩，依然推说腹痛如割，无法直起腰站立。皇上乃命人抬来担架，将丁文诚抬出宫中。丁文诚躺在担架上，也不敢直腰，依然象狗一样倦曲着。这真是一则令人绝倒的奇闻。由此也可窥知封建帝王滥用春药的无度。

中国春药的历史，可以溯之久远，壮阳的药品极多。不少皇帝为了纵欲，都广罗方士佞人，往来于大内之中，专门替他们提炼、寻访春药，传授房中秘术。

相传殷王得彭祖房中御女术，美不可言。后淫郑女，郑女性欲极其旺盛，殷王难以抵敌，竟致失阳而死。此后死于淫药的帝王非常之多，尤以明代为盛，世宗、穆宗、光宗的死，都与服了方士的丹药有关。《野获编》说：

“嘉靖间，诸佞幸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邵（元节）、陶（仲文）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月经），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颜盛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回龙汤饮法），炼之如鲜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

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

“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壬子冬，命京城内外选女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至乙卯九月，又选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言炼药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铅’云，又进之可以长生。”

穆宗是明代一个极有才干的青年君王，英年早逝，乃是患了阳物昼夜赤硬不倒之症，至于不能亲朝，终至夭折。广服壮药风气，亦渐染民间，“士人亦多用之”。《金瓶梅》中的色魔西门庆就是服用了胡僧林灵素的淫药，终于脱阳而死。

古代春药的名目极多。

汉代有“慎恤胶”，魏晋时有“五石散”、“回龙汤”（亦名“轮回酒”）。唐代有“助情花”，宋明有“颤声娇”、“媪腩脐”（海狗肾），清代有“阿肌苏丸”，这些都是见之于史册的壮阳药。

“慎恤胶”是今天所知最古老有名的春药，有助于性事，惜已无法知其药物成份如何。据钱钟书考证，说“（慎恤胶）意谓‘续弦胶’，而囿于平仄，妄以慎恤胶当之，遂成笑枋。”而“续弦胶”《太平广记》上又称为“集弦胶”，所谓以“胶”相称，大概意即男女久接不败，如胶似膝之意。

“五石散”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亦称“五石更生散”，其主要成份乃为五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矿。“五石散”是一种极为峻猛的药物，功能益精益气，补不足，但副作用极其强烈，常见症状是口干舌燥，嘴唇起泡，更有患痈疽、搭背、脊肉溃烂而死的。《太平广记》卷三十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直阁将军房伯玉，尝服五石散十许剂，没有任何受益，反而患浑身发冷之症，虽炎夏，仍需穿上许多衣服。请徐嗣伯为他诊治，嗣伯诊视后说，你现在虽然发冷，其实身体内已伏下热症，必须要用水浇使热气蒸发，而且必须在寒冬腊月水浇身上才行。到了这年的十一月，漫天冰雪，嗣伯令两人捉住伯玉，脱光伯玉的衣服，让他坐在冰冷的石上，取冷水从头上浇之，

浇了二十多桶。伯玉嘴唇发抖，昏死过去。伯玉家人不忍心，哭着阻止，不让浇冷水。嗣伯派人拿着家伙不许其家人上前，胆敢阻谏的，就揍他。又浇了一百桶冷水，伯玉才能略略蠕动，只见他的背上有热气蒙蒙而出。一会儿就能坐起，连说：炎热不能忍受，乞冷水饮渴。嗣伯以冷水给他喝，一口气喝下一升，病才治好，但此后常发热，即使冬天，也只穿裋衫，身体长得十分肥壮。

关于“颤声娇”，据称主要成份乃是“雄蚕蛾”，《本草备要》云：

“雄蚕蛾，气热性淫，主固精强阳，交接不倦。”

由于雄蚕蛾，药性奇淫，明人就把“未连蚕蛾、凤仙妒、五味子”合成制做春药，是谓“颤声娇”。男人在吃了此药后，与女人交接能久接不衰，弄得女人骚兴勃发，颤声娇语，不绝于耳，是此药得名之由来也。

此外以动物脏器为成份制成的春药也很多。如以海狗肾制成的“膾肭脐”，据称其效不减慎恤胶，但贗品较多，百中无一真者。试验的方法，乃是以母狗伏其上，则已干枯痿缩的海狗肾会涨大挺举，即是真物。张居正末年，家中姬妾众多，精力不济，不能一一与她们交接。戚继光每年都送张若干海狗肾。张服后，果有奇验。但此药性亦猛烈，张亦发热症，严冬不能戴貂帽，终因此而亡。

又据说山獭亦是因淫毒而成为极好的壮药原料。此物产于滇南宜州溪洞中，性最淫毒。山中有一雄山獭，则母獭皆远避而去，逃之夭夭。雄山獭得不到雌獭，无处发泄性欲，痛苦不堪，乃抱木而枯，此时即可取之和为春药。

又有“肥鱼”，产云南孟良府小孟贡江中，食之能日御百女，故夸性极淫。其地无论贵贱，一人都有数妻，而不相妒忌，“肥鱼”之力也。

此外有壮阳之效的动植物，见之于古代典籍的，近人潘光旦还罗列了不少。

好如动物类有：

鹊脑（《淮南毕万术》，高诱注）

驴驹媚（唐·蒋防《霍小玉传》）

盐龙（宋·何远《春渚纪闻》）

石（清·褚人获《坚觚补集》引《挥尘新谈》）

如意钩（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

红蝙蝠（清·卢若腾《岛居随笔》）

鸚鵡骨（同上）

鹤子草所饲蝶（同上）

植物类有：

矜接子，一作矜俘，又作倒行拘子，又作俘郁旋（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引陈藏器《本草》，又见汤若士《武陵春游梦》及褚人获《坚觚续集》）

怕老婆草（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

榼子仁（卢若腾《岛居随录》）

而在明代最伟大的药典《本草纲要》中，几列有一半的药物有壮阳补肾，利男女性事的作用。可见房中术及春药在明代的发达程度，连李时珍也不能免俗。

然而，别出心裁地玩弄女性，大量地服食壮阳药来提高自己的性能力，翻尽花样，封建帝王们尤不满足。女色他们玩腻味了，兴趣便转到男色上来。

男风之好盛行于帝王之家，这在前文我们已述及。早在战国时，男色就出现了，汉代是男色最鼎盛的时代。于唐代，李唐的君王们似乎更着意于女人，对后庭之好兴趣不大，史书上对此记载也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玄宗时的奉宸院里，已设立有类似后来的梨园性质的组织，而“梨园子弟——优伶正是后代特别是明清时代扮演男色最频繁的对象。五代时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就是一个典型的宠幸戏子的角色，以至后来优伶乱政，妇寺擅权，戮功臣，忌族威，酿成祸患。常言道，最为难养的便是女子和小人。同光四年，祸乱突起，唐主李存勖惨遭杀戮，而杀死唐主的乱首，便是曾被她宠幸而提拔起来的优人出身的郭从谦。以堂堂天子竟与优人为戏，其遇杀，正是养虎为患，报应自身，咎由自取。

宋徽宗赵佶是个标准的花花天子，玩女人乐此不疲，纵欲无度，但对男人的兴趣也不小，每每饮酒，常召一班优伶艺人一起打浑嬉闹以相娱乐。他的宫廷画院中集中了大量的画师，徽宗整天与他们一起流连于花草虫鱼之间，从那纤巧秾丽的画风就可以想见宫廷画院中的一种极其暧昧的气氛。而最能反映徽宗的趣的是他的两个宰相。他们是宰相李邦彦及副相王黼，这一对宝贝宰相不好好地辅助人君，做国家的栋梁，而是不学无术，专投人君之嗜好，迎合徽宗淫褻的心理。《宋人轶事汇编》称其“虽为相，然事徽宗考极褻”，其行为极其下流无耻。每当徽宗饮酒时，为了给其助兴，王黼常常穿着“短衫窄裤”，脸上身上涂红抹青，夹杂在倡优侏儒之间，说一些市井流传的淫词浪语，全然不顾自己朝廷命官的身份。“亲为俳優鄙贱之役，以献笑取悦”（《宋史》）。宰相李邦彦也唯恐落后，如西洋人搞化妆舞会一般，自己设计奇形怪状的面具，扮出种种丑态。更为异想天开的是，他竟用各种颜色的薄绢作成游龙神龟图案，预先用胶水粘贴在皮肤上，待皇上喝酒到高兴时，突然脱光衣服，赤裸全身，露出花花绿绿的躯体，装成狐鬼模样，上窜下跳，左舞右蹈，令人目不暇及。徽宗龙颜大悦，哈哈大笑，举起王杖要来敲他，他竟“矫若游龙”，哧溜一声顺着柱子爬到屋梁上，继续扭屁股，挺肚皮，做鬼脸。堂堂宰

相，竟与江湖卖艺的戏子无异，北宋的气数不是早已注定了吗？不仅如此，王黼还充当徽宗拉皮条的角色，这也是历来男宠们的当行本色。王黼素美风姿，早与名妓李师师相识媾通，而徽宗得幸师师，也正是王黼一手牵搭而成。一次狎游时，徽宗踩着王黼肩头翻越墙头，因墙有些高，徽宗够不着，便喊：“耸上来！司马光。”王黼亦笑答：“伸下来！祖宗皇帝。”荒唐怪诞，真莫可名状。徽宗一生，审美的眼光绝佳，看美女美男从不走眼。但选拔人才却是标准的“色盲”，那眼力捡屎都不配。即位以后，所用宰辅，除一韩忠彦外，无一非小人。蔡京固小人之尤者，何执中、张康国、郑居中、张商英等，皆京之具体耳。而奸宦童贯以刑余腐竖，竟授之节钺，厕列三公，以至群小环绕，君子远避，虽欲不亡，宁可得哉？

明代帝王更是好男风的好手。《汉书》有《佞幸列传》，而从范曄的《后汉书》后，正史一般只列《宦者列传》，男风之好在正史中已不多见。一方面是六朝后，此风确实有所衰减，不象汉朝时每个皇帝都拥有数位美男作男宠；另一方面，也是史家“避帝王讳”，亦不愿浪费笔墨，也免得文字肇祸。但到了宋代、明代，因为男风再盛，史家忍不住，同时也因为无法回避的史实，所以又消“佞幸”条。如《明史》于《宦官列传》、《阉党列传》、《奸党列传》之外，别立《佞幸列

传》。笔于《明史》的赫赫有名的“佞幸”有纪纲、门达、逯杲、李考省、继晓、江彬、钱宁、许泰、陆炳、邵元节、陶仲文、顾可学、盛端明等。

而明代的“佞幸”们与汉代相比又别具特色。《明史佞幸列传》前的序文对此作了十分精当独到的分析：

“汉史所载佞幸，如籍孺、閼孺、邓通、韩嫣、李延年、董贤、张放之属，皆宦寺弄臣，诒讥千古。未闻以武夫、健儿、贪人、酷吏、方伎、杂流任亲暱承宠，渥于不衰者也。明兴创设锦衣卫，典亲军誓居肘腋。成祖即位，知人不附己，欲以威誓天下，特任纪纲为锦衣寄耳目。纲刺廷臣阴事，以希上指，帝以为忠。被残杀者不可胜数。英宗时门达，逯杲之徒并见亲信，至其后厂卫遂相表里，清流之祸酷焉。宪宗之世，李考省、僧继晓以祈祷被宠任，万安、尹直、彭华等至因之以得高位。武宗日事般游，不恤国事，一时宵小并起。钱宁以锦衣幸，臧贤以伶人幸，江彬、许泰以边将幸，马昂以女弟幸，祸流中外，宗社几墟。世宗入继大统，宜矫前轨，乃任陆炳于从龙，宠郭勋于议礼。而一时方士如陶仲文、邵元节、蓝道行之辈纷然并进，玉杯牛帛，诈妄滋兴。凡此诸人，口衔天宪，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虽以成祖世宗之英武聪察，而嬖幸酿乱，几与昏庸失道之主同其蒙蔽。彼第以亲己为可信，而孰知其害之至于此也。至顾可学，

盛端明、朱隆禧之属，皆起家甲科，致位通显，乃以秘术干荣，为世戮笑。此亦佞幸之尤者。”

这篇小序中分析了“佞幸”之众，及来源之广。汉代充当“佞幸”的基本上是宦官和弄臣，而明代武官文士，健儿伶人、方士酷吏都可以成为皇帝宠爱有加的对象。这里既有以进方伎秘术得宠的；更有以肉身进献，日夕侍寝，与上共卧起”，直接成为皇帝的性对象的，也有将妹妹进献皇上，而得幸的，不一而足，是明代“佞幸”族的一大特色。

武宗正德皇帝要算明代帝王中最荒淫好色的皇帝。既疯狂地渔猎女色，同时又大搞同性恋，广嬖男色。而这些男宠们又反过来拉皮条，鼓动正德去大嫖女人，形成恶性循环。朝风淫褻，难以言表。

在武宗诸男宠中，最出色的要数钱宁、江彬。

钱宁自幼家贫，但长相俊美。幼时寄食在太监钱能家为奴，得冒钱姓。钱能爱之，免不了与他在枕席之上干些不尴不尬的勾当，钱宁总是曲意奉承。钱能死后，按明朝惯例，推恩家人，钱能无有子嗣，故以钱宁代，得为锦衣百户。正德初年，太监刘瑾弄权，钱宁又凭着他那张俊俏的小白脸以及乖巧的性格，博得刘瑾的喜爱。刘瑾不愿自秘，又把他荐于正德皇帝。钱宁不仅美秀，且有臂力，善射，能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正德皇帝非常喜爱，命他侍寝，赐国姓，收为义

子。武宗爱男色，凡他喜爱的男宠，他都收为义子，无论外吏中官，亡虏走卒，都赐国姓为朱，拜武宗为干儿，一时义子多得连武宗也搞不清楚，约略统计，竟有二百余人。在这二百余人中，钱宁如鹤立鸡群，渐渐脱颖而出。先传升锦衣千户，他的恩公奸宦刘瑾败，他竟能以诡计免于坐连之祸。又官运亨通，历任指挥使掌南镇抚司，累迁左都督掌锦衣卫。举凡事典诏狱，钱宁言于武宗，武宗无不听信。钱宁的名刺上，自称自己是皇庶子，狐假虎威，吓唬别人。武宗与钱宁常在豹房彻夜交欢，干那后庭花，竟至“从此君王不早朝”。每当干完事儿，钱宁则“玉体”横陈，充当武宗的枕头。武宗便倚着钱宁这个肉枕，酣睡长眠，效法哀帝与董夏故事。有时百官候朝，至日在中天，尚未得武宗起居的消息，都知道这皇帝正拥着他的男宠钱宁高卧呢。便有人偷偷地打听钱宁的动静，钱宁起床来朝，则知圣驾将出。钱宁不至，则无须入殿排班，一时钱宁因雪白的后臀之功，而至势焰薰天，中外莫敢撓其锋。钱宁不仅自己与武宗搞同性交，同时还非常积极地为武宗广泛搜罗美男。武帝的男宠藏贤（乐工）、于永（回回人）以及诸番僧都是钱宁引荐给武帝，而得承“天恩芳泽”的。另外一位得宠一时的男嬖江彬更是因投靠钱宁，得以仰承皇恩的。可笑钱宁日后才发觉江彬的得宠，竟对自己的地位构成莫大威胁。想

亡羊补牢，可惜为时已晚，终至如失宠的女人一样败下阵来，后来竟死于江彬之手，搬起石头砸了自家的脚，钱宁到死都悔恨不已。此外，钱宁甘愿与武宗干后庭之戏，倒不仅仅是迎合武宗的这种猥褻的心理，以干求功名。他自己显然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龙阳君，是个十足的同性恋爱好者，背着武宗，他也大玩小白脸，养男宠，操起自家的家伙干人家的后庭。藏贤、于永等人在被引荐之前，都曾被她奸弄过。他特别宠爱一个叫王注的无赖男子，将他提拔为锦衣千户。王注这个男婊子，仗着他的男夫钱宁的势力，无恶不作，骄横不法。一次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人活活打死。员外郎刘秉接案后，急发捕快抓拿王注，钱宁便将王注藏匿在自己家中，一面不慌不忙地命东厂吩咐刑部去处理其他的刑事案件，不要管这件事。尚书张子麟知道此事后，马上亲自上门向钱宁赔礼道歉。钱宁便当着他们面立即释放了凶手王注。钱宁为人亦非常狡诈贪婪，工部郎赵经督造乾清宫，贪污了银子数十万两，钱宁垂涎已久。赵经死，钱宁假装派遣手下的校尉治丧，逼迫赵经的妻子、儿女挟柩出丧，而手下人乘间将赵经的财物姬妾掳劫一空，尽归钱宁所有。太监在明代势力也非常大，但太监廖堂镇河南时，他的弟弟锦衣指挥廖鹏犯法。被巡抚邓痒弹劾，诏降级安置，而中官廖堂竟无法相救。不得已而求助于钱宁，廖鹏将

自己最宠爱的最漂亮的小妾供钱宁奸宿玩弄，钱宁得此美色，一高兴廖鹏终于留住原职。钱宁的儿子永安六岁就被任命为都督，养子钱杰钱靖，俱冒国姓，授职锦衣卫。钱宁的屁股眼儿，竟有如此功力魅力和魔力，实在令人难以用语言形容。

比起钱宁，江彬更坏，正德在他的引诱下，越发荒诞不经。江彬本一介武夫，孔武有力，十分骁勇。尝与贼战，贼连发三矢，江彬躲避不及，其一矢咬中面部，穿过耳朵而出。江彬不惧，拔出箭继续作战，由此而深得武宗褒赏，也成为他邀宠的资本。江彬为人亦凶残狡诈，尝奉命率边军剿灭京城周围的叛贼，未有建树，彬竟杀了一家良民二十余人，割下首级，充做叛贼，以邀功请赏。江彬时任大同游击，是个边将。他一直不得发达，乃投到大名鼎鼎的钱宁门下，舍身布施，更广贿财物，哄得钱宁高兴。钱宁于是将他引入豹房，觐见武宗。武宗见江彬长得英武，又能言善辩，讲起兵法来滔滔不绝，武宗十分喜爱。当夜便留江彬侍寝，江彬肌肉发达，身材健美，武宗幸之，美不胜收。一宵恩爱，滋味自与钱宁不同。以后便留侍左右，与江彬同卧起，俨如夫妇一般。收江彬为义儿，赐国姓为朱，拜为左都督，舍不得再让江彬戍守边疆。钱宁见江彬渐渐夺了己宠，替他作了武宗的肉枕，深悔从前引进，未免多事，渐渐地有意排挤。江彬察觉，

心生一计，便与武宗谈及兵事。彬乘机奏道：“目今中原劲旅，要算边兵最强，京营士卒，远不及他。试看河北群盗，全仗边兵荡平，京营疲卒，哪有这等本事，为今这计，若欲保京都平安，不若将京营士卒与边兵对调，京兵赴边，边兵调京，彼此易一位置，则内外俱成劲旅了。”武宗颌首赞许，遂饬调四镇兵入京师。时大学士李东阳等竭力阻谏，痛陈十大弊端，武宗感于江彬，皆不听。于是将四镇边兵调至京都，且命江彬约率四家军，由是江彬重兵在握，权势日张，纵有十个钱宁，也扳他不倒了。武宗又挑选宫中年轻的太监，让他们习练弓箭，编成一军，亲自统率，与江彬等日夕驰逐，呼噪弓马之声，遍达九重宫门。噪杂不绝，宫廷内外，统是不安，独武宗欣慰异常。李东阳屡谏无效，见不是头，乃乞休归去，其他官员也有不少告归。江彬益无忌，便导上纵淫，渔猎女色。

会延绥总兵官马昂，因骄纵贪淫，被革职，闻老相识江彬得宠，乃谒彬希图复职。彬微微一笑，说：“复职区区小事，只要你办到一事即可。”乃密授马昂计，马昂欣然领命而去。江彬到底在要什么花招呢？原来马昂有一妹，长得美艳绝伦，江彬未发迹时就见过数次，暗暗垂涎，单相思了老久，偏偏弄不到手。后此女嫁给了指挥毕春，马昂仍时时想念，不肯死心。此番江彬勾动武宗色心，奉旨广选佳人，江彬遂借端设

计，要将昂妹充入宫中。一则可销前日闷气，二则可借此固宠，三则说不定借机还可奸她一番，以遂平生之愿。马昂无耻小人，竟依计照行，托词母病，诱妹归宁。及到家内，马昂乃说出隐情。谁知马昂妹也是个貌美心贪的贱妇，闻知要入宫为妃，心中暗暗情愿。装腔作势地扭捏了一阵，就涂脂抹粉，全不念夫妻恩情，舍了毕春，由马昂送入京城。江彬接着，看到平生最想念的人，此刻千娇百媚，比当初见时更为鲜艳，不禁色心律律而动，上前搂住，就要求欢。马氏已知江彬不比昔日，如今正如日中天，也很艳羡。两人足不出户，关在房中，足足呆了三天，方才力倦而出。江彬令她梳洗一番，盛妆起来，献入豹房。武宗见此殊色，亦魂不附体，也不管她是不是刚被他人昏天黑地地干过，即令侍寝。马氏这番见到真命天子，便装出格外柔媚的样子，在武宗面前扮出种种淫态，惹得武宗视为珍奇，朝夕不离。马昂当下奉旨官复原职，昂弟马灵、马景等，都蒙赐蟒衣。真所谓君恩汪涉，光耀门庭。

武宗是女人男人都要玩的主儿。即幸马昂之妹，当然不肯放过马昂。圣杵免不了又在马昂的粪门里捣弄一番，很是爽意。乃赐马昂甲第于太平仓东。且常于江彬夜游，幸昂私第，君臣共榻。一次宴欢，适有一盘鱼脍，味甚鲜美，武宗赞不绝口，寻问由何人烹制。

江彬欲要献媚，乃奏称是他的妻子杜氏承办。武宗即命出来相见，只见长得也是十分妩媚娇美，引动武宗色心。于是便对江彬说：“你的妻子到马家来司肴，确见朋友之谊。但君臣之伦，当比友还重。朕也想暂借数日为我烹鱼，可好么？”江彬正在高兴，不想皇上有此一语，心中懊恼不及。心想臣已舍身事君，难道要我的老婆也要让你奸弄？好不晦气！但君命难违，只好装出笑颜，唯唯从命。次日硬着头皮，嘱咐杜氏仔细妆扮起来，亲自辇送豹房，武宗笑夸江彬说，真是孝顺的儿子啊！杜氏亦是个好风月的女人，日间为武宗烹鱼，夜间便在龙床上演练颠龙倒凤的把戏。真是日调鱼脍，夜奉蛤汤，殷勤备致。从此武宗将杜氏留在身边，久借不还。江彬无可奈何，只徒唤负负罢了。武宗久出入马昂家，后又发现马昂有一妾长得甚美，也想借用一番，马昂却不象江彬乖巧大方，金屋藏娇，以妾有病而拒绝借用。武宗大怒，马氏一家遂日渐衰落了。

江彬的混帐，还表现在屡次诱导武宗游幸宣府，荒废朝政。江彬对武宗说，宣府的女人有名，特别有味。俗传大同的女人在幼时“坐坛子”，长大后生殖器特别丰厚肥美，最能满足性欲。而马、杜二女人也正是宣府人，故此武宗深信不疑。武宗尚嫌扈从人多，不得自由，只带了江彬一个男宠，好伴一路寂寞。君臣二

人换了便服，混出德胜门，直奔边塞而去。百官是日入朝，待了半日，方侦知皇上微行的消息，不由得面面相觑。群官乱了一阵，乃议谏阻，几个正直的大臣备上轻车快马，马不停蹄的追赶。又有居庸关巡关御史张钦拼死阻拦，不放武宗、江彬二人过关去。武宗不得已，只得传旨还朝。

隔了几日，武宗在江彬的唆使下，挡不住宣府性感女郎的诱惑，又与江彬换上便服，如窃贼一般，鬼鬼祟祟地混出德胜门，直奔居庸关而来。居庸关巡关御史张钦早已被换成太监谷大用巡守。所以武宗、江彬得以在居庸关畅通无阻，扬长而去。

江彬在宣府经营多年，此番导着正德皇帝出塞如返故乡。武宗顾不得欣赏关外风光，只是让江彬领着他寻花问柳，享受宣府女人肥美的“鼎器”，果然与京中妇女有着别样风情，美不胜收。江彬导着武宗，轻车熟路，哪家有美人，他了如指掌。每至夜幕降临，就闯入高门大户，强令妇女出陪侍寝。有几家未识情由，未免出言唐突。经江彬与施密语，方知当今圣上到来，各表欢迎。就使妻女在眼皮下被奸淫，心中老大愤恨羞惭，也只好忍气吞声，欢谑一场。武宗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拥了美人儿，尽情调戏，发泄淫欲。特别中眼的，就载归行辕，奉陪枕席。江彬也不免分尝禁脔，抽个头儿，真可谓君臣同乐，乐不知返。

在江彬的导引下，正德把宣府玩得透熟。故常常不带江彬，独自享乐。正德的宣府“艳迹”历史上传闻最广的是正德调戏奸淫小酒店的当垆女李凤，后人演为戏剧，名曰：“游龙戏凤”，这剧名极为妥贴。一日武宗独自一人，信步徐行，两只色眼，东张西望，竟未瞧中一个合意的。正在无聊之际，抬眼见一酒肆，当垆一年轻少女，淡妆浅抹，艳丽绝伦，不禁目眩神迷，走入店中，借沽饮为名，与她答讪。女见是沽客，忙整治酒肴，搬将出来。正德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侦得少女名李凤，其哥外出未归，家中只有此女，便放肆起来。李凤见此客淫邪，便趋避内室，正德哪里肯放，起身离座，抢上数步，去牵李凤衣裙，动起粗来。李凤又惊又恼，拼死不从。只是娇嫩少女，哪及色主力大，不由分说，如饿虎擒羊，扯入内室，竟上下抚摸起来。李凤犹自东躲西闪，两条大腿死死夹着，正在力竭欲叫，武宗掩她红唇道：“你不要推拒了，从了我，保你富贵一生。”说着两手径往李凤的腿根间掏去。李凤娇喘吁吁，依然不肯松开，骂道：“你是何方野客，胆敢这般放肆？”武宗笑道：“聪明的姑娘，你知当今天下，谁人最尊？”李凤道：“自然是皇上最尊。”武宗道：“朕便是当今最尊的圣上。”李凤哪里肯信，说道：“竟敢冒充圣上哄人，”武宗也不及自辩，解开自己的衣襟，露出一身龙袍来，李凤尚将信未信，正德情急，

又掏出一方玉玺，让李凤辨认。李凤虽是酒家之女，尚通一些文墨，认得那玉玺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料知是真皇帝驾临，又想宣府上下都在传说皇帝游幸此方，不会有假。两腿不知不觉松开，就要下榻跪拜，正德一把拥住，等不及她拜，已解开她的衣裙，就势搂在怀中，与她结结实实地亲了个嘴。然后宽解罗带，正值彼此兴浓的时候，李凤的哥哥李龙回来，见店堂内无有一人，内室却紧紧闭着，侧耳一听，则骚声荡语，直灌耳中。李龙大怒，急奔出门叫来弁兵，前往捉奸。及至弁兵赶来，武宗已干完好事，高坐堂上，喝令众人跪谒。弁目尚在迟疑，这边李凤娇呼道：“万岁在此，何不跪下？”众人听得万岁二字，急忙俯伏，嗑头如鸡啄米状，自称有眼无珠，罪该万死。李龙亦魂不附体，瘫软在地。武宗高兴，命众人起来，出轩舆马，偕李凤同往行辕继续欢乐，一面传旨授李龙官职，赐黄金千两。

正德的另一件在史书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是在太原嫖歌妓刘氏。太原之行，也正是他的得意男宠江彬导引的。刘氏本乐户刘良之女，乐工杨腾之妻。在太原行辕，江彬找来一班歌妓献艺。太原最产乐户，天下有名。武宗欣赏着歌妓表演，果然不凡。内有一女，在一班丽人中，超然独出，美态如仙，如鸡群立鹤，不同凡响。武宗不由色心律动，江彬在一旁瞧见，早谮

其意，便命众歌妓退去，只留刘氏一人独唱，但听娇喉宛转，雅韵悠扬。江彬凑趣道：“此女不仅生得美艳，唱得亦如绝响，真天地造化集于一身呀。”武宗颌首吟道：“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又吟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心猿意马，迷醉不已。便牵着刘氏衣袂，径入罗帏。刘氏久历欢场，那万种风情，千般骚态，便是武宗也未曾见过。每次两人合在一起上下翻转，武宗都大喜道：“妙极了，妙极了，朕真要快活死了。”颠龙倒凤，极尽绸缪。自此连宵幸御刘氏，所有前此爱幸的美人，与刘氏相比，俱味如嚼蜡。武宗心爱非常，载舆归京，初居豹房，后入西内，宠极三宫。平时与刘氏同起同卧，同饮同食。刘氏有所乞请，无不允从。左右有人触犯上怒，总教求她转旋，自然消灾。宫中号刘氏为刘娘娘。就是武宗与近侍谈及，亦以刘娘娘呼之。因此连江彬这样的红极一时的男宠，见了这位刘娘娘，也只好拜倒裙下，礼事如母。

武宗在江彬的诱导下，荒淫无忌，劣迹难以胜记。武宗虽号正德，但观其行径，实应号为“失德皇帝”。在位十六年，前溺于奸宦刘瑾，后坏于钱宁、江彬。历史上有“宦祸”、“女祸”，而武宗一生，实在是败于“男祸”。武宗享年三十一岁，青春早夭，不能不说与其纵情花酒有直接关系。而钱宁、江彬特别是江彬，应

难脱其咎。武宗好色，不论男女，一并兼爱。而身后竟无子息，以致身死，皇位只能由皇叔兴献王之子承继，不能不说是一种报应吧。

男色之祸，竟尔也能蔡毒如此。

现在，我们应该来说说太监与男风的故事了。

如果说太监硬要充当女人的面首，实者因为没有阳具，虚有形势，毫无本钱，而只能做些干功夫，勉为其难的话，那么，太监充任男色，卖弄他那屁股眼儿，以邀男人欢心，到是非常胜任不致尴尬的。

做面首，除了长得俊美外，大多还必须本钱粗大、阳道伟壮，才能深慰那些欲望无边的女性。而作为男色，一般地说，只须长得秀美就行了。当然最好还应该女性化一些。从体态到心理，都比较地象个女人的，则特别能得那些好南风的地人的喜欢。笔者曾见过某大学音乐系的教授，此人深嗜同性恋，长期与妻子分居。在校园中，对那些雄纠纠的魁伟的男子不感兴趣，而一旦见到那些长得秀气的小巧的少年男生，他就忍不住要上去搭讪，握着人家的手，就舍不得放开。常邀这些男生看电影，做些不规矩的动作。一次竟将一俊秀的男生骗至家中，搂住就要交欢，吓得那男生魂不附体，落荒而逃。可见这种趣味古今相同。

太监是男色一族中比较特殊的一类。

首先太监在被阉割去生殖器之后，生理上随之亦出现相应的变化，作为男性的性征逐渐退化。如须眉脱落，喉结凹陷不显，自幼被宫的童男，长大后特别美俏，如丽人一般。而且甚至连声音也失去男子的粗壮沙哑，而变得如女人般尖锐细腻。据说不仅华人如此，在意大利，教会早期的合唱团，是以割去阳具的童男充当女高音。至十九世纪末期，法王路易十四对自己的臣民虽严格禁止，但民间依然自阉童男，以供应欧洲的歌剧演唱需要。被阉后的童男，长大后皮肤也特别光滑细腻，不让美女。我们虽然无法亲见，但是只要看看被阉后的动物，就可明白此理了。如阉过的猪，皮肉鲜嫩，而猪公猪婆则皮老肉粗，是不堪入口的。总之，被阉后，太监们的整个生理特征，都有明显的女性化倾向，对于男色爱好者来说，这是颇具诱惑力的。

就心理特征来看，被阉割后的太监是否也趋于雌性化呢？现代的一些性心理学家意见不一。一些人认为“阉寺现象”与同性恋意识没有绝对的连带关系。被阉过的动物并不牝性化或雌性化，而成无性化。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动物实验的结果，用于人类并不准确。因为具有丰富情感的人类毕竟与动物不同。而且即便是在动物之中，一只阉过的公鸡也会被其他公鸡认作母鸡而作交尾的尝试。且阉过的公鸡亦时常如

鸡婆般作孵蛋的姿态，显然具雌性化倾向无异。不管性心理学家们如何争论，被阉或者自宫后的太监，在心理上变得敏感、细腻、自卑等等，则明显地是比较女性化的一种心理情感。而这种女性化的情感特征，也正是同性恋中作为主动的一方所喜爱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正象我们在前文所述，作为宫廷男风最盛的汉代，充当男色的大半是宦者。如籍孺、闵孺、赵同、北宫伯子、周文仁，李延年等都是阉人充作男宠的，大多都有过“与上同卧起”的色情经历。

据史书记载，古代敬事房的太监专管皇帝的性生活安排。皇上每选定一个妃子侍寝，太监则将此妃脱得一丝不挂，自己也不挂一丝，然后用锦被裹了女人，背到龙床凤榻上让皇帝临幸。太监们耳濡目染男女交合之事，也不由心动。有些皇帝十分荒唐淫逸，看到太监长得漂亮的，便唤来充做“肉枕”。也有敬事房的太监背来妃子，皇帝竟命他趴在床上，充做“背垫”，然后让妃子或仰或俯在赤身裸体的太监身上，自己再在这种“背垫”上与妃子性交。此外，帝王们在幼时并不与父母住在一起，大都与幼年的太监一起长大。他们从小亲密无间，“青梅竹马”。这种关系，也潜伏着长大后嗜好同性恋的孽缘。总之，太监因为平素为最接近皇上的“男人”，又由于上述所及的生理心理特点，最易成为男性帝王们同性恋的对象。

汉、唐、明三代，是中国“阉祸”最严重的朝代，而其中汉、明两朝，内宦与帝王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尤为密切。汉代已在前文述及，不再赘言，明代帝王亦直逼到汉。所谓“八虎”、“十俊”已足资证明。

《野获编》记武宗时故事云：

“武宗初年，选内臣俊美者以充宠幸，名云：‘老儿当’，犹言等辈也。时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儿’，盖反言之。……正德末年，京城内建造镇国府、及老儿院等大工，盖又与至尊并列，俱嘉靖初年拆毁。”

武宗好男色，不仅有“义儿”二百多，宫中还养了这么多雌男——俊美的太监，作为“宠幸”的同性恋对象。

帝王玩太监，神宗宠爱“十俊”，又是极好的例证。

《野获编》“十俊”条云：

“今上（神宗）壬年、癸未以后，选乘髻内臣之慧且丽者十余曹，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内廷指为‘十俊’”。

明初太祖朱元璋鉴于汉唐宦者乱政，宫中置宦者不及百人，严禁内侍兼任外臣文武官衔，不得穿外臣衣冠，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同时规定太监不得读书识字，内宫为之清肃。但明太祖的子孙们，皆不尊祖制。及燕王反，宫中太监都逃入其军中，后皆因军功，而位至显贵。故明代武太监特别多。宣宗亦不守

太监不得读书字之训，在宫中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他们，遂成定制，故后代太监都通文墨、晓古今、逞智巧，作奸谋，祸害极大。太监人数也急剧膨胀，最多时宫内以及外放的太监人数不下十万人。尤其是厂卫的设立，爪牙众多，阴刺私事，盘踞要津，纵横海内，惑人君、谗忠良，坏事干尽，而其显耀亦如同日升。而一些长得俊美的太监，极易得到帝王的宠幸，从而出人头地。

由于一些没出息的男人，都相信幼童自幼被阉割后，长大一定俊秀漂亮，所以阉幼童及自宫的现象特别多。明代更盛，这似乎与男色风行、帝王爱玩弄没有那话儿的太监有着直接的关系。史载武宗正德十年夏五月，一次就录“自宫男子三千四百人充海户”。这是怎样的景况呢？明朝曾屡禁自宫，然自宫现象依然如故。

“正德二年九月：严申自宫之禁，但有潜留京师者论死，时宦官宠盛，愚民尽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一村至数百人者，虽禁之莫能止。”

由于宦者极易得宠，阉去生殖器以图上达，不失为一条“终南捷径”，所以愚莽之民，竟然自阉自己的子孙。一个村中被阉的竟有数百人，这又是怎样的景况呢？

自阉现象在一些地区特别流行。明初福建人、永

乐后的河间人，都流行此一时髦行业。操刀阉割的“刀子手”，由于身怀此一绝技，大多衣食富贵，不须为生计发愁。这种绝技，大多秘不示人，传子不传外人。今天对于这种阉割的过程我们已无法亲见，典籍中记载如何阉割的文字也不多。倒是在外国人道听途说的记述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据说被阉者在交纳一定的费用之后，即被人安置仰卧在榻上，刀子手的助手们分别箝制住他的手和脚，刀子手先以血布扎紧被阉者的下腹及双股上部，用滚烫的辣椒水烫过阴茎及阴囊，然后挥起刀子，在下手之前再反复问他后悔不后悔，在得到不后悔的回答后，刀子手即洒脱地挥起刀子，很利索地将那东西连根割下。再以白蜡针插进尿道栓牢，伤口止血包好，再由两名助手架着在房中踱行两小时，才能躺卧休息。而且被阉之后，三天不能喝水，以减少排尿的欲望。三天过后，拔掉白蜡针栓，尿水即如喷泉而出，手术便告成功了。而割下来的阳物，不能随便扔掉，大有用处，叫做“宝贝儿”。必择定场所，置于木盒中，妥为保藏。因为在被宫廷或王府录用之前，凭此来验明身份，不可缺少。如果当时年幼无知，“宝贝儿”被人吃掉（太监及一些相信吃童男生殖器便能恢复性机能的人对此特别感兴趣），或者被刀子手吞没拿去卖了钱，或者保存不善丢失了，临时则必须化几十两银子向别

人租借一条来，以应急务。再者太监临死入土之前，必须找回“宝贝儿”在原处装上，用丝线系牢，这样才不致在阴间尸首不全，遭到只能转生畜界的厄运。

明代由于自宫之人特多，这些没有那话儿的男人云集京城，就象今天进城找工作的外地农民一样，朝廷根本不需要如此多，所以明律规定擅入京城的自宫者要拿去充军，操刀者要论罪，家人亦受株连。

明孝宗时对自宫之禁最为严厉：孝宗弘治五年十二月规定，今后胆敢私自净身的本人以及操刀下手的人都得处斩。而且全家都要发边远之地充军。邻居知情不报者要问罪，地方宫吏要严格管辖，时常察访，一经发现必须缉拿送官。如有看隐不报，一律治罪不饶。

有如此严酷的禁律，然而自己割去那话儿的自宫现象仍然禁而不止，可见当太监太具有诱惑力了。

第六章 清代的男色

清代男色承继了明代的淫风，盛极一时。但是正史中的记载却极少，大量的材料散见于稗海说部中。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清代男娼异于前代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士大夫所狎昵的男色，多半是优伶。作为清朝一人之下、万人之长的最高统治者魏长生与和坤两人，都有断袖之宠。《燕南小谱》中所咏唱的“阿翁瞥见皆消魂。”就是指的他俩。《全台残泪记》甚至认为：“长生全堂人，其徒陈银官成都人，故当时蜀伶而外，秦、楚、滇、黔、晋、粤、赵、燕之色，率于京师，比二人也。”

据《清代声色记》载，白文敏（字菊溪）总判两

江时，西江中丞胡果泉设宴款待他，召梨园戏子演戏。戏子中有一个叫荷官的，过去是京城中的红戏子，被白文敏所宠昵。这一天又在席前见到了他昔日的“情人”，不禁为之勾起了昔日的柔情，恍然有隔世之感，他叹道：“这小荷官为什么在此作场演出？他已长大了，也难怪我老夫两鬓飞霜啊！”荷官见昔日的风流债主，一下跪在白文敏的面前，卖乖地说：“太师不老，太师不老！”这句话是戏中美女貂蝉的话，含蓄致深，白文敏一听很是感叹，也很高兴，满饮了三大杯酒，并吟哦得句：

荷老尚余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在清朝都城北京的梨园中，一旦有色艺俱佳的，士大夫们往往相与狎昵。在乾、嘉皇帝当政时，庆成戏班有个戏子叫方俊官，颇为韵靚，先被庄本淳的手下人所狎，后来又被庄本淳看中，主子和奴才共同与俊官行后庭之淫。宝珍戏班中有个戏子叫李桂官的，长得伶俐可人，被毕秋帆所宠昵。方俊官与李桂官这两个男子，竟都被人称为“状元夫人”，一时间人们都这么称呼，他俩的原名反而不被人们称呼了。相传，庄本淳死后，方俊官为他服孝一年后自己也随之而去了；在毕秋帆没有发迹前，李桂官经常接济他，可见两个戏子与两个缙绅大夫之间的欢情之深了！

沈芷秋是晚清时苏州人，朱韵秋的弟子，他所居住的屋宅叫“丽华堂”，是远近闻名的。沈举止洒脱，矫矫不群，昆剧唱得极妙，往往一展歌喉，举座皆惊，诧无言，继而则掌声如雷。沈尚年稚时，吴舍人很喜欢他，竟想把他购买去当侍儿，终身享用，但由于阴差阳错没有成功，吴舍人情到深处，不能自拔，竟服鸦片膏自杀了。

咸丰九年，另有一个风流情种，也因宠昵伶人过度而死。这人是长沙某庶常，父亲早就去世，但家道殷实，弱冠时登第得官，但他好色风流，宿娼狎优，科举发榜不到一百天就在与优伶的性交中脱阳而死。当时他挥汗酣战，精尽继之以血，一时间汗血淋漓，脱阳咽气于一辆骡车上，死时怀中还抱着他心爱的伶人。

大清法令规定，为官者不得嫖娼狎妓，但是法律归法律，做起来可就不是一回事儿。有的当官的狎妓昵童，声名狼籍，上峰得知后，不闻不问，任其风流；有的幕僚狎宠男娼，而官吏却视若罔闻，不加追究，有的甚至加盟其中，率众谑浪。

上文提到的毕秋帆担任陕西巡抚时，他的幕僚宾客大半人有断袖之癖，一时府中丽人满堂，清歌不断，狎昵日盛。一天，毕秋帆突然下令道：“赶快传令要士卒带弓枪兵械进署待命！”有人大惑不解，问有什么军情。毕秋帆回得很妙：“给我把府中的所有兔子统统打

出去!”满座有人暗笑，有人大气不敢喘——原来，兔子就是这些人狎昵的男娼。当然，毕秋帆不过是吓吓人罢了，他并没有真的去“打兔子”，而是听任自流。后来毕又到河南任巡抚，手下人依然故我，他曾又旧话重提，戏言打兔子，满座人知道这不过是玩笑而已，一笑置之。

清代徐岳的《见闻录》中还记载说：有的人宠幸变童，变童生病后，亲侍汤药，照料甚周；变童不幸死了，往往哀毁骨立，伤心欲绝，如丧考妣。还有人在变童临死前，发誓不再近男色，变童不信这话，他竟拔出佩刀，要割下自己那话儿以表示情笃，幸好被家人一把抱住，才没有割成。还有一个士大夫，在他的宠童死后，殓殓异常丰厚，超过了兄弟父母的礼数，还逢七作佛事，祈求变童在阴间平安；他还写下祭文，含泪朗读于坟前。

有的史剩笔记还说太平天国起义军中的一些将领，也受清代淫风影响，广蓄男变。在黄钧宰的《金壶遁墨》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不知真实不真实，姑且略述于此：

贼掳幼童年十二三以上者，六千余人。尽行割阉，而误去外肾死者十六七（十分之六七）。（杨）秀清选其姿色秀丽者，敷粉裹足，着绣花衣，号为男变。如侯裕宽、李寿春、钟启芳、王俊君等，皆极妍美，有

巧思，能以侧媚得诸逆欢。久而出入帘幕，渐与伪妃媛通，狎褻几不堪言。诸逆纵之以为乐。

这里的描述如果是真实的话，确实令人瞠目咋舌。这些童年的孩子，竟被强行变为一个女子，这是对人性的摧残，对这些孩童身心的戕害。如果确有其事，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在清朝淫风大炽的氛围下产生的秽闻丑行！

清代男风现象异于前代的第二个特点是：形式完备，如同妓院；形成中心，盛极一时。

清朝康熙年间吕种玉著有《言鲚》，书中记述道：东都盛时，少年赖此以图衣食。政和中始立禁行捕告法，犯者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明代律有“鸡奸”之条，然而有“莲子蕲蕲”之承应，今此风愈炽，至有“开铺”者，京师谓之“小唱”，即“小娼”也。吴下谓之“小手”。遍天下皆然，非法之所能禁矣。

依此可见，康熙年间，男子设立娼寮（小唱）即以风行，至乾隆以后，男娼方面的规制更为完备。总管男娼优伶的地方叫“大下处”，诸伶人聚处，被称为“公中人”，生旦如另立“下处”，则自称“堂名中人”。据《金台残泪记》记载，清时男妓坐堂招客的“相公堂子”一般都聚集在北京韩家潭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八大胡同附近。“每当华月照天，银箏掖夜，家有愁春，

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尝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华胥大夫所作的《金台残泪记》中的这段描写，与明末清初余怀《板桥杂记》中的叙状有什么差别呢？

与青楼妓院一样，清代男娼也有许多嫖宿的规矩，比如：入妓馆叫“打茶围”，去优伶家清谈也叫“打茶围”；嫖客召伶人陪酒叫“叫条子”，伶人应召叫“赶条子”；据载，光绪年间，狎昵男娼一般给赏钱十千，其中先付二千四百文，叫“车资”，其余的则事后付清。男娼来到后先向嫖客点头致意，然后取酒为所有客人斟上，斟好后依偎一“老斗”坐下。（老斗，男娼对嫖客的称呼）。老斗饮酒男娼处叫“喝酒”，在男娼处吃饭叫“摆饭”。这些与妓女卖淫时的“吃酒”、“叫局”没什么两样。

北京为什么会成为清代男娼的中心呢？据记载，从前北京女娼陋劣，无足可观，一些士大夫、贵方多求欢于男娼。另外，清朝法令禁止官吏狎女娼，官吏们当然不敢犯令，以免误了前程，他们选声征色不得不出于“私坊子”之一途，大肆宠昵男色了。

清代男风现象异于前代的第三个特点是：优伶注重髻龄，伶人也狎女娼。

据《燕兰小谱》记载，优伶大多在二十上下，而童子只有八九岁，便携来京城，教以清曲，着以艳服，侍奉客人。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瓜时已觉减娇憨，都是盈盈十四三。

开到桃花春已尽，东风二月断江南。

《燕台花可录》“品花类”中说某下处有伶人二十三人，其中二十岁的两人，十九岁的一人，十八岁的二人，其余的都在十三至十七岁之间，宠昵少年，这是当时的一大风尚。

男伶们被人所玩弄，而自己则去狎妓，这也是清代晚期兴起的一大欢场风尚。过去伶人与妓女相遇，毫不逾礼规，往往打一声招呼，叫“姑姑”请安即各走各的路。到了清朝晚期，伶人也开始狎妓了。有两兄弟都是男娼，与泉相班的喜凤、松凤班的双喜相昵，丑闻风传。妓女花翠玉非男伶吴非不欢，则也是很有名的。

总而言之，清朝从乾隆到光绪，当时士大夫似乎并不存意于青楼妓女，而酒筵无歌郎男童则不欢。这种汹涌男娼之潮直到世纪初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才逐步消退。中国的男妓也走向了新的阶段。

在清代蔚为大观的笔记小说中，男妓现象亦多有记载。在上文分析了清朝男妓现象的几个特点之后，我们拟就笔记小说描述的一些故事作一简要介绍。

才官：

据李庆辰《醉茶志怪》记载：才官是一个优伶，他的经历颇为奇特，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故事。

清代直隶（即今河北）有杜翁，家中极其富裕，但却人丁不旺，五十多岁才育有一女，取名爱哥，被当成掌上珍、家中宝，溺爱得异乎寻常。很小的时候就给她穿男子的服装，叫她为“公子”，完全将她当男孩养。不久以后，人们都搞不清她究竟是男是女了。杜翁怕别人怀疑，就叫爱哥常常往来应酬于乡里间，而爱哥也忘记了自己是个女的，公然以大丈夫自居。

十五六岁的时候，爱哥患上了水痘，差点儿送了性命，幸亏杜翁多方请名医给她调治，才没有产生危险。病好了后，爱哥脸上生出了不少麻子，人又很瘦，竟将一个花容月貌弄得不成样子，其貌实在不扬。但乡里人羡慕她家的富有，都争着要把女儿许配给爱哥为妻，杜翁起先没有答应。

爱哥骄纵不驯，又不肯读书，整天处书馆中，与诸僮仆博戏。每次吃饭，爱哥最喜欢叫鸡舌羹，往往做成一杯羹，要杀数十只鸡，但杜翁并不吝惜。爱哥与僮仆常常游荡酒楼茶馆，又结识了一般纨绔子弟，结为兄弟，奢侈斗富，征逐酒食，日无宁晷，活脱脱一个浪荡公子，众人也终究不知她竟不是个男儿。

有一个戏子叫才官，技貌双绝，一时名重，爱哥暗恋着他，多次邀他来欢狎，但才官却不肯来受用这份挑断袖的艳福；爱哥又携带巨资，前往求欢，才官坚决拒绝，不肯受礼，爱哥只好怏怏而反。

爱哥后来竟弄虚作假参加科考，补博士弟子员，声名赫耀，有权势的人来求婚者络绎不绝。杜翁同乡有个王御史，他的女儿美丽而又聪慧。王御史一见爱哥，心中很高兴，一意要把爱哥纳为东床快婿。杜翁又不敢拒绝，竟将错就错，答应了这么一桩婚事。爱哥心中仍是不安，她对父亲说：“您让我从小穿女子服装，做女孩该做的事，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儿身了；现在由于你的惯养，我成了这个样子，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呢？”杜翁对此实在无话可说，相对错愕了许久。

爱哥为此郁郁不乐，也不知如何是好。但她仍然优游玩乐，在教坊东又遇上了才官，两人竟又鬼使神差地“爱恋”上了——一个是女的，却充当男儿，狎昵同性；一个作为男儿，又被人偏看成红粉知己，真是其妙无穷。才官并不怎么愿意成为别人后庭之乐的对象，但又没办法，只好巧与周旋。爱哥为得到这个可爱的伶人，又携带重资去利诱才官的老板。老板执意要才官侍爱哥寝，才官仰天叹息说：“我受老师您一手培养，怎么会不听你的话？只是我有生十七年来，至今仍白璧无瑕，一旦失身，凿破天真，实在于心不

廿。”两人将要脱衣上床时，才官涕泣涟涟地说：“我本是世代官宦人家的后代，小时候被坏人诱拐，以至沦落梨园作戏子，今一夕玷辱，必当九族蒙羞。”说着泣如雨下，伤心欲绝。

爱哥听了这番话，大笑不止。进入罗帏后，才官仍以手捂住后窍不让爱哥逞欲，唧唧哑哑的哭喊声远达户外。才官的“老师”在门外大喊：“我儿勿如此！我日以珍珠之味、绮罗之衣供汝，不是要你守贞节光门户而建贞童坊。区区囊中钱物，都是爱哥所给，你每天在此安然坐食，于心何安？如果你再违拗公子，我将鞭楚从事矣。”

才官无奈，不敢出声，亦不敢反抗，只好听任爱哥蹂躏了。爱哥先是轻轻地把才官抱在怀中，说：“儿勿悲！我为你选择一个贤惠的女子，把你赎出戏院，你愿意吗？”才官不作一语以答。爱哥抚弄才官的身子，肤腻如脂，白皙如雪。爱哥说：“好男儿，身有此物，何唏嘘学小女子耶？”才官此时战战惊惊，心中伤悲痛楚，又不敢出声，只是担心爱哥一旦拽出阳物，锋芒所向，自己的后庭如何吃得消。屏息既久，而爱哥却按兵不动，才官心中很是惊疑，汗流浹背，装睡而等待鲁阳之戈。片刻之后，爱哥竟没有动静，也睡着了。才官斗胆去摸爱哥，可是一路平平坦坦，了无一物于胯下，抚摸她的胸部，则乳峰双峙，不禁大吃一惊。爱

哥笑着说：“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才官也笑着问：“公子财物很多，怎么会独缺个这个东西？”爱哥笑答：“无此尚破尔胆，若有，断尔魂矣！”于是把实情告诉了才官，才官一听大喜，倒戈相向，大肆发挥，一发不可收。爱哥心满意畅，对才官说：“从今以后这一切秘密千万别对任何人讲，我决不会辜负你的！”从此两人往来不断。

两个月后，才官请求爱哥赎他出籍，表示要常侍爱哥之侧。爱哥答应了他的要求，将他携至家中，宠擅专房，饰以女子妆，蓄发钳耳，居于内室，人们都说杜公子酷好南风，而实不知道这是杜家的东床快婿。

王御史听说爱哥竟纳了小妾，非常生气，三番五次催促杜家快快迎娶王女。杜翁不得已，只好备建青庐为“公子爱哥”完婚。爱哥对才官说：“我现在才知道弄虚作假如同优孟衣冠，是不会长久的。倘若王女来了，怎么办呢？”才官回答说：“这不难，迎娶之事，自由你负责；而床上之事，全由我包了。”爱哥一听，主意不错，非常高兴。

王女嫁到杜家以后，虽然非常美丽动人，但悍妒异常，哪里容得下丈夫爱哥宠幸小妾，合卺后，见丈夫宿在妾的房内，半年都不过来，醋意大发。回去省视父母，涕泣不食，忿而欲死。父母询问其中原故，王女不肯回答，多方打探，才知这杜家公子竟半年未沾

女儿的身，女儿名为嫁到了富家公子，实则如同守寡，根本没有享受到夫妻之情，床第之欢。御史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愤怒，登杜门肆意责骂以发泄心中的愤懑。

王女逼爱哥遣出小妾，并责问爱哥道：“我是堂堂王御史的女儿，三从四德，无不备晓，对你有什么失德之处？”公子笑而不答。王女责呵再三，公子只好说：“今夜我一定让小妾来陪伴你，以表明我的真诚不二。”

到了晚上，才官果然来了，王女一见，怒气冲天地要赶他走，杜家老嫗仆拦住了王女说：“娘子你别这样。如果你把此妾赶走了，而公子又不到你这儿来，这不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吗？公子让妾到你这儿来，就是要激你发火，把她赶走，这下正中公子下怀。你不如把妾扣留在这里，让公子无法与她相厮守，自然而然公子就会回到你的身边了。”王女认为说得有道理，就答应了。

才官到了王女寝处，自然曲意承迎，不料王女并不领情，生气地说：“公子自己不来与我同房，还让你来敷衍我，存心要奚落我。你再惹我生气，我马上用铁来烫你的嘴！”妾说：“今夜自有郎来，使娘子尽欢！”王女更加愤怒，又要拿棒打妾。为仆嫗所劝解，于是气呼呼地上了床。

这时，妾（才官）凑近王女，说：“娘子勿怒，郎

君寂寂寞寞，清夜难堪，不知垂多少涎耳！”王女以为妾又在挖苦自己，气冲发指，从床上一跃而起，赤身裸体扑向小妾。不料才官也一丝不挂，混乱之中，乘势颠倒，妇猝不及防，才官那话儿昂然直入妇之阴中，咋其口笑道：“郎来了，郎来了，娘子勿怒矣！”两人稠云密雨，曲尽绸缪。王女转怒为喜，忙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才官道：“公子不敢见娘子，是因为公子亦娘子也。妾，公子之内嬖，实公子的丈夫也。以我一人，周旋于你们‘夫妻’之间，我想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公子如同丑鬼，而娘子您艳若仙女，我当然钟情于你了。”王女很高兴，抚弄才官的男儿身，兴奋地说：“好男儿！貌胜莲花，与卿愿为并蒂莲，比翼鸟！”两人信誓旦旦，表示要白头偕老，相亲相爱。

接下来一个多月，才官与王女如膝似胶，整天鬼混在一起。“公子”爱哥耐不住寂寞，多次到妻子这儿来叫妾去侍寝，“妾”居然不去。王女还挖苦“公子”说：“公子光明磊落，在妻妾二人中不偏不私，现在又让我们两个女的住在一起，你却从来不肯光顾，把我们凉在一边。既然这样，你又叫小妾去干什么？”

公子理绌词穷，心中暗暗后悔自己把一个甜果子让给了别人，事情完全颠倒过来了，后悔至极。从此日不甘食，夜不宁寝，父母也很为之着急，多次从中调停，让妻妾每十五天轮流伴公子寝。轮到王女侍公

子寝了，王女知道爱哥不是个真丈夫，就故意做出种种淫荡煽情样子“诱惑”爱哥，爱哥到底没这本事，十多天都未解衣睡觉。王女忍不住问：“听说郎君身无长物，百无一用，是这样吗？”公子无话可答。到了妾伴他睡觉的日期了，公子离去，从此不许小妾再去王女那里了。

王女很气愤，把公子召来后，对公子说：“你的伎俩，我早就识破。如果你不讲实话，我就把你的亲朋好友全都喊来，当众出你的丑。如果你实话实说，有“妾”共享，我们俩就相安无事，外人也什么都不知道。”公子装睡不回答。王女强压怒火，半天没讲话，出其不意，把手探进“公子”裆中一摸，则蓬蓬须毛，平坦如砥，不禁哈哈大笑说：“你现在还在装相，明天你就臭名远扬了！”

到这时“公子”才痛哭失色，讲出了真相。她说：“我也不是故意要欺骗你。父母老而无子，以我一女儿身相代，一错再错，以至今天这个样子。如果我不这样装下去，违背父母意愿，是大不孝，如果你张扬出去，我父母名声扫地，对我来说更是不孝！何况我现在已有身孕了，我还跟你争小妾吗？从此，你成全我生下这个孩子，以延续我杜家香火，我就把才官让你一人独自享用了！”

王女从此与才官朝云夕雨，不惜身体，纵情欢娱。

快到“公子”临产时，王女则假装临盆，公子生下儿子后，王女则坐起了月子，仿佛真的产妇。这一着倒也能掩人耳目，人们都知道杜家公子喜得贵子，纷纷前来祝贺，谁都不知道此中奥妙。

公子因失去了才官，又加之有短处抓在王女手中，抑郁成疾，月经都不来了。医生前来诊治，又以为公子体虚，开了些兴阳固肾的药，谁知公子愈服愈病，终至一病不起，临死对父母说：“鱼目混珠，终非长策，今幸有子，宜善遇之。儿死当遣嫁王女，万万不可久留；彼才优者，我恨未能生啖其肉耳！”说完便恨恨而死。

父母伤心欲绝，又以丈夫礼葬爱哥于祖墓之侧。王女也不肯戴孝，公婆劝说她，王女竟回答说：“我与公子实际上是妯娌，妯娌之间是无须戴孝的。”公婆无话可说，窘迫万分。

爱哥死去，王女与才官更加肆无忌惮淫荡杜府。杜翁看不下去，不免要劝几句，才官回说：“我是你家的女婿，你的女儿已经死了，我还有嫡妻王氏，如果你们容不下我，我便携带妻眷离开这里，不受你的管束。”杜翁怨忿填胸，又怕这一个大骗局彻底曝光，只好忍气吞声。

据传后来，王女、才官都被爱哥的鬼魂作祟勾去了性命；爱哥的儿子长大成人后联捷登第，高官厚禄，

奉养祖父母以终老。

我们为什么要向读者朋友介绍这么一个故事呢？才官是一个优伶，他先被人所养育，目的就是要象鸲母厮养雏妓一样，日后以其作摇钱树。这一点在清代是很有代表性的。我们知道，清代的梨园优伶充当男娼非但不是偶一为之，而是形成规模，自成体系，自有规矩的。于此，我们亦可以窥见一斑。另一方面，爱哥的心理变态很具有典型性。一个女子，竟被当成男儿教养，到最后自己也把自己当成男子了，竟也要象一些有龙阳之好的人那样去狎昵伶人，实在可笑，又实在可悲！

叶舒崇：

据清张元赓《后言》记载，叶舒崇，字元礼，江苏吴江人，是明季叶绍袁的孙子，当时才女纨纨、小纨、小鸾的从子。清康熙时以进士住内阁中书，举鸿博，未试而卒。据传他秀丽丰仪，望之若神仙。

叶舒崇二十岁左右时，一次骑马过一彩楼下，有一个大家闺秀从楼上见到他，竟被他的神采迷住了，害上了单相思，临死前才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了父母，央求要见公子一面，与他诀别，叶为她的感情所动，呜咽不自禁。

十六年后，叶高中进士，公车计谐，得意洋洋。一次他乘车行到山左，路中竟有一个俊童，年纪很小，但神情可亲，令人怜爱。这个俊童主动上了叶公的车，随他来到府中，两人欢爱甚笃，过于伉俪，人们都说这是一段奇缘。

后来，俊童病亡京邸，似乎应验了古人的一句话：“自古红颜多薄命”，叶公痛哭三天，几乎为之而死，半年之后，竟也生起大病，一命呜呼。

据说，这个俊童是上文所说单恋叶公的某闺秀，因一时钟情眷恋，转女成男，两人如胶似漆。叶公死的时候，不少人看到一会儿俊童的身影出现在床头，一会儿闺秀的幽灵出现在床侧，与叶公执手相看泪眼，共握手而逝。

张元赓认为这是一种奇缘冥报。昔女为叶死，今叶又为彼死，冥缘相继，皆此爱心不忍舍割之所致也。

林嗣环：

褚人获的《坚瓠集》引《词苑丛谭》说，林嗣环，字铁匡，口吃。相传他有个妾童叫絮铁，两人曾经共过患难，所以林公对其爱恋很深，来了个“金屋藏娇”，秘不示人。一次，一位叫宋荔棠的观察（即道员）来到林嗣环处作客，听说有这么一位秀丽的男儿，很想一见，但却究久呼不至，观察殊为失落怅惘，作

了一首《西江月》聊发感慨：

阅尽古今侠女，肝肠谁得如他，
几家郎罢太心多，金屋何须重锁？
羞说余桃往事，怜卿勇过庞娥，
千呼万唤出来么？君日期期不可。

词中“勇过庞娥”是指林公在患难之时，絮铁曾挺身相助；“期期不可”意思就是“万万不可”，相传汉周勃口吃，一次他否决一位大臣的提议时，他说：“余期期以为不可！”“期期”是他口吃时发出的。这里指林嗣环的口吃。

从这首词我们不难想见林嗣环对絮铁的爱恋之深，恐怕男女情笃亦不过如此吧？

春江公子：

据清朱梅叔《埋忧集》记载，春江公子，其容貌如同美女，令人一见销魂。但他不爱其妻，专爱男人，好与少年游狎，同起同卧，真令人不知谁男谁女，谁妻谁夫。春江公子曾为此赋诗一首：

人各有性情，树各有树叶。
与为无盐夫，宁作子都妾。

他的父亲读到这首诗，知道他误入傍门左道，很是气愤，公子又赋诗辩解说：

周公所制礼，立意何深妙。

但有烈女祠，而无贞童庙。

一次，春江公子观剧于天禄庙，有一个参领，误认为他是一个伶人而调逗他，其他人见了，很是不平：参领大人如何当众调戏一个公子？但春江公子竟说：“参领大人狎我，是爱我，你们难道没读过《晏子春秋》中关于诛圉人的事吗？只可惜我没能成为他的佳偶！你们为这事发火就俗气了。”这番说得管闲事的人哭笑不得。

朱梅叔为此大发了一通感慨，颇为有趣，现抄录于下：

自古男妇居室，为人之大伦；夫妇媾精，有家之正则。而乃以石田为可垦，舍正路而不由，召僚友而娶契弟，征优伶以作弄儿。遂有巾幗须眉，甘为兔伏；不知顾瞻肩背，愿效龙阳。辟此蚕丛，自必开山力士；凿将鸟道，竟来问渡渔翁。臀也忽生镰柄，定教其行咨且；头乎应戴木樨，想见不可向迤。沟边城阙（程绵云注《郑风·子衿》一章，谓是两男子相悦之诗），何妨布雨兴云；花底与中，不惜诲淫引盗（“花底”用秦宫事，“与中”用冯子都事，皆内外兼宠者也）。小则督学罢官，大则断袖倾国。好恶拂人，阴阳易位，于是极矣。夫淫同非法，何如以手出精；并是两雄（陈武帝《赠陈子高》诗：“谁愁两雄并，金貂应让侬”），谁谓不毛可入？《聊斋》云：是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当

塞其送迎之路。老吏断狱，处决了然。窃谓既好外矣，将空房难守。亦有鹊巢，宜令鸠处。彼狡童兮，或奇痒难熬，可带蜂刺，以代蝇钻。则野鸳社里，庶几龟鉴常昭；黄鳝梦中，无劳鸡奸访旧矣。

胡天保

据袁枚《子不语》记述，清初有个御史巡按福建时，胡天保竟被他的隽秀美丽的容貌迷住了，每当御史升舆坐堂时，胡天保总是躲在一旁偷偷地欣赏；御史心中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人我每天都会碰上，而且目光如钻，他到底要干什么，但是又茫然不解其中缘由。

不久，御史又到别处巡察，胡天保竟尾随其后，躲在厕所中观察御史的屁股，御史更是奇怪，马上把他弄来讯问。开始时，胡天保还不肯招供，经过一番拷打，他才讲出实情：“实见大人美貌，心不能忘，明知天上桂，岂为凡鸟所集，然神魂飘荡，不觉无礼至此……”

御史大怒，让人把他杖杀了。

据传，胡天保后来被阴司封为“兔儿神”，专司人间男悦男之事。福建人集资建了一座庙供奉他，据说很灵验，所以香火很旺盛。

袁枚在这则故事的后面继续写道：

此巡按未读《晏子春秋》劝勿诛羽人事，故下手太重。若狄伟人先生则不然，相传先生为编修时，年少貌美，有车夫某亦少年，投身入库，为先生推车，甚勤谨，与雇直钱不受；先生亦爱之。未几病危，诸医不效，将断气矣，请主人至，曰：“奴既死，不得不言，奴之所以病至死者，为爱爷貌美故也。”先生大笑，拍其肩曰：“痴奴子，何不早说？”厚葬之。

走笔至此，笔者颇生感慨，同性恋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也是从古及今皆有的；同性恋至清代竟愈演愈烈，风气极炽，个中原因是很值得玩味的。人们对同性恋的因缘说法颇多，有的说是后天的，是由于环境的劫诱，或是由于自身意志的堕落；还有的认为，同性恋是夙命的，是淫恶果报，或是因缘轮回。这里我们不想去绕舌一辩，同性恋的成因恐怕还是应当从人的性心理的变态入手进行研究，进而找出科学的答案。我们关心的是，同性恋中同性恋者和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说到底，回到本书的题旨上来，我们是要研究和描述中国古代男妓被人玩弄的历史。

在结束本编写作之时，我们想起了明代徐学谟的一首长诗，这首题为“头陀生行”的乐府诗在中国同性恋史上，在中国男妓史上是不能不提的，诗前的序

写道：头陀生者，故辽藩弄儿，国亡后，祝发入道，为襄阳罗者所得；余哀其穷，释焉，作是篇。”

我们全文抄录下这首诗，作为本编的结语，其罪耶非耶，当由读者诸君读而思之了：

江陵昔日重欢宴，侍儿俱在芳华殿；
 酣歌那省《风愆篇》？狎比惟看《佞幸传》。
 是时头陀生几年，鬟云缭绕重两肩；
 宫娥望幸不得前，众中一身当三千。
 自谓秣华可长久，狂飙忽集章台柳，
 天上才飞司隶章，宫中已授邪臣首；
 白马盟寒带砺空，黄龙讖应狐狸走；
 六王之鬼馁不脯，曳裙宾客为钳徒；
 头陀何物么麽者，飞身化作昆仑奴！
 袖间金错一匕首，腰下赤羽双仆姑，
 禁门跃出青天杳，白日重关失万夫。
 往日红颜堪一掷，行云过眼湘江碧，
 黄金散尽舞台倾，青鬓误身真可惜；
 转盼君恩不到头，并州断送旧风流，
 欲寻云外龙堂寺，不觉秋深燕子楼。
 浮生如露亦如电，流浪年光飒飞箭，
 伤心莫话转春莺，埋骨堪投定慧院。
 竭来何事逐红尘，犹是从前一幻身，
 香飘腻玉侵罗带，泪决流波湿汉津。

紫盂白衲强装束，伶俜还带双蛾蹙，
阶下低头望使君，十年前是荆州牧，
奏当还识圣恩宽，献书终贷伶官戮。
故国凄凉莫叹嗟，飘零行脚向天涯，
纵然未了三生债，更望何门认主家？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前言 历史无可避讳

上篇 面首奇观

- 第一章 春秋古俗
夏姬：连床会战株林下
- 第三章 秦宫风月
吕、嫪：肉战功劳亦厚酬
- 第三章 两汉淫风
审食其：做面首屡兴屡黜
射鸟儿：长乐宫中乐未央
- 第四章 魏晋秽闻
洛阳吏：失踪归来话“桃源”
- 第五章 南北奇谭
昙献：禅床尽情奉胡后
- 第六章 隋唐绝响
媚娘裙下云飞五色
薛怀义：“小宝”慰女皇
昌宗、易之：兄弟面首
“如意君”：真我儿也
通三思韦后纵淫欲
娇公主广蓄面首
- 第七章 宋明云色
太监竟也充面首
从女尼养汉说起
- 第八章 大清何浊
柘狗儿：狎妓女反作男娼

下篇 男风浩荡

- 第一章 上古时代的男色
- 第二章 秦汉时代的男色
-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男色
- 第四章 宋明之际的男色
- 第五章 帝王、太监与男风
- 第六章 清代的男色

附录页